武俠世界

情絲縷縷纏俠劍（新派俠義倫理故事）

馬行空・著

神女有心，襄王無夢，爲避情，俠士走他方，豈料却因此而捲入一宗復仇行動，再惹情絲暗繞……風波再生，靑鋒雖利，却難斷縷縷柔情，於是……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是一篇亦俠亦情的武俠巨著：「情絲縷縷纏俠劍」，由馬行空執筆。故事內容充滿哀艷感人氣氛，講述一個俠士為了避情，遠走他方，豈料却因此而捲入一宗復仇行動中，再惹來情絲困繞，情難自已，風波頻生，青鋒雖利，却難斷縷縷柔情，於是……欲知整個故事眞相，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 ★ ★

東方玉的「天壞一劍」今期終結，情節精采，難以言喻。邪魔殲盡，江湖昇平，敬希先睹為快。作者另一新著「金縷甲．秋水寒」今期同時提前刊出，是篇氣勢磅礡，感人肺腑的不朽名著，希望爱好東方玉君作品的讀者們，留意今期本刊第71頁。

★ ★ ★

暌別讀者很久的東方英先生，下期再度情商他同意為本刊撰寫一部巨著，「蜂王刺」有很好的故事題材，敍述一個少女在偶然的機會下，拯救了一對小兒女，不惜千里迢迢把他們送回故鄉，可是，回抵家園時，家中已成廢墟，父母生死不明，她激起義憤之心，為那對小兒女之不幸尋求眞相……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23期
（總號136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義倫理故事／馬行空・文
可　飛・圖

情絲縷縷纏俠劍

夜闖石褐莊　半途遭阻截

「唏，你到底想怎樣？」黑暗中有人發出恐懼的詢問聲。

這是一間破屋子，由於天色太黑，就算是在外面，也幾乎伸手不見五指，何況是在屋內，大概發出語聲的人出於一種無法知道自己落在什麼人的手上，又置身於無邊的黑暗中，故此，生出恐懼之感，希望能夠因此而得到答案，就算不能，起碼，能夠聽到聲音，心中也踏實一點。

「你想我將你怎樣？」黑暗中响起另一個人的語聲——低沉而冷冰。

「我當然……想你放了我。」先前那說話的人囁嚅地說。

從這人的說話，不難猜到，他是被人捉到這間破屋來的，而答話的人，應該就是制住了那人的人。

「放了你？」第二個人冷冷一笑，「我費了一番心血才能制服你，帶到這裏，若是放了你，我豈不是沒事找事幹，眞是笑話。」

「那……那你想怎樣了？」第一個人抖着聲問。

「放了你也可以…」豈料第二個人忽然說：「不過——」下面的話，他故意拖長了語聲說下去。

那第一個人顯然是一個聰明人，馬上急聲道：「只要你肯放我去，你要我怎樣也成。」

「嗯，衝着你這句話，我答應若是你能夠令我滿意的話，我放你走！」第二個人滿意地說，語聲也沒有先前那樣冷冰冰的了。

「我一定會令你感到滿意的，」第一個人也巴結地說。「只要是我能夠做到的，我都會盡力而爲。」

「若我要你死，你也盡力而爲麼？」第二個人語聲又冰冷起來。

「這……這……」第一個人立刻吶吶地說不出話來。

「哼哼，怎麼了？」第二個人冷哼着。「你不再迭聲答應了吧？」

第一個人馬上悶聲不吭。

「哈哈，我還以爲你是一個不怕死的人，想不到原來是一個貪生怕死之輩。」第二個人輕蔑地冷嘲。

第一個人依然悶聲不吭，事實上，他也想不出怎樣答話才是。

「好了。」第二個人又說話：「再說下去，只怕會將你嚇死，老實對你說吧，我若是要殺你，早在將你制服時便殺了你，又何必白費心機將你帶來這裏。」

語聲一頓，緊接下去說道：「但若你不合作的話，我還是會殺你的！」

「閣下想要我怎樣，請你快說出來吧。」第一個人哀求地說了，「我眞的受不了。」

「連這一點活罪也受不了，還替別人賣命，眞虧你有顏面拿人錢財，替人擋災呢。」

「閣下，每一個人活着都要吃喝的啊，而我只會幾手功夫，爲了混飯吃，只好拍胸膛說大話了。」第一個人無奈地說。

「嗯，還算你老實。」第二個人語聲又不再那樣冰冷。「說了那樣多的閑話，也說夠了，言歸正傳吧。」

第一個人沒有吭聲，大概是在等第二個人說下去。

果然，第二個人在停頓了一會後，便又說道：「聽着，你要老老實實地答我所問，否則——我不想再多說，相信你也明白的了。」

「明白！」第一人急接口嘆道：「只要是我知道的，我一定據實相告。」

「好，你不但聰明，也識時務。」第二人說道：「怪不得你這種三脚貓的身手，能夠混得這樣久而安然無恙了！」

第一人自然聽出第二人說的是挖苦他的話，所以，他沒有吭聲。

「聽着，朱義除了僱請了像你這種人作護院外，還請了一些什麼高人？」第二人終於提出問題。

「聽說還有神斧開山丁力，鬼鏢秦無影，鈍劍金一重，快刀蔣策。」第一人一口氣說出來。

「嗯，想不到朱義能夠請來這四個人，他一定花了不少銀子！」第二人語聲沉沉的。

「聽說每一個人的酬金是三千両！」第一人巴結地急急說。

「好大的本事！」第二人冷哼一聲：「怪不得那四個傢伙肯替他賣命了！」

哈哈一笑，接又說道：「不過，比起他那條命來，萬二両銀子根本就算不了什麼！」

「除了這四人之外，還有什麼更厲害的人了，第二人發出了第二問。

「有！」第一人說道：「他還秘密請來了兩位高手，聽說是以五萬両銀子請來的。」

「既然是秘密請來的，你怎會知道？」第一人冷聲問。

「因爲他的一位心腹隨從是位好賭貪色之人，而我……也……是……是他在酒後悄悄告訴我的。」

「那麼，知道那兩位高人的姓名來歷麼？」

「這一點，他沒有告訴我。而我也曾問過他，他却說連他也不知道。却唬我不可亂對人說。」

「除了那兩位高人外，沒有了麼？」

「這……我不大清楚，我說的都是眞的。」

「他在宅院的四週，有沒有設置了埋伏？」

「有的，除了明椿之外，在每一個隱蔽的地方，皆設有暗樁，每一個都配備了塗有劇毒的匣弩，聽說連一隻雀也飛不進去。」

「他的居室是否就在宅院當中的那座八角小樓？」

「是。」第一人說道：「我從來沒有進入過那八角小樓，只有他的親信才能進入，至於小樓的內外有什麼裝置埋伏，我一點也不知道。」

「聽着，你若是有半句假話，我也不會放過你，」第二人語聲又冷峻起來：「就算你從今後龜縮在朱義的大宅院內，我也有法子殺了你！」

「閣下，我說的句句眞實，像咱們這種每月只領五十兩銀子的小角色，才不會爲了那一點銀子替他賣命！」

「嗯，我現在走了……」

「你不是答應帶我走的嗎？」第一人發急地叫：「你怎麼還不替我解開身上被封的穴道。」

原來，他身上被點封了穴道。

「你發什麼慌，我說過不會殺你，便不殺你，你放心地躺着吧，半個時辰之後，你被點的穴道便會自動解開。」語聲却是從屋外傳出來的，不用說，第二人已走了。

× × ×

朔風怒號，捲刮起漫天塵土，令到天色混濛濛的一片灰黃。

這種風沙滿天的情形，在這位處大同府以西約三千多里外的黃砂鎮來說，每年在這個時候，總會有一兩次的，所以，鎮上的人可說是見怪不怪，照常忙碌着，各幹各的活兒。

只不過，鎮上的大街那些店舖，遇上這種天氣，都會在門前扯下一張布簾子，以免讓風砂吹入店內。

這時候雖然已經過了晌午，飯市已過，但興隆居內，依然有七成座。

遇上這種天氣，與其在外面吃風砂，不如在興隆居內喝兩杯老酒，一直以來，凡是遇上這種天氣，興隆居都會比平時生意興隆的。

店門外的布簾一掀，隨着一陣吹刮進來的風砂，走進來一個年紀只有二十多歲的漢子。

這名年紀很輕的漢子身材頎長，身上的衣衫沾滿了塵土，連頭髮眉毛也黃濛濛的，那雙眼却異常靈活銳利，高聳的鼻樑，配上那一張緊抿着的咀巴，與人一種冷靜沉着的感覺。

這年輕的漢子目光四下一掃，便走回店堂左手邊靠牆的一副座位，邊走邊拍打身上的塵土。

他這一拍打之下，身上的塵土自然簌簌飛落在地上，但也有一些飛揚到身側那副座頭上的食客身上及枱面上，那一桌坐了三個漢子，其中一人瞪眼正欲發狠，却看到那年輕漢子的身上佩了一把式樣古拙，鯊魚皮鞘已有點殘破的長刀，到口的話馬上凝住在唇邊，連忙垂下眼皮，向兩名同伴施了個眼色，拿起杯子喝了口酒。

與那些漢子同桌的兩名漢子自然看到同伙打的眼色，斜眼瞥一眼那年輕的漢子，作出若無其事的樣子，也拿起杯子來喝酒。

那名年輕漢子却沒有發覺到那三名漢子神色有異，逕自走到那副座頭坐下來，伸展了一下手脚，正想招手叫伙記過來，一名跑堂的已堆着笑，手拿抹布，急步走過來。

不等那跑堂的開口，那年輕漢子已開聲道：「小二哥，先來兩壺酒，兩碟下酒菜，要快！」

跑堂的一迭聲應着，一邊抹着枱面，並擺放杯筷，跟着，便急急脚走去拿了兩壺酒來，「客官先喝杯酒，小的這就馬上去拿酒菜來。」說着，急急走開去。

那年輕漢子却沒有理會小二哥說什麼，一見酒來，馬上執起一壺，倒了一杯，一口喝乾。如是者連盡五杯，才放下酒壺，頗爲舒暢地長長舒了口氣。

小二正好也捧來了兩碟下酒菜——一碟醬牛肉與一碟鹵豬頭。

那年輕漢子却沒有動筷，那雙靈活的眼睛在店內來回掃了幾眼，這才拿起筷子，挾一塊醬牛肉在咀內，慢慢咀嚼起來。

那三名漢子也就在這時候結賬離開走了。

年輕漢子只是不經意地看一眼那三名漢子，兀自自斟自飲，慢咽細嚼着。

不過，他的一雙眼却不時閃向店門那邊，對於每一個走進來的人客，皆留意地看兩眼。

瞧他這種樣子，不是在等人，就是留意着什麼人，說不定，他是被人追踪，所以，在吃喝時，也留意進來的人是否就是追踪的人追到來。

兩壺酒及兩碟下酒菜很快便吃喝完了，吐口氣，年輕漢子招來伙計，吩咐來一盤饅頭，再來一碗鹵肉麵。

那跑堂的詫異地看了一眼那年輕漢子，大概驚異這位客人的食量之大吧，不過却沒有說什麼，答應了一聲，便到廚下吩咐。

未幾，跑堂送上了一盤饅頭及一大碗鹵肉麵，那年輕漢子恍似十天沒有吃過東西般，呼嚕呼嚕地吃起來，只不過眨眼間，便將一大碗麵吃了個清光。

只看得那跑堂的暗暗咋舌不已。

但那年輕漢子却沒有動那盤饅頭，招手叫來那跑堂的，吩咐結賬，並要那跑堂的拿兩塊荷葉來，將那盤饅頭包起來。

跑堂的這才知道，那年輕漢子並不是食量驚人，那盤饅頭是要來當作乾糧的。

算好賬，那跑堂的拿荷葉將饅頭包好，那年輕漢子將之放入背上帶着的一個小布包後，便到櫃面結了賬，掀開布簾子，往店外走去。

豈料他一脚才踏出店門外，馬上便縮了回來。

原來，不知什麼時候外面風砂已停，却下起雹子來，「劈劈啪啪」地砸在地上，大的只有拳頭大小，小的也有姆指般大，街上的行人一個也不見，大概是避入街上那些店舖中躲避了。

天上下着雹子，不是不能行走，但只怕會砸破腦袋，那年輕漢子略爲猶疑了一下，皺着眉頭退回店堂內，在靠門口的一副座頭上坐下來，神色焦急地望着外面。

看樣子，他是急於趕路，但却被這一

陣雹子阻住了。

那跑堂的見年輕漢子退回來，以爲有生意可做，忙趕上前去，殷勤地道：「客官，外面下着雹子，要趕路也不能的了。小店後面有上好乾淨的客房，客官何不在敝店住宿一宵，明早才起程呢？」

那年輕的漢子不耐煩地道：「雹子一會便會停的，我還要趕路，我不會在貴店住宿的。」

話口未完，外面的冰雹果然停止了。

（這時候由於風砂已停，另一名跑堂的早已將門口垂下的布簾子半掀起來，所以能夠看到外面的情形。）

年輕漢子皺起的眉頭立時一舒，起身便向外走去。

豈料遠遠地傳來一聲雷鳴，跟着，便淅淅瀝瀝地下起雨來。

那年輕漢子不禁在店門前呆住了，口裏喃喃地低聲罵了一句甚麼，直着雙眼望着外面如簾的雨絲。

這雨說大不大，但却肯定會淋濕衣服，要是趕路的話，那眞是討厭，只怕走不出一里路，全身便已濕透。

那跑堂的看到年輕漢子被外面的雨所阻，不死心地上前道：「客官，這種雨一時三刻是不會停的，看樣子客官也趕了不少路，也該歇歇了，還是在小店住宿一宵吧。」

那年輕漢子沒好氣地瞪一眼那跑堂的，哼了一聲，仍然望着外面。

那跑堂的被那年輕漢子那一眼瞪得禁不住心頭打了個寒顫，伸伸舌頭，慌忙退回店堂內，不敢再說話。

看樣子，這年輕漢子仍想等雨停了便趕路。

豈料，雨却越下越大，只不過一會功夫，外面雨水有如潑水般下着，由雨簾變成了雨霧，街上白茫茫一片，幾乎看不到對街的店舖。

那年輕漢子看着外面簷前有如雨幕般的雨水，無聲地嘆了口氣，只好轉身走回店堂內。一眼看到那名跑堂的看到他走回來，正躲避開去，不禁莞爾一笑，招手朝那跑堂叫道：「小二哥，你過來一下！」

那名跑堂却看不到那年輕漢子莞爾而笑，還以爲他因爲大雨不能上道而遷怒於他，畏縮地眨着眼，慢慢走前去陪着小心道：「客官，小的……」

年輕漢子看到跑堂的那種可憐樣子，心中不忍，露齒笑道：「小二哥，既然貴店有乾淨的上房，那麼我就在貴店住宿一宵吧。」

跑堂的聽他這樣一說，那顆提起的心放下來，馬上堆笑迭聲道：「客官，請隨小的來，小的這就帶你去後面的上房。」

說着，急急轉身，在前帶路，往後面走去。

那年輕漢子扭頭看一眼外面。外面仍然下着傾盆大雨，這才跟着那跑堂向後面走去。

× × ×

那間上房果然乾淨，年輕漢子頗爲滿意，便將背上的布包解下來放在床上。

那跑堂的識趣地對那年輕漢子道：「客官要是滿意的話，小的這就告退。」

說着，已退向門口。

那年輕漢子却直起身來，叫道：「小二哥，我有話對你說。」

「客官有甚麼事只管吩咐。」跑堂的在門前停下來。

「褐石莊是否就在這鎮集附近？」年輕漢子轉身問。

跑堂的忙答道：「褐石莊就在鎮南約十里外的那座褐石崗下，客官……」下面的話，他猛然省覺到不該再問，猛然打住。但是一雙目光却奇怪地閃了那年輕漢子一眼。

那年輕漢子看到跑堂的欲言又止，不由問道：「小二哥，你有甚麼話，只管說吧。」

「沒有。」跑堂的慌忙擺手道：「小的想問一下客官，晚上那一頓是到外面吃，還是在房內吃。」

年輕漢子眼珠一轉，馬上道：「我有點累，晚飯在房裏吃。」

「那小的待晚飯時分再來看看客官要吃些甚麼吧。」小二說着躬躬身，退出房外。

天井對面却有人向他招呼：「小二哥，過來這裏，姑娘有話對你說。」

「來了！」跑堂迭聲應着，急急向天井那邊走去。

天井那邊的一間房門口前，站着一位年約二十左右的妙齡女郎，穿一身淡紫衣裙，眉目如畫，嬌柔中透出一股英氣來，一雙眼正透過雨幕，往天井對面那年輕漢子住的房門望過去。

但隔着雨幕，却看不清對面那間上房的情形，因爲雨仍然下得很大，雖然那間房門還未關上。

「楚姑娘，有甚麼吩咐小的？」跑堂的走到那紫衣女郎的身前，殷勤地問。

「小二哥，請拿一壺酒，並請大師傅弄兩個菜，送到我的房中。」紫衣女郎眼珠一轉，瞟了跑堂的一眼。

跑堂的頓時感到全身一酥，飄飄然的，連忙謟笑着迭聲道：「小的這就立刻去吩咐廚下，楚姑娘還有吩咐麼？」

「沒有了。」紫衣女郎嫣然一笑，轉身往房內走去。

跑堂的靈魂兒幾乎出了竅，看着那女郎身姿嬝娜地走回房內，忍不住嚥了口水，這才顚着脚步，往外面店堂走去。

那女郎返身走回房內，馬上就關上房門。

房內，原來還有一個人——一個年紀大約三十過外的漢子。

那漢子長相俊朗，不過神色却顯得有點冷，而且眉眼帶煞，看到那女郎進來，站起身來道：「紅蕚……」

「殊！」那女郎忙豎起一根手指按在唇上，示意那漢子不要說話，接返身將門掩上，這才道：「表哥，你要說甚麼現在說吧。」

那漢子坐回椅上，才道：「紅蕚，妳有看到那位向小二打聽褐石莊在甚麼地方的人是甚麼樣子麼？」

聽那漢子這樣稱呼，這位被小二稱呼爲楚姑娘的人，她的姓名應該是楚紅蕚，而且，與那位漢子是表兄妹關係。

楚紅蕚搖搖頭道：「看不到，我出去時，那人已在房內，外面的雨下得很大

，雖然是隔着一個天井，我也無法看清楚對面的情形。」

那漢子急聲道：「那妳怎不向小二打聽一下他是個怎樣的人麼？」

「表哥，你就是性急。」楚紅蕁白了那漢子一眼。「若是在外面那樣問那小二，相隔一個天井，難保不會被那人聽到，在敵友未分的情形下，我不想引起不必要的誤會。」

「紅蕁，還是妳想得周到。」那漢子伸手拍一下腦袋。「那人向小二打聽褐石莊，說不定，會是朱義秘密請來的高手！咱們在人單勢孤之下，一定要嚴加留意與褐石莊有關連的人，最好是能夠將朱義暗中請來的高手逐個鏟除掉，那樣，咱們才好下手對付朱義那老傢伙。」

「表哥，你說得對。」楚紅蕁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我叫小二送一壺酒，二碟菜來，就是想乘機向他打聽一下對面那人的來路，在房中說話，那才不會被對面客房那人聽到。」

「紅蕁，還是妳想得週到。」那漢子由衷地說，眼中閃射出愛慕的情意。

楚紅蕁卻避開了那漢子熱切的目光，抿抿咀道：「表哥，若不是你性子急一點，只怕你想得比我還週到。」

「紅蕁，你就是會……」那漢子說到這裏，外面却响起了敲門聲，他的話也咽住了。

「楚姑娘，你要的酒菜送來了。」是那跑堂的聲音。

楚紅蕁聽了，急忙起身走到門前來，將門拉開來，門外站着的果然是那位跑堂，手上正捧着一個托盤，盤內有酒菜與杯筷。

那跑堂一見楚紅蕁，連忙躬躬身道：「楚姑娘！小的送酒菜來了。」

楚紅蕁閃身一讓，說道：「好，進來吧。」

那跑堂的迭聲應着，捧着酒菜走了進去，將盤子放在窗前的一張桌子上，擺放好後，便欲退出去。

那漢子在楚紅蕁的示意下，立即從袖子中摸出一塊足有二兩重的碎銀，塞入那跑堂的手中。「小意思，小意思，快收起來。」

那跑堂將那塊銀子抓在手中，剎那間喜笑顏開，心花怒放，連連向那漢子及楚紅蕁彎腰躬身說道：「多謝楚公子楚姑娘厚賜，有甚麼用得着小二的地方，只管吩咐。」

一面說，一面生恐那漢子會收回那塊銀子般，急急塞入懷中。

原來，那漢子與楚紅蕁在投棧時，是以兄妹相稱的，所以，那跑堂的才會稱他楚公子，實則，他是姓姜的。

楚紅蕁正要聽他那樣說，當下露齒一笑道：「小二哥，小意思別放在心上，……我有一件事想向你打聽一下。」

跑堂的聽了如奉綸音一般，馬上迭聲對楚紅蕁說道：「楚姑娘打聽的是甚麼事？只要是小的知道的，小的一定會據實相告。」

「其實也不是甚麼緊要的事，我不過是想向你打聽一下方才天井對面那間上房的人，是甚麼樣的人。」楚紅蕁目光在那跑堂的身上溜了一轉。「不瞞小二哥你，我們正在躲避一位惡人，所以，才會向你打聽那人的來路……」

那跑堂的被楚紅蕁那雙明眸在身上一溜，彷彿觸了電般，整個人覺得暈陶陶的，那管你是仇人惡人，只是想討好巴結她，當下急不迭地說道：「楚姑娘原來想打聽那位客官的來路，小的將知道的告訴你吧。」

說着，舔舔咀唇，才說下去。「楚姑娘，楚公子，那位客官看樣子不是一個惡人，雖然他的身上帶着一把刀……」

「他身上帶着刀？」那漢子與楚紅蕁一聽，幾乎同時失聲叫出來。

「看樣子，他可能是用來裝裝樣子嚇唬人的！」那跑堂的却沒有留意到兩人的神色有異，自顧自說下去。「那是一把又破又舊的刀，說不定，刀鋒銹蝕得連豆腐也切不開，他的年紀很輕，大概二十五六吧。」

那漢子與楚紅蕁聽着，兩人相顧一眼，那漢子忍不住又說道：「知道他的姓名麼？」

跑堂的聽那漢子這樣一問，張口「啊」了一聲，拍拍後腦勺道：「小的忘記了問他，他也沒有對小的說。」

語聲一頓，不好意思地看一眼楚紅蕁，看到楚紅蕁秀眉輕蹙，慌忙道：「楚公子楚姑娘，小的這就過去那客官的房間問問他姓名……」

說着，便要返身走出房外。

楚紅蕁忙搖搖手道：「小二哥，不用了，你這樣去問他，就算是再愚笨的人，也會起疑的。」

跑堂的聽楚紅蕁那樣說，想想也是，忙停下腳步，敲敲腦袋道：「小的眞愚笨，連這一點也想不到。」

「知道他是從甚麼地方來的麼？」那漢子目注那跑堂的問。

「小的不知道，小的沒有問他。」跑堂的滿臉歉意地掃了兩人一眼，戰戰兢兢說道：「不過小的從他滿身塵土的樣子，猜測他一定是從老遠的地方趕來這裏的。還有，他急着要趕到甚麼地方去，要不是天上又下冰雹又下雨的，他還不會在小店住下來呢。」

那漢子與楚紅蕁聽那跑堂的這樣說，不由互相看了一眼，會意地眨動了一下眼睛。

「小二哥，聽你這樣說，那位客人可能不是來找我兄妹的惡人。」楚紅蕁舒口氣，朝那跑堂的嫣然一笑。「不過，小二哥，這件事你不可對人說，特別是那位客人，以免無事生非。」

那跑堂的滿口答應，退了出去。

表兄妹兩人待那跑堂的出去後，關上房門，在桌前坐下來，那漢子斟了兩杯酒，自己端起一杯，一口喝乾，咂咂咀唇，才看着楚紅蕁道：「紅蕁，妳認爲對面房間那位人客有沒有可疑？」

楚紅蕁淺淺地呷了口酒，眼珠靈活地轉動了一下，這才說道：「若照小二說來，此人連姓名也不說出來，便透着神秘了，而他身帶着刀，那不用說，是武林中人了，而他又急着趕路，並向小二打聽褐石莊的所在，綜合這幾點，不由不令人懷疑

他是跑去褐石莊，相助朱老賊的！」

「對！」那漢子輕輕拍一下大腿。「說不定，那人就是朱老賊秘密請來的高手之一，要不是天上又下雨又下冰雹的，他已趕到褐石莊了。哈哈哈，這眞是天助咱們啊！」

楚紅蕁說道：「表哥，現在你準備怎樣……」

「自然是幹掉他了！」那漢子手掌向下一切，作了個殺的手勢。「決不能讓他趕到褐石莊！」

「嗯——」楚紅蕁忽然眨眨眼，有點豫猶地道：「表哥，這只是咱們猜測之詞，還沒證實的啊，萬一那人不是朱老賊請來的高手，而是與咱們一樣，也是去找朱老賊算帳的，那豈不是……」

「這……不會這麼巧吧？」那漢子呆了一呆，不以爲然地道：「朱老賊的仇家雖然多，但別忘記，他是一個心狠手辣之人，他不是早已一斬草除根了麼？要不，咱們也不會邀集不到，曾慘遭朱老賊殺害過的那些人的後人或親屬來找他報仇了，依我看！那人決不會是來找朱老賊算帳的！」

楚紅蕁不由微微頷首，道：「表哥，你所說的未嘗沒有道理，不過，爲了謹慎起見，咱們還是暗中再去查證一下，才動手吧。」

「紅蕁，小心一點不是不好。」那漢子道：「不過，因此而驚動了那人，或是讓他找到褐石莊，那時，要想除去他，只怕沒有那樣容易了。」

「這也是。」楚紅蕁點點頭道：「但萬一殺錯了人的話，那……」

「紅蕁，這樣吧，咱們暗中監視着他，他若是明天一早離此他往，不是去褐石莊，那便作罷，若他趕往褐石莊，那咱們便在途中將他截殺！」那漢子決斷地說，同時，拿起杯子，一口將酒喝乾。

楚紅蕁想了一下，才頷首道：「表哥，就這樣辦吧。」

「既然這樣決定了，那咱們不要喝酒了，以免誤事。」那漢子說完便站起身來，「紅蕁，我這就回房監視他，晚飯後再由你監視。」

楚紅蕁起身道：「表哥，有勞你了，你對我這樣好，我不知道該怎樣報答你才好。」

那漢子的雙眼中剎時閃射出熾烈的光芒，一把伸手執住了楚紅蕁的手，激動地道：「紅蕁，我不要你報答，我只要妳明白我對妳的心意……」

楚紅蕁臉上微紅，輕輕抽回被執住的手，垂下眼說道：「表哥，……你不要說了，在未誅殺那老賊之前，我沒有心情說這些……」

「紅蕁，我很明白你此刻的心情……」那漢子閃爍了一下。「我回房了。」說着，便走向房門那邊。

楚紅蕁臉上泛起一抹痛苦之色，但隨即便消散了，抬起頭來，關切地道：「表哥，一切小心，不要被那人發現我們在監視他。」

那漢子回首一笑道：「紅蕁，妳少担心，我雖然不是老江湖，但也不會笨手笨腳的被那厮發現我在監視他的。」

說着，他已拉開房門，一腳走了出去，但隨即又扭頭道：「紅蕁，妳趁這時候歇息一下，養養神吧。」說完，才走了出去，並隨手將門帶上。

楚紅蕁「嗯」了一聲，看着那關上的房門，臉上的神色接連變化不定，就像此刻她的心情一樣，既微妙，又複雜。

說眞的，她這位表兄與她可說是青梅竹馬長大的了，一直對她很好，而要不是這位表兄在她全家慘遭朱老賊殺害前，邀她一起遨遊黃山，她一定不能倖免，與她的父母及下人等慘遭殺害，在驚悉噩耗後，要不是這位表兄百般安慰，並替她辦理殮葬時宜，她就算不因抵受不了這麼沉重的打擊而傷心欲絕，相信也會病倒，事後，也是這位表兄恐防她有意外，將她送到一處佛門靜地——飛雲庵，她因此得以被庵主靜虛師太收爲記名弟子，她眞不知何去何從，說不定，已慘遭朱老賊的追殺。

還有，要不是他全力追查，也不可能這麼快（說起來也追查了二年），便查出殺害自己全家的主兇，就是褐石莊的莊主隻手遮天朱義。

而一直以來，她當然知道表兄對她好，可是，她却沒有想到那是有別兄妹之情的好，而事實上，她一直以來，天眞無邪地視這位表兄爲兄，在她的心中，只有兄妹之情而沒有男女之情，直至在與他遨遊黃山時，才從他的言行中，知道他對自己的愛。

當時，她眞是震驚得不知所措，因爲這太令她意外了，幸好，他沒有進一步的表示，這才令她喘過一口氣來，從而思想出應付之法——那就是每當這位表兄在言行中有所表示時，她便顧左右而言他，避免正面相對，才不至令到兩人有所尷尬。

因爲她實在說不出自己對表兄是哪一種感情，但在直覺上，她對他的感情只是兄妹之情，而她可從來沒有對他生出男女相悅的那種情愫，所以，在驟然知悉表兄對她暗生情愫後，一時之間，她眞的無法接受。

這就令她煩惱不已。

她也曾試着讓自己喜歡他，可是，不知怎的，就是不能夠，也因此，令到她很爲難也很苦惱。

甩甩腦袋，無奈地苦笑一聲，她決定不再想這些沒有結果的事情，收拾心情，往床前走去，好歇息一下，以便應付對那位可疑客人的行動。

走過窗前的時候，她不由自主地往窗外望了一眼。

外面，雨還在下着，不過却小多了，簷前的雨水瀝瀝淅淅的响個不停，透過雨絲可以望到天井對面那間客房房門緊閉，一點動靜也沒有。

掠一下鬢邊的秀髮，心緒忽然間又亂起來，大概是被外面的雨絲撩起的吧，倚躺在床上，就是沒有辦法闔上雙眼……

×　×　×

這場雨似乎沒有停歇的意思，雖然已越下越小，但直到掌燈時份，仍然飄飄洒洒地下着，看着叫人討厭。

這種雨，若是在那些文人雅士的眼中，眞夠詩情畫意，但在平常人看來，特別是那些需要趕路的人眼中，那就討厭了。

與楚紅蓼隔着一個天井的那間客房中的年輕漢子，這時候正站在窗前，看着天井中飄飄洒洒下着的雨絲，心煩得一雙眉頭深深地皺攏起來。

由於心煩的關係，結果，他也懶得到外面的店堂去吃飯，叫小二將飯菜送入房中，特別吩咐，那位小二送兩斤汾陽大麯來。

看他的樣子，是想喝酒解悶。

而楚紅蓼以及他的表兄爲免引起那年輕漢子的思疑，也吩咐小二將晚飯送到房中。

那年輕的漢子果然是借酒解悶，一直喝到二更天，才醉醺醺地往床上一躺。

那一邊的楚紅蓼一直在房內窗旁暗中監視着那年輕漢子的動靜，沒有一刻放鬆過。

而雨也一直不停的下着。

× × ×

半夜時分，雨勢終於停歇了。

這時候却輪到楚紅蓼的表兄負責監視那年輕漢子的動靜。

第一聲鷄鳴聲才响起，年輕漢子那邊已經有了動靜。伏在窗前監視的楚紅蓼表兄精神一振，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對面的動靜。

一條人影從那年輕漢子居住的客房內閃了出來，這時候正是天色將明前最黑暗的時候，所以，楚紅蓼的表兄雖然運足了目力，也無法看清楚那閃出來的人影的樣貌。

不過，那房中只住了那年輕漢子一人，不用說，那閃出來的人影應該就是那人了。

那人影果然就是那年輕的漢子，他閃出房間後，目光略爲一掃，便掠出天井，足下一點，飛身掠上了後院牆，身形在院牆上一晃，便自牆頭上掠了出去。

楚紅蓼那位表兄馬上將窗子一推，身形緊接自窗內躍了出來，一閃身便巳竄到隔隣楚紅蓼的房門前，曲指敲了兩下，同時壓着聲急疾地道：「紅蓼，快出來，那人有動靜了！」

說着，他巳一個縱掠，落在天井上。

楚紅蓼那房間的房門一開，一條婀娜的身形穿窗而出射落在天井上，正是楚紅蓼。

那漢子一聲：「快隨我來！」足下一點，斜掠向後院牆頭。

楚紅蓼緊接縱掠而起。

兩人一前一後掠出牆外，一陣飛縱急掠，倏地那漢子飛掠的身形微緩，手指前面遠處說道：「紅蓼，妳看到前面那人影麼？」

楚紅蓼這刹那巳經與她的表兄成並排之勢，聞言順着他手指處往前望去，果然看到在前面遠處，有一條淡淡的人影向前飛掠，當下頷首答道：「表哥，就是那人麼？」

「不錯！」那漢子點點頭。「我的猜測沒有錯，他果然是趕往褐石莊！」

「表哥，那咱們怎辦？」楚紅蓼拿不定主意地道。

「當然是要將他截下來了！」那漢子說時，脚下一緊，全力向前飛縱奔掠。「決不能讓他進入褐石莊，讓那老賊增添援手！」

「一定要殺了他？」楚紅蓼不安地問，飛掠之勢也加快了。

「一定要殺了他！」那漢子決絕地道：「咱們若不殺他，說不定將來他會殺咱們！」

楚紅蓼聽表兄這樣說，覺得有理，抿着嘴不再說話，陡地身形「嗖」地飛縱起來，一下子便越過了那漢子，眨眼間，便有如虹飛電射般，向前飛掠出數丈，將那漢子拋下。

那漢子看着，眼中露出欣喜之色。

楚紅蓼施展的輕功身法，正是那位飛雲庵主靜虛師太傳授給她的絕世輕功——飛雲掠影身法。

飛雲掠影身法乃是飛雲庵的三大秘技之一，據說當今武林各家各派，甚至連以輕功見長的天山七禽門馳譽武林的飛靈身法，也稍遜一籌。

觀諸楚紅蓼這時的身法，確是名不虛傳，一點也沒有誇大，只不過就這霎眼之間，她的身形巳消失在黑暗之中。

× × ×

若照那年輕漢子飛掠的方向看來，確是往褐石莊飛掠，因爲那個方向確是往褐石莊的。

那年輕漢子一路上縱掠如飛，身法極之迅疾，楚紅蓼那位表兄無論怎樣加速飛掠，也追不上那人，一直在那人的身後約十丈左右綴着，再也追近不了。

那年輕漢子似乎沒有發覺到後面有人跟踪，毫不停留地向前飛掠，只不過一袋烟功夫，已奔掠了五六里路，遠處有一座黑忽忽的黑影在天邊若隱若現，那正是褐石崗。

驀地，「嗖」地一下急响，自道旁竄掠出一條婀娜的身影來，落在那年輕漢子身前約五丈外的地上，阻截住那漢子的奔掠之勢！

那年輕漢子冷不防面前路旁有人竄掠出來，截住了他的去路，吃驚之下，要不是他反應夠快，動作敏捷，怕不一頭撞上那竄出來的人影身上。

饒是他收勢夠快，也只能夠堪堪在那截住去路的人影身前約丈外之處停下來。

也幸好竄掠出來截住他去路的人沒有乘機出手，否則，他雖然還來得及出手封擋或者是閃避，但也勢非弄得灰頭土臉不可。

微喘口氣，定下神來，那年輕漢子帶怒地叱道：「閣下驀然現身擋道，是什麼意思？」

由於天色太黑，一時之間，他看不清楚近在身前的人影是男是女。

但那人影一開聲，便聽出是個女的了。「閣下是否要趕往褐石莊？」她不答反問。

從語聲中不難聽出，那截住年輕漢子去路的人影，正是楚紅蓼。

她能夠在落後十數丈的情形下，不但追上那年輕漢子，並且越過他老遠才現身將他截下，可見她的輕功身法——飛雲掠影身法是如何的神速驚人了。

那年輕漢子這時也看清了面前擋道的人影是個女的（只是從身形語聲分辨出來，仍然無法看清楚楚紅蓼的面目）。本已

搭在刀把上的右手不由放鬆。

「妳是誰？」年輕漢子極力想看清楚擋道的人——楚紅蓼的面目，針鋒相對地不答反問。

楚紅蓼同樣看不清楚對方的面目，見他不答反問，不禁有氣，當下氣怒地微哼一聲，嬌喝道：「你不要管我是什麼人，先答我所問！」

年輕漢子聽得雙眉一掀，冷笑着說道：「好霸道啊，到底是誰先發問的？你不答我，我爲什麼要答妳？」

「紅蓼，不要與他費唇舌了，他既然想死，那就成全他吧！」聲隨人現，原來是那漢子自後追掠上來，雙掌左拍右抓，疾取那年輕漢子身後的背頸要害部位！

那年輕漢子聞聲知警，心中怦然一驚之下，爲免前後受敵，身形往道旁斜竄開去，以間髮之間，避過那漢子一掌一抓。

「紅蓼，妳爲什麼還不動手？」那漢子掌抓落空之下身形隨着前撲之勢，斜搶上去，左爪右拳，分取年輕漢子的胸腹要害！

楚紅蓼聽表兄那樣一說，再加上對方年輕漢子在言語間與她針鋒對相，毫不退讓，心中生氣之下，也不管對方是否眞的趕往褐石莊，一咬牙，嬌軀一晃，右手五指有如分花拂柳般，疾往對方的頭面上揮去。

千萬別小看了她這輕描淡寫的一揮，其實這乃是飛雲庵主靜虛師太獨創的摩雲拈花指法中的一招「撥雲逐蝶」，其中暗含了九個變化，而九個變化中，每一個變化又可生化出九個妙式，故此，她這一招之中，暗含有九變八十一式，無論對方閃避或是出招封擋，皆要應付她那一招中的九變八十一式！

那年輕的漢子似乎沒有看出楚紅蓼那一招的厲害，只是隨手拍出一掌，企圖封擋楚紅蓼那一招。

而同時間，他的身形一轉，便巳巧妙地脫出了那漢子的一抓一拳的攻擊。

而他腰間的刀還未拔出來。

可是，他馬上便驚覺到楚紅蓼那一招不簡單了。

因爲就在他一掌揮拍向楚紅蓼那揮出的纖手時，楚紅蓼那隻纖手忽然間幻化成一片手影，從不同角度向他全身上下罩襲而至。

這刹那的神奇變化，驚得他心頭震動了一下，揮出的右掌勢式驟變，一圈一抖，掌影在全身上下繞劃而過，只聽啪啪啪連串脆响，接着是「嘶」的一下裂帛聲，那年輕漢子身形往後掠出丈外，臉上滿是驚異之色，目光烱烱地注視着楚紅蓼！

楚紅蓼也滿臉驚詫地看着那年輕漢子，在她的右手上，抓着一截衣袖。

而那年輕漢子的右手衣袖却少了一截，不用說，是被楚紅蓼適才撕下來了。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那年輕漢子驚疑不置地注視着楚紅蓼。「這位姑娘施展的又是什麼手法？」

「少說費話，納命來吧！」那漢子兩擊落空，臉上巳掛不住了，疾喝一聲，撲擊向那年輕漢子。

年輕漢子這一次不再閃避，疾出一掌，迎向那漢子猛擊向他胸脅間的一拳。

「啪」一聲，拳掌相擊，那年輕漢子身形紋風不動，那漢子却被震得身形晃了一下，才能站得住脚。

「紅蓼，妳還不動手殺了這傢伙！」那漢子一招受挫，氣怒地喝叫。

楚紅蓼看到表兄受挫，恐防那年輕漢子乘機向表兄出手攻擊，不等那漢子喝叫，她已身形急欺而上，衣袖一拂，依然向那年輕漢子攻出那一招「撥雲逐蝶」。

那年輕漢子悶哼一聲，這一次不敢掉以輕心，左脚微退半步，身形側晃間，右手食中二指一併，如斬似刺地迎着楚紅蓼那揮出的右手腕脈截擊過去。

楚紅蓼臉色刹那微變了一下，嬌叱一聲，那揮出的左手招式倏變，改拂爲戳。

那年輕漢子的目光一閃，併挺的食中二指一縮，化爲掌刀，截斬向楚紅蓼的右手。

兩人在刹那間接連變換着招式，而變招換式之快，就連楚紅蓼那位表兄也看不清楚，可見兩人變招換式之快了。

而在變招換式之間，兩人招式變化也極盡變化之神妙，只不過眨眼間，兩人已互相攻出二十八招，各不相讓。

楚紅蓼越打越心驚，也佩服對方招式之神妙奇變，原本生出的一絲輕敵之心，也隨之蕩然消散，打起十二分精神應付那年輕漢子的攻擊。

對於對方，她是刮目相看。

那年輕漢子也不敢稍存輕敵之心，因爲楚紅蓼施展出來的那一套摩雲拈花指法確是神奇詭幻，極盡變化之能，要不是他身懷絕學，只怕也應付不來，如何還敢輕敵大意。

那漢子看着楚紅蓼與年輕漢子纏鬥着，心念一轉，這時候若不趁機出手攻擊，還等什麼時候？意念一動，他馬上出手攻擊那年輕漢子。

這一次，他不再出聲，而是繞到那人的背後，右掌疾揮向對方的背心，左手却中指挺豎，悄沒聲地戳向那人的頸側大穴，那漢子這一着可謂夠毒辣了。

那年輕漢子的反應好快，由於要全力應付楚紅蓼的攻擊，而閃避亦巳來不及，他在危急之下，也夠絕，居然以左手拔刀，但見寒芒有如駭電乍閃般自刀鞘中飛閃而起，有如神龍矢矯般閃繞飛劃，以不可思議的勢式，疾斬向那漢子揮戳向他背頸的掌指！

那漢子料不到對方在這種情形下仍能以匪夷所思的手法，並以左手拔刀，以怪異的手法，翻腕反削向後，在大驚之下，嚇得他縮手不迭，身形暴退開去。

年輕漢子將那漢子一刀逼退後，亦與楚紅蓼硬碰了一掌，身形微退了半步，但却乘機橫掠出去，以免腹背受敵。

楚紅蓼却遲了一大步，她雖然指法精奇詭變，畢竟在內力上及不上那漢子。

原來，楚紅蓼那位表兄也不是省油燈，無奈對手太强，他在被逼退開去後，含憤之下，終於亮出了他的兵器——一柄以緬鐵精冶而成的軟劍。

「嗡」然嗚响聲中，那柄軟劍被他抖得筆也似直，叱喝一聲，便挺劍衝刺向那年輕漢子。

那年輕漢子目光一閃，忽然暴喝一聲

：「且慢動手，我與你們素未謀面，相信亦沒有什麼深仇大恨吧？你們到底是什麼人？非要殺我不可！」

這一聲喝雖然不似驚雷乍响，但也震得楚紅蕁那位表兄衝刺的勢力一窒，停了下來，怒視着對方。

楚紅蕁却被對方的高明身手驚詫得呆住了，心中的那股氣亦消了，只是怔怔地看着那年輕漢子。

而這時天色已透出一片濛濛的白光來，再有一刻，天便開始亮了。

「哼！咱們雖與你素未謀面，但你却去褐石莊，那便是咱們的敵人，非殺不可！」楚紅蕁的表兄瞋目喝道。

「莫非你們是褐石莊的人？」那年輕的漢子詫然地掃了兩人一眼，「這就怪不得了。」

「你胡說什麼！」楚紅蕁大聲叫道：「你才是去投靠褐石莊那老賊的！」

「姑娘，妳在說什麼？」那年輕漢子訝然道：「我根本就不認識褐石莊內的人，我為什麼要去投靠他們？」

「別裝蒜了！」楚紅蕁的表兄憤然喝道：「你騙不了咱們的，那老賊出多少銀子請你到褐石莊替他賣命？」

那年輕漢子聽得莫明其妙，閃了兩人一眼，詫聲道：「我根本就不明白你們在說什麼，不怕老實對你們說，我這一次到褐石莊去，只是想……」

「哼哼，你終於直認不諱了！」楚紅蕁那位表兄不等那年輕漢子說下去，便自作聰明地搶着接上說。「你一定是聽說那老賊出厚酬僱請高手，所以去投效吧！」

「這位兄台，這只是你想當然耳的猜度之詞，你還是聽我說下去，才下判斷好麼？」那年輕漢子有點氣惱地瞪了楚紅蕁那表兄一眼，「老實對你們說，我是因為身上缺少盤纏，所以，才打算到褐石莊……弄……點盤纏。」

年輕漢子說時，有點不好意思地將目光垂下來。

「什麼地方不好去，怎麼偏偏找上褐石莊？」楚紅蕁那位表兄似乎非要將對方說成是去投效褐石莊的才甘心。

「你……」年輕漢子怒喝一聲，但他馬上强忍住了。「我之所以找上褐石莊，是因為在路上打聽到，褐石莊乃是這一帶的地頭虫，儼然一方之霸，莊主朱義斂聚了不少不義之財，所以，我才會去弄幾文盤纏！」

楚紅蕁聽到這裏，終於弄明白，這是一場誤會，幸好雙方皆沒有什麼損傷，否則，這一場架就打得寃枉了，當下微帶歉意地道：「這位兄台，是咱們魯莽，誤將馮京作馬涼，幸好沒有傷及兄台，方才得罪之處，我在此向兄台你致歉。」

說着，抱拳朝那年輕漢子一拱。

她那位表兄聽她這樣說，閉上咀巴，不再說話。

因為他不是一個蠻不講理的人，更不是個分不清是與非的人，那年輕漢子那樣說，就是再笨的人，也聽明白，他根本就不是去投效褐石莊，自然更不是朱義以重金聘請的高手之一，正如楚紅蕁所說，這是一場誤會，只不過他一向心高氣傲，自出道以來，還未栽過像今晚這樣的觔斗，所以感到很丟臉，才不肯認錯。

那年輕漢子却表現得頗為大量，聽了楚紅蕁的道歉後，那雙明亮的目光閃了一下，說道：「姑娘，這不能全怪你們，也怪我在姑娘向我詢問時，不馬上加以說明，才會引起這一場誤會，說起來，我也有點不是。」

接轉對楚紅蕁那位表兄抱拳道：「這位兄台，適才得罪之處，尚祈見諒。」

人家既然表現得謙謙有禮，自己總不能失禮的，楚紅蕁的表兄只好亦抱拳還禮，道：「兄台，要道歉的是我才是，兄台不但不怪我冒犯了你，反而向我致歉，眞叫我汗顏。」

「好了，客氣話已說完，咱們這可是不打不相識啊！」楚紅蕁雖然是女兒家，但却有男兒氣概。

「姑娘說得好，眞是不打不相識。」那年輕漢子不由對楚紅蕁悠然生出好感來。「請恕我冒昧，請問姑娘與那位兄台怎樣稱呼？」

楚紅蕁爽快地道：「小妹楚紅蕁，那位是小妹表兄姜鎭龍。」

「原來是楚姑娘。」那年輕漢子先向楚紅蕁抱拳一禮，才轉對姜鎭龍抱拳道：「姜兄的大名，在下聞名久已，今日能夠結識姜兄，可說是在下的榮幸。」

原來，姜鎭龍雖然出道江湖不到十年，却在江湖上闖出了名堂，武林中人稱之為絕劍姜鎭龍。

而他手中那柄緬鐵軟劍確是夠絕也夠狠，自他出道以來，凡是與他動手，而又令到他亮劍的人，莫不非死即傷，所以，才會得了絕劍這個外號。

而他的身手在年輕一輩中，可說是佼佼者，再加上他夠幸運，出道以來，沒有遇上過頂尖高手，所以，未嘗一敗，却因此而令到他心高氣傲起來，以為憑着手中一柄劍，縱然不是無敵天下，也可以天下任闖蕩了。

聽那年輕漢子那樣一說，姜鎭龍心中頗為受用，心中那股氣也消了，當下連忙抱拳，還禮道：「兄台太抬舉兄弟了，敢問兄高姓大名？」

那年輕漢子忙道：「在下陸若博。」

「原來是陸兄。」姜鎭龍抱拳一拱。

他之所以不說久仰大名，乃是因為他沒有聽聞過陸若博的大名，所以才不說久仰大名，這也是他直率之處。

「陸兄，天已快亮了，看來你是去不成褐石莊的了。」楚紅蕁帶着歉意地開口說。

確實，天已開始亮了，遠處的天邊，已現出了魚肚白，淡白的晨光驅走了黑暗，三人已可以互相看到對方的面貌。

陸若博一眼看清楚紅蕁的容貌，目光為之一亮，但他連忙將目光移開，笑笑道：「楚姑娘，不去也吧，不怕對兩位說，在下從未幹過鼠竊狗偷之勾當，不過……只好硬着頭皮幹一次，如今幹不成，在下反而感到輕鬆。」

「陸兄，請恕我冒昧動問，陸兄怎會弄得如此狼狽的？」楚紅蕁好奇地問。

「這……」陸若博欲言又止，似有難言之隱。

楚紅蕁是位心思靈巧的姑娘，眼見耳

聽，便知道對方有什麼隱衷，當下岔開話題道：「陸兄，你一定很想知道，咱們為何會誤認你去投效褐石莊，便動手欲殺你的原因吧？」

陸若博感激地看了楚紅蕁一眼，點點頭道：「姑娘眞是心思玲瓏，在下確是很想知道，不過，若是楚姑娘與姜兄不方便說的話，在下不敢勉强。」

「陸兄，咱們半途截住你的去路與你動手，以致躭誤了你去褐石莊的行動，咱們若是不對你說明原委，那怎對得起你。」楚紅蕁正容道：「陸兄是聰明人，相信經已猜到八九分了，不過，我仍要向你說明原委。」

一頓，接說下去：「老實說，咱們之所以將你截住，並欲殺你，是誤以為你是那老賊以重金聘請的殺手之一，而我與那老賊有血海深仇，誓欲手刄此老賊，但咱們却人單勢孤，只好採取這種見一個殺一個的辦法，以削弱那老賊的實力，達到報仇的目的！」

「聽姑娘這樣說，那位褐石莊主一定是位大奸大惡之輩了。」陸若博同情地看着楚紅蕁。「在下雖然在路上也曾聽聞褐石莊主朱義乃一方之霸，積聚了不少不義錢財，却想不到他還是一位手沾血腥的奸惡之徒。」

「想不到的事還有很多啊！」突然，一把陰惻惻的語聲起自他們站立之處身後約三丈外的路旁。

三人一聽，同時霍然吃了一驚，循聲往那邊望過去了。

晨曦中，三人同時看到那邊的路旁一叢齊膝高的野草之後，正冒起了一條人影來。

那是一個年紀在五十開外的老者，穿一件大袖寛鬆的褐黃長衫，身材不高不矮，生就一張黃中透白的臉龐，唇上頷下，一根鬍子也沒有，光溜溜的，就像婦人的下巴那樣滑膩，細眼疏眉，却生了一個鷹鼻，雙唇很薄，雙眼轉動之間，顯得有點陰陽怪氣的。

楚紅蕁與姜鎭龍却不認識這個人，但陸若博顯然認識，因為他在看到那人時，臉色微變了一下，一雙銳利的目光直射在那人的臉上，右手不覺間緊按在腰間的刀把上。

這時候，天色經已亮了，清冷的晨風吹在人身上，有如刀割般寒冷，幸好這四人皆是身懷武功之人，還能夠抵受得了。

「姓陸的，你到底跟不跟老夫回去？」那陰陽怪氣的人語聲尖尖柔柔的，直如婦人女子在說話，聽得人怪不舒服的。

楚紅蕁聽着，渾身直起鷄皮疙瘩。

姜鎭龍却感到一陣噁心，直想嘔吐。

只有陸若博若無奇事，大概他是見慣不怪吧。

說眞的，一個年紀已五十多的老人，說話的語聲竟像婦人女子那樣，確是令人感到怪怪的有點吃不消。

「前輩，在下不知說了多少次了，在下是不會跟你們回去的，你們還是死了這條心吧！」陸若博沉聲說。

「姓陸的，你這可是何苦來哉？」那陰陽怪氣的老人語聲好似母鷄叫一樣。「老夫是上命所差，身不由己，何況，又不是要你去死，而是打着燈籠也找不到的好事，別的人可是想也想不來的啊，你不是要像老夫一樣，天生——所以，對這種妙事兒不感興趣吧？」這男身女聲的老妖說話時，曖昧地看了楚紅蕁一眼。

楚紅蕁聽得毛管直豎，討厭地將目光移開。

姜鎭龍已從那陰陽怪氣的老人的話語中，聽出了一點端倪來，也證實了自己心中的思疑，走前兩步，悄聲對楚紅蕁道：「紅蕁，那老像伙怪聲怪氣的，原來是一個閹……人，怪不得聲音像母鷄叫了！」

楚紅蕁聽得臉上微紅，啐了一口，嗔道：「表哥，我不要聽這種話。」

姜鎭龍這才省起，確是不便在楚紅蕁的面前說這種話的，連忙道：「紅蕁，我一時忍不住，說……」

下面的話還未說出來，反聽那邊的陸若博說道：「前輩，那種事怎能强人所難，這只是你們一廂情願想法啊，在下可從沒有表示過有那意思，何況，在下在一開始時便反對，你們為何還咄咄迫人，不肯罷手？」

那陰陽怪氣的老人「咯咯」一笑。「小伙子，你眞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能夠被我們小主人看上，那眞是幾生修到的福氣，要是換上老夫，早已沒口答應了。」

一頓，眉梢一沉，嘎着聲道：「小伙子，不管你願意與否，老夫也要將你帶回去的，你為何要老夫等人為難呢？何不跟老夫等人回去，當面與主人及小主人說清楚，那不是好麼？」

陸若博却堅決地道：「在下決不跟你們回去，請前輩上復貴主及……就算是殺了在下，在下也決不答應！」

「小伙子，你眞是固執，既然老夫說盡了好話，你也不肯跟老夫回去，那麼，說不得只好得罪了。」

話聲出口，也不見他怎樣作勢，身形一晃，便前欺到陸若博的身前，右手五指箕張，如抓似戳，疾向陸若博的右肩頭上遞過去。

陸若博目光倏閃，身形急偏橫閃，同時拍出一掌，企圖將那陰陽怪氣的老者逼退開去。

可是，那陰陽怪氣老者顯然身手異常高明，遞出的手在陸若博的身形偏閃的刹那，勢式倏變，曲肘沉腕，改為抓向他的右手腕，左手迅疾無倫地戳向他的丹田要害！

楚紅蕁一眼看到，臉色微變，張口微「啊」了一聲。身形一動，就要撲上去。

姜鎭龍却及時伸手一把抓住了楚紅蕁的衣袖，同時壓着聲道：「紅蕁，別出手，陸兄能夠應付得來的。」

姜鎭龍確實目光銳利，說得沒有錯，陸若博果然能夠應付得來。

只見他拍出的一掌猝然橫肘下截，臂肘撞向那老妖怪的右手腕臂，掌截斬擊對方那點向丹田的左手，剎時化解了那老妖怪的詭辣攻勢。

「好身手！」那老妖怪令人心頭作嘔地尖笑一聲。「怪不得一直不能將你帶回去了，難怪小主人要生要死的，只要你！」口中說着話，他的動作却絕不慢，而且迅疾無倫，就這說話之間，已向陸若博攻

出了八掌十一抓。

姜鎮龍與楚紅蕚若不是目光銳利，本身的修爲不俗，差一點便看不清那老妖怪的出手。

陸若博口中輕叱一聲，身形變換之間，雙手招出如風，一一接下那老怪物的一輪疾攻。

不過他卻被逼得退了兩步。

但他仍未亮出他的長刀來。

楚紅蕚看到陸若博被逼退，忍不住又要閃身衝上去出手相助，但又給姜鎮龍阻住了。

「表哥，你這是什麼意思？」楚紅蕚跺腳嗔道：「在情在理，咱們也要帮他的啊，要不是咱們誤打瞎纏的，人家不會被那老妖怪追截到的啊！」

姜鎮龍忙道：「紅蕚，我怎會不讓你帮他呢，只不過現在還不是時候，妳以爲那老妖怪是一個人的麼，等一會妳就知道了，那時候你才出手也不遲啊！妳瞧瞧，陸兄不是又應付了那老妖怪的一輪急攻了麼？」

楚紅蕚聞言連忙向纏鬥着的兩人望過去，只見就這眨眼間，陸若博又被那老妖怪逼退了數尺，但卻沒有露出不支的跡像，仍然神態從容！

那老妖怪卻得勢不饒人，雙手招出如電，迅幻詭奇，緊逼着陸若博。

陸若博雖然應付從容，卻全是守勢，看樣子沒有還擊之力。

「這老妖怪到底是什麼來路？」姜鎮龍神色凝重地注視着纏鬥中的兩人。「觀諸他的身手，應該是大有來歷的人物，怎麼我卻不但從未見過此人，也沒有聽聞過在江湖上，武林中，有這麼一號人物！」

楚紅蕚疑惑地道：「表哥，那老妖怪的武功路數怪異詭奇，變化多端，看上去不似中原名門派的武功路數，會不會來自異域？」

「有可能！」姜鎮龍脫口一聲。「否則，以他的身手，在中原武林中，不會沒有聽聞過有這麼一號人物的！」

「表哥，快看！」楚紅蕚忽然叫道。

姜鎮龍不用楚紅蕚叫，經已看到纏鬥中的兩人，起了急劇的變化，臉色微變之下，他已暗中作好了準備。

原來，陸若博已被那老妖怪逼到了道旁的一棵樹前，那老妖怪「咯咯」一笑，雙手十指如拳似抓，疾向陸若博的雙肩如抓似擊地遞過去。

陸若博雙掌一盤，掌影幻佈，護住了胸前各處，那知道那老妖怪的招式倏變，只見指影錯落繽紛，恍似驟雨打芭蕉，飛擊向那一片掌影，嗤然一聲，居然被其數點指影尋隙抵罅，突破那片掌影，擊向陸若博身上胸前四處大穴！

那老妖怪這一手確是高明透頂，居然連陸若博仗之與楚紅蕚那極厲害的摩雲拈花指法應付過去的這套佛門羣魔大散手，也封擋不了他那奇幻迅厲的一招，確是神乎其技，怪不得他口口聲聲要陸若博跟他走了。

楚紅蕚一眼看到，禁不住發出一聲驚叫，飛身搶撲上去。

姜鎮龍也是臉色遽變，腳下一蹬，急射過去。

落花雖有意　流水卻無情

陸若博就算反應再快，手法再奇奧迅疾，在這種情形下，應該沒有辦法來及得閃避開或是封拒得了那老妖怪突破掌影射向他身上胸前四處大穴的幾點指影！

但世間事有時候往往會出現令人匪夷所思，認爲不可能的事情卻偏偏發生了，眼前就是一例！

「篤篤篤篤」一連四下急响，那本來點射在陸若博胸前四大穴的指影，卻射在他身後那棵樹身上，而陸若博卻忽然消失不見了。

那老妖怪指勁點射在樹身上，卻皮不破樹不裂，連一點痕跡也沒有，這卻並不表示他的指勁平常，完全是因爲他只發出了些微的指勁，他只是想點封陸若博身上的穴道，將他制住，而不是要殺死他，所以，他發出的指勁才會連樹皮也擊不破。

指勁點射在樹身上的刹那，他忽然發出一聲怪叫，那就像母鷄被人一把抓住頸脖提起來，掙扎時發出的鳴叫聲那樣，身形陡然一躬，飛退開去。

而樹前的地上，緊接着彈起一條身形來，正是陸若博！

原來，陸若博在避無可避，封擋也不及的情形下，情急智生，猝然貼着樹身「唰」地疾滑坐在地上，說險眞是險到了極點，老妖怪有一指就擦着他的髮髻點過，驚出他一身冷汗來。

但他瞬即飛起一脚，踢向那老妖怪的小腹要害，同時左脚貼地掃向對方足踝。

那老妖怪四指點空，即時發覺不妙，馬上躬身暴退開去，總算他反應夠快，否則，就算小腹不被踢中，足踝也必被掃中。

那老妖怪這一退，恰好迎上了飛撲過來的楚紅蕚。

楚紅蕚在情急之下，嘴裏嬌叱一聲，纖掌一揮，拂向那老妖怪的背心。

那老妖怪果然身手極之高明，反應也夠快，那刹那身形暴退，左掌一封，右手疾抓向楚紅蕚的手腕。

楚紅蕚那麼奇幻神妙的一招飛雲出岫，卻被那老妖怪的左掌那麼一封，便封拒住了，楚紅蕚在吃驚之下，纖手一幻，便已脫出了對方那一抓，正欲變招，對方卻已身形半旋，橫移開去，恰好避過自側面飛射而至的姜鎮龍呼地向他脅下搗出的一拳！

老妖怪那一旋飄，直飄出丈外，身形一定，光潔如婦人女子的臉色一沉，厲視着楚、姜兩人，語聲尖厲地道：「你們兩個娃兒好大的胆子，竟敢揷手管老夫的閒事！」

「老……」楚紅蕚語聲一噎，硬是將「妖怪」兩個字咽回喉嚨，她畢竟是個女孩子，臉皮也嫩，就是罵不出口。「俗謂天下事天下人管，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乃是我輩份所應爲之事，何况，陸兄乃是咱們……的朋友，咱們自然不能袖手旁觀，這怎說是多管閒事！」

那老妖怪被楚紅蕚這一輪快嘴快舌的話說得呆愣了一下，一時間找不出話來反駁，只好「咯咯」乾笑連聲，掃一眼楚紅蕚，又溜一眼陸若博，忽然尖聲縱笑起

來，好一會，才曖昧地道：「姓陸的小伙子，現在老夫明白了，你之所以辜負老夫小主人的一番美意，原來……咯咯咯，原來是爲了這位丫頭！這就怪不得了！」

那老妖怪這麼一說，頓時令到楚紅蕚與陸若博臊紅了一張臉，楚紅蕚嗔怒地叱道：「老……妖怪，你胡說什麼……我……我只不過與他……才相識的啊！」

姜鎮龍的神色卻頗不自然的，眼中閃過一抹嫉妒之色，狠狠地瞪了那老怪物一眼。

陸若博目露歉意地看一眼楚紅蕚，才沉聲對那老妖怪道：「前輩，請你不要亂說，以免有損楚姑娘的芳譽！」

「咯咯，要老夫不說也成！」那老妖怪聽到楚紅蕚叫他老妖怪時，臉上的肌肉搐動了一下，那雙陰鷙的雙眼中，閃射出一抹殺機來，但他隨即便按捺住了。「小伙子，那你乖乖地跟着老夫走吧！」

「前輩，在下已說過，決不會跟你走的了，請前輩不要逼人太甚！」

「小伙子，你說什麼？老夫已經對你夠客氣的了！」那老妖怪翻動着那雙細眼。「要不是你是小主人看中的人，老夫早已將你斃在掌下！」

「這麼說，前輩是不將在下帶走，誓不甘休的了？」陸若博目光倏凝。

「費話！」老妖怪道：「要不，老夫爲何數百里追踪，在這大冷天喝西北風，追到這裏來。」

「那好！」陸若博說時一手搭在刀把上。「動手吧！」一頓接道：「這一次，在下不會對前輩客氣的了！」

「咯咯，老夫倒要看看你有什麼本領，能夠在老夫的手下脫得了身！」老妖怪說着已邁步逼了上去。

陸若博忽然抱拳朝楚、姜兩人道：「楚姑娘、姜兄，這件事乃是在下與這位前輩的事，請兩位不要插手，在下不想將兩位牽扯進這件事中。」

楚紅蕚口齒欲動，但卻讓姜鎮龍輕扯一下衣袖，使個眼色示意她不要說話，她只好將咀巴閉上。

「紅蕚，別强出頭，陸兄那樣說，絲毫沒有看輕咱們之心，他是一番好意，咱們且退開一些吧，待陸兄眞的不敵時，咱們才出手相助！」姜鎮龍在進入紅蕚的耳邊悄聲說，並朝後退開幾步。

說實在的，他對陸若博確是有了一點妒意，不過，他畢竟出身正道，而且也不是心胸狹窄的陰險小人，所以，他沒有因此而因妒成恨。

這時候，天色經已大亮，眼前的陸若博雖然風塵滿身，臉上長滿了鬍鬚茬子，但仍然掩不住他那飛揚的神彩，特別是那一雙明銳如星光的眸子，閃射出帶有磁性的光芒來，只要與他的目光相接，便會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住，這樣一個具有魅力的年輕漢子，自然很容易吸引住那些女孩子，起碼，楚紅蕚在看清楚了他的容貌後，便目光陡亮了一下，忍不住多看了他兩眼，不幸，卻被姜鎮龍看到了，要知道，他一直喜歡這位表妹，自然的，便一廂情願地將楚紅蕚視爲自己的禁臠，如今卻出現了這麼一位具有將女孩子吸引的魅力的年輕人，怎不教他心中生出妒意來？

×　×　×

楚紅蕚跟着也退開去，陸若博也就在這時拔出了他的佩刀。

一聲懾人心神的吟响，一道晶亮的白芒從陸若博那殘舊的鯊皮刀鞘中飛閃了出來。

「好刀！」老妖怪雙眼一睞，脫口叫出來。「小伙子，你要動刀。」

那確是一柄好刀，刀身狹長，晶亮無瑕，刀鋒有如一泓秋水，閃泛出寒人眼目的冷芒來，這樣的一柄刀，就算是不識貨的人，也看出是一柄好刀，何况是視兵器有如生命般的武林人。

「好鋒利的一柄刀！」姜鎮龍也讚嘆地低聲道：「能夠擁有這樣一柄好刀的人，刀上的造詣一定很高明了。」

「表哥，你知道那一柄是什麼刀麼？」楚紅蕚目光閃閃地望着姜鎮龍。

「紅蕚，請恕我孤陋寡聞，不知道那柄刀的來歷。」

姜鎮龍有點難爲情的看了楚紅蕚一眼，忽然發現她微翹着唇角在笑，心頭一動，急聲道：「莫非你知道？」

「算你聰明！」楚紅蕚抿抿咀，俏皮地說。

「紅蕚，你說出來聽聽。」姜鎮龍催道。

「聽着，那柄刀名『破鯊』，是我師傅告訴我的。」楚紅蕚說着瞇起雙眼，打量着陸若博手上那柄刀。

「原來是『破鯊』刀，怎會落在他的手上的？」姜鎮龍顯然也聽說過「破鯊」刀的來歷，目中閃出奇異的光芒來。「傳聞這柄破鯊刀是昔年一位有七海龍王之稱的異人以海底寒鐵，加上火焰山的鋼精合冶精煉而成的，鋒利無匹，那位七海龍王前輩異人在刀成後，曾在東海以這柄刀大破黑鯊王的白鯊大陣，一口氣連屠六十八條巨鯊，刀鋒卻絲毫無損，殺得黑鯊王棄械投降，當時這柄刀還沒有名稱，那位前輩異人便命名爲破鯊刀。紅蕚，我說得有沒有錯？」

「說得一點不錯。」楚紅蕚道：「師傅也是這樣對我說的。」

話未說完，她忽然發出「啊」的一聲嬌呼。

姜鎮龍目光一閃，立刻移目往陸若博那邊望過去。

×　×　×

原來，陸若博已經與那老妖怪動上了手！

那老妖怪不知是自恃藝高，還是練就了什麼不懼刀劍的邪門內功，亦是不知道陸若博那柄刀的來歷，居然以雙手對付那柄鋒利無匹的破鯊刀。

只見他探身疾欺向陸若博的同時，右手如抓似攫，遞向陸若博的那柄破鯊刀，右手直取對方的雙目。

陸若博沉喝一聲，身形一偏，左脚斜踏出一步，同時間，執刀的右手肘一沉，手腕一擰，寒芒暴燦，晶芒倒捲，削斬向那老妖怪的手臂。

那老妖怪發出一聲有如母鷄下蛋時發出的鳴叫聲，欺撲的身形居然不退再進，遞向陸若博右手刀長的右手忽然怪異地疾

縮條拍，拍落陸若博那柄破鯊刀上。

同時間，他的左手亦勢式不變，飛插陸若博的雙眼！

陸若博同樣沒有閃避，只是擰腕斜削向上的刀鋒一偏，迎向那老妖怪的手掌，便逼得他疾忙化掌爲拳，食中二指暴彈向刀身上。

但他們揷向陸若博雙目的左手，却被陸若博暴擊向他心胸要害的左掌逼得暴縮不迭，回護前胸。

忽然間他張口發出一聲驚叫，有如一隻受驚的母鷄般，斜掠開去。

原來，陸若博的長刀在他的右手食中兩指堪堪彈擊在他的刀身上的刹那，刀身倏地一沉，斜削向他的下盤，逼得他只好斜跳開去，閃避那一刀。

陸若博口中清叱一聲，身形斜欺，斜削向下的刀勢隨着欺進的身形及翻揚的手臂刹那倒揚起來，刺斬向那老妖怪的胸腹要害。

那老妖怪臉色微變，身形倒飛起來，堪堪避過那一刀，而他的身形即時一個風車疾翻，左掌右抓，抓向陸若博的頭頂及右肩頭。

陸若博身形猛地一矮，刀光在頭上閃電般疾繞了一匝！

那老妖怪疾忙縮手不迭，但却在身形翻轉至陸若博背後的刹那，倏地一脚踹向他的背心。

陸若博上身向前一傾，刀勢不變，反臂掃斬向後面。

那妖怪怪叫一聲，一拳暴擊在刀身上，硬是將陸若博的刀勢擊散。

同時間，他覷準了部位，左手暴探，抓落陸若博的後頸上。

兩人的動作快逾電掣虹飛，有如兔起鶻落，其勢之快，連姜、楚兩人也感到有點目不暇給。

尤其是那老妖怪的出拳探爪，更是拿揑得恰到好處，也妙到毫巔，否則，姜、楚兩人在乍睹他探爪抓向陸若博的後頸，不會臉色驟變，驚叫出聲，同時雙雙搶撲出去了。

因爲兩人自覺換轉是自己，根本就無法避得開那老妖怪的一抓！

但出乎他們意料之外，更出乎那老妖怪的意料之外，陸若博居然不但避過那老妖怪那一抓，並且，還乘勢反擊。

只見陸若博在老妖怪的左手五指堪堪抓上他後頸的刹那，前傾的身形猝然斜斜搶撲在地上，接猛然一個翻滾，隨着他翻滾之勢，那柄破鯊刀順勢揮斬上去。

老妖怪一抓抓空，心中一驚，便知不妙，正欲縮手向上翻滾，以避過陸若博那向上揮斬的一刀，而他的反應及動作不可謂不快的了，但刀光揮閃之下，他總算免去斷臂之厄，但却留下了兩截手指！

那是無名指與中指，各被削斬去了半截。

有如被宰的母鷄般慘叫一聲，血點飛洒中，他翻滾起的身形凌空再一個猛翻，接身形一展，有如一頭灰鳥般，斜掠出丈許過外，才飄落在地上。

只見他的左手斷指處滴着血，那兩道疏眉不停地顫動着，那雙細眼凝成一條綫後，臉肉搐動着，死死地盯着從地上彈起來的陸若博。

陸若博却沒有半絲喜悅之色，微帶歉意地朝那邊的老妖怪看了一眼，正想說話，這時，楚、姜兩人先後搶撲到他的身前，兩人幾乎異口同聲地道：「陸兄，你沒事吧了。」四道目光關切地在他的身上溜轉着。

陸若博忙感激地忙朝兩人抱拳一禮，吁口氣，說道：「兩位有心了，在下沒有事。」

他雖然說得輕鬆，實則，剛才那刹那的險況，他那顆心至今還「噗噗」直跳，也驚出一身汗來。

因爲他實在驚怕避不過老妖怪那一抓，以及那一刀將對方斬殺了。

老妖怪雖然咄咄迫人，畢竟與他沒有深仇大恨，故此，他不想殺他。

但那一刀由於勢道迅猛，根本就是有去無回的一刀，只是削斬下老妖怪的二截指頭，但也令到他心中不安起來。

楚、姜兩人聽陸若博這樣說，再看到他身上確是沒有損傷，這才鬆了口氣。

「陸兄，你沒事就好了。」楚紅蕁朝陸若博一笑。

這一笑，弄到陸若博心頭沒來由地跳動了一下，他連忙避開楚紅蕁的目光，朝姜鎭龍道：「姜兄，在下非常之感激你與楚姑娘對在下的那份心意。」

說完，不等姜楚兩人說話，便轉對那邊的老妖忙道：「前輩，在下一時收手不及，誤傷了你，在下心中不安得很，還望前輩不要記恨在心。」

老妖怪這時已將血止住了，緊咬着牙，雙眼縫中射出怨毒的目光，恨恨地道：「姓陸的娃兒，老夫眞想不到，人無害虎心，虎却有傷人意，老夫記着了，咱們走着瞧。」

話聲未落，身形已倒射出去，兩三個起落便已掠射出十數丈外，眨眼間，便已消失在來路那個方向。

陸若博張口欲言，眼看着老妖怪說走就走，不由張口呆目，怔怔地看着那老妖怪飛縱而去的身形，楞住了。

「陸兄，你怎麼哪？」楚紅蕁看到陸若博張口呆目的樣子，嬌聲叫道。

陸若博這才眨眨眼，吸口氣，道：「楚姑娘，在下沒有什麼，是……妳與姜兄怎麼還不走？」

楚紅蕁眨動一下長長的眼睫毛。「陸兄，若不是看到你沒有什麼事，咱們怎能不顧而去。」

一頓接又道：「陸兄，方才你的刀法眞厲害，令小妹大開眼界了，小妹方才還眞的怕你被那老妖怪抓住了，看到你化險爲夷，並打跑了那個老妖怪，小妹高興得很。」

說時，一雙明亮如秋水的眼睛，直看着陸若博。

陸若博却不敢與她的目光相觸，故意將目光看着姜鎭龍，但他一眼看到姜鎭龍臉上表露出不豫之色，他馬上感到渾身不自在起來，當下忙說道：「姜兄、楚姑娘，咱們之間的誤會經已弄淸楚了。兩位，在下就此別過了，要是有緣的話，後會有期。」

說完，他馬上朝兩人抱拳一揖，朝前

路急步奔去。

姜鎭龍適才眼見楚紅蕁對陸若博又說又笑的，心中確是不大舒服，臉上露出不豫之色，如今見陸若博識趣地離去，他才像拔去了心頭刺般，妒意全消，爲了不失禮，他忙亦抱拳對陸若博道：「陸兄好走，請……」

楚紅蕁一聽馬若博要走，臉上頓時微露失望之色，而她的心中在那刹那確實有一種失落的感覺，但彼此萍水相逢，就算是自己眞的喜歡他，自己身爲女孩子家，總不能貿然向對方表露的啊，何況，一時之間，還未弄淸楚自己是否眞的喜歡上他，眼見他說走便走，她可不敢說出挽留的話來，只好悵然抱拳還禮：「陸兄，後會有期。」

悵悵然地看着馬若博急奔遠去的身形，心中不知怎的有點悵悵然的，眼看着陸若博的身形已轉入前面那個岔道口左手那條支路，一雙目光仍然不肯收回。

姜鎭龍看着，心中不免又有點酸溜溜的，心中暗道一聲：「還說什麼後會有期，後會無期才眞……」當下咳一聲，道：「紅蕁，咱們也該回客棧了。」

楚紅蕁這才慢慢將目光收回來，點一下頭，姜鎭龍催道：「紅蕁，走吧？」轉身便朝來路走去。

楚紅蕁悶應一聲，嬌軀一擰，正欲移步，忽然雙眼一睜，發急地叫道：「糟了，咱們忘了陸兄身上缺少盤纏，才欲到褐石莊盜取一些銀両的，他被咱們那一阻，如今天色已大亮，自然不能再去打褐石莊朱老賊的主意了，而且，他轉入去的那條岔路，也不是到褐石莊的，他這一路趕下去，身上沒有盤纏，拿什麼吃飯住店？表哥，你說，若不是咱們那一阻截，說不定他已在褐石莊弄到盤纏了，在情在理，咱們也應該立刻追下去，送些銀両給他作盤纏。」

話未說完，也不理姜鎭龍是否同意，便返身朝前路飛掠。

姜鎭龍怔得一怔，見楚紅蕁已飛掠出老遠，雖然心頭懊惱，但也只好跟着追下去。

×　×　×

一陣急馳，直奔馳出五六里外，陸若博才將身形放慢下來。

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不自覺地，他扭頭往後望去。

他倒不是恐怕老妖怪的人會跟踪追下來，而是一種下意識的舉動，因爲他在這一路奔馳時，不知怎的，腦海中不時浮現起楚紅蕁那嬌俏的動人俏影，尤其是她那雙明亮的眼眸。

連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爲何會對楚紅蕁念念不忘的。

畢竟，他們只是相識不久，而且，在不打不相識的情形下相識的。

不由自主地，他從楚紅蕁想到了另一個女孩子。

那個女孩子的容貌只怕是比楚紅蕁還要艷麗幾分，是他在濟南府遊瘦西湖的時候，偶然邂逅結識的，可是，麻煩也跟着來了。

要不是她，他也不會千里逃避，弄得如此狼狽了。

想到這裏，他驀然省起，自己的身上只有幾錢碎銀，而前路茫茫，他眞不知如何是好。

本來，他的身上是有上千両銀票的，可是却在一次倉惶覓路脫身逃走時，不愼掉下一條湍急的溪流中，也幸虧掉落那條溪流，才擺脫了那些人的追逐，但他身上的銀票也讓溪水冲走了，只乘下幾両散碎的銀子。

唐朝的開國功臣秦叔寶尚且因爲盤纏用盡而病倒客途，差一點便客死異鄉，可見，不論你是大英雄大豪傑，若是身上沒有錢，一樣寸步難行。正所謂：「一錢迫死英雄。」

想到這裏，他不由停下脚步來，困惱地皺起了雙眉。

——必須要想一個辦法解决才成。他心中兀自想着。

「唉，要不是楚姑娘與姓姜的誤將馮京作馬凉，在路上將我截住便動手打起來，只怕我已在褐石莊中弄到一些銀両，這時候就不用發愁了。」他在心中嘆口氣，臉上微微發熱起來。

對於鼠竊狗偷之道，他一向是不耻於爲的。這一次之所以起意要動褐石莊，乃是爲勢所迫（他身上盤纏短缺，又要逃避追逐，只好出此下策，要他攔路打刼，他是說什麼也不幹的了），說不得硬着頭皮幹一次了。

至於他揀上了褐石莊，那是他在路上，在一家客棧投宿，無意中聽到隔隣有兩位客人於深夜時喝酒交談，其中一人帶着酒意，憤然咒罵褐石莊主朱義隻手遮天，表面上是一方英雄，實則却幹着見不得光的勾當，積聚了不少不義之財，當時，他正爲身上的錢快用光而煩惱，無意中聽到那些話，起初，他也不以爲意，後來忽然心頭一動，思忖，那朱義既然積聚了大批不義之財，那何不到那裏弄些盤纏，也好解燃眉之急，再說，既是不義之財，那就取之無愧了！

這就是他趕去黃砂鎭的原因。

想不到，被楚、姜兩人那一阻，令到他不能依然計劃，在天亮前趕到褐石莊，反而被一路上緊緊追纏着的那些人追上了，只怕再想擺脫那些追纏不捨的那些人，又要費一番手脚了。

「身上既然沒有盤纏，要走也走不到那裏去，那何不照原來的意思，今晚到褐石莊弄些銀子呢？何況，說不定那些人想不到我就藏在這附近，一直追下去。那我不是可以擺脫了他們的追纏，喘口氣，再思量到什麼不易被他們找到的地方。」他心中意念一轉，不禁暗自叫好起來，決定馬上走到褐石莊附近探查一下，以便今晚行動。

他是想到就做，馬上停下脚步，判斷一下方向，便離開了那條路，朝遠處那座褐灰色的山崗奔去。

那座山崗就是褐石崗，整座山崗光禿禿的，整座山皆是褐灰色的岩石，而褐石莊就在這崗下，這是陸若博在昨晚叫小二將飯菜送到房中時，順便向小二打聽淸楚的。

而附近一帶，除了那座褐灰色的山崗外，三數里之內連一個土丘也沒有，是以

，很容易便望到及認出來。

望着那座山崗，陸若博一路急奔，眨眼間便已奔去了里許過外，而一路之上，他也留上了心，因爲他猜測，褐石莊既非善地，那麼，一定嚴加防範外人接近，必然派出人手在莊子的附近巡邏，要是不小心被他們發現，只怕又有麻煩，並且很難潛入褐石莊了。

他雖然一路小心，但要來的，終於來了。

冷不防地，在前面數丈外的草樹叢中，閃現出數條人影來，一字排開，擋住了他的去路。

「嗖嗖」兩聲，背後也現出兩個人來，將他的退路堵死了！

這種陣仗，雖然他曾遭遇過不少次，但這一次他不能不加了小心。

因爲他從背後兩人的現身時所表現出來的高明身法——居然不帶一點風聲，要不是兩人在現身時 脚下故意弄出聲响來，他根本就驚覺不到身後那兩人的出現。

而前面那四名漢子看來也不是好相與的，這從四人銳厲的眼神，以及所携帶的兵器上，便能夠判斷出來。

那四人不但氣度沉穩，所携帶的兵器都是外門兵刃，能夠使用外門兵刃的，其人必不是庸手，必有相當的造詣，因爲尋常的武林人物，大多不會使用外門兵刃的，這主要是難練。

面前那四條漢子年紀都在三十許四十左右，穿一式的灰褐緊身衣靠。八道銳厲的目光一齊射在陸若博的身上，有如八道尖刀！

陸若博雖然加了小心，神色却很從容，兩道銳亮的目光也在打量着那四個人。

但他却看不出那四名漢子到底是什麼來歷。

因爲他從來未見過那四名漢子。

不過，他還不大將那四名漢子看在眼內，說實話，他對於背後那兩人，有如芒刺在背那樣，而他的注意力也集中在背後那兩人的身上。

他憑直覺感覺到，背後那兩人，才是勁敵。

前面四條漢子自現身始，直到這時，仍然像啞巴一樣，悶聲不吭，只是盯着陸若博。

陸若博本來很想擰身，見識一下背後那兩人到底是什麼人物，但經驗告訴他，這會與前面四條漢子出手攻擊的機會，所以，他決定以不變應萬變。

他相信，背後的那兩人總會開口說話的。

而動手也是免不了的了，那時，自然可以一睹那兩人的廬山眞面目。

× × ×

果然，首先說話的不是前面那四人，而是背後那兩人的其中之一。「朋友，請亮出名堂。」

陸若博馬上便聽出，說話的是站在他背後左邊的一人。

陸若博沉着地道：「朋友這是什麼意思了？」他始終沒有動一下身形。仍然面對那四名漢子。

「沒有什麼意思，只想知道朋友是友還是敵。」仍是那人說話。

「哼，瞧你們這樣陣仗，簡直巳將我當作敵人對待，閣下那樣說，大概不是由衷之言吧？」陸若博一點也不示弱。

「朋友，別給臉上不要臉！」這一次，說話的是陸若博身後右邊那人。「老子們只是不想斬殺無名之輩。」

這人說話的口氣好大，也狠！

陸若博冷笑一聲，强捺住心中的怒氣。「閣下這麼說，若是在下不將姓名說出來，你們便不會殺我這位無名之輩了？」

一頓，重重地「哼」了一聲，冷笑道：「那麼，在下不與你們瞎纏了。」

語聲落，脚步動，抬脚朝側面踏出一步。

面前那四條人影馬上動了，嗖嗖聲中，身形閃掠如電，堵住了陸若博的去路。

而陸若博在抬脚踏出一步的刹那，陡然感到自背後襲逼向身上的兩股凌厲煞氣，心中一凜的刹那，身形乘勢一個偏側，不但卸開那逼襲向身上的兩股無形却有質的殺氣（實則的勁氣），同時，也擺脫了腹背受敵的險惡情勢。

「朋友，你若不將姓名來意道出來，休想走得了。」

說話的，仍是最先說話的那一個。

陸若博這一跨步偏身，便已看到說話的那人是什麼模樣，但另一個因爲站的位置仍在他身後的緣故，所以看不到。

說話那人年紀約莫五十上下，穿一襲褐黃色的長衣，額上的皺紋刀刻也似的，又深又寬，但鬚髮却漆黑發亮，生就一雙水泡眼，海口獅鼻，顯得有點猛惡。

陸若博一眼看清楚那人的樣貌，心頭微微震動了一下，他雖然未見過那人，但却聽聞過其人的大名及樣貌，他果然猜料不錯，那人確是位扎手人物。

「這位方丈，若是在下沒有認錯，老丈的大名叫石不堅，外號金手指，是麼？」陸若博一直斜眼打量着那老者。

那老者聞言目露詫異之色，一雙凌厲的目光不住地上下打量着陸若博，却是怎麼看，也看不出陸若博是自己相識之人，當下頷首道：「不錯，老夫就是石不堅，小伙子，你怎會認得老夫的？老夫自信從來未見過你。」

陸若博一聽，暗中吸口氣，故作輕鬆地笑笑道：「老夫，在下也不認識你，在下是曾聽聞過老丈的大名，所以，認出來的。」

那老者——石不堅聽陸若博那樣說，再打量了他兩眼，臉上露出一絲笑意來。「小伙子，快說出你的姓名來歷，老者或許還會看在你認出老夫是誰的份上，放你走。」

聽他這樣說，不難看出，這位金手指石不堅，是一個好名自大的人。

陸若博聽他自認就是金手指石不堅，知道這一次若是一個應付不好，便有一場惡鬥，當下順着石不堅的語氣道：「老丈，在下只是無名小卒，相信老丈不會聽過在下的名字。」

一頓，才將自己的姓名說出來。「在下陸若博。」

金手指石不堅聽着眼珠一轉，接拿眼望向一直站在陸若博身後右邊，不讓他看到的那人臉上。

那是一個年紀在石不堅小上幾歲的中年人，生就一張細皮白肉的顏面，不但頭上的髮絲稀稀疏疏的不到一寸長，又細又黃，就像初生兒的乳毛那樣，咀唇下巴上的鬍鬚，也只有疏疏散散那麼幾根，讓人看着忍不住會發笑，若是聽了他的大名，再看看他頭上及咀唇下巴上的毛髮，相信就是再古板，不苟言笑的人，也會忍俊不禁，失笑出聲的。

因爲他的大名就叫毛初生。

他頭上及咀唇下巴上的毛髮，確是就像初生的那樣，你說，聽其名而觀其人，是不是會令人發笑。

毛初生朝着石不堅微微搖了搖頭。

這表示他也沒有聽說過陸若博的「大名」，自然也不認識他了。

石不堅馬上鬆口氣，目光轉落回陸若博的身上。「小伙子，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陸若博早巳在石不堅他們現身時，便猜測他們可能是褐石莊的人，因爲這附近一帶看不到有別的莊院或是村落，而據他估計，這裏離褐石莊大約一里路左右，那麼，除了褐石莊之外，不會是別的地方的人了。

「老丈，在下是從濟南來的！」陸若博據實答。

「要到什麼地方去？」石不堅緊接問道。

「這——在下也不知道。」陸若博一時間想不出自己要到什麼地方去，而事實上，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到甚麼地方，他只是要逃避老妖怪那些人的追纏，他又不慣說謊話的，所以，便直說出來。

「小伙子，你說的是眞話？」石不堅緊緊地盯視着陸若博，臉上露出思疑的神色來。

陸若博有點生氣地道：「在下幹麼要騙你？」

「嗯。」石不堅目光一閃，「你往裏走，不是要去褐石崗吧？」

石不堅不說去褐石莊，而說褐石崗，這正是他老奸巨猾的地方，這樣，不會一下子使自己的身份表露出來，令到陸若博馬上提高警覺。

「老丈，在下不是說過，在下也不知要到什麼地方去麼？」陸若博這一次很機警。「在下初到貴地，根本就不知那裏是褐石崗，在下去褐石崗幹麼？至於在下走到這裏來，在下只是亂走瞎奔，來到這裏的。」

「小子，你這話騙得了誰？」一直站在陸若博身後，不讓他看到的毛初生，忽然開了口。

這是他第二次說話。

但說出來的話，却犀利無比。

那堵在陸若博前面的四條漢子，却自始至終沒有說過一句話，就像啞巴一樣。

不過，陸若博却看出，那四條漢子是受石不堅與毛初生指揮的。

陸若博被毛初生那句話說得不由呆了一下，心頭打鼓，慌忙說道：「在下說的句句是實，那位閣下不相信，在下也無話可說。」

他這樣委曲求全，並不是他怕了石不堅等人，而是不想與他們動手，以免令到自己的計劃不能實行，同時被纏着，萬一老妖怪那些人追尋下來，便很容易發現他，那時，他又有麻煩了，若是一個弄不好，被老妖怪那些人制住，那後果他眞的不敢想像下去。

所以，他現在只求脫身。

「小伙子，你眞的不是到褐石崗去？」石不堅似乎相信了陸若博的說話。

「老丈，你要在下怎樣說才相信？」陸若博攤攤手道。

「嗯，老夫姑且相信你一次！」石不堅朝陸若博揮揮手。「你走吧！」

陸若博一聽大喜，急不迭抱拳一禮道：「老丈，在下告辭了。」說着，便轉身朝來路那邊走去。

「聽着，只此一次，若是再讓老夫遇上你，那你便只有死！」石不堅沉聲對陸若博說。

陸若博一面急步從毛初生的身邊走過（在乍見毛初生那毛髮稀疏幼細有如初生嬰兒的毛髮時，被他那怪樣子逗得幾乎忍不住失聲笑出來，幸好他即時强忍住），一邊朝石不堅道：「老丈，在下還未活膩，在下謹記老丈之言。」

說着，已一步從毛初生的身邊走過。

「站住！」毛初生驀然發出了一聲疾喝。

陸若博聞喝心頭微微一震，右手不由自主地便往腰間的佩刀刀把上按去，但他馬上警覺地控制住了自己，右手只是微微動了一下，脚下一窒，站着不動。「閣下有什麼話要說？」

毛初生陰狠地盯了陸若博一眼，目光一轉，落在石不堅的身上。「石兄，你不會沒有聽說過漢朝一代梟雄曹孟德說過的那句話吧？」

石不堅聞言一愕，摸不清頭腦地看着毛初生，詫聲道：「毛老弟，曹孟德昔年曾說過一句什麼話？石某一時間可想不起來。」

「『寧我負天下人，莫敎天下人負我』！」毛初生一字字說。

「毛老弟，石某不明白你的意思！」石不堅臉上微露不悅之色。

「石兄，兄弟的意思很簡單，只是在曹孟德那句話中，改易幾個字吧了。」毛初生仍然不急不燥地說。

「毛老弟，有什麼話就直說吧！」石不堅顯得有點不耐煩地說。

「石兄，兄弟這就說了。」毛初生目光落在陸若博的身上。「『寧可殺錯萬人，也不放過一個』！石兄，現在你明白了吧？」

石不堅雙眼一睜，驚疑地道：「毛兄，你是說……不能放他走？」

毛初生眼中閃過一抹殺機。「對！」

一頓，緊接又道：「石兄，不是兄弟故作緊張，若是放了他，要是有什麼事故發生，到時不要說兄弟不提醒你啊！」

石不堅淡然道：「毛兄，石某多謝你的好意，有什麼事，石某一肩負起就是，決不會連累你毛兄的！」

接轉對陸若博道：「小伙子，你可以走了！」

毛初生臉上露出不豫之色，張口欲言，但却被石不堅以眼色制止了。

陸若博却沒有看到石不堅對毛初生打眼色，因此，他在扭頭說了一聲：「老丈，在下很感激你放我走。」便急步朝前走去。

直待陸若博走出十數丈遠，石不堅才朝那四名漢子呶呶嘴，壓着聲道：「韋達、孫岡，快跟下去，千萬不要被那小子發現！」

四名漢子中的兩人閃身搶前一步，抱拳應了一聲，身形閃動間，便隱沒在附近那些一叢叢的草樹之間。

毛初生見到石不堅那樣安排，馬上便明白了石不堅的意思，臉上露出佩服之色，拇指一豎，說道：「石兄高明，兄弟自愧不如。」

石不堅笑了一笑，說道：「毛兄，方才石某眞怕你硬要將那小子留下來，不是石某危言聳聽，若是動起手來，只怕合咱們六人之力，也殺不了那小子，所以，石某才一意孤行，放那小子離去，以免造成死傷。」

一頓，又道：「毛兄，你看出那小子身上那柄長刀的出處來歷麼？」

毛初生搖搖頭道：「石兄，兄弟一直站在那小子的右邊，看不清楚那小子腰間的長刀式樣，莫非那小子的長刀大有來歷不成？」

「不錯！」石不堅凝重地道：「若是石某沒有看走眼，那小子身上那柄長刀，就是昔年有七海龍王之稱的東海異人仗以大破白鯊陣的破鯊刀！」

一頓，看着毛初生道：「毛兄，東海異人七海龍王昔年大破白鯊陣的傳說，你不會沒有聽聞吧？」

毛初生臉容聳動了一下，失聲道：「那小子身上的佩刀原來就是破鯊刀！那神話般的傳說，兄弟怎會沒有聽聞！」

「毛兄，昔年七海龍王這位前輩異人的寶刀——破鯊刀竟然落在那小子的手上，不用說，那小子一定是位大有來歷的人，所以，石某根本不相信他方才所說的話，石某懷疑他這一次是衝着褐石莊來的，只是，他還很嫩，石某派韋達孫岡暗中跟踪他，相信不難探查出他的眞正意圖，以及是否還有其他的同夥！」嘿嘿陰笑了兩聲，才說下去。「只要他是衝着褐石莊來的，那他就飛不出咱們的手指隙縫，他若是還有同伙的話，到時候就可以將之一網打盡！」

毛初生聽得連連點頭不已，由衷地道：「石兄，你眞是老謀深算，兄弟不及萬一。」

「毛兄，你過獎了。」石不堅哈哈笑起來。

毛初生也跟着笑起來。

只有那另外兩名漢子仍然毫無表情地挺站着。

× × ×

陸若博生恐石不堅暗中派人跟着他，看他是不是眞的離去，所以，他不敢回頭，一口氣奔掠出里許，來到道旁才將脚步放慢下來。

他却一直沒有發覺到有人暗中跟踪着他。

也難怪他絲毫察覺不到的，因爲那兩個漢子似乎精于追蹤之術，不是暗躡其後，而是遠遠地繞了開去，「從旁」暗躡，而且身形掩蔽得異常巧妙，簡直與草石樹木混爲一體，試問，陸若博在不敢回頭的情形之下，又怎會發現到那兩個漢子的追躡。

「如今到那裏去才是呢？」心中想着，他的脚步不由停住了，目光茫然地四下看了一眼。

「咦，那不是陸兄麼？」忽然來路那邊有人歡叫一聲。

陸若博聽聞之下，不禁怔了一下，急忙將目光移向來路那邊。

那邊正有兩個人如飛一般掠來，看清楚了，當先飛掠而來的，正是楚紅萼，正朝他招手呢，緊接着的，不是姜鎭龍還有誰。

在不知何去何從的情形下，看到楚、姜兩人，那刹那，他感到有如他鄉遇故知的喜悅，急忙揚手呼叫道：「楚姑娘，姜兄，你們趕來這裏幹嗎？」

「找你啊！」楚紅萼欣喜地叫。「想不到在這裏追上你！」

姜鎭龍雖然心頭感到有些耿耿不樂，但爲了不讓楚、陸兩人看出來，亦自叫道：「陸兄，咱們還怕追不上你，現在可好了。」

陸若博聽說兩人是來追趕自己的，心中不由暗自思忖道：「不知他們趕上來找我有什麼事幹？」他想到就說。「姜兄，楚姑娘，兩位這麼急趕上來，未知有何貴幹？」

就在這說話間，楚、姜兩人已奔掠到他的身前，停下來，楚紅萼喘口氣才道：「陸兄，咱們省起了一件事，所以急急趕上來找你。」

「楚姑娘，到底是什麼事？」陸若博有點詫訝地看着楚紅萼。

楚紅萼正好也看着他，兩人目光相觸之下，她沒來由地臉上一熱，忙垂下目光，說道：「咱們想起你身上盤纏短缺，所以便急急追上來，咱們身上帶有不少銀子……朋友有通財之義，咱們也可說是朋友了，所以……請你不要拒絕咱們的一點心意。」

「是啊，」姜鎭龍也插口道：「要不是咱們阻誤了你趕去褐石莊……故此，咱們在情在理，也應該帮忙你的，你不要再客氣了，你要是拒絕的話，咱們會心中不安的。」

陸若博聽說兩人這麼巴巴地急趕上來，就是要贈銀與自己，心中刹時感動不已，感激地看了兩人一眼，說道：「姜兄，楚姑娘，你們的一番心意，在下感激得很，但……在下怎能接受你們的銀子，這萬萬使不得。」

說時，連連搖着雙手。

「這有什麼使不得的？」楚紅萼着急地說道：「陸兄，你這樣說，莫非你仍怪咱們，不將咱們當作朋友？」

「楚姑娘，在下絕沒有這意思，在下——」陸若博發急地辯說。

「既然不是，那就請陸兄笑納。」姜鎭龍只是想將陸若博快點打發去，伸手從懷中掏出一張銀票，硬是塞入陸若博的手中。

陸若博欲待塞還給姜鎭龍，他已閃了

開去，口中嚷嚷道：「陸兄，你若是不收，就是看不起姜某！」

姜鎭龍這句話說得很重，陸若博知道若是再不接受，便顯得矯情，當下只好感激地道：「兩位隆情高義，在下永銘心中，在下愧受了。」

「陸兄，這才是啊！」楚紅萼見陸若博收下了銀票，高興得拍起掌來，忽然，她定定地望着陸若博。「陸兄，你欲到什麼地方去？」

陸若博苦笑一下，茫然地搖搖頭，道：「兩位，實不相瞞，就連在下也不知該到那裏去。」

「陸兄，怎會這樣的？」姜鎭龍有點疑訝地看着陸若博。

陸若博又苦笑一聲，說道：「兩位應該沒有忘記先前被在下打跑了的那位……吧？」

楚、姜兩人同時點點頭，異口同聲地說道：「陸兄，莫非你……與那老妖怪有關？」

「正是！」陸若博又苦笑一聲。「在下要不是被那些人苦纏瞎追，也不會弄得這樣狼狽，慌不擇路，見路就走，連自己也不知道要往那裏了。」

「陸兄，原來那老妖怪不是一個人的！」楚紅萼睜着一雙明亮如秋水的眸子，訝異地看着陸若博。「那老妖怪他們爲何會對你追纏不捨的？」

「唉，說來話長。」陸若博又苦笑一聲，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

姜鎭龍看在眼內，馬上道：「陸兄若是有難言之隱，或是不足爲外人道的苦衷，就請當紅萼剛才沒有說過。」

陸若博確是有點不便啓齒，但人家一片盛情，自己若是一副拒人千里的樣子的話，那非交友之道，何況，兩人也不像是奸詐之人，難得在自己這樣狼狽的時候，有人肯與自己交朋友，再說，自己也實在需要向人傾訴一下心中的煩惱，那何不向他們訴說出來呢，自己的心中總會舒暢一點的，而姜鎭龍那樣說，自己若是再支支吾吾的，那便顯得不夠豪爽了，是以，他急忙道：「姜兄，你言重了，在下只是不想將兩位牽入在下的麻煩之中，那些人都不是好惹的！」

一頓，接又說道：「不過，兩位既然將在下當作朋友看待，在下若是不領兩位盛情高義的話，在下就不是人了，兩位若是不嫌哆嗦的話，在下這就向兩位傾訴一番。」

楚紅萼聽他那樣說，臉上立時綻開笑容。「陸兄，你既然將咱們當作朋友，那麼，你的麻煩就是咱們的麻煩，這裏站着說話不方便，咱們還是找個地方，坐下來才說話，好麼？」

「楚姑娘這個主意倒是不錯，只是，到什麼地方呢？」陸若博避開楚紅萼的目光，看着姜鎭龍。「姜兄，你有什麼好主意！」

姜鎭龍還未說話，楚紅萼已搶着道：「這附近十數里內，就只有黃砂鎭還算是個大地方，依我說，咱們還是回鎭上那家興隆客棧，要些酒菜邊吃邊談吧。」

「這……」陸若博遲疑着，看了兩人一眼，才吶吶地道：「好是好，但在下恐怕……會遇上……那些人……又被……纏住。」

「陸兄，不會這樣巧的。」楚紅萼急急道：「咱們可以繞路回鎭的啊，那便不怕會遇上老妖怪他們了。」語聲一頓，看一眼姜鎭龍：「表哥，你說是不是？」

姜鎭龍雖然心中一萬個不同意，此刻也只好連聲說道：「是，紅萼，妳說得有道理。」

「陸兄，表哥也讚成我的辦法啊，你就放心吧。」楚紅萼道：「再說，你要是返回鎭上，那可是令到老妖怪意料不到的啊，他一定以爲你已走得老遠的了，只會追下去，那麼，你返回鎭上反而安全得多了！」

陸若博聽她這樣說，想想也是道理，便頷首道：「好吧，在下就跟兩位返回鎭上。」



陸君博見到迎面飛馳而來的一男一女。

於是，三人便繞路向鎭上飛掠而去。

× × ×

「兩位，可知道那位被在下削斷了兩截手指的前輩，是何許人物？」陸若博喝了口酒，抬眼看一下楚、姜兩人。

楚、姜兩人同時搖搖頭，沒有說話，等着陸若博說下去。

這時，他們經已返回鎭上，在興隆樓後面的客房中邊吃喝邊談說着。

因爲這時候已近晌午了。

「那位前輩姓許，名叫一剪，外號金童子，兩位大槪聽聞過此人的名字吧？」陸若博掃了兩人一眼。

楚紅蕁茫然地搖搖頭，姜鎭龍却臉色遽變，吸口氣，疾聲道：「什麼，他就是金童子許一剪？」

金童子許一剪這個人，在江湖上知曉他的名頭的人雖然不是很多，但是知曉他名頭的人，都知道他有一身很高明的武功，而且爲人頗爲怪異，喜怒無常，那大槪是由於天生閹人的關係吧，所以，樣子也是陰陽怪氣的，自小便苦練九轉童子功，據說，在二十年前，他已練至第五轉，這時候只怕已練至第八轉，若是練至第九轉，全身堅如鐵石，刀槍不入，恍如金剛不壞之身，全身上下，根本上就找不到可以制他於死地的地方，可以說是一個打不死的人。

但天生萬物，相尅相生，武功一道，也是如此，否則，他練至第九轉後，豈不是天下無敵，無人制服得了他？

據說，只有玄陰十極功，才能尅制九轉童子功。

許一剪之所以被稱爲金童子，就是因他修練的是九轉童子功而得此外號的。

姜鎭龍雖然出道江湖不到十年，但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聽聞兩位前輩高人談說起此人，因此他得以聽聞他的大名。

至於許一剪爲何會被陸若博削去兩指，那確是令人費解，據說就算是練至第八轉，功行全身後，也不畏刀槍的，除非是神兵寶刄，或是專破內家罡炁的兵刄，根本傷不了他分毫，這樣看來，他或許還未練至第八轉，又或是陸若博那柄破鯊刀具有專破內家罡炁的功能，才能傷了他！

而破鯊刀旣能令前輩異人七海龍王仗之大破白鯊陣，那麼，此刀不但鋒利異常，且是有異常之功能。

陸若博看了姜、楚兩人一眼，說道：「姜兄，你也聽聞過此人之大名，可知道他已投在誰人之下？」

「陸兄，這一點姜某却沒有聽聞。」姜鎭龍目露訝異之色。「聽說此人生性怪異孤僻，一向不喜合羣，他怎會受人節制的？」

「姜兄，你有沒有聽聞牡丹島主其人？」陸若博目注着姜鎭龍。

「聽聞過。」姜鎭龍目露異色，「聽說此人是天下間唯一練成玄陰十極功的第一人。」

「姜兄的見聞好廣博啊。」陸若博含笑道：「那麼，姜兄也一定知道，那位牡丹島主的出身來歷了？」

「那倒不大清楚。」姜鎭龍搖搖頭，接說道：「姜某只知道，牡丹島是在南海中，聽說島上盛開牡丹，而那位牡丹島主在十年前曾到中原一遊，打敗了不少武林高手，自那一次之後，便沒有涉足中原了，是麼？」

「姜兄對這位牡丹島主所知也不少啊！」陸若博道：「姜兄，楚姑娘，那位金童子許一剪，正是投效了牡丹島主！」

「陸兄，大槪那位金童子許一剪之所以投效牡丹島主，依姜某猜測，極可能是被牡丹島主收服的吧？」

「說對了！」陸若博道：「據在下聽聞，許一剪是在牡丹島主那一次到中原遊歷時，以本身所練的玄陰十極功，制服了許一剪，許一剪在感其沒有破去他的九轉童子功，加上他也想找個地方避居，以免受到中原武林道的鄙笑及怪異的目光，便投效了牡丹島主。跟牡丹島主返回牡丹島居住。」

「陸兄，聽說那位牡丹島主也是個性格陰沉冷僻，界於正邪之間的人物。」姜鎭龍道。

「在下也聽聞他是那樣的一個人。」陸若博舒口氣，帶點感慨地道：「這大槪是因爲修練玄陰十極功的緣故吧，據說，玄陰十極功正是至陰至寒之內功，修練的人，會因此而改變性情的。」

楚紅蕁聽着兩人的說話，感到新奇有趣，因爲他還是第一次涉足江湖，對於牡丹島主及她視爲老妖怪的金童子許一剪的其人其事，她還是第一次聽聞，自然感到新鮮有趣了。

「陸兄，那老——許一剪旣然不惜投靠牡丹島主，避居牡丹島，怎麼他這一次又來到中原？」楚紅蕁好奇地發問。

「這一點，在下可以告訴你。」陸若博苦笑一聲，說道：「他這一次重履中原，聽說是牡丹島主因爲他熟悉中原的風物名勝，特派他隨侍那位少島主遊歷中原各地來的。」

一頓，正欲說話，楚紅蕁已搶着說：「莫非陸兄得罪了那位少島主，因此惹下了擺脫不掉的麻煩了。」

陸若博又是一聲苦笑，忽然拿起酒杯，一口喝乾了杯中的酒，遲疑了一下，才嘆口氣道：「楚姑娘，妳只猜對了一半，在下與牡丹島的人從無瓜葛，試問，在下又怎會無端惹上他們呢？」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姜鎭龍滿有興趣地問。

他雖則有點妒嫉楚紅蕁對陸若博一見如故的熟絡表現，但他畢竟不是一個心胸狹窄之人，這時，他早已將那一點妒意忘掉了，只是感到好奇。

陸若博又喝了杯酒，臉上露出難爲情的神色，吶吶着道：「不瞞兩位，那是因爲那位少島主看上了在下，才惹下這擺脫不掉的麻煩的。」說時，苦笑連聲。

楚紅蕁與姜鎭龍聽得同時一愕，也更感興趣了，楚紅蕁口快，訝然地道：「陸兄，怎會那樣的……莫非那位少島主有——有——」下面的話，她紅着臉沒有勇氣說出來，因爲，對於一個女孩來說，那是很難說出口的。

姜鎭龍也是與楚紅蕁一般想法，正想開口，陸若博已紅着臉，急急說道：「兩位誤會了，只怪在下先前沒有說清楚，那位牡丹島的少島主，不是男的，而是一個

與楚姑娘年紀相若的少女！」

「啊！」楚、姜兩人一聽，同時恍然叫出聲來：「原來牡丹島那位少島主，是位妙齡少女。」

「陸兄，恭喜你啊！」姜鎭龍頓然輕鬆起來，打趣地笑望着陸若博說：「陸兄一表人材，難怪那位少島主對你一見鍾情了。」

陸若博却被姜鎭龍說得一張臉臊得發熱，急急道：「姜兄說笑了——」

「那位少島主一定是位非常美麗的姑娘了，是麼？」楚紅蕁雖然俏皮地瞟着陸若博，但不知怎的心中恍似揷着一根刺般不舒服。

陸若博苦笑連聲道：「兩位，請別說笑了，老實說，那位少島主確是當得上美麗兩字，聽說，牡丹島主膝下就只有那位千金。」

「陸兄，難得美人垂青，你不會不解溫柔，拒絕那位少島主的一片情意吧？」姜鎭龍心情輕鬆，說話也風趣起來！

陸若博苦惱地甩甩腦袋，像是要甩掉那擺脫不了的煩惱般，無奈地道：「兩位，男女相悅，應該兩廂情願的啊……怎能一廂情願，强迫別人也喜歡她的！」說到這裏，他有些難爲情地看了楚紅蕁一眼，却發現楚紅蕁正睜着一雙明澈如秋水的眼眸看着他，慌忙將目光垂下。

「陸兄，這麼說來，你是不喜歡那位牡丹島少島主了？」姜鎭龍不知怎的，有點緊張起來。

「姜兄，也說不上喜歡不喜歡的啊！」陸若博攤攤雙手。「在下只不過在濟南瘦西湘與她邂逅，根本連她是什麼人也不知道，豈料，她却一直跟着在下，先是着人請在下喝酒，在下婉拒，却不死心，繼之親自來請，在下無奈之下，不忍令她太難堪，勉强答應了，豈料，從此便被她纏上了，在下到什麼地方，她跟到什麼地方，並且還搬到在下那家客棧，與在下相隣，在下先是還極力忍耐着。……後來終於無法忍受……實在吃不消了，便離開了濟南，準備到金陵一遊，希望能夠擺脫她的糾纏，豈料，在下才離開濟南，她已帶着人，坐着馬車緊跟下來了，並堅邀在下共乘馬車，在下欲發作，但所謂伸手不打笑臉人啊，怎能翻臉，只好悶着一肚氣，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機會，擺脫了他們，爲恐他們會追到在下，金陵也不去了，胡亂地見路就走，本以爲可以擺脫他們的了，那知道……」

說到這裏，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朝兩人苦笑一聲，拿起酒杯，一口喝光了。

楚、姜兩人滿有興趣地聽着，兩人的心情却各異，沒有說話，只是看着陸若博，等他說下去。

看了兩人一眼，陸若博再說下去：「那知道仍然被他們追踪跟了上來，在下這一次動了氣，叱責他們，但他們却一點也不生氣，令到在下無法發作，在下實在拿他們沒有辦法，只好動手，但只是點倒了他們緊躡在在下身後的三名漢子。豈料，他們也向在下動手了，却不敢傷在下毫毛，只是想用强硬的手段將在下帶回那位少島主的身邊，就這樣，在下一路逃避，他們却緊追不捨了……在數日前，在下爲擺脫他們的追纏，急不擇路地見路便走了，不小心掉下一條湍急的溪流之中，尙幸在下還懂得水性，但身上帶着的銀票却被沖走了，只剩下幾塊碎銀……才會弄得如此狼狽。」

一頓，吁口氣，才說道：「今天早上的事情，兩位經已知道了，在下也不贅說了。」

楚、姜兩人聽完陸若博的說話後，才明白事情的本末，兩人互看一眼，楚紅蕁開口道：「陸兄，眞對不起，要不是咱們誤將你認作褐石莊聘請的高手，貿然將你攔截下來，說不定你便不會被那老……許一剪追上，可能已擺脫了他們的追纏。」

「楚姑娘，那件事情請兩位別放在心上，老實說，就算你們沒有將在下截停下來，相信在下也擺脫不了他們的追纏，在下曾苦思他們究竟用什麼方法可以追查到在下的行踪，但却想不出來，在下在逃避他們時，曾用了幾種說得上是高明的手法了，但不知怎的，仍然被他們追查出在下的行踪，擺脫不掉他們的追纏。」

「陸兄，聽你這樣說來，那位少島主是喜歡你的了，必欲得你而後甘心。而陸兄你又說那位少島主很美麗，俗謂英雄愛美人，陸兄，到底是什麼原因，令到你遠而避之呢？」姜鎭龍含笑看一眼陸若博，接含有深意地轉顧一眼楚紅蕁。「要是姜某有陸兄的一半福氣，能得美人青睞，怕不受寵若驚。」

「表哥，那你何不試看着毛遂自薦，看看那位少島主對你會不會青睞有加！」楚紅蕁白了姜鎭龍一眼。

姜鎭龍慌不迭道：「紅蕁，我只是說說吧了。妳——！我又怎會喜歡別的女孩子呢？」說時，滿含情意地看着楚紅蕁。

楚紅蕁似嗔非嗔地輕哼一聲：「我才不管你喜歡什麼樣的女孩子啊！」

陸若博看看，不知怎的，心頭有點快快的，忙吸口氣，暗自道：「我這是怎麼了，一件麻煩還未解决，又想惹上另一樁煩惱？」微微甩甩腦袋，笑看着兩人。

楚紅蕁首先發覺到陸若博那含笑的目光，不由臉上微紅，不敢抬起眼光，不再理會姜鎭龍，解窘地說道：「陸兄，你還未說爲何不喜歡那樣美麗的牡丹島少島主啊！」

陸若博被她那樣一說，不由難爲情地不知怎樣說才好，過了好一會，才吶吶着道：「在下一時間，也不知怎樣說……那要講一個緣字吧……不知怎的，在下……那就是不喜歡……她，大槪，她……那種一廂情願……硬要別人接受她的……還有，那種苦纏不捨……實在令人吃不消，又或許在下不懂溫柔吧……還有，她對下人的那種頤指氣使，高高在上的氣派，也令在下實在看不慣……總之，在下就是不喜歡她！」

語聲一頓，他急欲想轉過話題，以免越說越令到自己尷尬，不等姜、楚兩人說話，他已急急道：「兩位若是沒有什麼難言之隱的話，可否說一下，兩位爲何要截殺褐石莊的人？」

本來，他是不想問的，但一時間又不知說些什麼好，只好冒昧一問了。

姜、楚兩人聞言之下，相對一眼，楚

紅蕚眨動一下眼眸，搶先說道：「陸兄旣然能夠將本身的事情坦言相告，咱們若是支支吾吾的，那便不夠朋友了。」

「紅蕚說得對。」姜鎭龍緊接道：「朋友相交以誠，咱們的事情，自然要坦誠相告了。」

他之所以對陸若博如此信任，那是他從陸若博的舉止言談，看出他不是一個奸詐之人，還有，他曾聽聞過，那柄破鯊刀自七海龍王這位前輩異人於六十年前物故後，便輾轉落在好幾位高人的手上，直到三十年前，却下落不明，但在十年前，却傳說落在五台山龍虎上人的手中，而龍虎上人乃是一位半僧半俗的隱世高人，傳聞他的一身修爲已至返璞歸眞的境界，武功深不可測，雖然江湖上有不少人欲得到破鯊刀，但懼於龍虎上人的名頭，沒有人敢上五台山找這位異人奪刀，因爲龍虎上人修練的龍虎金剛神功，已至爐火純青之境界，已煉成金剛不壞之身，而他創研的龍虎百變身法以及龍虎擒拿手法，不但精妙奇幻迅猛，傳說還未有人能夠破解得了他那套龍虎擒拿手法。而陸若博居然身懷破鯊刀。若是傳聞是眞的話，那陸若博必然與又龍虎上人有極密切淵源，說不定就是龍虎上人的傳人。

而龍虎上人一向被武林中人視爲武林中的「聖人」，那麼，就算陸若博不是龍虎上人的傳人，也必大有關係，那他怎麼說也不會是黑道中人，應該可以信賴。

陸若博見兩人毫不支吾便答應將他所問的話加以解答，自是感到高興。「姜兄、楚姑娘，難得兩位這樣信任在下，在下感激得很！」

「陸兄，你太客氣了。」姜鎭龍忙道。「還是由紅蕚來說吧。」

楚紅蕚眨動一下長而美麗的睫毛，抿着咀，似乎在思想着怎樣說才是，陸若博雖然充滿了好奇，但却沒有說什麼，只是等着楚紅蕚開口。

因爲他知道，楚紅蕚必會說出來的。

助紅顏報仇　誤陷圈套中

「陸兄，咱們之所以要截殺與褐石莊有關連的人，乃是因爲我與那位褐石莊主朱老賊有不共戴天之仇！」楚紅蕚神色悲憤，用力地咬着下唇，由於太激動，本來還想說話的，但却說不下去了。

姜鎭龍一雙拳頭也是握得緊緊的，忽然一手拿起酒杯，就往口裏倒。

陸若博看到兩人那種激憤難抑的樣子，心中立時微感不安，忙帶着歉意說道：「楚姑娘，在下無意勾起你的傷心事。在下……」

楚紅蕚嘆口氣，强忍着心中的悲憤之情，打斷了陸若博的說話。「陸兄，這不關你的事，每當我一想起朱老賊殺我全家，我便情難自禁，壓抑不住心中的悲憤之情。」

陸若博微帶歉意地說道：「楚姑娘，妳爲了報仇，所以，便要截殺與褐石莊有關連的人。」

楚紅蕚點了點頭。「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陸兄，你想一下，咱們只有兩個人，人單勢孤，而朱老賊乃一方之霸，人手衆多，若是貿然找上門去。無異以卵擊石，自尋死路，我和表哥只好出此下策，以削弱朱老賊的人手，並弄到他人心惶惶的，希望能夠乘隙而入，手刄那老賊，以報血海深仇！」

陸若博握拳道：「楚姑娘，在下在路上，也曾聽聞褐石莊主朱義明是一方之雄，實則暗中幹的是見不得光的勾當，積聚了不少不義之財，想不到他還幹出傷天害理之事，楚姑娘，有道路見不平，尙且拔刀相助，在下旣然知悉……朱義是個大奸大惡之人，爲免有更多的人受害，在下說不得助姑娘一臂之力，以除此巨獠。」

姜鎭龍一聽，正中下懷，色然而喜，急不迭道：「陸兄見義勇爲，姜某佩服不已。」

楚紅蕚聽說陸若博願意相助，自然心中欣喜，說實在的，憑他與姜鎭龍兩人，眞不知何時才能報得了大仇，能得到像陸若博這樣的高手相助，自然是求之不得，不過，她却想到陸若博正有痲煩在身，再說，她也不想將陸若博因爲自己的事情而冒險犯難，是以，她忙道：「陸兄，你的隆情高義，我很感激，只是，我不想你因此而冒險犯難，再說，你還要躱避那位少島主的糾纏，萬一你因此而擺脫不了她的糾纏，我……」

「楚姑娘，別說了，在下決定了的事情，從不會改變主意的，這件事，在下是管定了！」陸若博截斷了楚紅蕚的說話。「楚姑娘。你不要說了！」

姜鎭龍也道：「紅蕚，難得陸兄肯拔刀相助，說不定咱們得陸兄之助，能夠手刄那老賊！至於牡丹島那些人，有可能已追了下去，萬一他們找上陸兄，咱們也可以助他應付他們啊！」

陸若博恐怕楚紅蕚還有話說，忙接口道：「對，姜兄說得對極了。」

楚紅蕚心中極想陸若博相助的，他的身手，她已見識過，實在高明得很，能夠得這樣一位高手相助，自然是求之不得，說不定因他之助，能順利地報却大仇，旣然他堅要相助自己，若是再加拒絕，那未免有點矯情。所以，她感激地看一眼陸若博，盈盈站起身來，抱拳朝陸若博道：「陸兄仗義相助，小妹不知怎樣才能報答陸兄的大恩。請陸兄受小妹一拜。」

說着，便要拜下去。

陸若博慌忙起身，伸手欲扶住楚紅蕚不要拜下去，但一想不妥，有謂男女授受不親，急忙縮回手，手忙脚亂地閃開身子，口中發急地道：「楚……姑娘，這……這使不得……在下……姜兄，請你快將楚姑娘扶起來。」

但楚紅蕚已拜了下去。

姜鎭龍却道：「陸兄，你就受紅蕚一拜吧。」

陸若博急得臉紅耳熱的，只差一點沒有跳脚，雙手亂搖道：「楚姑娘，請妳快起來，這……這叫在下……」說到這裏，他忽然也躬身抱拳，深深地還了一禮。

姜鎭龍看得冷冷笑道：「好」，你們別只顧施禮了，酒菜都已凉了，來，姜某敬陸兄你一杯。」說着，斟了兩杯酒，朝陸若博舉杯一敬。

陸若博連忙走回席前，拿起那杯酒，亦向姜龍鎭一敬。「姜兄，在下也敬你一杯。」

兩人一仰而盡。

楚紅蕚也敬了陸若博一杯。

陸若博也還敬了兩人。

吃喝了一會後，姜鎭龍道：「紅蕚，咱們來到這鎭上已有十數日了，數天之前我在褐石莊外偷偷制服了一名護院，挾到鎭外那間破屋中。從他的口中逼問出莊內的情形，看來那老賊由於幹得壞事太多，一直在提防着有人來找他算帳，不但防守嚴密，而且不斷聘請高手保護他那條老命，據那傢伙說，那老賊秘密聘請了兩位極厲害的高手相助，咱們必須趕在那兩位高手趕到褐石莊前動手。否則，只怕難動得了那老賊分毫。」

聽他這樣說來，原來那晚在那破屋內逼問褐石莊那傢伙的人，就是他。

楚紅蕚咬着唇，悲急地道：「但咱們只有三個人，而褐石莊人多勢衆，就算咱們是鐵打的，也撼不動那老賊啊。」

姜鎭龍忙安慰她道：「紅蕚，別發急，咱們再動動腦筋，總會想出一個辦法來的。」

楚紅蕚道：「那老賊將一座莊子防守得幾乎連飛鳥也飛不進去。咱們有什麼辦法潛入莊內找那老賊算帳？」

「那老賊總不會一輩子龜縮在莊子內吧？」姜鎭龍道：「咱們可以在那老賊出莊時，出手襲殺他！」

「但那要等到什麼時候？」楚紅蕚咬着唇，一副急不及待的樣子。「若是他十天半月也不出莊，那豈不是咱們要巴巴地守候下去，說不定，咱們還未動那老賊，那老賊的手下已查出了咱們的來歷，被他先下手擒殺咱們了。」

姜鎭龍搔搔頭道：「妳說得也有道理，那……」目光忽然一轉，落在陸若博的身上。「陸兄，你有什麼好主意？」

一直沒有出聲，只是聽着的陸若博。聞言搖搖頭道：「姜兄，對於褐石莊，在下所知不多，一時之間，也想不出什麼好主意來。」

楚紅蕚對姜鎭龍道：「表哥，你就將咱們連日來探查褐石莊所偵查到的情形，向陸兄說出來吧。」

姜鎭龍點點頭，向陸若博說出連日來探查褐石莊所查悉的情形，特別是從那褐石莊護院口中逼問出來的莊內情形，向陸若博詳細地說了一遍。「陸兄，由於那老賊將莊子防守像個鐵桶也似的，所以，咱們一直不敢冒險潛進莊內查探，一來以免打草驚蛇，二來，咱們也怕因此而陷落在莊內的埋伏中，落在那老賊的手上，那時，不但報不了大仇，並且飲恨終生！」

陸若博聽完後，凝眸想了一下。好一會才道：「兩位，有謂百密終有一疏。鷄蛋那麼密也能夠孵出雛兒來。依在下之見，褐石莊就算防守得再嚴密，也未必沒有漏洞缺口的。因此，在下有一個提議，咱們今晚偷偷潛到褐石莊外面，抓一個巡更的再仔細地查問一下，說不定，會從那巡更的口中，查探出褐石莊內防守最弱的地方，咱們就從那裏下手，潛進去！」

一頓，又補充道：「在下之所以要抓一個巡更的，是因爲負責巡更的人，就算會武功，身手也未必很高。而巡更的由於要在莊內外各處巡看，那必然對莊內的情形了如指掌。是以，在下才會有這提議，不知兩位以爲如何？」

楚紅蕚首先道：「這個主意不錯。」

姜鎭龍接說道：「陸兄，還是你行，一下子就想出這麼一個好主意，咱們今晚什麼時候去褐石莊？」

陸若博謙笑道：「姜兄太過獎了，至于今晚什麼時候行動，還是由兩位來決定吧。」

楚紅蕚望一眼姜鎭龍，說道：「表哥，我可是一點經驗也沒有，還是由你與陸兄決定吧。」

姜鎭龍不想陸若博在楚紅蕚的面前搶盡風頭（那是他自己以爲的），搶着說道：「依我看，咱們今晚三更動身，四更時相信可以趕到褐石莊的了，而那時候那些巡更的人必然又睏又累，提不起精神，咱們下手就比較容易。」

一頓，望着陸若博。「陸兄，你說是麼？」

陸若博不想太過顯露鋒芒，而且，他也認爲姜鎭龍說的頗爲有理，便點點頭道：「姜兄江湖經驗豐富，在下可是第一次行走江湖，姜兄旣然認爲那個時候行動比較易得手，在下沒有異議。」

「旣然陸兄不反對，那便這樣決定了。」姜鎭龍道。

忽然，他拿眼望着楚紅蕚，說道：「不過，有一點我差點忘記了，紅蕚，今天晚上的行動你不要參與，我與陸兄去便成了。」

「爲什麼？」楚紅蕚微愕了一下，接嬌嗔地白了姜鎭龍一眼。

姜頹龍忙解說道：「紅蕚，咱們今晚不是去找那老賊算帳，只是去捉一個人，這種事不宜人多，以免被朱老賊的手下驚覺，那時，恐怕不但捉不到人，可能脫不了身，所以，妳還是留下來，讓我與陸兄去便成了。」

楚紅蕚不依地說道：「表哥，我就是要……」

陸若博及時開口截住了楚紅蕚的說話。「楚姑娘，姜兄所說極是，這種事人越少越不易被對方發覺，妳還是聽姜兄的話，留在客棧中吧。」

姜鎭龍見陸若博說同意他的說話，頗爲高興，心中那點芥蔕消散。「紅蕚，陸兄也讚同妳留下來，妳就不要去了。」

楚紅蕚雖然不願，但姜鎭龍說的確是有道理，只好道：「表哥，我不去就是。你們今晚可要小心啊！」

「紅蕚，你少担心吧，我與陸兄自會小心的了。」姜鎭龍目中流露出異樣的神色，直視着楚紅蕚。

楚紅蕚立刻察覺出來，有點不自然地垂下了目光，心緒不由亂了起來。

陸若博看出兩人神色有異，識趣地站起身來，對兩人道：「兩位，昨晚一夜未睡，這時候也該歇息一下了，在下先回房歇息一下。」說着，不等兩人說話，已朝房外走去。

楚紅蕚咀唇噏動了一下，却沒有說出聲來，瞟了姜鎭龍一眼，伸手掠掠鬢邊的髮絲，微露慵倦地道：「表哥，我也要回

房歇息一下了。」

說着，便向房外走去。

× × ×

月黑風高，陸若博與姜鎮龍在四更前，偷偷潛近了褐石莊。

在漆黑的夜色之中，褐石莊後那座褐石崗，恍似一頭作勢撲噬的怪獸般，十分可怖。

崗脚下的那座褐石莊，黑壓壓的一片，莊內只有幾點燈火隱約可見，整座莊子寂靜得恍似鬼域般，令人心中生出一股恐懼之意來，不敢太過接近。

陸、姜兩人同樣有那種感覺，只不過他們不是一般的人，雖然已隱隱然感覺到那座莊子內隱藏着無邊的危機，但兩人却一點也不懼怕。

莊中傳來了四下梆子聲及四下沉悶的銅鑼聲。

是四更天了。

隱伏在莊外的姜、陸兩人立刻循着更鼓聲傳來的方向，竄掠向莊子側後那邊。

因爲更鼓聲是從那邊傳來的。

而他們這一次摸來褐石莊，正是想偷偷制服一名巡更的更夫，從他的口中查問出褐石莊防守最弱的地方，以便從那裏摸入莊子內。

兩人由於知道褐石莊不是善地，步步隱伏危機，故此兩人的行動異常小心，暗中戒備着，以應付突如其來的危機。

但出乎兩人意料，兩人非常順利地掩掠到莊子的側後，那高聳的莊牆下，少說點也有兩丈高下，兩人貼身在莊牆下，凝神傾聽了一下，耳中只聽到呼嘯不息的夜風聲，以及有一下沒一下，但却非常有節奏的梆子聲，兩人相顧一眼，同時施展出壁虎遊牆功，有如兩隻大壁虎般，游到牆頭上。

兩人不敢馬上翻身掠入牆內，先探出頭朝牆內掃視了一下，却發現牆內竟然有一排房子，其中一間的屋頂上伸出一支烟囱來，而那排房子的左邊盡頭處，有一口井，不用說，那是這座莊子內的厨房所在了。

兩人看清楚後，仍沒有貿然翻掠入去，姜鎮龍忽然揑着聲發出兩聲貓叫。

裏面依然什麼動靜也沒有，兩人相對一眼，正欲翻身掠下去的刹那，驀然間牆內那排房子的其中一間忽然亮起一點燈火，接有人聲傳出了出來：「喂，渴睡豬，快起床啊。」

跟着是一個人在睡意矇矓中發出的咕嚕聲，含混不清的，聽不清說什麼。

姜、陸兩人在人聲響起時，已將腦袋縮回，以免房內有人走出來時，被看到，但却雙耳凝神傾聽着。

「赫！死肥豬，你再不起床，若是趕不及弄好早點，及供莊主四夫人明早到娘娘廟上香用的糕點供品，那你等着挨板子吧！」先前那個聲音在大聲說。

「我的媽啊，二更天才睡下床，這時候便要起身，簡直不把咱們當人看待！」那被稱作死肥豬的滿肚子氣地嚷叫起來。「咱要是知道這麼辛苦，當初就不來這裏討口飯吃了！」

「噓，你小聲一點好麼？」先前那聲音急忙壓着聲說：「我可不想被關在石牢中，每天只能夠吃一砵殘菜剩飯，受那活罪！」

「老曹，說眞的，咱實在是挨不下去了。」

「挨不下去也要挨了，」先前那個聲音——老曹嘆口氣說：「你要想離開？別妄想了。」

「咱當初可不是賣身進來的，難道不幹也不成？」那被稱爲死肥豬的又提高了語聲。

「你小聲一點成不成？」那老曹生氣地道：「你以爲這裏是什麼地方？可以任意離開，渾小子，我老曹明白的告訴你吧，除非你不想活了，否則，你就別想離開這裏。」

「這……這……這……」死肥豬這不下去了。

「別這個那個的了。」老曹不耐煩地道：「還不快起來，哼，你以爲這裏的銀子是好拿的麼！以後要挨的日子還長呢，不怕告訴你，明晚這個時候，也要起床弄早點！」

「我的奶奶啊，又是那一位夫人要去上香啊！」那肥豬呻吟般叫嚷起來。

「不是那一位夫人去上香，而是莊主要到離莊十里外的勒馬崗親迎兩位客人。」老曹沒好氣地說：「莊主五更便起身，天亮便離莊，你說，要不要在這個時候起床？」

「他奶奶的，那兩個到底是什麼人，居然要勞動莊主天未亮便起身，離莊親迎，害得咱要摸黑起床，沒覺好睡！」

「聽那位甚得莊主寵信的韓二爺說，那兩位客人乃是莊主以重金禮聘，將任莊中正副總護院之職的極厲害人物，在江湖上名頭很響，莊主爲示敬重，所以親到勒馬崗相迎。」

「他奶奶的，咱發誓來生要做像莊主的豪雄人物，那就不用如今這樣挨生挨死，受人指使！」

「發你娘的清秋大夢，別再大放你祖宗的臭狗屁了，也不瞧瞧你那豬頭豬腦的樣子，眞是異想天開．只怕你來生變成一頭肥豬也說不定！」老曹笑罵着道：「別磨磨蹭蹭的，快到隔壁喚醒阿秋他們，我這就到厨下準備一下。」

跟着，便是開門聲，以及「蹋沓蹋沓」的脚步聲。

陸、姜兩人凝神聽着，聽得一清二楚，兩人彷彿心意相通般，只是互相看了一眼，便明白了對方的意思，一齊從牆上滑落在地上，身形一竄，便隱沒入漆黑的夜色中。

方才，兩人自那兩名厨子的口中，竊聽到隻手遮天朱義在明天會到十里外的勒馬崗，這無疑是一個下手的絕佳機會，所以，兩人立即打消了挾制一名巡更，逼問莊內各處的地形及防守的情形，以便猜度從那一處可以踏隙入莊內。如今無意中竊聽到這個消息，他們自然不再冒險大費手脚了。

× × ×

「表哥，陸兄，這是個好機會，居然被你們兩人在無意中探悉那老賊離莊到勒馬崗！」楚紅葶在聽完姜、陸兩人的敍說後，興奮得雙眼中發出閃亮的光芒來。「

大概是他作惡多端，惡貫滿盈，天教你們無意中探悉到那老賊的行踪！」

「不錯，這的確是一個殲殺那老賊的大好機會，可以說是天助咱們！」姜鎮龍也顯得頗爲興奮，「咱們萬萬不能錯過這個機會，否則，只怕再沒有這樣好的機會了！」

一頓又道：「陸兄，你以爲如何？」

陸若博點頭道：「這確是一個下手的好機會，在路上襲擊那老賊，總好過潛入莊中下手容易得多，危險性較少，而且，成功的機會也較大，就算不能得手，要脫身也較易。」

「這一次我一定要手刃那老賊！」楚紅葶咬着唇道：「就算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楚姑娘，在下很明白你的心情。」陸若博道：「不過，楚姑娘不會沒有聽說過：『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這句話吧？」

「紅葶，陸兄說得對。」姜鎮龍也道：「只要人在，一次殺不了那老賊，還可以再來二次，三次，總有一天殺了那老賊的！」

楚紅葶壓抑下激動的情緒，感激地看了兩人一眼，說道：「陸兄，表哥，我很感激你們對我的一番好意，你們說得對，剛才，我實在太衝動了。」

「妳冷靜下來就好了。」姜鎮龍吐出一口氣。「咱們現在好好地商量一下明天的行動吧。」

「表哥，陸兄，依我看，咱們必需在那老賊未到勒馬崗與那高手會合之前，下手殺他！」楚紅葶第一個提出她的主意。

「這一點相信陸兄也同意吧？」姜鎮龍看一眼陸若博。「少了那兩個高手在場，當然比較容易下手，成功的機會也比較高，我同意紅葶的主意。」

「這一點，在下也無異議。」陸若博道：「不過，咱們最好親自到從褐石莊到勒馬崗的那條路察看一下，選擇一個適合的地點下手，這樣，成功的機會就大得多了。」

「好主意。」姜鎮龍讚道：「姜某也正有此意，陸兄，天亮之後，咱們到那裏去一趟。」

「這一次，我一定要去。」楚紅葶唯恐兩人不讓她去，急急說道：「留在客棧內，悶死人了！」

「咱們可沒有說過不讓妳去啊！」姜鎮龍打趣地說。接正容道：「咱們趁這時候歇息一下吧，至於其他細節，待察勘過那條路的地形，並選好了下手的地點後，回來再從長計議吧，好麼？」

楚、陸兩人點頭，於是三人便各自回房歇息。

鷄啼聲中，天邊已露出曙光。

× × ×

經過一番勘察，他們選定了距勒馬崗約三里左右的一處地點下手。

那地點是一個拐彎處，兩邊是一片野地，但却長滿了低矮的柴樹叢草。只要稍加掩蔽，便可以將身形掩蔽起來，而他們也相信，朱老賊就算再小心，也不會提防到，有人選擇在那種地方向他下手的。因爲那裏地勢平坦寬廣，雖然長滿了草樹，但却只有腿肚高矮，不容易埋伏，遇到襲擊時，也可從容應付，大有迴避的餘地，那是一般人不選擇作下手的地方的，唯其這樣，他們才選作下手的地方。因爲，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那成功的機會就高很多了！

他們仔細地在那地方勘察了一遍，便暫回客棧中，商議下手時的各種細節！

計劃越週密，成功機會也較高，他們都希望能一擊得手，讓楚紅葶得報大仇。

× × ×

今日的天氣不錯，雖然與昨天一樣冷，但却風和日麗，這種天氣，對於出門的人來說，是最合意的了。

旭日才升起在褐石莊東邊不遠的那座綠樹林子的梢頭上，莊門忽然打開，走出一行人來。

數一下，人數足有二十人。

頭前走着四名腰插長刀的壯健大漢，一個個目光烱烱，左右掃視着兩邊，一副隨時動手的戒備神色。

距那領前走着的四名漢子約二丈許遠的後面，一行走着十二人，當先走着的是一名年約六旬左右，但却鬚髮黑亮，滿臉紅光，圓臉上透出一份威嚴來的老者。

這老者不是別人，正是有隻手遮天之稱的褐石莊莊主朱義。

在他身側左右走着的，是兩名年紀與他相若的老者。只看那兩名老者那雙精芒隱現的眼睛，便可以看出，那兩位老者必然具有一身深厚的功力。

兩位老者的左右兩邊路旁，各走着三名精壯漢子，每一個皆目光烱烱，一副戒備的神色。

在隻手遮天朱義的身後約丈遠，並排着兩行六個漢子，再後一點，一名年約四旬開外的中年漢子押後。

這種陣仗，相信連當今武林盟主裴重信出外，也沒有如此嚴密的保護。

單看他這個如臨大敵的陣仗，不難猜到，他是時刻皆防範有人對他不利。

從而也不難猜到，他的仇家必定不少，而且，要不是幹得虧心事太多，又何用時刻提防有人對他不利。

這一行人走得很快，脚步如飛，大約盞茶時分，便已走出了四五里路，遠遠的隱約可以看到前面那一段彎路。

而那段彎路的前面左邊，緊傍着路邊，是一座黑壓壓的密林。

眨眼之間，頭前四人已飛快地來到那座林子前，四名漢子的神色立刻緊張起來，四隻手緊按在刀把上，八道目光直朝林子那邊搜視。

看得出，四名漢子是恐防林子內有埋伏。

朱義却一點也不在意，輕鬆地走着，邊走邊與左右兩旁的老者談笑自若。

說起來，那兩名老者乃是朱義的兩名得力手下，跟隨了朱義足有三十年，左邊那名臉膛帶黑的老者，名叫冷旭，外號紫面神；右手那位長相頗爲儒雅的老者，名叫趙樂亭，外號賈書生，那是他年輕時的外號，因爲他看似一名飽學儒士，實則大字識一筐，是一位心狠手辣的人物，是以，當年武林道送給他賈書生這外號。

冷旭與趙樂亭跟隨了朱義這麼多，在

莊中的地位，僅次於朱義，乃是朱義最心腹的哼哈二將。

很快，那四名領前走着的漢子已走到林邊，四人握刀的手一緊，全神注視着那座林子的動靜。

瞧他們那種一觸卽發的神態，只要林子中有什麼風吹草動，皆逃不過四人的耳目。

林中卻一點異動也沒有。

一行人很快便走過那座林子，這時，領前及左右與押後的漢子才鬆了口氣。

只有朱義與兩位哼哈二將，一直神態輕鬆地走着，絕對沒有露出一點緊張的神色。

在這樣嚴密的保護之下，相信就算是不會武功的人，也會從容自若。

走過那座林子，前面不遠便是那段彎路，地勢開闊平坦，視野極闊，一覽無遺，這樣的地勢，應該可以放心走了，領前走着的四名漢子的神態不但輕鬆起來，按在刀把上的手也放了下來。

轉眼間，一行人已走到那段彎路的拐彎處。

驀地，前面十數丈的野地中，傳出一陣悶窒的啞叫聲及掙扎聲。

領前走着的四名漢子剎時神色一緊，腳步一窒，停了下來，四隻手隨按在刀把上，八道目光一齊射向發出聲響的那片野地。

隨後走着的朱義及冷旭趙樂亭馬上停下腳步，冷旭舉手一擺，後面押後的七人也停了下來。

左右兩邊走着的六名漢子也停了下來，雖然沒有將手搭在刀把上，但卻左右一轉，面朝路子的兩邊外面，戒備地掃視着兩邊開闊的野地。

朱義與冷旭趙樂亭一點也不緊張，不在意地朝前面那四人說道：「發生了什麼事？」

前頭四名漢子中的一個擰轉身抱拳躬身道：「稟莊主，前面左邊那片野地中，有聲音響起。」

「小心一點，前去看一下。」朱義抬手揮了揮。

「是，莊主。」那漢子恭應一聲，擰轉身，招呼與他並排走在最前的另一名漢子走向那片發生叫聲的野地。

另兩名漢子則站在原地，緊緊注視着兩名同伴走向前面那片野地，只要前面有什麼事發生，他們便會搶上去接應！

這時，朱義與冷旭趙樂亭也留意地向前望着。

那兩名漢子很快便走到發生聲響的那片野地前，而他們亦已將長刀拔了出來，才走出路邊，腳步便放緩下來，一步一步地走向發出叫聲的地方。

一陣悶窒的叫聲即時又自那草叢中響起。

而這時候那兩名漢子已看到，發生叫聲的草叢中，一個女子被綑綁着手腳，躺在地上，由於那女子是倒躺着背對那兩名漢子，所以，兩名漢子看不到那女子的面目，但從那女子的身段看來，年紀不會很大。

因爲那女子的衣衫也破損了幾處，肩頭破損處，露出雪白圓潤的肩頭來。

那兩名漢子鬆口氣，互相看了一眼，卻沒有放鬆了戒備，那名回話的漢子停下腳步，示意另一名漢子上前去看個清楚。

那名漢子小心地走到那女子身前，停下腳步，定眼瞧看着地上的女子。

那女子似乎已聽到有人走近來，掙動着身子，想轉過身，同時口中發出「唔唔」的悶叫聲。

身子猛一掙，那女子終於轉過身來，睜着一雙驚恐的眼睛，望向那漢子。

而那漢子也看到，那女子的口中原來塞了一團布，但卻被她吐出了少許，所以才能夠發出悶窒的叫聲來。

那漢子看清楚了那女子的臉面，不禁目光一亮。

因爲那女子的臉面，雖然被泥土弄污了，但仍然可以看出她的樣貌很美。

那女子一眼看清楚那漢子後，眼中驚恐之色稍減，哀求地望着那漢子，口中「唔唔」連聲，似是哀求那漢子解救她。

那漢子渾身上下打量了一遍那女子，特別在那女子挺秀的胸脯多看了兩眼，才以手中的長刀，挑削斷那女子手腳上的繩索。

同時，他以左手朝後面那個漢子打了個手勢。

後面那漢子立刻走前去。

那女子手腳上的繩索鬆斷開來，手腳揮動了一下，一骨碌從地上爬起來，一邊伸手拔出塞在口中的布團，一邊感激地看着那漢子。

那漢子卻沒有因此而放鬆了戒備，盯着那女子，沉聲悶道：「姑娘，妳是什麼人？」

後面那漢子已走了上來，雙眼直在那女子的身上打量着。

那女子一聽那漢子問她，剎時悲苦地哭泣起來，咽聲道：「這位大哥，小女子乃是黃砂鎭人氏，妾身姓李，我爹在鎭西頭開了一家賣雜貨的小舖子……」

「妳怎會被人綑綁扔在這裏的？」那漢子緊接問。

那女子立時放聲哭了起來。

兩名漢子被那女子一哭，不由皺起了眉頭，互相看了一眼。

「姑娘，別哭了，妳還沒說妳是怎會被人綑綁在這裏的啊！」仍是那漢子開口，臉上露出不耐煩的神色來。

那女子强抑悲苦，抽抽泣泣地道：「小女子與娘親天才破曉，便坐着牛車，趕去娘娘廟上香還願……事因我娘在月前忽罹惡疾，求醫無效，小女子日前到娘娘廟上香許願，求娘娘菩薩顯靈，保佑我娘病體早愈……娘娘菩薩眞靈，我娘的病不知怎的，有了起色，居然不藥而愈，我娘爲了感謝娘娘菩薩的恩德，所以便……」

「喂，妳別盡說費話，揀要緊的說啊！」那名漢子不耐煩地打斷了那女子的說話。

那女子抽泣了一下，有點驚怯地看一眼那漢子，才說下去：「我爹趕着牛車，走到前面那個土丘下的那條路時，忽然間從路邊的石後，竄出一名惡漢來，二話不說，一刀就殺……殺死……我爹……」說到這裏，那女子再也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

那兩名漢子被那女子這一哭，皆厭煩地皺起了眉頭，看着那女子，一時間不知怎樣才好。

忽然間，身後有人急奔前來，兩名漢子連忙轉頭望過去，看到停在路上的那兩名漢子中的一個，急奔過來，揮手朝兩人道：「老蔣老丁，莊主命你們將那女子帶過去。」

那兩名漢子應了一聲，不敢怠慢，趕緊對那女子道：「姑娘，別哭了，快跟咱們過去見莊主吧！」

那女子趕忙止住哭聲，舉袖抹抹眼淚，掙扎着站起身來，跟在那兩名漢子的身後，一跛一跛蹣跚地走向路上。

原來朱義等人已離遠看到那女子，並且有點不耐煩地走前去，站在路邊，朝那邊看着。

× × ×

那兩名漢子將那女子帶到朱義的面前，那個回話的漢子躬身向朱義稟道：「稟莊主，這女子被人綑綁了手腳，並以布團塞着咀巴，躺在那裏，據她說，是黃砂鎭人氏，姓李，父親是在鎭上開雜貨舖子的……今早與爹娘坐牛車到娘娘廟上香還願……」將那女子說的話，一字不漏地說了一遍。

朱義雖然在聽着，一雙眼卻不停地在那女子身上打量着，待那漢子說完後，才朝那女子道：「姑娘，聽妳這樣說，妳爹是否被那惡賊一刀殺死了？」

那女子剎時又悲悲切切地哀哭起來，點頭咽聲道：「莊主老爺，那惡賊確是殺了小女子的爹娘，搶走了小女子爹娘身上帶的銀兩……那惡賊原本也想一刀殺死小女子的，但……忽然間他收起了刀子，意欲……對小女子……施……暴，小女子……不從，拚死反抗……那賊子惱怒異常，將小女子的手腳綑了起來，正欲……忽然間來路那邊傳來一陣呼喝牲口的吆喝聲，那賊子臉色一變，挾起小女子便走，小女子張口大叫，卻被那賊子一手捂住，接撕下小女子的一塊衣衫，將小女子咀巴塞住，朝這邊飛奔，忽然間，他將小女子扔在那野地上，獨自逃竄而去，未幾，小女子便聽到腳步聲，小女子心中又驚又喜，拚命掙扎着要將布團吐出來……幸好莊主老爺的人救了小女子，小女子沒齒難忘，莊主老爺，請受小女子一拜。」說着，深深地拜了下去。

朱義雖然已年屆六十，但好色之心一點不減當年，一雙眼一直沒有離開過那女子的身上，見那女子拜了下去，連忙道：「姑娘，快起來，老夫怎能生受妳這般大禮。」

說着，便彎身伸手欲扶起那女子。

驀然間，路旁兩邊的野地上的草樹中激射飛濺開來，兩條漢子恍似破土而出般，飛射起來，左右飛撲向路中的朱義。

守護在路旁兩邊的六名漢子馬上驚覺，發出一聲呼喝，身形縱掠而起，攔截向那兩名飛射疾撲過來的漢子。

左右兩邊傍着朱義的冷旭趙樂亭亦即時警覺，半身向外一轉，擋護着朱義。

同時間，前後那十一名漢子兩邊一抄，團團將朱義圍在核心。

朱義在那剎那臉色微變，目光一抬，左右瞥視一眼，欲看清楚左右撲擊過來的兩人是什麼樣的人。

拜倒在地上的那名女子就在朱義受驚分神瞥視的霎間，忽地抬頭睜眼，雙手一翻一揚，左手疾拍向朱義的面門，右手寒芒暴現，疾揮向朱義的小腹要害！

也就在朱義受驚分神之際，那女子猝然出手襲擊朱義的剎那，只聽得空中響起一連串激越的金鐵交擊之聲，以及三聲慘嗥聲，人影翻閃間，隨着噹噹兩聲疾墮落地的兩截斷刀，「叭叭叭」地三聲，先後摔墜下三條血光飛濺的身軀來，緊接着，是三名被震得凌空翻飛出去的漢子狼狽地飄墜落地，踉蹌歪退了幾步，才能夠穩住身形。

那左右飛射暴撲起來的兩條人影，雖然一擊殺了三名朱義的手下，但兩人也被阻截住，凌空翻墜落左右兩邊的路旁。

看清楚了，那兩人原來是陸若博與姜鎭龍。

兩人身形才落地，沒有再撲擊過去，四道目光卻一齊向被圍在當中的朱義望過去。

那一看，令到兩人臉色大變，心頭驚顫震撼不已。

因爲那女子已被朱義一把扣住了雙手脈門，手中那柄短七脫手鬆墜在地上。

而那朱義制住的女子不是別人，正是楚紅萼！

難怪兩人這麼驚震失措了。

× × ×

楚紅萼萬萬料不到，就在她的短七堪堪刺入朱義的小腹，眼看得報大仇的剎那，朱義的身子忽然向後一躬，同時小腹暴縮，雙手上下一攫，便扣住了她的雙手腕脈。

楚紅萼雙手一麻，力道頓消，連短七也握不住，鬆脫落地。

朱義忽然朝楚紅萼陰陰一笑。

楚紅萼那剎那驚震得腦中一片空白，只覺自己彷彿一下子沉落入地獄般。

因爲朱義那一笑，已令到她頓然明白她已踏入了朱義佈下的陷阱中。

否則，以他們如此週密的計劃，配合得如此緊密的行動，又是在猝然及如此近的距離下出手刺殺，朱義就算身手再高，反應再快，也斷不可能避過她那疾如電閃的一擊，更何況還能夠出手制住她。

絕無疑問，朱義一早已悉破了她的身份，及知悉她們的計劃，暗中一直在戒備着，而他在陸若博與姜鎭龍從野地中飛射撲擊過來的剎那，受驚分神，是裝出來的，目的就是誘使楚紅萼上當出手，他好乘機出手制住她。

楚紅萼與陸、姜兩人的計劃是，由她裝成被人綑綁扔在野地，只要被朱義的人發現，便一定會救起她，她便有機會接近朱義，而陸、姜兩人則埋伏在道路兩旁的野地中，覷準了朱義最接近楚紅萼時，便暴然現身撲擊，目的只是引開朱義及他的手下的注意，好讓楚紅萼有機會去刺殺朱義。

本來，他們這個計劃是非常之妙的，而他們也相信，只要楚紅萼能夠接近朱義，在他們的配合下，應該有九成把握刺殺得了朱義，就算有意料不到的驟變，雖然

不能得手，她也能夠脫身，豈料，事情的變化卻大大地出乎他們的意料。

× × ×

陸若博與姜鎭龍在震驚之下，只是失措了一剎那，馬上便揮刀仗劍，衝撲向朱義。

姜鎭龍更是像瘋了般，狂吼着，不要命一般，向防護在朱義身前的漢子揮劍撲過去。

他此刻只有一個意念，就算是粉身碎骨，也要將楚紅蕁自朱義的手中救出來，決不讓她受到傷害。

那些防護在朱義身前的漢子後退了一步，將朱義與冷旭趙樂亭圍護得更加緊密，左手自袖中暴翻出來，每一個人的手上，赫然執着一具可連珠發射十二支弩箭的箭匣，對準了陸、姜兩人！

而朱義則厲喝一聲：「快停下來，否則老夫一掌劈了她！」喝聲中，左手倏鬆，一掌按在楚紅蕁的頂門上！

陸、姜兩人耳聞目睹之下，大驚失色，急不迭停下身形。

姜鎭龍紅着雙眼，狂吼道：「朱老賊，你若敢沾她一根髮絲，我就算粉身碎骨，也要將你千刀萬剮！」

陸若博雖然心中着急，但卻頗爲冷靜，一直在轉着念頭，看有什麼法子可以將楚紅蕁從朱義的手中救出來。

隻手遮天朱義呵呵一笑，朝身旁的冷旭一使眼色，冷旭便出手如風，一連點了楚紅蕁身上數處大穴，朱義才放開扣着她右手腕的手，左右看了姜、陸兩人一眼，捋鬚笑道：「你這小子發什麼狠，老夫殺這丫頭易如反掌，而你想殺老夫，哈哈，眞是滑天下之大稽，只要老夫一聲令下，就算你們有通天遁地之能，也逃不過老夫這些手下手中一發十二支的連弩匣的攢射，不怕告訴你們，老夫手下所持的連弩匣，是淬了劇毒的！」

姜、陸兩人一聽，臉色驟變，目光不由落在那些漢子手持的連弩匣上。

楚紅蕁雖然動彈不得，口却能言，聽聞之下，發急地大叫道：「表哥，陸兄，你們快走吧，不要爲了我，連你們也死在這裏，你們不是說過，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麼！」

姜鎭龍一聽楚紅蕁那樣說，又激動起來，嘶聲叫道：「紅蕁，我就算粉身碎骨，也不會扔下你，要死，咱們死在一起！」說着，不顧一切地狂衝向那些手執連弩匣的漢子。

陸若博在對面看到，想阻止他，却又不能，急得他大聲叫道：「姜兄，快停下來！」

楚紅蕁也尖叫道：「表哥，你別這樣，快走啊！」

但姜鎭龍却充耳不聞，發狂般猛撞向前。

「射！」站在那面的趙樂亭突然猛喝一聲。

「嗖嗖」連聲，面對姜鎭龍的五名漢子按動連弩匣的機簧，嗖嗖之聲大作，弩箭有如飛蝗一樣，攢射向姜鎭龍的全身上下。

姜鎭龍揮動軟劍，舞得密不通風，只見一大團晶芒有如一堵之牆般，幻現在他的身前，那些激射的弩箭頓時像射在一堵鐵壁上一般，叮叮之聲大作，四下折墜落地。

但姜鎭龍也被逼得前進不得，並且還連連後退。

因爲那些弩箭有如飛蝗般向他攢射過去，他只要一個不小心，便會被射中，開頭的剎那，他還能從容應付，但接下來，他便感到有點應付不來了，所以，他只好不進反退，因爲只要一被那些弩箭沾上，那便有死無生，他沒有忘記，那些弩箭是淬了劇毒的。

而朱義所說的，也非恫嚇之詞，那些折墜落地的弩箭有些落在草樹上，那些草樹葉立刻枯萎發黑。

姜鎭龍一連退出丈許過外，顯得有點狼狽地斜撲落地上，才算避過最後激射向他的十數支弩箭。

那是因爲他也沒有把握全部撥擊落那最後射來的弩箭，所以，他也顧不了狼狽難看，斜撲落地。

也幸好朱義沒有喝令其餘的漢子再發射弩箭，否則，只怕姜鎭龍這一次再也躲避不了。

陸若博一顆心一直緊懸着，直到看到姜鎭龍一躍從地上躍起來，那顆心才放下，喘口氣，發覺自己的掌心滿是汗水。

楚紅蕁也一直驚急得恨不得脅生雙翅，飛過去，替姜鎭龍遮擋住那些激射的弩箭，看到姜鎭龍安然無恙，才大大地鬆了口氣，要不是她被點封了身上幾處大穴，動彈不得，她眞會由於緊張過度而虛脫，軟倒在地上。

剛才的情形，正是令她緊張得幾乎停止了心跳與呼吸。

姜鎭龍的樣子確是有點狼狽，身上及頭髮沾了不少乾枯的草屑及泥塵，喘了幾口氣，他不再亂來了。

經過剛才死裏逃生的驚險情狀，他已明白到，他就算是死，這樣强來，也救不了楚紅蕁，而他不是一個固執的人，雖然他不怕死，特別是爲了楚紅蕁，但他不想白白死去，作那無謂的犧牲，因爲他明白到，匹夫之勇，根本不可逞！

「姜兄，你沒有什麼事吧？」陸若博忍不住高聲呼叫。

喘了口氣，姜鎭龍感激地高聲回應道：「陸兄，姜某沒有事！」

「姓姜的，這一次老夫是不想殺你，你才會沒有事，要是老夫下令全力射殺你，相信你現在已像一隻刺蝟般，倒在地上，不能站起來了！」朱義揶揄地望着姜鎭龍。

姜鎭龍頓時惱羞得脹紅了一張臉，說眞的，他自出道以來，還未如此狼狽及受人羞辱，要不是他已明白到，匹夫之勇不可逞，他眞會不顧一切地又衝上去。

發出一聲怒哼，他却不甘示弱，怒聲道：「朱老賊，我不會領你這份情的，你根本就殺不了我，才假惺惺說不想殺我，要是相信你的話，那實在是大傻瓜！」

「姓姜的，別逞口舌之利了，你何不轉身看一下後面！」朱義話聲才落，便振吭發出一聲厲嘯。

嘯聲才起，只聽背後十數二十丈遠的野地中，「嗖嗖嗖」地竄出十數名手執連

弩匣的灰衣漢子來，只不過眨眼間，便已撲掠至姜鎭龍背後二丈許的距離，手上的連弩匣一齊對準了他的背心，那邊的陸若博由於面對姜鎭龍那邊，所以，那些青衣漢子才自地上竄冒起來，他一眼便看到，臉上神色驟變，暗吸了一口冷氣。

而他的背後，剎那間感到一陣冰涼，渾身不舒服起來。

因爲他已感覺到背後也有不少人縱掠到他的身後不遠的地方，不用看，他也猜到，撲掠至他身後的那些人，必然也像撲掠至姜鎭龍身後的那些青衣漢子一樣，手執連弩匣，對準了他身後！

他雖然看不到，但感覺及聽得到，同時，他從姜鎭龍臉上驟變的神色，已確切地知道，他的感覺沒有錯。

姜鎭龍確是看到忽然間從地上竄冒起來，眨眼間撲掠至陸若博背後的十數名青衣漢子，手執連弩匣，對準了陸若博的身後，才驟然變色的！

他同樣猛吸了一口冷氣。

他已相信，剛才朱義若是要殺他，只要發出訊號，埋伏在身後的那些青衣人閃撲上來，發射弩箭的話，就算他有三頭六臂，身手再高，只怕也擋避不了那些飛蝗般密集連續射來的弩箭，已經變成一個死人！

想到這裏，他不由機伶伶打了個冷顫，全身一陣冰涼。

從朱義在這裏埋伏下那些連弩手看來，他是早有準備的了，而設非他事先知悉了他們的這一次行動，他斷不會作出這種安排，佈下圈套等他們踩下去的！

「到底那朱老賊怎會知悉咱們今次的行動及計劃的？」姜鎭龍滿腹疑惑地暗自思量着，雙眼望向對面的陸若博。「會不會他是朱老賊的人？」

事實上，也難怪他這樣思疑的，因爲這一次的行動，只有他們三人知道，而他與楚紅蕁是絕不會將行動的秘密洩漏出去的，那只有陸若博最值得懷疑了。

因爲陸若博是外人，有謂知人口面不知心，畫虎畫皮難畫骨，他與楚紅蕁根本就不能查證陸若博的確實身份，說不定，陸若博那番話只是杜撰出來騙取他們相信的……總之，最可疑的人要算他了。

陸若博不知道姜鎭龍對他動了疑心，同樣的，他對於朱義能夠事先知悉他們這一次的行動大惑不解。

兩人能夠想到的，楚紅蕁也想到，不過，她却沒思疑陸若博，她只是想不通，朱義是怎樣獲悉他們這一次的秘密行動。

仇了情難了　倩女多煩惱

隻手遮天朱義似乎看透了他們心中所想的，一手輕捋着頷下的長鬚，得意地掃了三人一眼，哈哈笑道：「丫頭，還有那兩名小子，你們一定在苦思着，老夫怎會知悉你們這一次行動的秘密吧？」

說完，又自得地掃視了三人一眼，目光猥褻地在楚紅蕁的臉上溜轉着。

楚紅蕁感到一陣噁心，要不是動彈不得，她眞會撲過去，將他那兩顆賊溜溜的眼珠子挖出來，再狠狠地在他的身上咬上幾口！

陸若博雖然極想知道，但是他却很能沉得住氣，沒有開口說話，只是直視着朱義。

姜鎭龍却沉不住氣，因爲他亟欲知道他們這次的行動怎會讓朱義知悉的，所以他氣恨恨地道：「咱們當然想知道，否則，死不瞑目！」

「好，只要你們說出姓名來歷，以及爲何要刺殺老夫，老夫就讓你們死得瞑目！」朱義目光一轉，掃了三人一眼。

楚紅蕁自忖這一次不但報不了血海深仇，並且難逃一死，心中那股怒憤之氣無處可以發洩，悲憤得整個人似欲爆炸般，胸脯急促起伏不已，陡地張口向朱義一吐，吐得他滿臉口水，杏眼圓睜，切齒嘶聲道：「朱老賊，姑奶奶我叫楚紅蕁，我雖然不能手刃你這老賊，生啖你血肉，死後也要變爲厲鬼，向爾索命！」

朱義冷不防被楚紅蕁噴得一臉唾沫星子，心中惱怒不已，但他是個陰險深沉的人，喜怒不現於形色，强按下心中的惱怒，反而嘻嘻一笑，邊舉袖抹去臉上的唾沫星子，邊不懷好意地道：「丫頭，難得妳賞老夫一臉香沫，老夫眞是受寵若驚，爲了報答美人恩，老夫不會讓你未嚐過溫柔滋味便死的，老夫必會鞠躬盡瘁，會令妳嚐一下欲仙欲死的滋味！」

楚紅蕁悲憤羞怒得渾身顫抖着，眼中似欲噴出火來，咬着咀唇，說不出話來。

姜鎭龍聽到朱義向楚紅蕁說出那樣下流淫褻的話，氣怒得渾身抖個不停，瞋目大喝道：「朱老賊，你簡直不是人，連狗也不如，我只要死不了，一定會將你身上的肉一片片割下來！」

陸若博也憤怒地看着朱義。

直到現在，他仍然在動着腦筋，希望能夠想出一個辦法，自朱義的手中將楚紅蕁救出來，所以，他一直壓抑着自己，努力令到自己能夠冷靜下來，以便盡快想到辦法。

他知道，朱義是決不會放過他們的。

「姓姜的，你發什麼狠？瞧你那樣子，這丫頭一定是你的心上人吧？」朱義冷冷地看着姜鎭龍，咀角噙着一抹嘲蔑的笑容。

姜鎭龍呼吸一陣急促，雙拳緊握，手背上的血管有如蚯蚓般根根怒突起來，他眞想不顧一切地衝上前去，與朱義拚個死活，但他知道那只是奢望，他根本無法近得了朱義的身，只怕他一動，他便已無法擋避得了密集攢射過來的弩箭，是以，他深深地吸了口氣，强壓下心頭的那股熊熊怒火，咬着牙道：「朱老賊，咱們走着瞧吧！」

朱義輕侮地冷冷一笑，不屑地道：「你已經算是一個死人，要算帳的話，待老夫百年之後，到閻王老子那裏去算吧！」

冷哼了一聲，又道：「姓姜的，報上名來！」

姜鎭龍怒聲道：「老賊，你聽着了，你老子我姜鎭龍！」

朱義聽姜鎭龍自稱是他老子，氣怒得臉上的肌肉一陣搐動，眼中殺機暴射，但瞬即，他便陰陰地道：「姓姜的，稍待老夫必要你死得慘酷無比！」

接目光一轉，落在陸若博的臉上。「

你又姓甚名誰？」

陸若博毫不動氣，淡淡地道：「區區陸若博！」

朱義眉頭輕蹙着，咀裏喃喃自語了一會，倏地眉頭一展，掃了三人一眼，困惑地道：「你們這三個丫頭小子，老夫怎也想不出，與你們有什麼過節，你們爲何要殺老夫？」

說着，兩道目光不停地在三人的臉上掃來掃去，似乎要從三人的臉上，找到答案。

楚紅蕁張口又「呸」地朝他的臉上吐了一口唾沫，這一次，朱義早有防備，是以偏身仰頭，避過了。

「老賊，你作惡多端，殺人無數，自然記不起你幹過那些喪盡天良的壞事了，但我却記得清清楚楚，死也不會忘記！」

楚紅蕁目眦欲裂，恨不得生啖其肉。

「怎麼！老夫原來與妳有仇？」朱義目光在楚紅蕁的臉上一直溜轉着，口中喃喃自語，似是思索着楚紅蕁是否他以前殺過的甚麼人的後代。

忽然，站在他左邊的冷旭雙眼一睜，失聲叫道：「莊主、屬下想起來了，這丫頭不是姓楚麼？莊主還記不記得，五年前，咱們在汾河東岸幹的……」

「冷老弟，老夫被你這一說，省起來了！」朱義突然疾聲打斷了冷旭的說話，接目注着楚紅蕁：「丫頭，妳爹是不是叫楚謙？」

楚紅蕁眼中忽然淚水暴湧，悲憤地怒視着朱義，厲聲道：「老賊，你終於想起來了！」一頓，切齒恨道：「老賊，你爲了攫奪我爹無意中得到的一本武功秘笈，竟然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率衆夜襲我家，將我爹娘及下人合共一十三口殺個清光，但你却一無所獲，要不是我爹在咽氣時，在地上寫了一個朱字，再在上面蓋了一個血手印，我與表哥根本無從追查出，殺我全家的兇手，就是你這惡賊！但這也費了我與表哥不知多少心思，再加上師傅她老人家的從中啓示，才參悟出那隻血手掌就是他代表你的外號——隻手遮天，那個朱字就是朱義你這老賊，但咱們還不敢斷定就是你，後來經過我表哥暗中的一番查探，發現你在暗中幹的是打家刼舍的勾當，一年前，天風鏢局於大同府東五十里那處叫青龍頭被刼價值二十萬兩銀子，護鏢的鏢頭及趟子手脚伕等合共三十一人被殺，就是你的手下幹的……還有，你爲了要斬草除根，暗中派出手下，殺死了不少仇家的後人，哼……你以爲幹的勾當一直是神鬼不知……」

「夠了！」朱義越聽越不是滋味，因爲楚紅蕁說的都是事實，當年，他爲了一本武功秘笈而殺了楚紅蕁一家，但却一無所獲，因爲搜遍了楚家，幾乎連地皮也翻轉過來，也找不到那本秘笈，氣得他一口氣斬殺了八名楚家下人，才稍消心頭之怒，本來，他想一把火燒了楚家的，却被一名下人在臨死前，發出一聲慘叫，他恐防驚動楚家附近的人家，聞聲前去察看，行跡敗露，是以，來不及放火，匆匆忙忙遁走，在他以爲，楚家已無活口，而他們幹得乾凈俐落，不留一絲痕跡，不怕會從死人的身上追查到他的身上，那知道，楚謙臨死前，却留下了綫索！

而他也查悉楚謙有一女，但却不知巳外出遊玩，那晚殺了楚謙夫婦及下人，才發現不見楚家千金。但也不以爲意，他認爲，一個女兒家不足爲患，但事後也派手下暗中到楚家附近查探楚紅蕁的下落，可惜却渺無消息，漸漸的，他也淡忘了那件事，想不到，却留下了一條禍根，如今，被楚紅蕁當面數說出他的惡行來，這確是他意料不到的。

因爲，他一直以來，他幹的那件惡行，是無從追查到他的身上的。

如今聽楚紅蕁這樣一說，他眞後悔，當年不一把火將楚家燒爲廢墟，那便無從追查了。

×　×　×

「丫頭，老夫輕估了妳，也輕估了你父親！」朱義乾笑兩聲。「當年，你父親將那本秘笈收藏在甚麼地方，令到老夫窮搜不獲？」

「老賊，我爹根本就沒有將那本秘笈收藏在甚麼地方，而是收藏在心中！」楚紅蕁這時巳稍抑悲憤。

「丫頭，妳不是在說笑吧？一本武功秘笈，怎能收藏在心中？」朱義難以相信地搖搖頭。

「怎麼不能？」楚紅蕁自傲地道：「我爹在得到那本秘笈後，便想到，終有一日，會有那些貪婪之輩，在獲悉我爹得到秘笈的消息後，生出覬覦之心，圖謀簒奪，因此，我爹在獲得那本秘笈後，便將那本秘笈上記錄的內功心法默記在心中，然後一把火燒了那本秘笈，老賊，你說我爹是不是將那本秘笈收藏在心中？」

「好智計！」朱義聽完後，不由地讚了一聲。「難怪老夫搜不出來。」

一頓，他又嘆息般道：「不過，你父親雖然心思靈活，但却想不出一條保命的妙計來。」

「老賊，你死有餘辜，我今日殺不了你，莫非天無眼乎！」楚紅蕁說到最後那句話時，一時悲憤難抑，仰天嘶號起來。

姜、陸兩人聽聞，心中有如刀割般難受！

朱義却揶揄地笑道：「丫頭，妳鬼叫甚麼？留點氣力，在老夫床上叫吧！妳不聞：『天若有情天亦老』這句話麼？」

接不再理會楚紅蕁，目光先後掃視了陸、姜兩人一眼，輕蔑地道：「你兩個小子不是與老夫也有血海深仇吧？」

姜鎭龍嗔目怒罵道：「朱老賊，像你這種死有餘辜的惡賊，人人得而誅之。你老子我與馬兄雖然與你沒有血海深仇，但爲了替武林除去你這惡賊，咱們相助紅蕁誅殺你這惡賊。」

「好，好一副俠骨義胆！」朱義忽然震聲狂笑起來，「老夫今日就成全你們，讓你們知道好管閒事的代價有多大！」

笑聲倏止，目中殺機湧現，陰狠地盯了兩人一眼，捋着長鬚道：「你們是求仁得仁，應該感激老夫才是啊！」

跟着轉對楚紅蕁，邪笑道：「至於這丫頭麼，老夫也不會讓她失望的，老夫雖然不能讓她取去頭上的人頭，但何妨讓她一口吞掉老夫的億萬子孫呢！」

說完，得意地狂笑起來。

冷旭待他笑聲稍歇，才道：「莊主，是時候殺那兩個小子，以免發生意外。」

朱義雙眼倏睜，但隨即一歛，頷首道：「說得對，下令射殺那兩個小子吧！」

冷旭應了一聲是，正欲喝令動手，而陸若博與姜鎭龍自忖不能束手待斃，就算是天羅地網，也要衝破羅網，否則，那只有死路一條，再別指望報仇了。是以，他們在冷旭與朱義低語時，不約而同地，暗中蓄勁以待，準備隨時發難，冒死一拚，希望能殺出一條生路。

而楚紅蕁在朱義對她說出那種不堪入耳的髒話後，巳打定主意，要是陸、姜兩人喪生在弩箭之下，她馬上嚼舌自盡，决不讓自己清白之軀，被那老賊沾汚。

而她之所以不馬上自盡，那是她還抱着一絲希望，希望天降奇跡，她與姜、陸兩人能夠逃脫出朱義的天羅地網，那就還有報仇的機會，况且，她也不甘心就這樣死去。

或許是天眞的有眼吧，就在冷旭張口欲喝令那些漢子動手射殺姜、陸兩人的剎那，奇跡出現了！

×　×　×

那兩排站在姜鎭龍與陸若博身後，手執連弩匣，對準了兩人的灰衣漢子，忽然間，莫明其妙地慘叫連聲，接二連三，栽到在地上！

這猝然的驚變，令到朱義及冷旭趙樂亭不禁震驚得微愕了一下。

那些面對姜、陸兩人的漢子，看得眞切，更是震駭莫明，驚愕得直了眼。

陸若博與姜鎭龍由於是面對面，所以，看得更加眞切，互相看到各自背後的灰衣漢子慘叫倒地，而兩人的反應眞是快絕無倫，就在第一聲慘叫响起，一眼瞥到對方身後那些灰衣漢子栽倒落地的剎那，有如一頭豹子般，縱撲向面前的那些漢子。

也在這一剎那間，冷旭暴喝一聲：「射！」

但巳經慢了那麼剎那。

就在冷旭暴喝聲起的霎間，姜、陸兩人巳疾撲到那些手執連弩匣的漢子面前，刀芒劍虹疾捲暴飛中，接連响起數聲慘烈的呼叫聲，首當其衝的四五名漢子，不是被腰斬，便是被斷肢斷頸，血雨飛噴中，當場喪命！

其餘的漢子紛紛閃退不迭，被兩人那兇悍的撲擊嚇得心胆俱裂，欲發射連弩，但又恐誤傷了朱義與冷旭趙樂亭等自己人，故此猶豫着不敢發射連弩。

因爲陸若博與姜鎭龍巳撲殺入他們的「陣」中。

他們這一閃退猶豫之下，皆莫名其妙地跌進了鬼門關，不知怎的，一個個慘叫連聲，紛紛栽倒在地上。

這實在怪異極了。就連朱義等人也弄不清楚，那些手下是怎樣着了道兒的。

但有一點是絕無疑議的了，那就是有人暗中出手，相助姜、陸兩人脫出天羅地網！

朱義三人眼見那些手下在一眨眼間，便死個清光，只剩下那名押尾的中年漢子夠機警，在驟變發生時，巳猛撲向姜、陸兩人，大概那出手暗算的人恐怕誤傷了兩人，所以沒有向他出手，他才得以倖免。

而朱義在驚、怒、震駭之下，却沒有忘記將楚紅蕁一把扣在手中，作爲他的護身符。

冷、趙兩人厲叱聲中，分別撲向姜、陸兩人。

兩人一心只想將楚紅蕁自朱義的手中救出來，是以，全力撲擊。

那名中年人才掠撲到陸若博的身側，早巳亮出來的一柄吳鈎劍攔腰便揮向陸若博。

在他以爲，起碼也可以逼得陸若博非閃避或擋擊他那勢道凌厲的一劍不可，那他就可以死命纒住對方，好讓冷、趙兩人全力對付姜鎭龍，只要解决了姜鎭龍，合他們三人之力，應該不難解决陸若博。

可惜，他低估了陸若博，所以打錯了如意算盤。

因爲他不知道陸若博那柄刀，乃是昔年前輩異人——七海龍王精冶的破鯊刀，曾仗此刀大破黑鯊王的百鯊大陣，乃是一把極鋒利的寶刀！

陸若博沒有閃避，却身形一個疾旋，隨着他疾旋之勢，破鯊刀繞體電捲，寒芒飛閃中，只聽「嗆」的一聲，那中年漢子手中的吳鈎劍竟然一折爲二，他警覺得不謂不快，胆落魂飛中，身形欲退，但那裏來得及，猛覺胸脅之間一寒，還來不及分辨是怎麼回事，他的上半身巳斜飛而起，下半身却向後一倒，直到上半身「啪噠」一聲飛摔落丈外的地上，被斜斬成兩截的屍體斷口，才噴射出大股血泉來。

他可是連死也死得不清不楚，不過，却死得一點痛苦也沒有。

因爲他被揮斬爲兩截時，根本還不知道自己巳死了。

陸若博一刀斬殺那中年漢子，身形疾旋中，迎上了撲來的冷旭，左掌暴探，硬接了冷旭一掌。

由於他倉促發掌，加上冷旭功力深厚，所以，他被震得踣退了一大步。

冷旭一掌震退陸若博，心中大喜，他以爲陸若博也不過爾爾，但對他那柄刀却心存顧忌。因爲他看到陸若博一刀斬斷了那名中年漢子的吳鈎劍，順勢將之斬爲兩截，他見識廣博，知道陸若博手中的刀是一把削金斷玉的利器，所以，他不敢讓馬若博有出刀的機會，身形猛欺，左掌封拍向陸若博的長刀，右掌一切，斬向他的喉頭要害！

豈料陸若博的反應及動作比他想像中還要快，他的雙掌才出，陸若博巳身形斜滑出數丈，嗖地一聲，一刀斬切向他的雙手臂肘。

冷旭心頭一凛，雙掌暴縮疾翻，左掌拍向刀身，右掌抓向陸若博的腰眼！

陸若博倏地朗喝一聲，長刀一收即斬，「嗖嗖嗖」一連斬出十七八刀，妙的是刀刀角度不同，而每一刀像是一齊斬至那樣，那剎那，恍似有十七八把刀一齊向他全身上下斬落那樣，令到他手忙脚亂，施展出平生絕學，雙掌飛拍封截，身形却被逼得退了幾步，「削」地一聲，右手衣袖被削下一截來。

他雖然應付了陸若博那迅疾無倫的十七八刀快攻，但却驚出一身冷汗來，適才

，要不是他在雙掌上浸淫了四十多年，只怕憑一雙肉掌，連一刀也應付不了，別忘記，陸若博那一把是削鐵如泥的破鯊刀，一雙肉掌，就算功力再深厚，也硬接不了一刀！

微喘過一口氣，他正欲展開反擊，冀能逼得陸若博不能施展那把破鯊刀，豈料，陸若博在十七八刀後，看似刀勢一歇的刹那，第十九刀有如天外飛來般，寒星飛掣，斬向他的右肩胸！

冷旭那刹那駭得胆落魂飛，要是手中有兵器，也未必封擋得了那一刀，何況是一雙肉掌，生死存亡之間，他身形一塌，斜竄出去。

只有這樣，才可能避得過陸若博那一刀。

因爲那一刀實在太快了，快得匪夷所思，而那一刀根本就令他意想不到，轉換是第二個身手及經驗稍遜些許的人，只怕已喪生在那一刀之下。

饒是他躲避得快，但也不能完全倖免，「刷」地一聲，他避過了肩胸要害，却避不過斷臂之厄，刀光血影中，他的一條右臂被貼着肩膀處，斜斬下來！

他痛得狂吼了一聲，身形斜蹌歪跌出七八步，一個身子因爲劇烈的疼痛而顫抖起來，那張紫黑臉膛扭曲得五官變了形。

陸若博沒有再理會冷旭，身形一擰，搶撲向那邊的趙樂亭。

×　×　×

趙樂亭本來一下子便截住了有如一股旋風般捲撲向朱義的姜鎮龍，但却被對方一輪不要命的狂攻，逼得他不敢攖其鋒銳，閃退開去，以免拚出一個兩敗俱傷之局來。

雖然這時候他們那一方已處於劣勢，但他仍不認輸，更不想因此而將一條命扔在這裏，所以，他避免與姜鎮龍拚命。

因爲他只想殺姜鎮龍。

姜鎮龍却沒有絲毫殺意，他的心中只有一個意念——就是拚着一死，也要將楚紅蕁從朱義的手中救出來！

故此，他毫無顧忌地，就像一頭瘋虎般，狂攻猛打，不管阻路的是什麼東西，也要將之拚殺消除阻力。

趙樂亭才閃退開去，便後悔了，因爲他已看出，姜鎮龍如此拚命，目的就是要解救楚紅蕁，在這種情形之下，朱義的身手雖然比他高，只怕也無法阻擋得了姜鎮龍那種不要命的拚死打法。所謂一夫拚命萬夫莫敵。

而在優勢陡失的情形下，楚紅蕁可說是他們手上的一張皇牌，萬一劣勢更堪時，還可以利用之要脅姜、陸兩人停手就範，若是連手上那張皇牌也失去的話，後果就不堪想像了。

想到這一點，他悚然一驚，厲吼一聲，才閃退的身形斜搶而上，雙掌飛劈向往前狂衝的姜鎮龍，企圖將之截下來，並纏住他。

那知道姜鎮龍却沒有因此而停下身形，手中劍一招天地交泰，劍光暴閃，斬截向趙樂亭的雙掌肘臂，身形依然有如一股疾捲旳狂飆般，衝向朱義。

趙樂亭雖然功力深厚，掌法精奇，但遇上像姜鎮龍這種不要命的打法，也令到他無所施其技，畢竟他的雙掌不是鐵打的，而他亦看出，姜鎮龍那柄軟劍雖非神兵寶刄，但也鋒利異常，憑他的修爲，還未能夠以一雙肉掌硬接下對方的那一劍，所以，他只好雙掌暴縮，以避鋒銳。

姜鎮龍一招逼退了趙樂亭，便不再理會對方，身形一閃，便自他的身旁急掠過去。

在他的心目中，凡是阻擋他衝過去解救楚紅蕁的，不管那是一個人還是一座山，他也會以一往無前的拚命氣勢，將之踢開！

趙樂亭雙掌才撤，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右掌暴吐，猛劈向姜鎮龍的右脅背側。

姜鎮龍竟然不閃不避，也不迴劍截擊（他肯定來得及那樣做），狂衝向朱義那邊。

「啪」地一聲疾响，趙樂亭那一掌劈在姜鎮龍的背側上，直劈得他往前衝撲的身形一歪，悶吼一聲，張口噴出一口血雨來。

而他的身形也有如激矢一般，向前歪射。

他雖然挨了趙樂亭那一掌，但由於他是向前衝的，而趙樂亭那一掌只是自側後擊在他的背側上，故此，卸去了一部份掌勁，若是趙樂亭那一掌用上八成功力的話，那麼，他實受的只有五成掌勁左右。

因此，他雖然挨了一掌，但受的傷却不太重，要是趙樂亭那一掌是正面或是側面劈中他，只怕他就算是鐵打的，也挨不了，被擊飛倒地，起不了身！

事情說起來也眞巧，恰在他一掌劈在姜鎮龍背側上的刹那，一直扣着楚紅蕁右手腕脈的朱義，看到姜鎮龍有如一頭瘋虎般狂衝上來，他不禁爲姜鎮龍那種不要命的氣勢所攝，心中凜駭，急不迭身形往左邊閃掠開去，以避其鋒銳。

那知道趙樂亭那一掌恰好劈在姜鎮龍的右背側上，可說是無意中帮了姜鎮龍一個大忙，他本來往前猛撲的身形，因此而往左歪射，其勢更疾，恰好射掠向朱義！

更妙的是，姜鎮龍張口噴出的那一口血箭，不偏不倚地，正正射向朱義的頭臉身上。

這一點，不但朱義意料不到，就連趙樂亭也想不到，那一掌雖然傷了姜鎮龍，但也帮了他一個忙！

朱義雖然身手再高，因爲那噴射而來的不是刀槍或是箭雨暗器，而是血，所以，很難加以撥擋，故此，他在吃驚之下，只好慌不迭扣着楚紅蕁的手腕，縱橫閃掠開去，以避過那蓬血箭。

姜鎮龍一心只在救人，其他的根本不去理會，故此，他雖然受傷不輕，但却毫不理會，一眼瞥到朱義身形橫掠開去，而他也剛好射掠到，左掌急抓向朱義的左肩頭，右手軟劍往前一揮，疾斬向對方扣着楚紅蕁手腕的右手臂！

而他雖然已警覺到自側後搶撲上來，一掌已劈向他背心要害的趙樂亭那一掌已堪堪印擊在他的背上，他却毫不理會。

他一心只想將楚紅蕁自朱義的手中解救出來，而他自信那一劍肯定可以將朱義扣着楚紅蕁右腕的「爪子」逼得非鬆開不

可，他不想錯過這個機會，所以，他毫不理會趙樂亭那一掌！

而趙樂亭那一掌若是擊實在姜鎮龍的背上，那他就算是鐵打的，也非死不可。

在他來說，只要能夠從朱義的手中將楚紅蕁解救出來，他就算是死，也在所不惜。

這可就顯出他對楚紅蕁那一份愛是怎樣深的了。

楚紅蕁自然也看到姜鎮龍奮不顧身地搶撲過來解救她的情形，更看到他毫不理會趙樂亭自側後搶撲上前，猛擊向他背心的那一掌堪堪就要擊實在他的背上，那刹那間，她是旣感動又驚駭欲絕，張口尖聲急呼道：「表哥，你不要理會我，小心背後！」

姜鎮龍却充耳不聞，不閃不避。

而那刹那，朱義的左掌經巳電掣般，迎上了姜鎮龍那抓向他的那隻左手。

姜鎮龍只好變爪爲掌，與朱義硬拚一掌。

因爲他若不這樣，便只有撤爪閃避一途，那就沒法逼朱義鬆開扣着楚紅蕁手腕的右手了。

是以，姜鎮龍在明知與朱義硬拚一掌，吃虧的必然是他，他也不肯放過這個解救楚紅蕁的大好機會，咬牙硬拚！

「砰」的一聲，兩掌相擊，姜鎮龍上身往後一晃，口噴鮮血，被震得向後飛跌出去。

但他那一劍亦在兩掌相接的刹那，斬了下去，逼得朱義慌不迭鬆開扣着楚紅蕁的右手。

姜鎮龍被朱義一掌震退，正好撞上了堪堪印上他背心要害的趙樂亭那一掌，只要被趙樂亭那一掌印上了，他是非死不可了！

而他根本就無可能避得開趙樂亭那一掌，除非在那刹那他整個人能在空氣中消散不見。

眼看着他便要喪生在趙樂亭的掌下，驀然間，趙樂亭那巳印上姜鎮龍背心的右掌，連腕帶臂，被一道有如驚虹乍展般的刀光飛斬斷開。

他的內勁也因爲臂肘猝斷而陡然一散，但仍然震得姜鎮龍向前傾跌了一步。

「叭嗟」一聲中，他那隻斷手墜落在地，一條人影即時有如激矢般，飛掠而至，恰好落在姜鎮龍與趙樂亭之間，揮手一掌，拍在趙樂亭的左胸之上。

趙樂亭兀自驚駭不已地瞪着雙眼，看着那條猝然斷去截手肘的右手斷口，一副不相信的神色，對於那條飛掠而至的身形拍向他左胸的那一掌，根本連一點反應也沒有，是以，他應掌發出一聲吼叫，整個人飛跌出去。

那刹那，他的右手斷口處，才噴濺出大股血泉來，劇痛難當，他才會發出那聲吼叫。

那飛掠而至的人不是別人，正是陸若博！

他是在情急之下，眼看來不及搶救得了姜鎮龍，急切間脫手擲出他手中那柄破鯊刀，還好，及時飛斬斷趙樂亭印上姜鎮龍背心的那條右手，總算解救了姜鎮龍的喪命之危！

姜鎮龍雖然逃過一刼，但再也抵受不住，口中鮮血狂噴，傾跌在地上，昏了過去。

陸若博也顧不了檢拾回飛墜落地的破鯊刀，身形半轉，旋撲向那邊的楚紅蕁。

但他一眼瞥到楚紅蕁巳被一名少女扯退出數丈外，搶撲的身形便猝然窒停下來，目光却注視着抱腕倉惶疾退的朱義！

朱義在姜鎮龍一劍斬下，右手暴縮，避過那一劍後，才暴縮的右手便疾抓向楚紅蕁的左手腕！

這是他打的如意算盤，不但可以一掌擊傷姜鎮龍，同時可以避免斷臂之危，又可以在霎那間重新將楚紅蕁控制在手中，他是一切算計好後，才那樣做的，可是，他千算萬算，却算不到有人正暗伺着向他出手，就在他那暴探的右手堪堪抓住楚紅蕁的右腕時，他的右手腕陡地向上震動了一下，腕上明晃晃地插着一根跡近透明，狀似魚骨般的利刺，將他的手腕刺了個對穿，痛得他忍不住發出一聲痛叫，目露恐駭之色，慌亂地四下一掃，一眼看到一名妙齡少女從前面那野地上的草樹上中竄掠出來，身法如風，猛撲過來。

他吸口冷氣，本來，他還可以用左手將楚紅蕁扣住的，但他巳領敎過那竄掠過來的少女那種暗器的神奇及厲害，他不想再領敎，以免雙手不能動，故此，他慌忙抱腕急退。

他巳暗中打定主意，溜之乎也！

因爲他在那刹那，巳看清楚了，情勢對他極之不利，他帶來的手下，巳死傷殆盡，就連一向倚之爲左右手的冷旭及趙樂亭，亦身受重傷，根本巳不能動手，在這種情形下，他若不溜，難道在等死不成？

但他却溜不了。

因爲陸若博在身形一窒，停下的刹那，隨即又縱掠起來，恍似天馬行空般，一下子便自朱義的頭頂上空飛掠而過，落在他的身後，阻住了他的退路。

朱義右腕受創，等於被廢去一隻右手，如今退路又被阻截了，那刹那，他心頭駭恐不巳，目光亂轉，在盤算着怎樣才能脫困而出，保得一命。

×　×　×

那出手解救了楚紅蕁的少女，這時正瞬也不瞬地注視着那邊的陸若博，神情極之複雜，有愛也有恨，這不難從她的目光看出來。

陸若博却連正眼也不敢瞧那位少女一眼。

那是因爲那少女不是別人，正是那位對他情深一片，追纏不捨的南海牡丹島少島主！

看樣子陸若博說得一點也不錯，這位牡丹島少島主似乎精擅追踪之術，不論陸若博走到那裏，她也能夠及時找到他，不過，這一次要不是這位牡丹島少島主及時找到來，只怕陸若博他們這時巳橫屍在地，楚紅蕁也成了朱義的洩慾對象了，說眞的，這一次眞要感謝這位牡丹島少島主！

而陸若博雖然極之厭煩牡丹島少島主的糾纏，但是這一次，他還是心中感激不巳。

他爲了阻截朱義的溜脫，他連那柄飛墜落地的破鯊刀，仍未檢拾回。

對朱義這種奸惡淫邪的老狐狸，他極之痛恨，他已在心中發誓，決不讓那老賊逃脫，並帮楚紅蓼得報大仇。

所謂醜婦終須要見家翁，如今既然與那位少島主面對面，那是避也避不了的，猶豫了一會，他終於開口朝那少島主道：「馮姑娘，請看在在下的面上，放開楚姑娘並解開她身上被封的穴道，好麼？」

原來，那位牡丹島少島主姓馮，芳名麗丹。

牡丹島少島主——馮麗丹那雙妙目一轉，落在身前楚紅蓼的身上，似妒仍嗔地道：「陸公子，我不但解救了你們之危，也從那老匹夫的手上，解救了這位姑娘，你居然連一個謝字也不說，哼，我憑什麼要放了她，她又是你的什麼人？你如此關心她！」

陸若博料不到她在這個時候，還糾纏不清，當下心煩地苦笑一聲，「馮姑娘，在下怎會不感謝你及時出手解救之恩，是在下疏忽，忘了向妳道謝……至於那位楚姑娘，在下與她只是剛剛相識……在下是出於義憤，不恥那朱老賊之所爲，才助他們一臂之力的。」

「哼，看你那樣關心她，別是喜歡了她，不敢說出來吧？」馮麗丹冷笑一聲，話語中的妒意更濃。

要是現在只有他與馮麗丹兩人，他眞會生氣地拂袖而去，而他之所以不喜歡這位牡丹島的少島主，有一部份的原因就是因爲她小心眼、刁蠻任性，不顧大局。

其實，這位牡丹島的少島主，論樣貌風姿，比楚紅蓼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她卻缺少了楚紅蓼那份嬌柔婉順，像她那種女孩子，那是大多數男人都吃不消的。

這或許是她自小被嬌縱寵壞，以至養成一種令男人吃不消的脾性吧。

陸若博被馮麗丹說得又羞又惱又氣，要不是爲了顧全大局，他眞會怒聲叱責她，但目前有求於她，只好强忍下一口氣，說道：「馮姑娘，這是關係到楚姑娘聲譽及清白的事，請妳不要亂說。」

楚紅蓼雖然動彈不得，但卻能說話，聽聞馮麗丹那樣說，她可是又羞又窘又氣又急，而她亦已猜出對方是誰，羞紅着一張臉，氣急地道：「這位姐姐，小妹很感激妳從那老賊的手上，將小妹解救出來，但卻請妳說話最好愼重一點，小妹與陸兄確是剛剛相識，也可以說是不打不相識，小妹與陸兄絕沒有半點兒女私情！」

話才說完，她頓感懊悔，因爲那不是她的眞心話，她在心底確是有點喜歡陸若博，若說是情深一片，卻未到那地步，她那樣說，是一時氣急之下才說出來的。

馮麗丹聽兩人那樣說，心中的妒意頓消，馬上轉嗔爲喜。「陸公子，我解救了你們之厄，難道一聲謝字，便夠了麼？」

陸若博聽着，心中一陣反感——挾恩求報，這算什麼？他生平最討厭的，就是那種斤斤計較的人，但在目前的情形下，卻不便表露出來，只好强忍着，語聲有點冷淡地道：「馮姑娘，那要在下怎樣一個謝法？」

馮麗丹抿嘴一笑，乘機道：「陸公子，我一時之間想不出來，待我想出來時，再告訴你，你一定要依從的啊！」

陸若博無可奈何地道：「馮姑娘，在下言出如山，只要不是强在下所難，在下一定依從！」

一頓，接說道：「現在妳可以解開楚姑娘被封的穴道了吧？」

馮麗丹高興得眼中閃爍出興奮光芒來。「陸公子，我這就馬上將楚姑娘被封的穴道解開！」

說着，含笑詢問楚紅蓼被點封了那一處穴道。

楚紅蓼一一說出來，馮麗丹依言一一爲她解開。

在陸若博與馮麗丹說話時，朱義一直在轉着念頭，思量着怎樣才能脫身，但他就是想不出一個法子，能夠從陸若博的阻截下，逃脫得了。

因爲他已在那段時間，察看清楚了四周的情形，身前身後要是只有馮麗丹與陸若博，他還不大在意，最令他顧忌的是，大約數丈外，團團圍站着十數名身穿青色勁裝的漢子，每一個漢子的左手中，皆握着一支不到一尺長的銅製細管子，他雖然不知道那是什麼暗器，但卻從那些瞬眼間猝然死傷殆盡的手下那種無從閃避抵擋的情形，看出那必是一種歹毒的暗器，說不定，自己右手腕上被刺了個對穿的那根近乎透明狀似魚刺的東西，就是從那根銅管子內射出來的，像這種幾乎令人看不到的暗器，若是從那一根根銅管子中向他射過來，他自信沒有把握閃避或是撥擋得了。

因爲那是肉眼很難察覺看到的暗器，否則，他左手腕上，就不會着了道兒，等於如廢了一樣。

× × ×

楚紅蓼穴道解開，長長地呼息了一口氣，抱拳朝馮麗丹道：「這位姐姐，救命之恩，小妹不敢或忘，請受小妹一禮。」

說着，深深地拜了下去。

馮麗丹居然大刺刺地受了楚紅蓼那一禮。「楚姑娘，本姑娘生受了，快請起來吧。」

陸若博看着，心中大不以爲然，馮麗丹那樣子實在有點太托大了，連一點自謙之道也不懂，也顯出了她的淺薄。

楚紅蓼挺起身來，這才轉過身子，面對着神色陰沉、目光閃爍不定的朱義，圓睜一雙眼，切齒仇恨地怒聲道：「朱義老賊，我今日若不手刃你這個惡賊，誓不罷休！」

說着，一步步逼向朱義。

朱義絞盡腦汁，也想不出一個可以脫身的辦法，當下把心一橫，獰笑着道：「臭丫頭，你想殺老夫？還未夠資格，老夫今日就算是死，也要把你墊背！」

說時，他的雙眼中射閃出惡毒如蛇的光芒。

陸若博担心楚紅蓼一個人殺不了朱義，反被朱義所殺，急急開聲道：「楚姑娘，在下助你一臂之力。」

那邊的馮麗丹卻吃醋地尖叫道：「陸公子，那是陸姑娘與那朱老頭之間的恩怨，你插手幹麼？哼，還說對她沒有意思？……那你……」

楚紅蓼不想聽馮麗丹說出難聽的話來，急忙截住她的話，朝陸若博感激地道：「陸兄，你的好意我心領了，這是我與那老賊之間的恩怨，我不希望有人插手，更不想那老賊死在別人的手上，我一定要手刃那老賊，替我慘死在那老賊手下的父母及家人報仇！陸兄，請你諒解小妹的苦衷，不要插手。」

一頓，目光轉落在那邊昏倒在地上的姜鎭龍身上，焦急地道：「陸兄，請你去看一下我表哥是生是死，若是昏暈過去，請你帮忙救活照顧他，小妹感激不盡。」

說着，向陸若博施了一禮。

陸若博忙還禮不迭。「楚姑娘，別客氣，妳既然這樣說，在下遵命，不過，你千萬要小心，不可逞强，須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那老賊雖然受了傷，一身功力還在，妳請小心了。」

說完，身形一閃，繞掠向倒在地上，死活不知的姜鎭龍。

馮麗丹看到兩人互相關顧，不禁又妒意陡生，正想大發嬌嗔，楚紅蓼已滿懷仇恨地飛身撲向朱義，同時間自袖中亮出另一柄短匕來，探臂疾刺向朱義的心窩。

馮麗丹只好將到口的話，酸酸地咽回肚子內。

朱義雖然右手受傷，不能動，但還有左手，何況，他的一身功力絲毫無損，因此，他根本就不將楚紅蓼放在心上，他自信單憑他一身深厚的功力，便足以對付楚紅蓼！

而他亦早以打定了主意，不讓楚紅蓼近身，那便奈何不了他，是以，他不等楚紅蓼撲至近前，便猛吸一口氣，運起一身功勁，左掌疾揮，劈向楚紅蓼。

楚紅蓼陡感一股重如山岳的飈勁直撞過來，她有自知之明，不敢硬接，疾撲的身形斜刺裏猝掠開去，堪堪避過了那股直撞過來，重如山岳的氣勁。

而她的身形才斜掠出去，便馬上身形半旋，重又飛撲向朱義！

朱義一見這一招見效，果然將楚紅蓼的攻勢阻截住，心中暗喜，身形微轉，朝着猛撲過來的楚紅蓼又劈出一掌。

楚紅蓼只好又斜閃開去，避開那股飈勁，接身形半轉，又撲向朱義。

朱義依樣畫葫蘆，隨着楚紅蓼斜閃開去的身形側轉過去，又劈出一掌！

就這樣，楚紅蓼繞着朱義的身子閃撲了一圈，依然是撲掠不到朱義的身前，被他發出的那一股股掌勁逼阻在丈許距離之外！

楚紅蓼大概心切報仇，心思與心智全被仇恨佔滿了，一時間想不出辦法來欺近朱義的身前，只是咬着牙，繼續繞着朱義的身子閃撲。

朱義照樣招式，隨着楚紅蓼閃縱撲擊的身形連環發掌，利用强勁如山的掌勁，硬是將楚紅蓼的撲擊之勢阻窒在丈外，一點也奈何不了他。

馮麗丹雖然對楚紅蓼含有妒意，但她瞧到楚紅蓼根本近不了朱義的身前，奈何不了他，不禁也替她着急起來，但一時間，她也想不出什麼辦法，可以令到楚紅蓼能夠突破朱義的掌勁所形成的一堵「牆」，欺近得了朱義的身前，所以，她只好乾着急地看着。

那邊，陸若博已將地上的姜鎭龍扶了起來（已查察出姜鎭龍只是傷重昏迷過去，還有氣息），並將眞氣注入對方的體內，不一會，姜鎭龍的氣息便粗重起來，接着，眼皮顫動了幾下，終於睜開來。

他從昏迷中醒轉過來了。

陸若博看到姜鎭龍醒轉過來，不禁鬆了口氣，放開抵在他背心大穴的手掌，長長地吁口氣，急忙從懷中摸出一個瓷瓶子來，拔開塞子，傾出兩顆赤紅如火的丹丸來，壓着聲對靠在他身上的姜鎭龍道：「姜兄，請張開咀，吃下這兩顆丹丸，待會，你就會感到好很多的了。」

姜鎭龍雖然醒轉過來，但由於受的內傷很重，故此，顯得非常虛弱，神智還未完全清醒過來，聞言，有點茫然地微微轉動一下眼珠子，略爲張開了咀巴。

陸若博立刻將兩顆丹丸投入他的口內。「姜兄，你快閉目調息一會。」

姜鎭龍似乎完全清醒了，緩緩扭頸，無神地看了陸若博一眼，咀巴翕動着，發出喑啞的語聲：「陸……兄，紅……蓼……她怎樣……了……」

陸若博被他一問，這才省起楚紅蓼正與朱義作生死之鬥，剛才他爲了救活姜鎭龍，不敢分神，所以一直沒有朝那邊瞧看，如今被姜鎭龍一問，他這才閃眼往那邊瞧看，同時安慰他道：「姜兄，你放心調息吧，楚姑娘已脫出了朱老賊的掌握，這時……」

下面他正想說「正與朱老賊動手」，但他驀然想到，若是說出來，姜鎭龍一定不肯調息，必會强自掙扎着站起來，不顧一切地撲過去相助楚紅蓼一臂，故此，他連忙改口道：「楚姑娘一點損傷也沒有，你且放心調息吧。」

姜鎭龍聽說後，似乎放下心來，喘了口氣，閉上眼皮在陸若博的扶持下，坐直了身子，運氣調息起來。

陸若博這時已瞧看清楚楚紅蓼與朱義動手的情形，看到楚紅蓼一味繞着朱義的身子閃撲，却被朱義發出的如山掌勁阻窒在丈外的距離，無法突入欺近對方的身前，一雙眉頭不由皺了起來，暗自替楚紅蓼着急。

到底是旁觀者清，瞧看了一會，他心頭倏地一動，脫口叫道：「楚姑娘，妳那樣只是陡費氣力與時間，根本奈何不了朱老賊，妳怎不施展數天前，與在下動手時的那種身法？」

楚紅蓼果然是當局者迷（或許是被仇恨幪蔽了靈智），如今被陸若博那一喝，刹時有如當頭棒喝般，靈智一醒，閃撲的身形隨之倏變。

她即時施展出師門秘傳身法——飛雲蝶舞身法。

那刹那，只見她的身形倏繞在閃，似左還右，有如飛雲變幻，蝶舞花間，根本就不分不清她的身形是進還是退，是左抑右，看得朱義眼花繚亂的，很難捉摸到她的意向。

朱義只好狂亂地發掌劈擊，身形時而右轉，時而左旋，或是暴退，猝而橫閃，神態再也沒有先前那樣從容，顯得有點狼狽！

而楚紅蓼的身形閃挪進退之間，更加變幻難測，就連在一旁看着的馮麗丹，也看得眼花繚亂，無法分辨捉摸到楚紅蓼的

身形是從左閃還是掠向右邊。

陸若博看着·由不住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

因爲他看出，朱義遲早會窮於應付，着了楚紅蓉的道兒的。

果然，不大一會，朱義便已越來越狂亂狼狽，那隻左掌只是無目的地揮劈着，根本已阻截不住，也捉摸不到楚紅蓉身形之所在。

而他吃虧在右手不能揮動，否則，憑他的一身功力，加上他身手之高明，若是雙手能動的話，只怕楚紅蓉施展的飛雲蝶舞身法，也奈何不了他。

朱義能夠成爲一方之雄，若沒有什麼斤兩，別說稱雄了，只怕連站也站不穩。

本來，他一直想脫身突圍而遁的，像他這種人，幾經艱辛，花了不少心機才建起一片基業，自然不肯就此撒手不要，到閻王老子那裏報到，若不是他對於那些圍站在四周，手執一根細銅管子的漢子有所顧忌，他早已在與楚紅蓉動上手時，便乘機溜之乎也。

這時，他在明知再勉力應付下去的情形下，必然會栽在楚紅蓉的手上，他暗中把心一橫，豁出去了，決定冒險衝突出去，希望能夠逃得一命！

心念已決之下，他馬上定下心神來，暗自提聚起全身功勁，一掌橫撞出去。

勁風尖嘯中，掌勢過處，有如狂飆疾捲，掃掠而過，楚紅蓉的身形若是在他的掌勢範圍之內，那肯定會被他的掌勁掃中，被掃擊開去！

而他在一掌掃出的剎那，身形乘勢旋掠出去。

那知道就在他一掌掃出的剎那，眼前閃挪穿掠，捉摸不定的繽紛如蝶身形倏然消散，他的身形才動，右腰眼處驀地一痛，他的身形亦猛然急停下來，身子猛地一搐一挺，忍不住張口發出一聲嘶吼，隨着一條身形的往後閃退，自他的腰眼處標射出一股血箭來。

隨即，他的身形搖晃了一下，急忙以一手掩着腰間傷口，向前蹌出了一大步。

而閃退開去的身形倏退暴進，就在朱義猛然扭轉身形朝後睜視的剎那，那條身形已將手上帶血的短七，插入了他的背心要害內！那快捷有如魅影般的身形，自然是楚紅蓉了。

朱義的身形在短七插入他背心內的剎那，整個人頓時僵住了，滿臉獰惡之色，厲睜着雙眼，張口噴出一大口血，接身形一歪，栽跌在地上，咽了氣！

楚紅蓉要不是退得快，準會被朱義張口噴出來的那口血箭濺射在身上。

看着歪倒在地上，死後仍然獰惡如猛獸般的朱義，楚紅蓉有那麼剎那的驚怔，大瞪着一雙眼睛，臉上滿是難以壓抑的激動神色，剎那之後，抬臉向天，咀裏喃喃自語着，似是向蒼天禱告般。

× × ×

陸若博是看着楚紅蓉刺殺朱義的，那剎那，他感到一陣痛快，同時也替楚紅蓉得報大仇而高興。

馮麗丹臉上的表情變化不大，在朱義倒地後，他已毫不放鬆地注視着陸若博，生恐他會突然離去那樣，緊緊地盯着他。

姜鎭龍在聽到朱義那聲慘叫後，再也調息不下去，霍然睜開眼來，看到朱義像一條死狗般，歪躺在地上，剎時眼中閃射出興奮的光芒來，掙扎着站起來，也顧不了抹去咀角的血漬，腳步踉蹌地走向楚紅蓉那邊，連陸若博叫他不要那樣激動也不聽。

「紅蓉，妳終於殺了那老賊，妳……沒有什麼……傷吧？」姜鎭龍邊走向楚紅蓉，邊語聲急促地說。

楚紅蓉看到姜鎭龍在身受重傷之下，仍然那樣關心自己，心中大是感動，忙擰身急迎上去，扶住了他，激動地道：「表哥，我終於殺了那老賊！報了大仇！表哥，你傷得重麼，我一點損傷也沒有。」

姜鎭龍聽楚紅蓉那樣說，寬慰地咧咀笑了一下，噓口氣，說道：「紅蓉，妳沒有事就好了，我的傷不太重，妳不要担心，妳能夠殺死那老賊，得報大仇，我就是因此而死去，也無憾矣！」

楚紅蓉聽得感動莫名，一時間說不出說來，只是緊緊地執扶着姜鎭龍的雙手。

姜鎭龍的目光則定定地注視着楚紅蓉那張嬌靨。

那邊的陸若博看到楚、姜兩人那種因激動而變得親密的樣子，不知怎的，既高興又有點耿耿的，呆望着兩人。

「陸公子，別發呆了，盡看着人家幹麼？」馮麗丹語聲突如其來，人也突如其來地來到了陸若博的身前，一雙俏目直盯在陸若博的臉上，一臉似笑非笑的表情。

陸若博心頭驚跳了一下，連忙收回目光，雖然心中對於馮麗丹那樣說頗爲反感，但他却沒有表露出來，只是淡淡地道：

「馮少島主，妳那樣說是什麼意思，請你說話檢點一些。」

馮麗丹就算再淺薄，也聽出了陸若博語氣中的不悅，當下妙目一轉，抿咀一笑，道：「陸公子，你是怎麼了？不是被我說中吧？」一頓，微哼一聲，負氣地道：「你別忘記，你曾答應我一個要求的！」

陸若博雖然對馮麗丹毫無好感，而他又不是一個寡情絕義，輕諾毀信之人，畢竟，馮麗丹確是救了他們三人，而他也承諾過對方一個要求，只好無可奈何地道：「馮少島主，不錯在下曾承諾妳的一個要求，但別忘記，在下也曾有言在先；在下只答應在力所能爲，又不强人所難的情形下，答應妳提出的一個要求，希望你別忘記。」

馮麗丹那雙俏目毫不羞怯地在陸若博的臉上轉來溜去，聞言嗯了一聲，說道：「陸公子，你放心，我沒有忘記！」一頓，朝陸若博露出一個嫵媚的笑容，說道：「你聽着了，我這就說了。」一停，緊接說下去：「我只要你陪我遊玩十日！」

陸若博一聽，有點不相信地睜眼望着馮麗丹，還以爲自己聽錯了，尖聲道：「妳只要在下陪妳遊玩十天？」

「怎麼？你不是不答應吧？」馮麗丹現出一股曖昧的神色，瞄了陸若博一眼。

說眞的，馮麗丹提出的這個要求，確是大出他意料之外，在他的想像中，她提出來的要求，必定很苛刻，甚至會要他跟她回牡丹島，那料到，只要求他陪她遊玩

十天，這根本算不上是要求，因爲就算是朋友之間，要是投機的話，不要是十天半月了，就算是把臂同遊一年半載，也是等閒事。

「馮少島主，在下言出必踐，怎會反悔。」陸若博急說道：「何況，妳這個要求絕不過份，在下怎會不答應！」

「嗯　既然你答應了，那就馬上跟我走吧！」馮麗丹說完，朝那些手執細銅管子的漢子揮了一下手。

那些漢子即時兩邊一攏，撤回馮麗丹原先站着的地方。

而在那裏，金童子許一剪不知在什麼時候，現身站在那裏，另外還有三名年紀在五十至六十之間的老者，不用說，那三位老者都是牡丹島的高手。

陸若博看一眼那邊的姜、楚兩人，對轉身向許一剪那邊走去的馮麗丹道：「馮少島主，請等一下，讓在下與姜兄他們說一聲。」

馮麗丹腳步一停，扭轉身道：「快去吧，相信你也感到肚子餓了。」

陸若博沒有理睬馮麗丹，逕自向姜、楚兩人那邊走去。

姜鎭龍與楚紅蓉這時已平復下來，而皆有點赧然地鬆開了互握着的手，正自看着走過來的陸若博。

而兩人早已聽到陸若博與馮麗丹所說的話，姜鎭龍因爲在馮麗丹與手下現身時，已昏迷過去，所以，不知道陸若博在馮麗丹的脅求下，答應了她的要求，故此還不顯得怎樣，但楚紅蓉却心情激動不已，因爲她知道，陸若博是爲了她，才答應馮麗丹的要求，故此，她的心情異常激動。

「陸兄，要你爲了小妹而不得不答應與一個不喜歡的人在一起，小妹不知怎樣答謝你的恩德，要不是你，小妹大仇不但不能報，只怕要死在那老賊的手下。」楚紅蓉滿懷感激地向陸若博施禮拜了下去。

陸若博急忙閃身讓開，急聲道：「楚姑娘，妳請快起來！姜兄，請你替在下將楚姑娘扶起來。」

待姜鎭龍將楚紅蓉扶起來，他才道：「楚姑娘，在下與兩位一見投緣，只要妳能夠得報大仇，在下陪她遊玩幾日，又有什麼要緊。」

姜鎭龍也不由被陸若博那種見義勇爲，捨己爲人的胸襟氣度所感動，肅然起敬地道：「陸兄，姜某能夠結識你這種襟懷磊落俠義的朋友，實乃姜某之幸！」

陸若博忙拱手謙道：「姜兄，你太過獎了，在下也很高興結識了像姜兄你這種爲義不惜一死的朋友！」

「陸兄，你眞的要跟那位馮少島主去麼？」楚紅蓉語聲微帶不捨地說道。

陸若博正容道：「楚姑娘，在下不是言而無信之人！楚姑娘妳既然已得報大仇，在下也替妳高興。姜兄，在下希望能夠與兩位再見！」

姜鎭龍誠意地道：「陸兄，姜某也這樣希望。」

「陸兄，咱們一定能夠再見的！」楚紅蓉說時神色流露出依依不捨之情。

陸若博朝兩人抱拳道：「兩位，在下就此別過，希望兩位有情人終成眷屬。」說完，便轉身朝馮麗丹那邊走去。

姜鎭龍與楚紅蓉被陸若博那句話說得臉上一陣臊熱，心頭劇跳，一時間羞得說不出話來。

楚紅蓉那剎那心情複雜極了，雙眼一直視着陸若博的身形往前移。

姜鎭龍的心情很快便平復下來，滿懷喜悅地抬眼望一下楚紅蓉，歡聲道：「紅蓉……」

楚紅蓉却聽如不聞，只是發呆地望着遠去的陸若博，恍似痴了般，姜鎭龍不是個木頭人，眼見她這樣，心頭馬上涼了半截，下面的話，他也說不下去了。

陸若博沒有轉身朝楚、姜兩人望一眼，那不是他不想，而是强自壓抑着，因爲他不想因此而令到楚、姜兩人燕爾分飛。

雖則，他的心中也有一股依依不捨之情——那是對楚紅蓉的。

馮麗丹看到陸若博走來，滿懷高興地瞟了他一眼，嬌聲道：「陸公子，咱們走吧。」

陸若博也沒得問她要到那裏，只是點了點頭，跟着馮麗丹走了。

眨眼間，馮麗丹一行人與及陸若博便消失在楚紅蓉與姜鎭龍的視綫之外。

楚紅蓉好一會，才若有所失地收回目光，這才發覺到姜鎭龍木無表情地垂着頭，呆望着地上，她才悚然省覺到，自己剛才那樣子，一定令到他心中耿耿不樂了，可惜，她實在無法控制自己，當下有點愧疚地道：「表哥，咱們也回鎭上去吧。」

姜鎭龍默然點一下頭，便自向鎭上那面走去。

楚紅蓉也沒有說什麼，默然跟着走。

× × ×

「紅蓉，我走了，我知道妳喜歡的是陸兄。我昨晚想了一整晚，我已想通想透，知道强摘的果子不甜，而我不想勉强妳，也不想令到妳與我因此而痛苦下去。以前，我實在是太一廂情願了，不錯，我確是一直深愛着妳，無奈襄王有夢，神女無心，在昨日妳送別陸兄時，我已從妳的眼神中看出來，如今妳大仇已報，我若是再纏下去，那只會令到妳憎厭我，故此，我決定走了，而我的心也死了，臨別匆匆，在此·我借用陸兄那句話：祝妳與陸兄有情人終成眷屬！」

楚紅蓉展閱完姜鎭龍留在客棧房中的那封留信，心情激動異常，眼眶中已滿是淚水。

淚水沿着她的臉龐流下來，淌流至她那顫抖嗡動的唇角邊。「表哥，你太好了，也太傻了，不錯，我確是喜歡陸兄，但我已從陸兄昨天離別時的神態，看出他不會接受我那番情意，昨晚，我何嘗不是輾轉反側，驀然驚覺到，我欠你太多，其實，我眞正喜歡的人是你，你爲何那樣傻，如今，敎我到那裏去找你？」

淚水自她的咀角淌流到下巴，再滴落在衣襟上，楚紅蓉沒有去抹，喃喃道：「表哥，不論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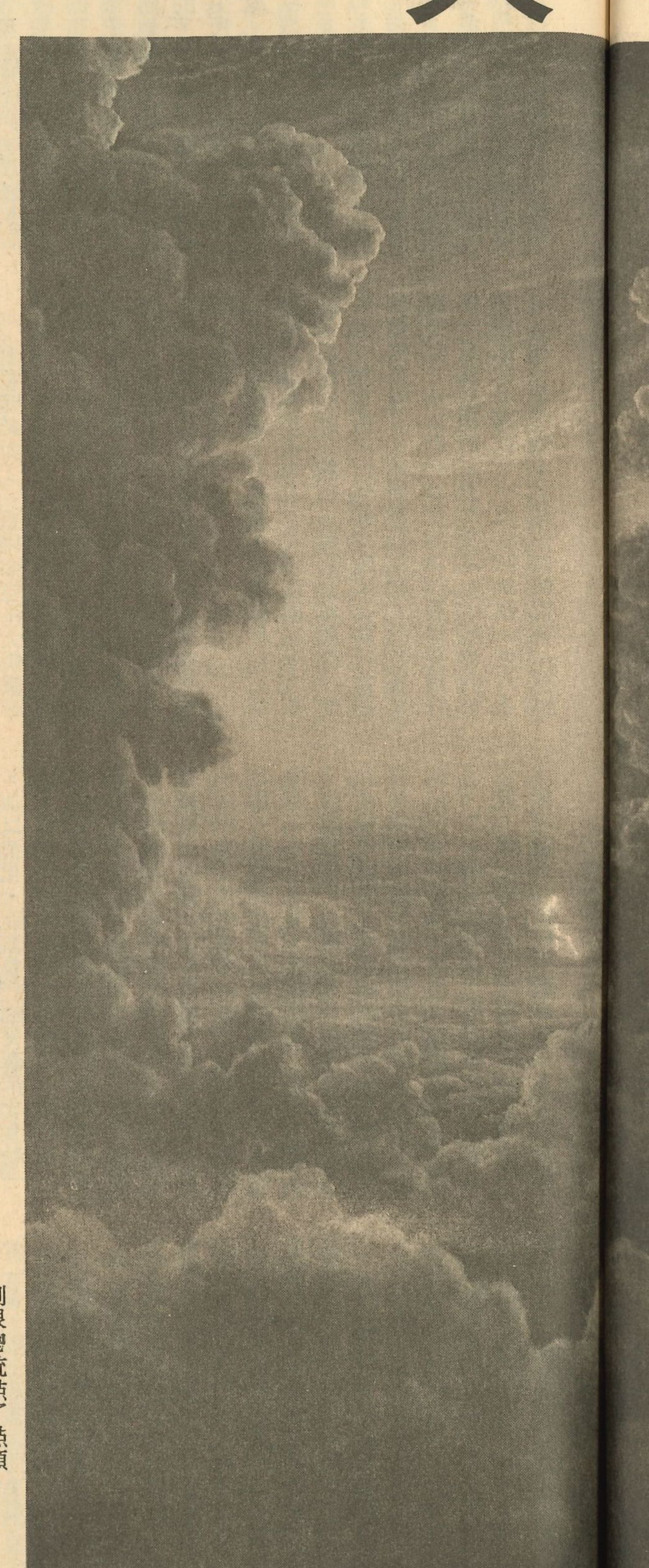
舉袖一把抹去臉上的淚水，返回自己的房內，拿起自己那個布包，離開客棧，踏上了找尋姜鎭龍的路途。

「但願陸兄能擺脫那位馮少島主的糾纏，祝願他找到一位好姑娘……」楚紅蓉走在路上，心中暗自祝願。（全文完）

美蘇星球爭霸戰

羅唐納・文

天頂浴血戰



圖爲巴美頓死裏逃生的情形，飛艇在天頂爆炸，他靠救生傘降落。

地球上空十一萬呎，那是大氣層的盡頭，叫做「天頂」，這一場浴血戰偏偏在那一處爆發，美國派遣一批飛行物體到天頂搜索失踪的巨型運輸機，全軍盡墨，只有巴美頓一個人生還，襲擊他們的秘密武器竟然是來歷不明的「飛碟」！

神秘氣流捲去飛機

有一天，美國太空總署最有權威的太空秘密武器專家「巴美頓博士」，跟太空總署激光專家卡靈博士，聯名打電話到白宮總統府，自稱有重要的事情，盼望副官雷望替他們報告列根總統，希望總統在這幾天之內撥冗駕臨太空總署秘窟，研究局勢，如果列根總統確定了日期，請雷副官盡快通知他們，準備一切。

半小時後，副官雷望回覆他們，在電話的那邊說：「列根總統將於明天靠近深夜前赴太空總署，大概在夜間十點鐘到十一點，我的話說完了，再會！」

這件事情就此確定，翌日的晚上，列根總統果然抵達，進入太空總署之後，使用電梯，降落地面之下的秘窟，該處深達二百呎過外，非常安全，高度保密。

兩個科學家迎上去，列根總統發覺秘窟之內只有他們二人，立刻發生一種感覺，認爲對方必有十分重大的秘密跟他商量，担心人數太多，容易洩秘，故此那個地方僅有這兩個人。

卡靈博士是「國家安全保衞局」的成員，一向熟悉，至於巴美頓博士，比較陌生，由於這個博士研究秘密武器頗有成就，列根總統對他刮目相看。

卡靈博士說：「近來加州及華盛頓州的上空出現一些可怖的景象，我們懷疑它係蘇聯的秘密武器，這種事情十分重要，故此邀你駕臨，磋商對策，希望你注意這件事，它可能涉及印航的空難事件，甚至有更多的空難事件發生，那種秘密武器是旋轉氣流。」

列根總統點了點頭，說：「我明白甚麼東西是旋轉氣流，但却不明白爲甚麼它可以變成秘密武器。」

卡靈博士說：「如果你記得起今年在美國中部多次發生的龍捲風，它的威力巨大到甚麼程度，你就會知道旋轉氣流可以造成重大的災害了，關於旋轉氣流，巴美頓博士懂得比我多，還是由他報告，比較合理。」

列根總統點了點頭。

巴美頓博士說：「旋轉氣流即是空氣出現漩渦，一架飛機起飛的時候，必有漩渦，大郵船出海，也會令到海水出現漩渦，總之，旋轉氣流是很尋常的事情，假如它在太空出現，那就不尋常了，極有可能令到地球的某一處出現颱風或者大雷暴，此外，太空出現旋轉氣流還有可能影响到地球的磁場，變成神秘的力量，如果有一個科學家能够控制氣流，使它旋轉，不管這一股力量在太空發生抑或在地面發生，俱是很危險的，歷史上有名的百慕達上空五架飛機一齊失踪的驚人奇案，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反映出旋轉氣流的威力，希望總統記得起這件事情。」

「我當然記得起，假如我沒有記錯，這一場災禍發生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至

於準確的日子，我就沒法講得出來，當時有五架戰機屬於古拉馬型，從美國佛羅里達州空軍基地起飛，做飛行演習，料不到它飛到空中只是二十分鐘，收到一個叫做泰勒的飛行員報告，自稱他們發現一片大海，普通海水是藍色或黃色的，它却是白色，白得像牛奶，他認爲他們全部迷失方向，變成了迷途的羔羊，凶多吉少，盼望地面的空軍從速派人救助。隨後海軍總部派遣一艘水陸兩用的「馬丁馬尼」飛艇，到空中搜索，它也是連人帶飛艇失踪，事後沒有找到任何一片殘骸屬於機師或飛機乂或飛艇的，只知道上述的六架飛行物體進入百慕達三角地帶的上空，就此消失，假如它毀於旋轉氣流，並非奇事。」

巴美頓博士說：「總統的記憶力如此堅强，佩服之至，經過深入調查之後，我認爲它毀於旋轉氣流之手，只有這樣解釋，才可以符合當時的情況，地面或海上沒有一片飛行物體的殘骸，也沒有機師的殘骸，原因是那股氣流把他們連人帶飛機飛艇捲入高空，離開地球的大氣層，一直飛到太空。你知道的，任何物體離開大氣層，不再被地心吸力所吸，它就永遠留在太空，故此一去不返。」

列根總統臉露微笑，說：「巴美頓先生，你的想像力眞是豐富！」

「不，我說的是事實，並非幻想，當時飛行員泰勒拍電報向地面的空軍基地報告時，指出這一點，他看見前面是一片白色的大海，他沒有說錯，因爲旋轉氣流已把他們連人帶飛機捲到離地七萬呎高，他所看到的是北極景色，冰雪相連，白茫茫的一片。」

列根總統說：「那些飛行物體飛到地球最高的空中，難以支持巨大的壓力，照理，它會爆炸，如果它爆炸，地面有碎片殘骸，何以甚麼殘骸的物體，完全找不到呢？」

「被氣流捲上高空，穿過大氣層，推入太空，由於氣流保護他們，不會爆炸，事實上被旋轉氣流捲到高空消失的飛機，不止這一次，一九五四年十月，還有另外一次飛機失踪奇案，跟上述的奇案相似，足以證明旋轉氣流有力把低空的飛行物體送到太空，那一次失踪的飛機是民航機，從美國馬里蘭州掠過，就此失踪，機上有四十二人，係四引擎的大機，只知道它失踪之前飛行了一兩小時，不知道它在那一個州的空中消失。」

列根總統說：「這兩宗空中大災難都是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到十二月發生的，如此巧合，史無前例，或者那一年眞的有些巨大變化，在太空發生，不然的話，應該歸咎於蘇聯了，只有那邊的邪惡科學家，才能不顧一切的放手去幹各種傷天害理的事。」

巴美頓說：「總統，蘇聯雖然在太空科技方面有些進步，它決不能夠在一九五四年那麼早的一段日子製造旋轉氣流，此外，一件事情可以想像得到，莫斯科當局的最高負責人，不管是誰執政，俱是窮兇極惡的，假如他們眞的有本領製造旋轉氣流，爲甚麼他們不動手擾亂空中航機的治安去威脅各國呢？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八四年，三十年之內，各國的航機沒有一次神秘失踪，也沒有接受過蘇聯的威脅，可見一九五四年兩宗在冬季發生的空中大災難，只是天災，並非人爲，說到那一年的氣溫變化以及太空的變化，却是特別嚴重的，因爲太空忽然有一股强大無比的黑氣從黑洞噴出來，大概地球表面低空出現旋轉氣流，就是黑氣的影响，大多數科學家都認爲太空一旦出現黑氣，地球就會看見空中出現妖雲，不可不防。」

列根總統說：「巴美頓先生，你所說的話相當有趣，那時科學家還沒有確定太空有一個黑洞，等於謀殺陷阱，甚麼物體都能夠吸進去，却又永遠存在，他們怎樣知道它會吐出黑氣呢？」

「關於黑洞的知識，科學家仍是所知有限，只是知道宇宙間有一個或幾個黑洞，且有無比的吸力，能够把小行星吸進去，加以消化，就像我們的胃囊消化食物一樣，它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吃掉一顆行星，可能吃滯，於是把行星的殘骸吐出來，那是黑氣出現的一種解釋，另外一種有關黑氣的解釋就是某一個星體爆炸，由於它的組織份子在爆炸當中分裂，出現黑氣，具有破壞力以及殺傷力，往往牽累到附近的星體，僥倖銀河有很大空隙，輕微的黑氣爲患不多，可是，黑氣離開了銀河，在太空飄飄蕩蕩，如果它進入地球的吸力圈，就會變成妖雲，令到地球發生大災難，照例那種大災難是風災或水災居多，亦有可能把一架飛機扯上高空，加以消滅，我認爲一九五四年的兩次大災難跟太空的變化有關，因爲那一年的太陽以及月亮都受到黑氣侵襲，曾經發生嚴重變化，太陽表面出現黑子，月亮的變化更大，竟然有半邊明月失去了光華。」

列根總統說：「巴美頓先生，你的偉論大概是有根據的，佩服之至，我逐漸瞭解旋轉氣流是些甚麼了，它就像是海中的漩渦。」

「對了，它的確是一種漩渦，剛才我說的妖雲，曾經在加州上空出現過，被加州天文台用效果很强的望遠鏡拍攝得到，色彩繽紛的雲，在空中轉動不停，看來好像把這幅照片向天文台借用，現時把它拿出來獻給你看看，證實我所講的話全部屬實。」

說完，他從一個大橱櫃的一格橫放上面抽出一幅照片，送到列根總統的手上。

「不錯，它確是很奇怪的，我從未看見過如此奇異的彩雲。」列根總統把它欣賞一番，隨即發表他的意見。

耳邊忽又有另外一個人的語聲。

說話的人是卡靈博士。

他插嘴說：「關於太陽月亮變色的照片，我也向加州天文台借用，現時它放在大橱櫃的另一角，如果你想看看它，我立刻可以把它拿出來，給你欣賞。」

列根總統笑了笑，說：「我彷彿變成天文學家了，我相信那些照片一定是很有趣的，請你把它拿出來。」

「好，我一共借了七幅照片，放在枱上，給你欣賞。」卡靈博士說。

一共有七幅照片放在枱上，卡靈博士逐幅解釋，原來太陽是一個巨大的火球，只有氣體，沒有固體，表面的火焰達到攝氏七千五百萬度，它不斷的爆炸，每隔一

個時期，使會收縮，自行整頓內部，爆炸過的一面出現黑點，表示那個地方的火力大減，這一類的知識，列根總統早已懂得，看了並不覺得特別稀奇，反而月球被奇異的彩雲籠罩，好像它被怪物吞噬，失去了一邊，這一類的照片使他感到驚奇，此外，還有兩幅照片是雲彩變形的，七幅照片分別顯示太空奇景，頗爲有趣。

列根總統隨意發問：「兩位科學家，我很想知道這一點，月球離開地球很遠，太陽離開地球更遠，它有甚麼變化，照道理說，對地球的影响簡直是微乎其微，爲甚麼兩位科學家覺得它值得重視呢？」

卡靈博士說：「太空沒有任何物體，只就除了星球和隕石，缺少阻力，故此在遠處發生的各種變化都會影响地球，假如地球沒有地心吸力，它的影响就不會太過嚴重。」

列根總統說道：「兩位科學家研究旋轉的氣流，成績卓越，如果你們想利用它去制造一種秘密武器，有沒有辦法辦得到呢？」

「也許有辦法做得到的，我們已經想出了一個很具體的辦法，希望總統批准，從速做一個實驗，它不單是借此證明空氣中確有可能出現漩渦，還可以進一步的加以判斷，知道最近一連串的災難是否由蘇聯製造出來。」

「好，你們需要多少經費去製造旋轉氣流呢？」

「不，總統先生，恐怕你有多少誤會了，製造旋轉氣流，並不需要巨欵，只是担心它一時不愼發生災禍而已，我先把這一次準備做實驗的地點說出來，它是美國加州的上空。」

「又是在加州上空！」總統的眉心一皺。

「不錯，最容易發生旋轉氣流的地方，就是加州上空，因爲海岸的另外一邊係太平洋，非常廣闊，此外，適合於製造旋轉氣流的另外一個地方就是佛羅里達州上空了，因爲它的一邊海岸是墨西哥灣，由於墨西哥灣的廣闊程度比不上太平洋，接近海洋的高山，也是太平洋那邊的山勢雄壯些，故此我們選擇加州上空，說得更加準確，不妨說那個實驗打算在加州夢露島的上空進行，萬一發生災難，由於夢露島早已沒有人居住，充其量不過山崩地裂，不會殺傷任何人。」

「是的，夢露島十年來已經不准遊客走到那邊逛遊了，更加沒有人居住，我立刻批准你們這一項計劃，那一天進行呢？請在旬日之前通知我。」

列根總統是個大忙人，說完這些話，便即分手，暫時不理會這件事。

說到「夢露島」，有許多人立刻在腦海中浮起了瑪莉蓮夢露的艷影，甚至發生錯覺，以爲它是爲了紀念這一顆曾經亮透了半邊天的艷星而設，並非如此簡單，沒有瑪莉蓮夢露羅登銀幕變成艷星之前，已經有「夢露島」了，你只能說瑪莉蓮夢露只是採用該島的名稱，作爲她的藝名，絕對不是它爲了紀念她然後定名的，一百年來，它是加州最美的遊覽區之一，該島以前是火山島，怪石嶙峋，山勢高聳，不管遠眺近望，十分壯觀，後來因爲加州的水務局頻頻在夢露湖汲水，引致該島缺乏大自然的水份供應，林木枯萎，隨後雀鳥也死亡，原因是牠沒有林木棲身，湖中無水，當然是沒有魚了，整個夢露島在湖中屹立，四面是水，跟陸地隔絕，由於湖水變乾，有些遊客被好奇心驅使，橫過湖底，走向夢露島，料不到湖底有許多個細小的洞穴，跌下去就沒法爬起來，很快被毒蛇咬死，因此之故，它從遊覽區變成了謀殺陷阱，島上的居民自從湖水變乾之後就必須在湖底走動，才可以進入市區，他們也是很可能死於湖底洞穴的，就算初時賴着不走的人，到了這個階段，他們也不可能株守在原來的地方了，逼於全部撤離夢露島。

十年之內，沒有一個人居住的荒島，被乾涸的湖底包圍，湖底還有毒蛇出沒，匿居洞穴，這種地方可以說是人間絕境了，它的上空作爲實驗旋轉氣流的地點，最爲理想，況且這一項實驗根本就是不必花錢的，只是把巨型的螺旋槳裝置在運輸機上面，已經够了，無怪列根總統毫不考慮立刻批准它。

到了實驗的一天，由加州空軍出動八架巨型運輸機，原有的機艙拆開，加上了螺旋槳，那些東西就是實驗品了，看來好像一場遊戲。

他們偏要揀殘夜升空，而且一口氣升到九萬呎高空之上，却又按兵不動。

列根總統跟巴美頓博士及卡靈博士坐在另外一架巨型飛機之上，留在較遠之處，免得被狂風捲起的氣流傷害，他是很安全的，不過，他不大相信憑着螺旋槳可以令到空氣出現漩渦，兩個科學家揀凌晨三時三十分進行這個實驗，也是很難理解的一件事，因此他不自覺的保持緘默，沒有發表意見。

卡靈博士比較別的科學家更加接近他，懂得他的想法，湊近一點，說：「總統，你可能對這個實驗缺少信心，我不妨對你說知，只是憑着巨型的螺旋槳在空中攪動，不過出現一陣狂風，絕對不可能引致氣流變成漩渦的，一定要看準了時間，知道太空最爲貼近地球的某一處有一股强勁的氣流侵入，如果沒法堵截，它就變成颱風，那些螺旋槳盡量貼近它，兜住它，使它不能够繼續吹到地面，然後有可能變成旋轉性的氣流，我們已經飛到九萬呎高空，仍然沒有任何活動，就因爲太空上面盤旋的一股氣流沒有侵入地球，仍要耐心守候。」

列根總統說：「卡靈博士，假定你所指的全是事實，颱風在太空吹襲地球，你怎能够確定它的時間和地點呢？」

「這是氣象台探測得到的，那邊有巨大的儀器可以做得很準確，不必研究它準確到甚麼程度，假如我們眞的有辦法兜住那一股氣流，使它旋轉，它的破壞力十分驚人，我們可以透過這一架飛機的電視螢光幕看得見它的活動情形，現時我們扭開電視了，淺灰色的一痕幻影在螢光幕上面出現，它就是氣流。」

說完，他扭開了電視機。

剛剛扭開一個掣，他就衝口而出的喊叫：「時間到了，快些看！螢光幕左上角出現的灰色影子就是氣流！」

他十分興奮，飛機上面幾個人都感到興奮。

列根總統把視綫投在螢光幕，果然看見一撮灰色的小點，頻頻移動，另有少許灰點從四方八面飛到那邊，似乎它急於結集成形，此外，就是白茫茫的一片。

列根總統說：「那個空中是太空抑或是地球表面的高空呢？」

巴美頓博士說：「地球表面的空中有一個大氣層籠罩，它是氧氣跟氮氣混和造成的，只有微量的氫氣，故此我們能夠呼吸，不斷的吸入氧氣，較低的一層叫做低空，氧氣濃厚些，跟氮氣的比例是二比八，到了八萬呎高空，它變成一比九了，越高的空中，氧氣越薄，直到離地十一萬呎的高空爲止，超過了它，便是太空，不單是沒有氧氣，氮氣也沒有，螢光幕所見的灰色小點結集之處，距離地面十三萬呎，那是太空了，如果星點結集到成爲一枝灰色的箭，射入地球大氣層之內，那便是颱風了。」

列根總統還要多問一句：「假如它不能結集成形呢？」

「那就沒有颱風了，我們此行，空手而歸。」巴美頓博士很快回答。

卡靈博士是激光專家，也是氣流專家，以專家的身份解釋各項問題，當然是一清二楚的了，列根總統雖然明白他說的是甚麼，却非完全相信，他相信颱風是如此形成的，但却不大相信颱風能夠被螺旋槳控制。

不管他的信心是否堅强，他必須支持下去，繼續注視螢光幕。

在螢光幕上面浮動的星點越來越密了，它果然結聚成形，而且，灰色的程度不斷的加深。

巴美頓對卡靈博士說：「最適宜採取攻勢的時刻已經到來，下令出擊！」

卡靈博士立刻透過無綫電話跟八架運輸機的機師交談，指導他們怎樣做。

在殘夜黑沉的狀態之下，忽然有一條白光映眼，跟着是另外一條白光。

八條白光分別從八架運輸機吐出來，聚在一起，却又不是結集爲一條「光柱」，看來它只是負責偵查氣流是否已經從太空透進來。

列根總統知道氣流如果透進來，螢光幕上必然有些變化，定神去看。

奇怪的事情突然發生了，一條灰色的物體自遠而近，八條白光向它包圍，似乎拚命把它拉到一個螺旋槳去。

這個工作顯示人類的智慧，苦鬥了一會，白光終於達到目的，把灰色的氣流扯到螺旋槳去。

螺旋槳忽然轉動，它就像是皮球似的被人踢開，從第一個螺旋槳送到第二個，再送到第三個，直到它已經轉變了八次，然後回到第一個螺旋槳去。

互相轉送的時候，白光的任務只是把氣流逼緊，聚而不散，不過，氣流好像是有靈性的東西，它不甘心被人擺佈，找到了機會，向下一沉，逃出白光的包圍圈之外。

白光似乎拚命追踪，它也沉下去。

八架運輸機同時沉下。

由於白光離開了螢光幕，轉到那個小銀幕，只是一片模糊。

列根總統說：「巴美頓博士，你們捕捉氣流的系統眞是高明，照這情形看，那股氣流沉到下邊去了，即是說它從較高的空中滑落低空了，會不會因此而演變成颱風呢？」

「它已經結集爲一種威力極强的風力，比較颱風的力量强大十倍過外，甚至强過五十倍，碰上了它的物體立刻崩裂、分散，甚至在空中有如粉末似的飛散，化爲烏有，關於這一點，我們已經精心計算過，即使它直綫沉下去，激光無法捕捉它，加以控制，尤其是它只是使夢露島的環形峯巒毀滅，沒有人因此受害。」

「我們的飛機係想看它怎樣發揮狂暴的威力而來，爲甚麼留在原處，沒有緊隨它一起墜落呢？」

「因爲留在高空，安全些。」巴美頓順勢直落，再加一句：「現時整個空中瀰漫着一股旋轉的氣流，一個不愼，飛機捲入時速三千哩的氣流漩渦中，非常危險，爲了總統的安全起見，我們決定不再移動位置。」

列根總統說：「其實我是很喜歡冒險的，何必替我担心呢？就算你們認爲這一架飛機不應該降落到低空，螢光幕可以追踪白光，氣流以及巨型運輸機，爲甚麼螢光幕的目標仍是九萬呎高空呢？」

因爲螢光幕的一邊有一些很細的數字，顯示飛機進入若干程度的高空，故有此問。

卡靈博士說：「總統，我們有另外一個原因，沒法把電視的鏡頭移向低空那邊，因爲我們附近有些不明國籍的飛行物體，正在移動，似乎向我們飛射過來，它的時速超越任何一種戰機，這點不能夠輕視它。」

「是飛碟嗎？」列根總統說。

「可能是飛碟，或者是飛行雪茄，不是戰機……我逐漸看清楚了，它是超速的火箭。」

「既然有人向我們發射火箭，理該迎戰，卡靈博士，爲甚麼你不調派戰機跟我們同行呢？」

列根總統顯然不怕死，他的語聲有點焦燥，所以他所講的話，含有多少埋怨的口吻。

「報告總統，我們乘坐的一架飛機，就是戰機，火箭也好，飛碟也好，任何一種攻擊性武器或者爆炸性的飛行物體，太過逼近我們，它必然自取滅亡！」卡靈博士很認眞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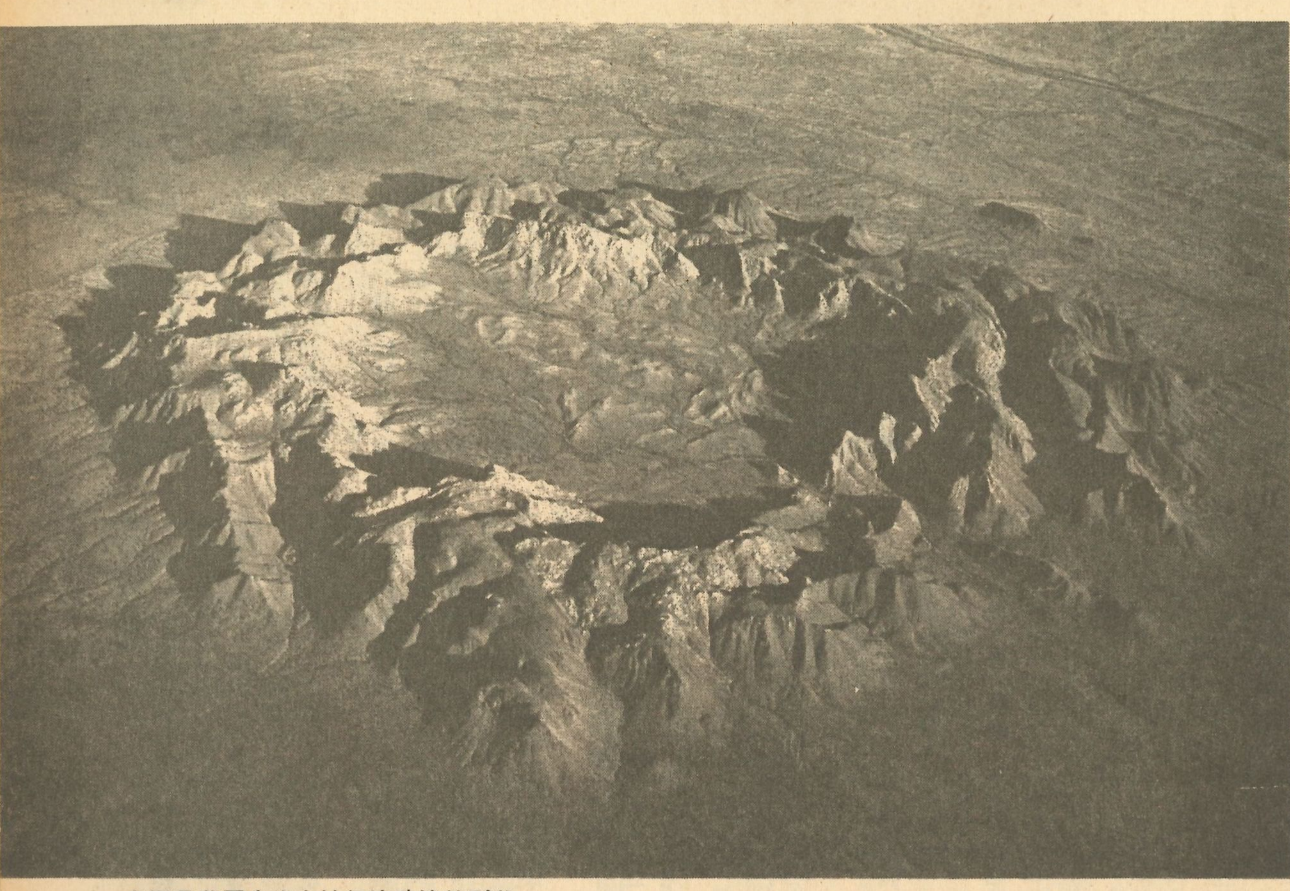
在螢光幕上面顯示出來的飛行物體，越上來越加顯著了，它是淺棕色的飛行物體，身上沒有光，尾部噴出一條長長的火焰。

有火就有光，把它的形象刻劃得更加清楚。

「它是飛行雪茄！」卡靈博士衝口而出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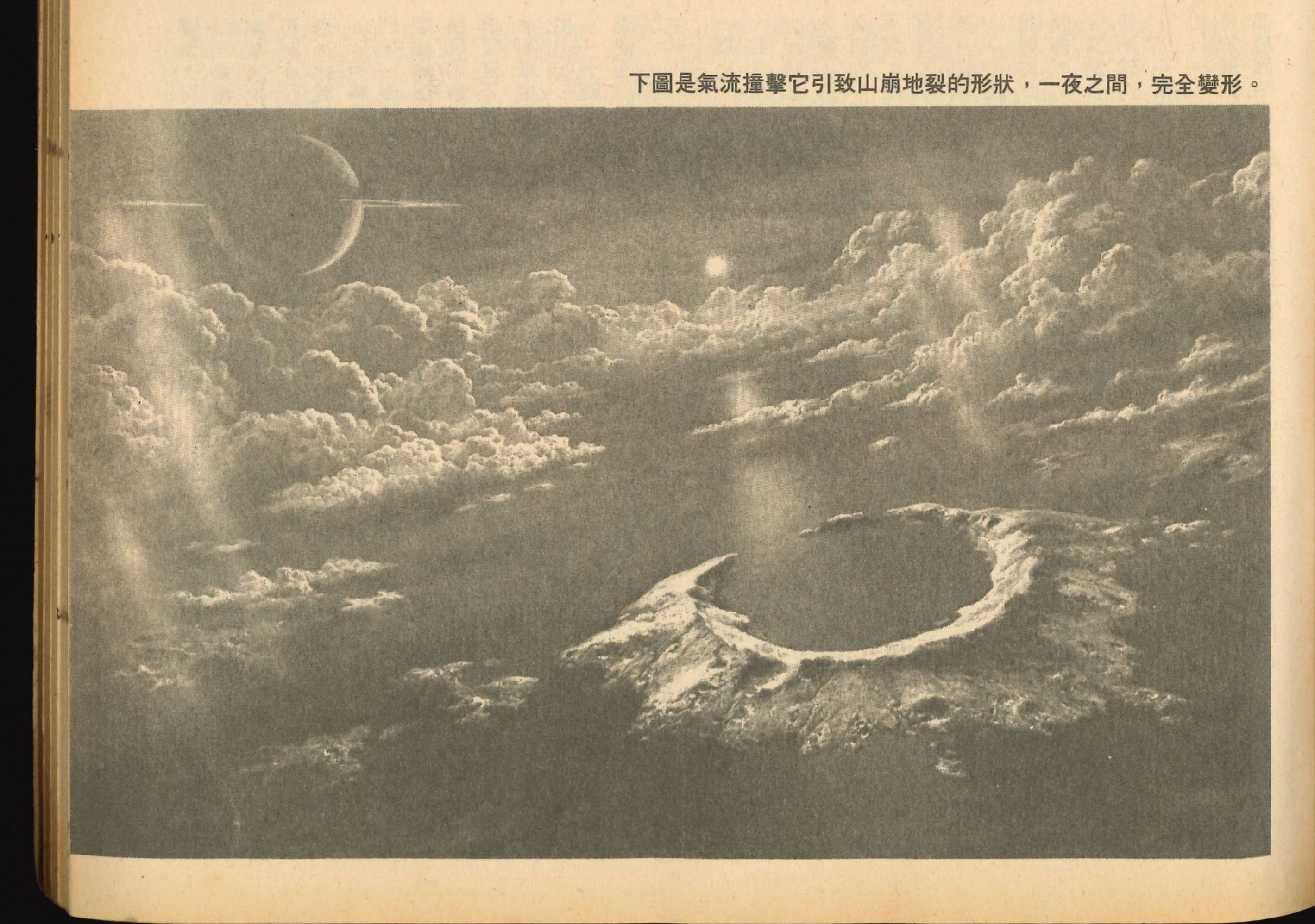
一夜之間夢露島變了形

列根聽了，登時緊張起來，說：「料想飛行雪茄一定是比較火箭更加出色了，我們有沒有對策呢？」



上圖是夢露島沒有被氣流破壞的形狀。

下圖是氣流撞擊它引致山崩地裂的形狀，一夜之間，完全變形。



「當然有對策，你就快看見，它飛到接近我們這一架飛機的時候，就會自行爆炸。」

「憑甚麼力量使它自行爆炸呢？」

「憑着一股無法抵抗的熱力。」

「這一股熱力，是否從我們乘坐的飛機散佈呢？」

「是的，不管向我們襲擊的秘密武器是火箭抑或飛行雪茄，碰上了熱力，它就爆炸，如果它沒有炸藥，便會熔化，我對這種防禦的方法有很大信心。」

列根總統說：「卡靈博士，你果然厲害，佩服之至！」

在螢光幕上面出現的飛行物體，果然飛到適當的距離，立刻爆炸，列根總統看了歡呼不已，可是，他的歡呼聲沒有消失，在螢光幕上面忽然有幾架飛機出現，自遠而近，機型以及機身所塗抹的標誌並非美國空軍範圍之內，列根總統猛吃一驚說：「那些戰機必然是蘇聯的貨色，怎樣辦呢？他們有十架戰機，我們能够放射的熱力可否同時應付這樣多的敵人呢？坦白點說，我現時開始有些憂慮了。」

「總統，不必担心，我早有準備，他們就算全部出擊，展開大包圍，我也不怕，你等着看好了。」

卡靈博士的態度如此樂觀，列根總統看在眼裏，他堅强了許多。

不明國籍的飛行物體，越飛越近，卡靈博士大喝一聲，按動一個電掣，霎時間景象大變，罩在飛機外邊的一個硬壳，自行分開，內部的型格顯露出來，列根透過螢光幕才看得到那一架飛機的眞相，它原來是一架戰機。

那一架戰機相當奇怪，四方八面，全是發射子彈的槍眼，還有較大的洞，有飛彈發射出來，顯然它的戰鬥力並不薄弱。

除了這些，它還有一股高度的熱力發射，威力驚人，看到這些變化，列根總統哈哈大笑。

他的笑聲未歛，那些戰機已經展開攻勢，果然不出所料，它展開了大包圍之後，使用各種武器進攻，列根總統集中精神去看螢光幕上面顯示的景象，發覺自己乘坐的飛機有足够的實力去應付它，更加興奮。

過了一會，對方發覺一切屈居下風，不敢戀戰，悄然逃走，卡靈博士說道：「總統，他們逃走了，我們要不要啣尾窮追呢？」

「不必追了，我們此行只是想看清楚旋轉氣流是否眞的可以製造出來，何必跟他們較量高下呢？」

列根總統很爽快的說。

這一次殘夜升空研究氣流的漩渦，事前高度守秘，照理蘇聯方面的戰機未必知道風聲，向總統乘坐的飛機襲擊，可見有人洩漏秘密，甚至通敵，照理列根總統應該徹查這件事，因爲他們此行並非準備空戰，只是自衞出擊，故此他不打算查問，很有耐性的守候到天亮，再行定奪。

在守候的一段時間，卡靈博士頻頻用無綫電話跟運輸機上面的人聯絡，但是接駁不通的，他十分焦急，却又無可奈何。

列根總統問他爲甚麼不追踪降落低空看看，他沉住氣說：「從旋轉氣流發生的漩渦，可大可小，萬一我們的飛機降落，漩渦氣流剛剛升起來，我們陷入漩渦，可能被它扯到太空，一去不返，如此犧牲，可憐亦復可笑，還是守候到天亮，再行定奪，比較好些。」

列根總統忽然心上一震，說道：「我們這一架飛機有足够的力量自衞，對方的戰機無法進攻，可是，他們沒有一架戰機被我們擊落，會不會遷怒於運輸機呢？所有裝置了螺旋槳的運輸機都是不堪一擊的，可能它已經遭遇到奪命的襲擊，人機俱亡！」

卡靈博士黯然說：「我們自身難保，縱使他們發生不測之憂，我們仍是無能爲力，一切只好聽天由命了！」

那時已經是殘夜將盡，距離黎明只有一綫之差，戰機上面的人，經過一番空戰，且又担心同伴的安全，越來越緊張，誰也沒法閉上眼睛睡覺，兩個機師更加不能入睡，列根總統知道機上有人照料，他不必担心，多次催促自己快些睡覺，總是辦不到，迷惘中，忽然看見陽光耀眼，定神看看，才知道耀目的陽光從螢光幕照射出來，眼前已經是黎明。

漫漫長夜又已過去了，卡靈博士比他覺醒得早些，說：「總統，我已經發射信號彈，希望他們有同樣的信號彈發射出來，表示各人安全，怎料毫無反應，看來有些不妙。」

「有沒有試過用無綫電交談呢？」

「當然試過，有人負責每隔五分鐘就用無綫電話跟他們交談，沒有任何反應，我越想越加不安，我已經吩咐機師一再下降，現時只是離開地面三萬五千呎，橫豎你已覺醒，索性把螢光幕顯示的對象頻頻變動，研究八架運輸機的踪跡吧，不見得機上的人，全部遭遇浩刦。」

巴美頓博士也覺醒了，他湊近一點，說：「我徹夜不眠，沒有聽到强大的爆炸聲，看來八架運輸機並非炸毁，至於無綫電通話失靈，那是另外一回事，碰上了氣流忽升忽降發生了震動力，太過嚴重，那有可能使它失靈的，不一定被對方的戰機擊落，此外，我還有另外一個相當樂觀的想法，假如眞的有戰機逼近，八架運輸機都有激光，難道那些機師蠢到不會使用激光禦敵嗎？」

聽了這番話，列根總統比較放心。

陽光越來越盛了，他忽又想到另外一件事情，說：「兩位科學家，我想看看夢露島的環形山脈是否有些改變，現時我們的處境是否太高呢？如果處境太高，可否降下一萬呎看看它呢？」

「是的，降下到二萬五千呎，便有機會看見它。」卡靈博士說。

「是的，我也這樣想。」巴美頓說。

過了一會，戰機從三萬五千呎降落到二萬五千呎，把它跟夢露峯的距離縮短了許多，他們有機會看到「夢露」的形象。

列根總統向螢光幕看了一眼，說：「卡靈博士，你是否弄錯了方向？原有的環形山脈全部失了踪！」

卡靈博士也發覺到情形不對，向巴美頓博士那邊望了一眼，說：「我可能是老眼昏花了，你的視力比我强，記憶力也比我好，你自己說吧，這一處崩陷的峯巒是否昨天所見的夢露島呢？」

巴美頓博士倒抽一口氣，說：「我也弄胡塗了，還是向機師查問吧。」

他走開了一會，回到原處，說：「機師說得很清楚，航綫沒有改變，方位也沒有改變，下邊那一帶裂口很大的山，確是夢露島。」

「機師眞的是這樣說嗎？」

「是的，他眞的是這樣說，他還對我說知，空中有相當大的雲幕罩下來，視覺有些障碍，陽光如此旺盛，雲幕決不會久久不散，它散開了，自然可以確定那一個缺口是否夢露島，因爲它附近沒有比它更高的山。」

「對，機師查利斯很有經驗，對這一帶的山川形勢，十分清楚，料想他不會瞎說一頓，我們吃些早餐再算。」

聽了巴美頓所講的話，各人都覺得飢餓，索性吃吃喝喝，把一切可能發生的惡劣變化，拋諸腦後。

三十分鐘後，曉霧盡散，低垂下來的雲幕也稀薄了些，列根總統除了向螢光幕欣賞下邊的山景，還用望遠鏡俯瞰。

他越是看得清楚，越加不易判斷，因此沒有開口。

巴美頓再三眺望之後，嘆息了一聲，說：「的確出乎意外，下邊有巨大缺口之處，正是夢露島，看來八個機師以及機上的工作人員都罹難了。」

卡靈博士說：「是的，我也有些不祥之感，橫豎我們已經飛到夢露島的上空，爲甚麼不走下去看看呢？」

「不，我不同意這樣做，總統仍在機上，萬一我們在夢露島降落之後，沒法飛起來，那就糟了，別忘記，我們乘坐的飛機並非直升機。」

他作出一些暗示，島上沒有跑道，飛機就算勉强降落，缺乏跑道，沒法起飛。

既然他們有這些困難，經過一番的計議之後，便即下了重大決心，離開夢露島的上空。

三艘飛艇先後毀滅

列根總統的事務極忙，經過徹夜奔波，他仍要轉乘專機回到首都華盛頓，進入白宮，照常的接見嘉賓，處理重要文件，暫時無暇研究八架運輸機失踪的神秘遭遇了，儘管如此，他仍吩咐卡靈博士以及巴美頓博士兩人合力調查這一件奇案，從速寫一份報告書。

一週之後，卡靈親自進入白宮謁見，送上報告書。

列根總統跟他交談，臉露微笑，說：「那一晚的遭遇，眞是有趣，我已經有很久的時間沒有享受作戰的滋味了，你們盡忠職守，很是精明，且又智勇雙全，值得一讚！現時我沒有細心閱讀那一份報告書之前，先行問問你，究竟找到了八架飛機的殘骸沒有？」

「你說的是那些運輸機嗎？沒有少許機件找出來，至於我們那天在空中，俯瞰所見的地方，確是夢露島，由於八架運輸機去得無影無踪，我們懷疑已經被强大的氣流扯到高空，穿過大氣層，進入太空去了。」

「巴美頓博士係氣流專家，他也是這樣想嗎？」

「是的，他的想法比較我的想法更加出奇！他認爲八架運輸機利用螺旋槳控制氣流，並不成功，首先，氣流向夢露島撞擊，出現山崩的景象，八架運輸機的機師互相用無綫電話交換意見，決心拚一拚，一齊出動螺旋槳和激光，企圖捕捉它，料不到氣流已經變成了漩渦，就有力量反攻，把他們連人帶機扯到太空去。」

「你是否同意這種想法呢？」列根總統說。

「我不同意這種想法，我認爲八架運輸機纏住氣流從高空下降得太快，無力控制，撞擊夢露島的環形山脈，連人帶機已經喪身崩陷的山谷，我們沒有找到遺骸，因爲山頂倒撞下來的泥土和岩石太過厚，把它們埋葬在二千呎的谷底，上面倒撞下來的障碍物太多，沒法找到證據。」

「卡靈博士，你們兩人的意見不同，我實在想不出採取那一種方法去鑑別誰是誰非，如果你是我，你會怎樣處理這件事呢？」

「我必然分途進行，首先，通知負責看守以及保護月球上面美國太空戰士基地巡邏洋艦，向艦上的人查問有沒有看見甚麼飛行物體出現在太空，它的形狀係巨型運輸機，附有螺旋槳，再其次，派人到夢露島發掘，看看是否島上崩陷的土地以及由高處墮下的岩石是否埋葬了機師和運輸機？照情形推測，八架運輸機決不會遁入第四度空間的，假如它沒有埋葬在夢露島，必然被氣流扯到太空去。」

「氣流會不會把八架運輸機拖去呢？不得而知，不過，它是很有份量的，不妨繼續研究。」

就是這樣，他們的談話告一段落了，跟着分手。

列根總統在分手之後細心看看那一份報告書，由於它多次涉及太空，事實上可供利用的氣流亦係由太空吹入地球的大氣層，靈機一觸，想出另外一個的主意，叫副官通知巴美頓博士把大氣層盡頭跟太空交界的資料加以整理，準備到白宮的機密室見面談談。

巴美頓博士年齡較輕，未到五十歲，體力健碩，看來他是有資格獨當一面處理這件事的，列根總統跟他見面之後，說：「我已經看過你寫的一份報告書了，我認爲你對八架運輸機失踪一事，加以推測，認爲它有可能升到天頂，進入太空，可謂獨具慧眼，因此之故，我懷疑從太空進入地球大氣層的氣流有些特徵是我一向不瞭解的，希望你解釋幾句。」

巴美頓博士說：「總統，也許你看見過拉麵條的人，他們所拉的麵條，是有伸縮性的，麵條拉長之後，一旦鬆手，它會縮回去，氣流也是如此，結聚力量越强的氣流，它的伸縮力越强，明白這一層道理，你就會懂得那天的氣流爲甚麼把八架運輸機扯上天頂了，當時它被運輸機的螺旋槳逼緊，無法向外擴散，伸縮力越來越强，終於發生作用，自動縮回去，由於黑夜籠罩，機師難以辨別整個環境有甚麼變化，故此被氣流帶走，進入太空之後，身不由己，當然越去越遠，太空無限大，他們

究竟漂流到甚麼地方去呢？難以追尋。」

列根總統說：「原來氣流變成一種柱狀物之後，伸縮性這樣强，實在不可思議，它在太空剛剛形成一股氣流的時候，力量是比較薄弱的，爲甚麼它不會留在太空，却要鑽入地球的大氣層呢？是否地球本身特具的一種力量吸住它呢？」

「總統說的力量恐怕是地心吸力了，大氣層本身就是被地心吸力吸住，沒法逃去，既然它能吸住氧氣和氮氣，構成一層古怪的氣體，保護自己，當然它有力量吸收太空的游離份子。」

「大氣層是地球表面的一層氣體，用以保護自己，不會被巨大的隕石闖入，關於這一點，我巳經明白了，爲甚麼大氣層能够阻攔隕石，甚至把它消滅，不能够阻擋從太空闖入的氣流呢？」

「總統，大氣層能够消滅隕石，因爲隕石闖入這一層氣體，可以把它燃燒，使它的體積降落地球表面之際，僅剩千份之一，甚至僅剩萬份之一，地球表面有百份之九十是海洋，另一方面，海洋的地心吸力比較陸地大得多，故此隕石進入地球只是跌入海底，對人類沒有影响，充其量不過一百幾十年之內有一塊較大的隕石跌在荒郊而巳，至於强勁的氣流從太空闖入地球的大氣層，它也有辦法使氣流減弱，如果大氣層沒有這種力量，我們天天都會碰上颱風襲擊了，每年秋季，收聽天文台的報告，總是那麼說，有一股强風在太平洋上空的某一處盤旋，快要結集成形，未成形的叫做熱帶風，巳經成形，它就是颱風，這種氣流變化是自然而然發生的，我們利用激光使氣流結聚成形，還把螺旋槳製造一股力量，使之越縮越細，破壞力越來越强，那樣做破壞大自然的規律，稍爲大意，便即闖禍，照我看，氣流加以控制，確是一種秘密武器，只是可惜這樣做有些危險而巳。」

「假如發生危險，是否像這一次實驗做成的災難，連人帶機扯上天頂呢？」

「並非如此簡單，更大的災難還在後頭。氣流的破壞力極强，一旦失去控制，它以橫掃千軍的姿態出現，可能採取相反的方向進行，我們本來是想它向俄國橫掃過去，料不到它向歐洲襲擊，那就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列根總統嘆息一聲，說：「不錯的，旋轉氣流確是一種秘密武器，但却需要研究得更加準確，更加有效，才可以使用。現時我想改變話題，問一問你，八架運輸機被扯到天頂之後，地心吸力如果沒法吸住它，使它留下來，變成一種人造衞星，跟着地球的軌迹轉動，它就有可能進入太空，反過來說，假如它沒有被逼進入太空之前，氣流巳經散開，它就有可能跟着地球轉動了，我們豈不是還有機會把它找回來嗎？」

「假如機師早有準備，發覺情形不對，寒氣逼人，穿上了太空裝，他是可以活下來的，另一方面，如果運輸機之內有特殊的艙位，供給氧氣，兼且保溫，叫做活命艙，他躲在救命艙內，仍可活命。」

「那些巨型運輸機有沒有這種裝置呢？」列根總統說。

「當時做實驗我們只是注意到那些運輸機裝置螺旋槳之後能否支持，沒有留心到它是否有活命艙的裝置，假如它有這種裝置，事隔兩三天，甚至隔了十天，仍是可以活下去的，他只是躲在艙內跟地球同在一起轉動而巳，事不宜遲，你快些運用權力向加州空軍基地調查。」

「好的，我立刻調查，一個鐘頭之內，便見分曉，如果那些運輸機有這種裝置，希望你加入太空救援工作，可以辦得到嗎？」

「義不容辭。」巴美頓博士說。

兩天之後，由太空總署派出去的救援隊伍，包括二十多人，分別乘坐各種飛行物體升空，巴美頓博士係最重要的一個，因爲他見過八個機師，而且記得那些運輸機是甚麼形狀，不會弄錯。

照事前估計，使用特製的救援飛艇進入地球軌道追踪搜索任何失落的人造衞星，這一項工作巳經實驗過五次，料想這一次也是必然成功的，只是担心在地球軌迹附近碰上了蘇聯的太空戰機，故此這一項救援工作進行的時候，仍要列根總統頒佈命令，通知月球上面的空軍基地，出動叫做太空巡洋艦的超級巨型戰鬥飛行物體，參加一脚，萬一看見敵機聯羣結隊而來，有足够的力量應付。

一切準備就緒，便即出動。

「太空飛艇」的形狀狹長，其形如艇，它的戰鬥力並非特別超卓，可是，速度方面却是首屈一指的，所有人造衞星只是在固定的位置移動，不能够增加速度，故此它不可能協助別的飛行物體，爲了使太空飛艇對太空的環境更加適應，不宜叫它單獨從地面起飛，只能叫它從十分接近大氣層邊緣的地方飛入地球軌迹，因此發射這種飛艇就要使用超級的巨型飛機負責把它送到離地十萬呎的高空，那是很龐大的飛行物體，叫做送客機，缺少戰鬥力，必須派出兩種戰機保護它，一種戰機是準備在地球上空作戰的，另外一種戰機，準備在太空作戰。

雖然展開救援工作的飛行物體只是飛艇，想達成任務，竟要派遣一大批品種不同的飛機，由此可以反映出太空之戰實在是相當複雜的，戰鬥雙方誰也沒有取勝的把握。

那些飛行物體飛上高空的一段時間，仍是殘夜，因爲夜間進行各種活動可以掩飾得精密些。

飛艇從巨型飛機飛出，很順利的進入地球軌迹，各人鬆了一口氣。

飛艇裏面的駕駛員都是技術一流的，冒險的氣質也很濃厚，一共有三艘飛艇，第三艘飛艇的駕駛員正是巴美頓博士。

他使飛艇進入地球運行的軌迹之後，透過艇內的螢光幕，向前面注視，傾全力追踪，不錯的，他能够趕過許多個人造衞星的頭，可是，每一艘飛艇的速度不同，他失去了聯絡，立刻提高警惕。

他聽到一陣驚呼聲，那是從前面傳送過來的，證明在前面飛行的飛艇起碼有一艘遇險，甚至兩艘飛艇同時遇險。

這一驚非同小可，他趕快透過無綫電話向「送客機」報告，同時向「送客機」查問另外兩艘飛艇的實際情況。

「送客機」的機師施樂說道：「他們恐怕巳經遭殃了，我聽到爆炸聲，同時又發覺他們失去了聯絡，敵人隨時出現，當心！」

巴美頓博士沒法可想，逼於集中精神搜索前面正在飛行的可疑物體。

他看見一個圓形的東西，旋轉不停，似乎是傳說中的飛碟，立刻向「送客機」報告，加强語氣說：「在地球軌迹飛行，毫無作戰能力，那是很危險的，因爲太空戰機在我的上面，地球的戰機在我的下面，如果飛碟向我出擊，我完全沒有招架的能力。」

「你應該盡量把飛行的位置降低，移到接近地球這邊，切勿移到接近太空那邊，萬一你受到襲擊，仍可活着回來，因爲飛艇裏面裝置了韌力最大的降落傘，到時你不必打開它，它自行打開。」

「我僅有的自衞武器就是機槍，可否用它向飛碟射擊呢？」

「可以，你盡管射擊，我們的太空總署沒有派遣飛碟，我們根本沒有飛碟這種秘密武器。」

這是最後一次談話了，在對講機聽到一陣慘叫聲以及一連串的爆炸聲，巴美頓衝口而出的說：「送客機完了，我只好自己保護自己。」

就在這時，飛碟向他的飛艇撞擊。

他咬牙切齒，扳動機槍的掣，向它掃射。

飛碟的外殼比三角龍的龍甲還要硬，怎會怕子彈掃射？它向飛艇撞去，巴美頓博士感到一陣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劇烈震動，眼前一黑，便即暈倒。

他沒有喪生，覺醒的時候，他發覺自己躺在一個鋼製的窩內，身上有幾條安全帶，分別縛實他。

向上望去，一片黑沉沉。

偶然電光一閃，他才有機會看見上空有一個巨型的降落傘，他的鋼窩懸掛在降落傘之下。

較遠之處，露出一片紅霞。

有了霞彩和黑雲，還有雷電，那是地球上空常見的景象。

他知道自己巳經回到地球這邊了，不勝喜悅。

原來他似乎置身於十萬呎的上空，那一處氧氣十分稀薄，不過，他用不着担心，因爲鋼碗似的內壁噴出氧氣。

他活着回來，事後才知道他們在地球的軌迹受到敵人襲擊，對方的攻擊性武器是飛碟。

由於那一邊戰鬥並非在太空發生，只是在地球的天頂爆發，太空戰機茫無所知，負責在太空巡邏的「太空巡洋艦」更加不知情，故此缺少援助，送客機以爲戰機全部毀滅。

三艘飛艇也毀滅，只有第三號飛艇的駕駛員巴美頓一人生還。

列根總統再三調查，仍然摸不透襲擊他們的飛碟究竟是何方神聖。

事實證明它並非蘇聯製造出來。

蘇聯或美國的科學家都沒有本領製造飛碟。

是否眞的有「外星人」坐在飛碟之內襲擊地球呢？那是一個謎！

（全文完）

封神榜故事之十

關趙于・編繪

楊戩除四魔(二)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節描述姜子牙擊敗商紂許多將卒的進攻，西岐聲勢越來越盛，朝歌太師聞仲調遣魔家四將去征伐西岐，魔家四將用法術困住西岐，楊戩立即下山助威，隱身在魔家四將的豹皮囊中，在黃天化迎戰魔家四將時，作爲內應，一起消滅了魔家四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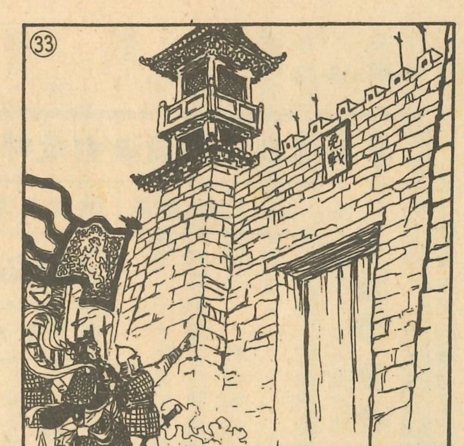


31 魔家四將收兵回營，猛敲勝鼓，三軍踴躍，士氣大振。





32 魔家四將上帳議取西岐大事。魔禮紅說：「明日圍城猛攻，西岐指日可破，定叫姜尚成擒，武王授首。」魔禮青說：「賢弟言之有甚善。」



33 次日魔家將進兵圍城，點名叫姜子牙臨陣較量，西岐城樓掛起「免戰牌」。



34 魔禮青下令：「四面架起雲梯，用火炮攻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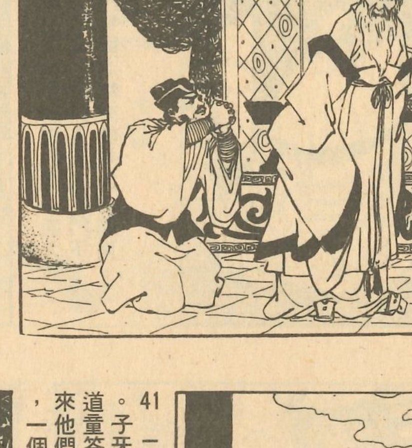
35 姜子牙率領將士上城防守，日夜激戰，西岐軍施放火箭，投擲灰瓶、石塊，魔家軍臨近城牆即傷亡，無可奈何。

36 魔禮紅道：「姜尚善用兵，我等不可用力攻打，只可圍困，困得他內無糧草，外無援兵，此城不攻自破矣。」魔禮青說：「賢弟言之有理。」遂下令停止攻城。



37 魔家軍圍困西岐四個月，總督糧儲官忽來報告丞相：「三濟倉軍糧只夠支用十日。」姜子牙驚道：「兵困城事小，缺軍糧事大。如之奈何？」

38 黃飛虎獻策出告示，向富戶借糧，以救燃眉之急。子牙道：「不可，若出告示，民慌軍亂，必有內變之禍。」



39 又過了七、八天，總督糧儲官報告：「只有二百軍糧，如何是好，請丞相定奪。」姜子牙心急如焚，一籌莫展。

40 那一天，忽然來了兩個道童，一個穿紅，一個穿青，至相府門前，求見姜子牙。

41 二位道童拜見姜子牙，口稱「師叔」。子牙問道：「來自何方？有何見教？」道童答道：「今奉師命，前來送糧。」原來他們是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門下弟子，一個叫韓毒龍，一個叫薛惡虎。



42 子牙忙問：「糧在何處？」道童答道：「弟子隨身帶來。」子牙及衆將感到納悶，道童從錦囊中取出竹簡獻與子牙。子牙看簡大喜：「師尊聖諭，事在危急，自有高人相輔，今果如其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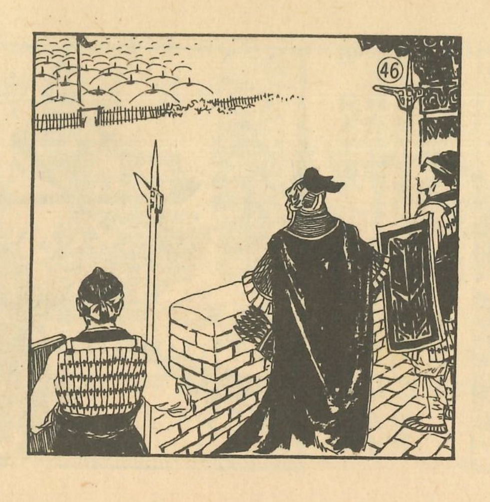


43 子牙命道童：「取糧！」道童從豹皮囊中取出碗口大的一個小斗，斗裏盛着一撮米。衆將啼笑皆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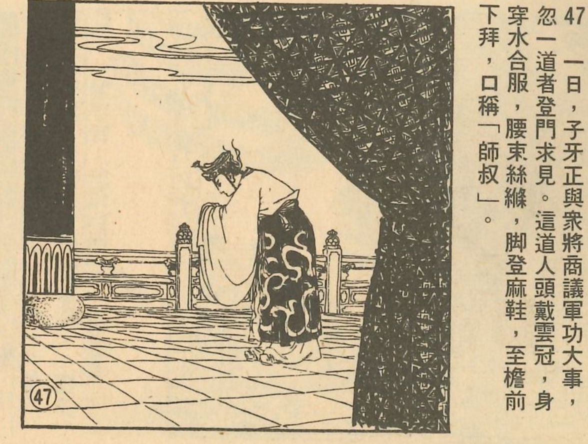


44 子牙命道童：「二位親自送到三濟倉去！」韓毒龍端着盛米的小斗走出相府。

45 過了一個時辰，管倉官飛奔而來：「報告丞相，三濟倉滿了糧，連樓頂的氣孔都淌出米來了。」衆將驚奇，子牙大喜。



46 西岐糧也足，將也多，兵也廣，只無奈魔家四將法寶傷人，因此閉門固守，又堅持了兩個月。



47 一日，子牙正與衆將商議軍功大事，忽一道者登門求見。這道人頭戴雲冠，身穿水合服，腰束絲絛，脚登麻鞋，至檐前下拜，口稱「師叔」。




48 子牙問道：「哪裏來的？」道人說：「弟子乃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眞人門下，姓楊，名戩，奉師命特來師叔左右聽用。」子牙大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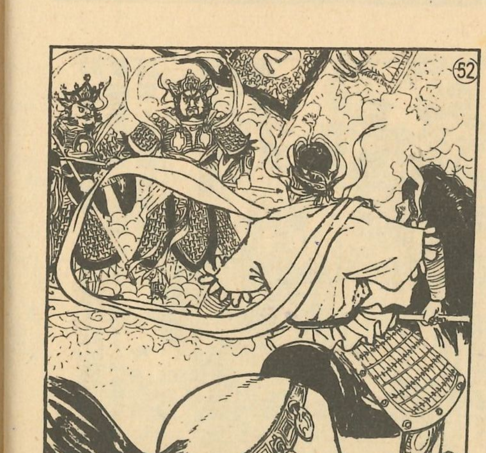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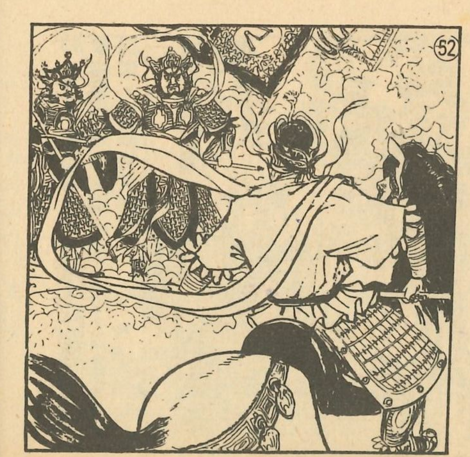

49 楊戩問道：「城外屯兵者何人？」子牙向楊戩介紹了軍情，楊戩道：「弟子既來，師叔可摘掉免戰牌。待弟子出城會會魔家將，便知他葫蘆裏賣什麼藥。」子牙甚喜。



50 探馬飛報魔家將：「西岐摘掉免戰牌。」魔家兄弟大喜，即刻出營挑戰。



51 子牙命楊戩出戰，哪吒壓陣。城門開處，楊戩出馬，見魔家四將威風凜凜冲霄漢，殺氣騰騰逼斗星。

52 魔家四將見西岐城下一人，似道非道，似俗非俗，騎白馬，執長槍，氣宇軒昂，從容觀陣。魔禮青高聲喝道：「來者何人？」

53 楊戩答道：「我乃姜丞相師侄楊戩。你有何能，敢來此行兇作怪，依仗左道害人。眼下叫你知我厲害，死無葬身之地！」說罷縱馬搖槍，直取魔家將。

54 魔家四將一齊出動，衝將上來，把楊戩圍在垓心，酣戰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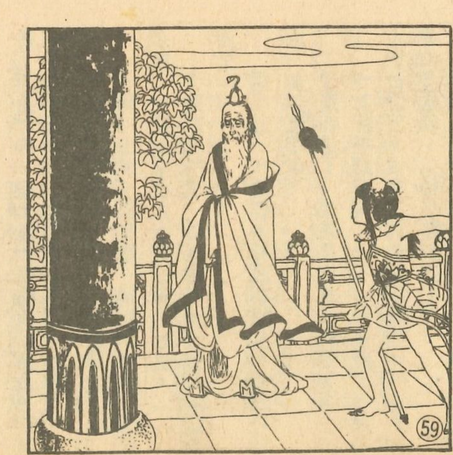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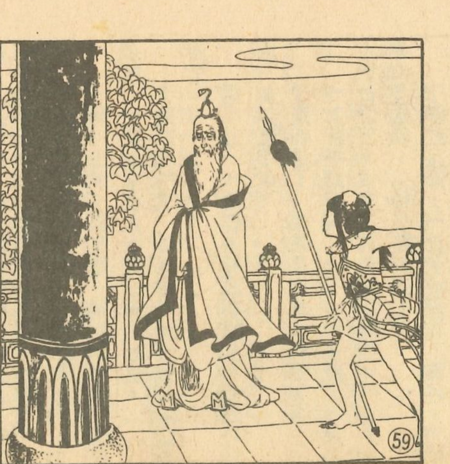
55 楚州解糧官馬成龍，解糧到西岐，正要進城，見前面戰場阻路。此人心性英烈，見楊戩力敵四將，大喝一聲：「我來了！」



56 魔禮壽見又有一將衝殺過來，心中大怒，連忙招架，未及十回，便取出花狐貂祭在空中。

57 花狐貂即刻變作一隻白象，口似血盆，牙如利刃，胡亂咬人。只聽見嘎吱一聲響，竟把馬成龍咬死。楊戩看得分明，心中暗想：原來是這個孽障作怪！

58 魔禮壽不知楊戩會煉過九轉元功、七十二變化，又祭起花狐貂，嘎吱一聲響，把楊戩吞進半截去。壓陣的哪吒見勢頭不妙，扭頭就跑。

59 哪吒進城報告：「楊戩被花狐貂吃了。」姜子牙十分納悶，鬱鬱不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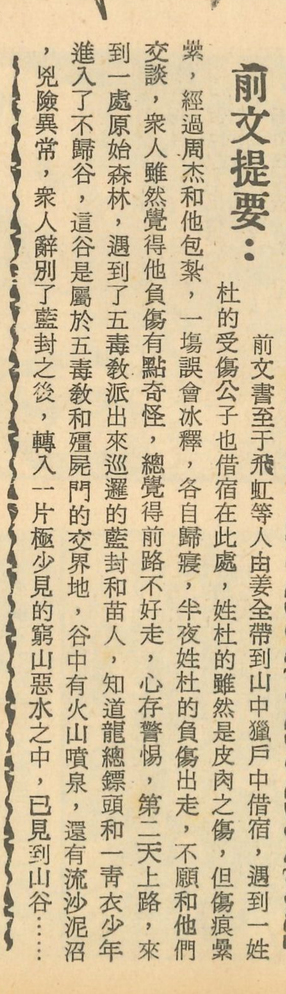



60 魔家四將得勝回營，設宴慶功。酒過三巡，魔禮壽昏頭昏腦，說：「我把花狐貂放進城去，若是吃了姜尙，吞了武王，即刻大功告成，何必與他拚死拚活。」魔禮青大喜：「賢弟言之有理。」（待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金釵令

卧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于飛虹等人由姜全帶到山中獵戶中借宿，遇到一姓杜的受傷公子也借宿在此處，姓杜的雖然是皮肉之傷，但傷痕纍纍，經過周杰和他包紮，一塲誤會冰釋，各自歸寢，半夜姓杜的負傷出走，不願和他們交談，衆人雖然覺得他負傷有點奇怪，總覺得前路不好走，心存警惕，第二天上路，來到一處原始森林，遇到了五毒教派出來巡邏的藍封和苗人，知道龍總鏢頭和一青衣少年進入了不歸谷，這谷是屬於五毒教和殭屍門的交界地，谷中有火山噴泉，還有流沙泥沼，兇險異常，衆人辭別了藍封之後，轉入一片極少見的窮山惡水之中，已見到山谷……

胡不歸兮不歸谷　探究竟兮知其然

于飛虹搖搖頭，道：「不像，這些水由山石縫中流出來的時候，都是這種顏色，不可能是加了藥物進去……」

周杰接道：「那是說這些水……」

「天然如此……」于飛虹道：「水是由山中流出來的，必是受山中的事物影响……」

瑤華道：「這山中會有些什麼事物呢？」

于飛虹沉吟了一陣，道：「我不清楚，不過，書本上倒是有些說明，譬如說，這山腹之內有火山、硫磺、或是水銀等，山水經過了那些地方，就會產生了這些味道。」

周杰道：「姑娘，你聞到這水中的味道了，是經過什麼樣的東西流出來的……」

于飛虹搖搖頭，苦笑一下，說道：「書本的東西，不盡可靠，而且，我也聞不出什麼味道？」

周杰、姜全同時蹲下身子，聞聞水中的味道，不是腥味，也不是硫磺味道，那是一種很奇怪的味道。

于飛虹看看兩人，道：「什麼味道？」

「聞不出來，似乎是一種藥味？……」姜全說：「聞起來使人有着頭暈的感覺。」

于飛虹沉吟了一陣，道：「一個人能餓幾天？」

周杰道：「咱們身有武功的人，大概可以餓一個月吧！」

于飛虹道：「如果是沒有水喝呢？」

「那就很難忍受了……」姜全說：「如果在烈日之下，或是溫度較高的地方，一個人如果沒有水喝，只怕很難撐過七天……」

于飛虹接道：「他們被困在不歸谷，可能是被渴死了……」

姜全點點頭，道：「如果沒有水喝，一個人，不論武功如何高强，只怕也很難撐過半個月了。」

于飛虹道：「此地離不歸谷還有多遠？」

姜全道：「如若藍封說的不錯，翻過這座山，就是不歸谷的入口了。」

于飛虹道：「諸位，請檢查一下，我們帶了多少水？」

劉星道：「我們帶了很多的水，如若正常飲用，足夠半月之用？」

周杰、姜全，也檢查了一下隨身携帶的水袋，只有半袋左右。

于飛虹淡淡一笑，道：「不論不歸谷中有些什麼神秘事物，但咱們進入不歸谷時，盡量準備生存所需之物，水和乾糧……」

目光一掃周杰、姜全、劉星，接道：「你們轉回去，盡量準備食物，我們在此等候。」

三個人離開之後，瑤華突然開了口，道：「姑娘，妳眞要準備進入不歸谷中？」

「是啊……」于飛虹說：「龍在天、南宮慕白，如果都進入了不歸谷中，我們自然是應該進去瞧瞧！」

「姑娘，龍總鏢頭閱歷豐富，慕白公子，更是智、勇雙絕，他們進入不歸谷，只是藍封說的，姑娘是否覺着很可靠呢？……」

于飛虹微微一笑，接道：「瑤華，不歸谷的傳奇說法，引動了我强烈的好奇之念，我一直想不通，一種什麼力量能引得很多人進入谷中，我也想不出他們如何有去無回？」

若華道：「所以，才叫不歸谷啊！」

于飛虹微微一笑，道：「南宮慕白不是輕易上當的人，他如進入谷中，必有原因……」

目光一掠瑤華、若華，接道：「妳們可以守在谷口，不用入谷……」

瑤華急道：「姑娘千萬不要誤會，我們生死相隨，心意早決……」

于飛虹笑道：「爹讓我讀了很多書，可是一直沒有求證胸中所學的機會，瑤華，任何凶險不外來自天然和人爲的設計，何況我們的處境，和一般人完全不同？」

瑤華、若華，相互望了一眼，道：「姑娘的意思是……」

于飛虹接道：「自從咱們離開了翠園、紅樓，咱們一直陷入了一種被人追逼的危險中，他們想逼我回到翠園紅樓，我如不肯答應，大有不惜殺死我的用心，這是爲了什麼？」

瑤華道：「這個，婢子也在日思夜想，但却想不出什麼原因？」

若華接着說道：「是不是因爲姑娘長的太美了……」

于飛虹輕輕吁一口氣，道：「不管什麼原因吧？但追殺我的人，在江湖上，却有着一種龐大無比的勢力，他們能迫使黑、白兩道中人，聽命行事，一葉知秋，只看我們那一段行程中的際遇，不難知道，此後，江湖行走，必然是步步荆棘，瑤華，如若他們改變了心意，暗中算計我，我們有多少自保的機會？」

瑤華沉吟了一陣，道：「機會不大，他們如是不擇手段的暗施算計，只怕咱們躲開的機會很少。」

于飛虹臉上泛現起堅毅之色，道：「我希望和那一股潛在江湖上的勢力對抗，就必需聯合江湖上力量，龍總鏢頭、慕白公子是能帮助我們的人，他們如是遭遇了什麼凶險、困難，我們應該全力援救……」

瑤華點點頭，接道：「我明白姑娘的意思了。……」

于飛虹接道：「如若不歸谷中可以安身立命，咱就在那裏停下來。」

這等奇想，聽得瑤華怔了一怔，道：「姑娘是說住在不歸谷中？」

于飛虹道：「那裏充滿着危急、凶險，但

對我們而言，却是一種安全保障。」

瑤華不再多言，到此刻爲止，她才算眞正的瞭解到了于飛虹的心意。

× × ×

周杰、姜全、劉星，去了很久的時間；他們不但盡量帶了用水，也盡可能的準備了食用之物，三個人都滿載而歸。

茶花、瑤華等，也分別帶了一些水和食物，向前行去。

藍封沒有騙他們，越過一道峯嶺，就到不歸谷的入口所在。

這裏沒有不歸谷的路牌，但只見那種氣勢凶險，就可以瞭解到了不歸谷入口。

那是一座三丈不到的狹谷入口，谷中瀰漫着一種白色雲霧般的熱氣，奇怪的是那些白色的烟霧，只在谷中翻騰，谷中的景物，一點也看不清楚。

姜全、周杰都楞住了，他們心中想盡了不歸谷中的凶險情況，却想不到原來是這麼一個樣子。

烟霧濃密，根本無法預見谷中的形勢，自然也無法預估凶險，早作應變的準備。

于飛虹輕輕吁一口氣，道：「看來，不入谷內，是無法查覺凶險所在了……」突然由身上取出一條白色的纜索，接道：「那兩位願意和我先入谷中？……」

瑤華、若華、茶花同時齊聲應道：「婢子願意？」

姜全、周杰也同時接道：「在下等也願隨姑娘一行。」

于飛虹略一沉吟，道：「這樣吧！姜鏢頭和若華，跟我入谷……」

瑤華接道：「姑娘，我……」

于飛虹道：「妳和周鏢頭守在谷口……」抬頭望望天色，接道：「天色入夜之後，我們沒有出來，你和周鏢頭就帶着茶花、劉星離開此地……」

目光一掠劉星、茶花，肅然說道：「我不在的時候，你們要忠於瑤華姑娘，視她如同主人？」

劉星、茶花，對望了一眼，躬身應命。

于飛虹道：「周鏢頭，恕我說一句大話，我們三個人如是陷入谷中，諸位進谷，也不過多添幾個寃魂，入夜後我們還不出來，諸位立刻回長沙分局。……」

周杰接道：「回到長沙分局之後呢？」

于飛虹笑一笑，道：「那我就不知道了，不過，瑤華可以找……」





話到此刻，突然改口，回過頭道：「姜鏢頭、若華，把索繩綁在臂上，以免入谷之後失散……」

于飛虹當先而行，若華居中，姜全走在最後。

三個人用一條索繩連在一起，索繩長約一丈八尺，三個人有着足夠的個人活動餘地。

在目力難見數尺外景物的霧谷中，這等一繩相繫的辦法，應該是維持連絡的最好方法。

加快了脚步，若華和姜全，都緊緊追在于飛虹的身後。

三個人入谷不過數尺，立刻消失不見。

瑤華全身的神經，立刻緊張起來，忍不住回頭問道：「周鏢頭，你經驗豐富，說說看，這山谷可能會有些什麼凶險？」

「無法預測……」周杰低聲道：「瑤華姑娘，以于姑娘的武功機智，應該有着很强應變的能力。」

瑤華苦笑一下，沒有回答，但她已暗自定了主意，如若于飛虹等眞的陷入不歸谷中，她已決心入谷追尋，不惜身殉。

× × ×

「姑娘，好像越來越熱了……」若華緊追在于飛虹的身後。

于飛虹停了一下脚步，道：「這白霧是一種地熱噴出的蒸氣，咱們愈來愈接近那處噴口了……」

姜全接道：「不錯，這山谷中形勢狹長，外面氣溫低，使不停噴出的蒸氣，凝聚不散，形成了這種濃重的水霧，伸手難見五指，如若地面再有形如流沙的泥沼，就是神仙也難逃出此谷了。」

若華道：「所謂不歸谷，只是一種天然的流沙凶險，並不神秘？」

于飛虹道：「入谷之前，我打量過谷中形勢，這段水霧瀰漫之地，只不過三百丈左右而已……」

姜全接道：「姑娘的意思是……」

于飛虹接着說道：「水霧最濃重的地方，似乎是在入谷二百丈左右之處，以後，逐漸淡薄，那說明了噴出熱氣的地方，應該是距離谷口二百丈的地方，現在，咱們已深入了百丈左右。」

姜全道：「姑娘說的對，既來之，則安之，好歹總要探個明白出來。」

若華道：「只是水霧太重，目難見物，走起來，有如盲人，不便的很。」

于飛虹道：「若華，用絹帕包在頭上，最好，使絹帕和雙目之間，有些距離，運足目力，就可以看到二三尺外的景物了。」

若華、姜全依言施爲，果然水霧被絹帕擋住，不能直接拂面，隱隱可見數尺外的景物。

「姑娘果然是聰明的很……」若華高興的說：「爲什麼不早告訴小婢呢？」

「我也是剛才想到。」

姜全接道：「姑娘才慧過人，姜某好生佩服，此後縱遇流沙、泥沼，也不至於陷入其中了。」

三人又深入百丈左右，耳際間響起了一種

如水沸動的聲音。

若華極盡目光，四下探視，也只能够瞧出眼前的水霧翻騰，流動甚快，身上的衣履盡濕，有如泡在水中一般。

「就在這裏了……」于飛虹說：「這兩側山壁間，有很多孔洞，熱氣就由那些孔洞中冒了出來……」

姜全暗暗忖道：這丫頭小小年紀，內功如此精深。

原來，姜全也運足了目力四下探看，卻瞧不到石壁上的景物。

于飛虹的目力雖然强過兩人，但更重要是智慧，她暗運內功，拂動水霧，裂開了一條空隙，目光可見到一丈左右的山壁之上，發覺了石壁上無數的孔洞中，噴出了熱氣，有如白煙湧出。

一切都如于飛虹的推斷，三百丈後，水霧漸淡，但卻有着凜烈的寒氣襲來。

幾人身上的衣服，早已爲熱霧濕透。寒氣一浸，頓有着酷暑忽轉寒冬之感。

只不過數尺距離，竟然是冷熱完全不同兩個世界。

水霧全消，景物已淸晰可見，兩側斷崖，高過千尋，黑如濃墨，寸草不生，但狹窄的山谷，卻逐漸的開闊起來，不知那裏來的寒風，透肌刺骨，三人行不過四五丈遠，身上的濕衣，竟已結了一層薄冰。

于飛虹停下腳步，解下身上的索繩，道：「鏢頭，咱們如不傳訊出來，入夜之後，周鏢頭會不會離開這裏？」

若華接道：「周鏢頭會不會走，我不知道，但姐姐一定不會離開，她會帶着茶花、劉星進入谷中……」

「對！在下去接他們進來……」姜全轉身疾奔而去。

于飛虹望着姜全的背影，微微的一笑，道：「行萬里路，使我茅塞頓開，瞭解到不少的人間的事物、道理。」

若華道：「姑娘才慧過人，見微知著，聞一而知十。」

語聲一頓，接道：「這不歸谷也不過如此，看來傳言如何凶險，只是嚇嚇人罷了！」

于飛虹卻皺起了眉頭，道：「若華，這不過是剛剛開始，妳不覺着這種刺骨寒風十分奇怪？」

「是啊……那邊熱的難過，這裏又冷的刺骨，只不過一步之隔，寒、熱竟是如此的不同……」若華打了一個冷顫，說：「這個鬼地方眞是奇怪的很？」



于飛虹道：「山上不見積雪，證明了這種寒冷和天候無關，寒氣來自谷底。」

「那些熱氣呢？……」若華說．「怎會由兩面山壁中噴出來？」

于飛虹道：「那是因爲山壁內有一股暗流，經過地底火山，中有岩壁阻止，水火不相觸接，但暗流經過强烈的岩漿蒸發，化作水霧，不知道經過了幾千百年，衝破了石壁，噴了出來，也因爲是相尅的道理，使此地的岩漿，無法變成火山噴出……」

「可是……」若華說：「這裏既是火山岩層，爲什麼同在一谷，又有如此的寒冷的地方呢？」

于飛虹道：「天地造化神奇，固是不可思議，但一定有它的道理。一步之差，化分寒暑，冷熱各有來源，再深入一些，定可找到冷源所在，如此一個奇特的地方，寒熱交接，水火同源，定然有……」

突然住口。

若華奇道：「姑娘，定然有什麼？你怎麼不說下去？」

于飛虹不由的道：「我不知該說些什麼了，這種奇怪的地方，一定孕育着一些奇怪的事物……」



輕輕吁一口氣，道：「快些運氣調息，我看你冷的臉都發青了。」

若華盤膝而坐運氣調息。

坐息醒來時，姜全已帶着瑤華、周杰等趕到。

于飛虹站起身子，說道：「走吧……這裏太冷了，找一個可以停留的地方，再停下來休息。」

若華雖只和瑤華分別了一個時辰，但見面後卻有如幾年不見似的，一下子間抓住了瑤華的手，低聲說道：「小姐不得了……」

瑤華呆了一呆，接道：「什麼大事？」

若華道：「小姐聰明極了，什麼事，都難不住她，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胸羅萬有，學究天人……」

瑤華吁一口氣，道．「小姐本已讀過萬卷書……」

突聞當先開道的周杰咦了一聲，停下了腳步。

于飛虹加快腳步，行近周杰，山谷折轉，向左彎去。

只見原本寸草不生的岩石谷底，竟然長滿了一地及膝的深草。

只是草色深黃，好像是大火薰過的枯草，但事實上，它長的十分密茂，充滿了生命的活力。

這時，狹谷也呈開闊，橫寬有四丈左右。

「在下行走江湖十餘年，從未見過這樣的草……」周杰說：「而且生的如此密茂，直叫人無處落足。」

原來，那深黃的草上，生滿了尖刺。

姜全道：「總鏢頭如若深入此谷，必可在此地找出一些線索。」

縱目四顧，仔細的搜查起來。

瑤華突然拔出短劍，右手一揮，斬斷了一片黃草。

但見斷口處流出了白色的漿液，有一股腥氣，直撲入鼻。

「好難聞的味道……」若華說：「這些怪草，只怕有毒？」

密茂虬結，刺兒尖銳，綿延數百丈，這片草地，竟成了無法越渡的障碍。

「草地廣大深遠，就算咱們一齊動手，也要相當的時間，才能闢出一條路來……」周杰望着于飛虹說：「如果這草上有毒，那就難着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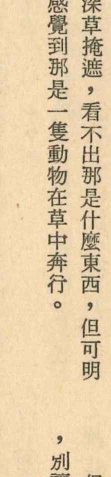
「放把火燒了它……」瑤華提出了看法。

「找不出一點痕跡，也許總鏢頭沒有進入此谷……」姜全說：「以總鏢頭的豐富經驗，必會留給咱們一些可以追尋的綫索？」

這是反對的意見，言下之意是，如果龍在天和南宮慕白沒有在此，似是用不着在冒險深入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在于飛虹的身上，顯然是要她作個決定了。

「既來之，應該要查個水落石出，但不能放火燒……」于飛虹沉吟一陣，道：「這些草中液汁如是有毒，一把火會燒出滿谷毒烟。」





瑤華道：「不能燒，只有用劍闢出一條路來！」

于飛虹道：「我在想，這是一種什麼草？本草綱目和百草紀述上，均沒有這樣的記載，草色枯黃，通體生荆，汁液乳白，眞的是一點也想不起來？」

瑤華道：「小姐，這種冷熱同谷，水火同源的怪異所在，水土可能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才會生出這等奇怪的草來，小姐雖然讀過很多書，只怕那書上，也不會記載這些事情哩！」

于飛虹吁一口氣，道：「現在，我們坐下來休息一下，吃點東西，讓我仔細的想想看，能不能想出一點眉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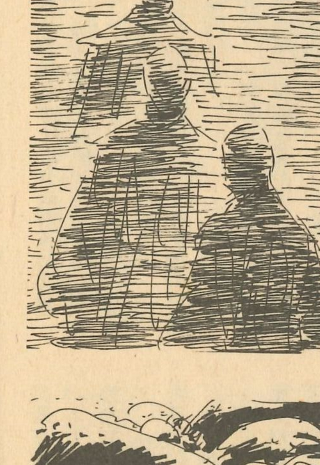
她是嬌嬌少女，淸麗若仙，但胸中的廣博知識，却已使人傾服，每個人都對她生出了敬意。

大家倚壁而坐，取出乾糧食用，于飛虹却望着頭頂一片藍天，凝神沉思。

「那是什麼？」若華突然驚叫出聲。

順着若華的目光望去，只見黃草拂動，似是有物在草中行動。

深草掩遮，看不出那是什麼東西，但可明顯的感覺到那是一隻動物在草中奔行。





滿生尖刺的濃密草叢中，什麼動物能在草叢中行走呢？

于飛虹也瞧到了，突然一躍而起，揚手處，三粒定穴珠鏢疾飛出手。

在塲三人，都是第一次瞧到于飛虹施放暗器，珠鏢粒小如豆，但却帶起了一股銳風，射入草叢，七八根刺草，應手而折。奔行中動物，也突然停止下來。

「好强大的內勁……」周杰心中暗暗的忖思。

瑤華道：「我去瞧瞧！」

劉星一橫左臂，攔住了瑤華，道：「我去。」右手伸入腰中，鬆開扣把，取下一柄三尺長短的緬鐵軟刀，退下黑色的軟皮刀鞘，緩步行近草叢。

原來，他這柄軟刀平常扣在腰中，有如一條腰帶，如非他今天亮了出來，同行三人，很少知道他帶有這樣兵刄。

劉星的步履很慢，但每一步却很穩健，行近草叢，全身的衣服都鼓脹起來。

姜全低聲道：「周兄，這人的內功，好生深厚。」

但聞于飛虹高聲說道：「劉星，小心一點，別讓那草中白色汁液，濺在身上。」

劉星回頭一笑，躬身一禮，道：「多謝小姐。」突然長刀揮動，人隨刀影，刀光幻化出一片寒芒，滾入了草叢之中。

只見斷草橫飛，汁液飛濺。

敢情那黃草中含有的汁液十分充沛，濺起的汁液，有如一片白霧。

遠遠看去，只見一片刀芒，直向深草叢中滾去，片刻之間，已深入了三丈多深。

這一陣利刀快斬，只看得姜全、周杰呆住了。

兩人久走江湖，經歷過不少次凶險之戰，這劉星的身手，足可以當得江湖上一流高手。

突然間，滾動的刀芒，停了下來，刀芒收歛，人影出現。

劉星伏身檢起一物，飛躍而出，仔細看去，才發現是一個形如巨鼠的灰色動物。

敢情于飛虹的定穴珠鏢，竟然準確無比的擊中草叢中奔行之物。

這手法，又使得周杰和姜全震驚不已。

劉星取出一方絹帕，拭去刀上的汁液，還刀入鞘，才恭恭敬敬把取得之物，送到于飛虹的身前，道：「小姐，就是這個似鼠非鼠的東西？」

怪物形狀似鼠，毛色銀灰，一粒定穴珠鏢，陷入腦袋三分多深，但珠鏢宛然可見，並非深入肌肉之中。

于飛虹道：「周兄，這是什麼動物？」

「沒有見過，其形似鼠，大小如兔……」周杰搖了搖頭，說：「非兎非鼠，從來沒有見過。」

姜全伸手摸了一下，只見皮毛柔軟，心中突然一動，道：「奇怪呀，此物死於于姑娘的珠鏢之下，但深入三分的珠鏢，竟不能擊破牠的皮肉？」

「是！牠是被內力震死的……」于飛虹說



：「這東西能在那尖刺的刺草中，來去自如，是不是和牠身上的毛皮有關？」

用手輕輕一按，珠鏢彈了出來，皮毛竟然是毫髮無傷？道：「就是這些皮毛，柔韌無比，不畏尖刺，所以，它能在這種刺草內任意行動。」

「不可思議的事……」周杰說道：「在下今天眞是大開眼界了，劉兄的刀功，姑娘的珠鏢……」

「看看那塊絹帕……」若華又驚叫起來。

轉頭看去，只見白色的絹帕，已變成了枯黃之色，和那刺草的顏色一樣。

「果然蘊有奇毒，劉星，看看你的身上中毒沒有？」

劉星躬身說道：「屬下很小心，多謝姑娘下問！」

于飛虹看那片枯草，被闢出了八尺橫寬，三丈多長的一條路，點點頭，道：「看來闢一條路，也不是什麼難事？」

瑤華抬頭看去，發覺那片枯草生滿山谷，足足有兩百丈以上的長度，峽谷又轉向右面，不知是何景象，此地稱謂不歸谷，除了那片迷濛的水霧，封閉了谷口，令人難測高深之外，就是這片天然的形勢了。兩側山壁夾持，入谷





的人，只有隨着山壁形勢轉折，兩側山壁高聳入雲，都在千尋之上，光滑如削，滑不留手，如想攀壁而上，縱是第一流的輕功，也是很難如願。

周杰目光一直盯着那灰色的動物上瞧看，發覺那銀灰色的短毛，光亮可愛，如若牠身上皮毛，能避尖刺，不知是不是可避刀劍，要是能避開刀劍，那豈不是稀世之寶，用來製副軟甲，穿在身上，刀劍難傷了…。

想到入神之處，不覺長嘆一聲，道：「可惜呀！只有這麼一隻？姜兄……」

姜全也在想着心事，入谷以來，一直未發覺龍總鏢頭留下什麼暗記，如何向龍夫人交代呢？聽得周杰的呼叫，不禁一怔，轉頭說道：「周兄叫我？」

周杰道：「姜兄的利斧沉重，能斷粗逾拇指的鐵條，但不知能否斬牠的短尾？」

于飛虹聰慧絕倫，已知周杰之意，微笑不言。

姜全冷冷一笑，道：「就算牠皮毛堅韌，可避尖刺，但絕難當姜某的利斧一擊。」拔出利斧，疾斬而下。

那知這可斷鐵條的一斧，竟然無法把那一條柔軟的短尾切斷，不禁爲之一呆。



「火龍鼠……」于飛虹失聲叫道：「想不到世間眞有此物……」

瑤華低聲接着問道：「火龍鼠，是什麼意思？」

于飛虹接道：「就是這種動物，生於寒熱交接之處，水火相濟之境，其皮柔韌，能避利刄，只道是紙上畫餅，古人欺我，今日竟然見到此物……」

「可惜只有這一隻……」周杰苦笑，說道：「如果是多上幾隻，取其毛皮，製作一副軟甲……」

「不會的……」于飛虹說：「火龍鼠，肉食毒蛇，素餐天荆刺，性喜羣居，這片毒草，全身是刺，想來就是天荆刺了。」

「小姐果然學富五車，才究天人……」瑤華說：「常聞世人有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世上無不知之物；大概就是小姐這種人了。」

于飛虹粉臉微紅，道：「瑤華，我不過多讀了一些怪文雜書而已，如周鏢頭豐富的江湖閱歷，我那裏會想到，遇上了這等天地間孕育的神奇之物，也是認不出來！」

周杰道：「照在下的估計，有這麼十隻火龍鼠，可製一套軟甲，五隻可成一件上衣。」

若華接道：「就算有，也沒有辦法剝下牠的皮，刀劍難傷牠們的皮毛，如何能着手？」

「有辦法……」于飛虹笑道：「用陳醋和水，入鍋煮上十二個時辰，皮毛即可失去抗拒利刄的能力……」

若華接道：「如是牠的皮毛失去抗拒尖刄之能，要它何用？」

于飛虹微笑道：「製成甲衣後，用清水洗滌陰乾，即恢復它抗拒刀劍的堅韌了。」

「那好啊！咱們快找找看……」若華說：「如若能找到十隻，就可以多製成幾件可避刀劍的軟甲了。」

于飛虹道：「牠的皮毛不畏傷害，體形又不大，棲居之處，在山腹中幽洞寒熱交接的所在，如何能找牠出來？」

若華道：「那太可惜了，小姐，難道沒有辦法找牠出來麼？」

「辦法是有，只怕咱們做不到……」

「小姐請說說看……」若華道：「不論如何的困難，咱們都要盡力一試！」

于飛虹道：「此物最喜食田毒蛇，却又不肯離開生長天荆刺的範圍，如果咱們能夠抓些毒蛇來，或可誘牠現身？」

「抓蛇呀……」若華搖搖頭，說道：「那可是有些困難了？」

于飛虹道：「我也不敢抓蛇？」

周杰道：「于姑娘，你看這附近有沒毒蛇好抓？」

「縱然有蛇，也被這火龍鼠給吃掉了。」

周杰道：「對！要到別的地方去抓。」

劉星伸手撿起了火龍鼠，把牠放入了一個袋中。

瑤華道：「小姐，天荆刺毒性如何？」

「很厲害，只是此物已不多見，中人後傷處紅腫、疼、癢交作，很難忍受，三日後，毒氣攻心而死？」

（未完・十六）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岳小玉、艷艷被郭冷魂、歐如神截下來，岳小玉久不知郭冷魂下落，忽然相見喜不自勝，又見到歐如神更是皆大歡喜，想不到一下子會見到兩位高人，對帮助自己挽救師父大有帮助，兩位高人指出恨帝派南宮業扮成豪賭公子，目的是帶岳小玉到秘密行宮見見被囚的師父，然後借刀去殺萬層樓，交換師父，成則不費一兵一卒除掉對頭人，如果岳小玉失手，對自己毫無損傷，算盤打得响，還派艷艷作監視，却不知艷艷是布公子派去臥底的，經過郭冷魂和歐如神的設計，決定不去殺萬層樓，先遣艷艷回老家去，三人繼續商議辦法對付恨帝……

岳小玉傳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要賴達目的　難瞞老江湖

岳小玉道：「提起了和尚，不禁想起了狗肉。」

郭冷魂眉頭一皺，道：「少林寺和尚，是不吃狗肉的。」

岳小玉道：「少林和尚不吃狗肉，但別的和尚却可能吃，所以嘛，狗肉和尚這種人，永遠都會存在的。」

郭冷魂想了想，道：「少林僧侶，也不是全然沒有人吃狗肉的，五十年前達摩院首座律玄大師，當他還沒有成為達摩院首座之前，便是個狗肉和尚，但後來年紀大了，口味改變，就眞的只吃齋菜，不吃葷，不喝酒、更不吃狗肉。」

岳小玉道：「和尚多半不吃狗肉，但叫化子却不同。」

郭冷魂道：「叫化子什麼都吃，對於吃喝之道，從不講究。」

岳小玉道：「平時來說，確是不怎麼講究的，但煮起狗肉，或者是泡製叫化鷄時的功夫，却是半點也不賴。」

郭冷魂道：「諸葛帮主泡製的烤鷄、怪味鷄及狗肉，早巳聞名遐邇，甚至有人說，他之所以被稱為『江南丐中丐』，最少有一半是為了這個功夫做得出色，做得精妙。」

歐如神微微一笑凝視着岳小玉，說道：「說來說去，你還是掛念着這個諸葛大叔。」

岳小玉道：「這算不算是罪過？」

歐如神奇道：「怎會是罪過了？」

岳小玉笑笑道：「貪是罪過，晚輩老是想念着諸葛大叔，也老是想念着他老人家的烤鷄和泡製狗肉的風味，其實就是貪吃……」

郭冷魂笑了笑，道：「別再自己給自己加上罪狀了，來，咱們馬上就去找諸葛帮主！」

× × ×

要找諸葛酒尊，從前來說十分困難，但毋在却不同了。

從前，他是個遊戲人間的風塵異丐，既不屬於任何派，任何帮會，他要往東便往東，要往西去便向西走，就算不是故意躲藏起來，要找尋這種人也是難乎其難的事情。

但自從他成為丐帮帮主後，他整個人都有了重大的改變。

他不時嘆道：「到了這把年紀才大大轉變，眞是苦事。」

於是，有人問他：「値得不値得？」

「初時認為不値得。」諸葛酒尊莞爾微笑回答：「但這個勞什子帮主，越做越有味兒，難怪許多叫化子都搶着要做。」

他最後一句說話，有一半是開玩笑，但也有一半是實情。

當上丐帮帮主之後，諸葛酒尊比從前忙碌得多了，有時候，他忙得連喝酒也沒功夫，幸好他雖然是「酒王之子」，但酒癮遠遠不如其父，尤其是到了近年，更是喝也可以，不喝亦無傷大雅。

雖然，諸葛酒尊成為丐帮帮主之後大忙特忙，但他仍然很掛念着岳小玉。

有人問他：「岳小玉有什麼好？」

諸葛酒尊想了大半天，終於還是搖搖頭，道：「這個勞什子小王八，什麼都不好。」

問的人感到怪極了：「既然什麼都不好，你老人家怎麼老是提起他？」

諸葛酒尊笑了笑，道：「這世間上樣樣都好的人太多了，所以這個樣樣都不好的小無賴反而令人感到很有點味道。」

聽者眉頭大皺，想來想去，到最後還是莫名其妙，只好當作這是醉話。

但實際上，當時諸葛酒尊連一點酒也沒喝過，頭腦清醒得無以復加。

他這樣說，只不過是含糊其詞，根本就不想向那人解釋。

諸葛酒尊認為，岳小玉是一個很奇特的小子，他的長處，往往也就是他的短處，他無論是長處或者是短處，都能令諸葛酒尊一想起就感到回味無窮。

這是什麼道理？

是「人結人緣」？還是岳小玉這個小子的確有着過人的吸引力？

諸葛酒尊不知道，也許，這兩個答案都是對的，唯一不對的，就是一別五年，諸葛酒尊實在越來越担心這位血花宮的宮主。

這一天，諸葛酒尊喝了幾斤高粱。

他已經有好幾天沒喝過酒了，但今天却非喝不可。

因為他聽見了一個消息，這消息是從一個分舵，用飛鴿傳書之法傳報過來的。

這消息的意思大概是說：「岳小玉將來也！」

一接到這個訊息，諸葛酒尊很高興，立刻派一個小叫化子去討酒。

這小叫化子也很有點本事，居然身無分文，只憑一張嘴巴，就向一個平時吝嗇得要命的酒舖老闆，乞討了十斤高粱酒回來。

諸葛酒尊預料，在黃昏之前，岳小玉就會趕到，跟自己見面。

但黃昏未到，另一個人却巳先找上門來了。

那是鐵老鼠，在他身邊，還有一個如花似玉的少女。

鐵老鼠跟丐帮，早巳混得很熟很熟，所以，別說他帶來的是一個美貌少女，就算是帶着一條鯨魚游上岸來，也是可以通行無阻的。

諸葛酒尊一看見鐵老鼠，很是高興，笑道：「鼠老弟，你來得正好，今天非要痛痛快快喝它幾杯不可。」

鐵老鼠眨了眨眼，道：「什麼事這樣高興？」

諸葛酒尊道：「岳小玉重出江湖，而且快要到這裏來了。」

鐵老鼠目光一亮，道：「眞的？」

諸葛酒尊道：「當然是眞的，來，而且咱們已好久沒有坐在一塊兒喝酒了，今天就算醉了，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但鐵老鼠却搖頭不迭，道：「不，這酒不能喝。」

「這是上好的高粱酒，為什麼不能喝呢？」

「只要是酒，無論是上好的陳年佳釀，還是比醋還酸的劣酒，都不能喝。」

「你怕醉？」

「醉是不怕的，大不了頭疼半天，大睡一場。」鐵老鼠一本正經地說，「但咱們有很重要的事情，非要仔細處理不可，要是喝醉，那就會壞了正事。」

諸葛酒尊聽見他這麼說，不禁為之興致索然，說道：「這話說得是，本來嘛，我以為今天可以偸得浮生半日閒了，那知道，還是那句老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鐵老鼠道：「這一次，算是區區打擾了你老人家喝酒的興緻，改天必定奉陪到底，向你老人家賠罪賠罪！」

諸葛酒尊搖搖頭，微笑道：「鼠老弟

，你這樣說就不够意思了，有什麼事，直說無妨。」

鐵老鼠乾咳兩聲，又沉吟了一會兒才道：「我想去救一個人。」

諸葛酒尊眉頭一皺問道：「救誰？」

鐵老鼠道：「一個在江湖上舉足輕重的大人物。」

諸葛酒尊更是爲之楞住：「這人到底是誰？」既是舉足輕重的江湖大人物，來頭自然是絕不簡單的。」

果然，鐵老鼠一說出這個人的名字，諸葛酒尊的臉色立刻就變了。

鐵老鼠所說的這個人，就是提龍王府主人兼神通教主萬層樓。

「萬層樓？」諸葛酒尊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隔了很久很久才凝神說道：「鼠老弟，你可知道，萬層樓是一號怎樣的人物？」其實他知道鐵老鼠一定會很淸楚，但却還是不能不有此一問。

鐵老鼠立刻點點頭，道：「當然知道，他身份極高，武功極高，權勢更是邪魔外道諸派之中最雄厚一人。」

諸葛酒尊又深深吸一口氣道：「你知道就好了，一個這樣的人物，何以要咱們去救？」

鐵老鼠道：「咱們要救的，其實並不是萬層樓這個人，而是整個中原武林。」

諸葛酒尊一怔，道：「什麼意思？」

鐵老鼠道：「救一人，就能阻止天恨帮毀滅中原武林的野心，你認爲值得不值得？」

諸葛酒尊連想也不想，立刻就回答道：「當然值得。」

鐵老鼠道：「現在，萬層樓就是這麼一個人！」

諸葛酒尊又再眉頭緊皺，道：「但這姓萬的，也是一個武林大惡人。」

鐵老鼠搖頭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諸葛酒尊道：「你的意思，我還是不怎麼懂？」

鐵老鼠道：「萬層樓練功是走火入魔了。」

諸葛酒尊道：「此事我也略有所聞，但只怕並不怎麼眞確。」

就在這時，鐵老鼠身邊的少女開口說話了：「此事千眞萬確！」

諸葛酒尊這才目注着他，輕輕捋了捋花白的鬍子，說道：「這位小姑娘怎樣稱呼。」

少女却反問道：「我一直都是在這裏，聽着你們說話，爲什麼現在才問我的名字？」

諸葛酒尊微微欠了欠身，道：「請恕老叫化子疏忽之罪。」

少女却搖了搖頭，道：「你不是疏忽，只是沒有把我這個小小的女兒家放在眼內。」

諸葛酒尊給她搶白了兩句，但却還是神色自若，道：「姑娘誤會了，老叫化若不信任鐵老弟，早就會把姑娘的身世查得淸淸楚楚。」

鐵老鼠忙道：「諸葛帮主說的是，萬二小姐切莫有所誤會。」

諸葛酒尊「哦」一聲，隨即目光閃動，目注着少女說道：「這位姑娘原來是姓萬的？」

少女咬了咬牙，道：「不錯，我姓萬，家父名諱，上層下樓。」

諸葛酒尊不由目光更亮，上上下下地打量這個少女：「妳是萬層樓的女兒。」

鐵老鼠乾咳一聲，趕緊接口道：「她叫小公主，是個很純良的女孩。」

小公主鼓了鼓腮，道：「我不在乎別人怎樣看我。」

鐵老鼠說道：「別人怎樣看妳，我也懶得去管，也不必去管，但諸葛帮主却不同。」

小公主忽然冷冷一笑，道：「是不是因爲有求於人，就必須是禮下於人。」

鐵老鼠擦了擦額角，也不知道額上有沒有汗，才說：「小公主，話可不是這樣說的。」

小公主道：「不這樣說又該怎樣說？諸葛帮主是武林中的大忙人，一天之中不知有幾許事情忙着要幹，又怎會有工夫來料理邪魔外道的閒事。」

鐵老鼠越聽越急，忍不住跺脚叫道：「妳……唉？妳今天怎麼了。」

小公主冷冷一笑，說道：「我本來就是這樣的，你們看不慣，就讓我快一點走好了。」

諸葛酒尊還是微笑着，忽聽一人格格怪笑，道：「妙計！好計，上計，却也是舊計！」

鐵老鼠一聽見這麼個人的聲音，立刻就跳了起來，叫道：「小岳子。」

小岳子就是岳小玉，岳小玉終於還是來了。

× × ×

諸葛酒尊一看見岳小玉，一張嘴巴立刻就笑得無法合攏起來。

看他現在這副樣子，那裏像個武林高手，一帮之主？

他只像個慈父，或者是一個和藹的老人。

岳小玉長大了，他不再是個小頑童，小無賴，雖然這樣，諸葛酒尊還是一眼就認出了眼前的年青人，正就是童年在江湖上亂闖亂撞的岳小玉。

當年的岳小玉，連一招半式武功也不懂得，就在江湖上亂闖亂撞，今日的岳小玉又怎樣了？

但無論怎樣，在諸葛酒尊的眼裏，岳小玉始終是岳小玉，他始終還是那樣地討人歡喜。」

岳小玉討人歡喜，並不一定是有心去討人歡喜，有時候，一些給他氣得直跺脚的人，事後回心一想，也會覺得又好氣又好笑，而且漸漸覺得好笑的多，值得生氣的地方反而越來越少了。」

諸葛酒尊也曾經有過這樣的經驗，而且體會得比許多人還更深刻。

現在，岳小玉又重現在他眼前，這眞是一件很值得高興的事。

鐵老鼠驀然看見岳小玉在這裏出現，也同時爲之高興不已。

「你沒事嗎？」鐵老鼠一上來就拉住了岳小玉的手。

岳小玉眨了眨眼，道：「鼠老兄，你以爲我會有什麼事？」

鐵老鼠嘆了口氣，道：「那個勞什子

豪賭公子，似乎並不好惹，你跟着他走，愚兄又怎能不担心。」

岳小玉笑笑道：「你担心豪賭公子好了。」

鐵老鼠道：「爲什麼。」

岳小玉又笑笑，道：「那是因爲小岳子比豪賭公子還更難惹之故。」

諸葛酒尊聽得莫名其妙，忍不住問：「豪賭公子是什麼人。」

岳小玉道：「南宮業是也。」接着，把南宮業如何在賭場故弄玄虛，及授業恩師被困於天恨帮之事一一說出。

諸葛酒尊聽得爲之眉頭大皺，道：「怪不得你師父在江湖上銷聲匿跡這許多年了。恨帝這個老混蛋眞是可惡之極。」

岳小玉道：「對付恨帝，必須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說了幾句話，眼睛却向小公主的俏臉望了過去。

小公主在這裏跟岳小玉再度相逢，心裏本來是很高興的，但見他只是一味跟諸葛酒尊說話，反而把她冷落在一旁，不禁心中有氣，便側過臉來個不瞅不睬。

諸葛酒尊是個老江湖，知道小公主正在鬧脾氣，便向岳小玉做了一個眼色，隨着說道：「你剛才說什麼妙計，好計，上計！那是什麼意思？」

岳小玉笑了笑，道：「這位小公主，她雖然是萬教主的女兒，但從來却不會做些什麼壞事。」

小公主又是心中有氣，忖道：「你這樣說，分明是罵我爹做了不少壞。事」但萬層樓在江湖上惡名昭彰，那是衆所週知的，就算她想分辯，也是無從辯起。

諸葛酒尊又向小公主望了一眼，接着重複再問岳小玉：「這位小姑娘……不，這位小公主生性善良，老叫化子也是信得過的，你說她剛才用了什麼妙計好計，老叫化子都是不明所以。」

岳小玉笑道：「她剛才用的，分明就是激將法。」

鐵老鼠聞言，不由一拍腦袋，失聲叫道：「對了，請將不如激將，唉，怎麼我這個腦袋瓜子這麼笨，連這點道理都想不出來。」

小公主給這三人你一言我一語的，不禁爲之弄得面色脹紅，一氣之下，跺了跺脚掉頭便走，但岳小玉手快，一下子便把她抓了回來。

小公主的臉皮嫩薄，給他弄得下不了台，在急怒之下，挺膝一脚便向岳小玉的小腰踢去。

岳小玉急閃，以他的身手，要閃過這一脚原非難事，那知一閃之際，突然同時嗆咳起來。

就是這麼一陣嗆咳，小公主這一脚還是踢中岳小玉了，只不過並非踢中小腹，而是踢中他小腹以下的部位。

岳小玉中了這一脚，登時臉色轉變，「啊呀，」她叫了一聲便隨即倒下。

小公主大吃一驚，急忙叫道：「我……我不是有意的。」

岳小玉額上汗如雨下，嘴裏却連聲說：「不要緊，妳還……還沒有眞的踢中要害……」說是這麼說，但兩眼却已翻起，看樣子好像隨即會昏倒過去。

諸葛酒尊大爲緊張，急急撥開衆人，伸手點了岳小玉身上七八處穴道。

只見岳小玉的臉色越來越是青白，鐵老鼠忍不住惡狠狠的瞪着小公主，雖然嘴裏沒有罵出一句話，但責備之意却極是明顯。

若在平時，小公主只怕早已「哇」一聲哭了出來，但這一次，她却非要忍耐着不可。

若不是她一脚踢向岳小玉，岳小玉就不會弄成這副樣子。

而且，女孩子動不動就出脚傷人，說出來也是一件很不斯文的事。

只見諸葛酒尊忙得不可開交，又用藥又用推拿功夫，面上的神情，緊張到不得了。

鐵老鼠越看越急，道：「要不要我來帮手？」

諸葛酒尊說道：「先把他抬進醫舍裏去。」

「醫舍？醫舍在那裏？」

「從這邊向後走，大概二三十丈路左右，」諸葛酒尊道：「醫舍裏有許多珍貴藥材，也許可以保得住小玉的性命。」

他這樣說，分明是說岳小玉有性命之憂了。

小公主一聽，不由得立刻急出眼淚來了。

醫舍很陰森，光綫暗淡得令人沒精打采。

小公主本想跟着，但諸葛酒尊却阻止了她。

「小玉傷得很重，而且……」說到這裏，諸葛酒尊乾咳了幾下，才緩緩地接道：「而且他所傷之處，咳咳……」

聽到這裏，小公主的臉已紅得像個熟透了的蟠桃。

她當然再也不能跟到醫舍去。

岳小玉給抬到醫舍後，鐵老鼠緊張極了，只盼諸葛酒尊早點出手醫治岳小玉。

但諸葛酒尊却慢條斯理地，首先垂下竹簾，接着又抹抹桌子……

鐵老鼠更是着急，催促道：「這些不相干的事，由區區來做好了。」

諸葛酒尊微微一笑，道：「垂簾抹桌，掃地燒飯乃是人生必做也該做的事，怎算是不相干了。」

鐵老鼠差點沒給他氣得吐血，道：「難道這些瑣碎的事，會比小岳子的性命還更加重要嗎？」

諸葛酒尊哈哈一笑，道：「小岳子怎樣了？你若怕他一倒不起，不妨自己動手去醫治他。」

鐵老鼠呆住，忍不住向岳小玉看去。

只見岳小玉的面龐，已漸漸由青白變成紅潤，而且還向鐵老鼠做了一個鬼臉。

鐵老鼠這才恍然大悟，失聲道：「小岳子……你……你根本沒有受傷？」

岳小玉嘻嘻一笑，道：「你以爲小岳子會變成太監了？」

鐵老鼠長長的吐出口氣，道：「你這種人，眞是花樣百出，好端端的爲什麼要嚇我？」

岳小玉兩眼一瞪，道：「我什麼時候嚇你來着？」

鐵老鼠想了想，不由皺眉道：「我明白啦，你是要唬嚇小公主！」

岳小玉微微一笑，點頭道：「對了，這個小頑皮，若不用點手段，實在很難對付。」

鐵老鼠沉吟半晌，道：「她是千金小姐，父親又是神通教主，難免有點小姐脾氣，你要教訓教訓她，那也是很對的。」

岳小玉道：「她若能馴服一點，對大家都會有好處。」

諸葛酒尊笑了笑，道：「說來說去，還是對你自己的好處最大。」

鐵老鼠瞧了瞧岳小玉，又再瞧了瞧諸葛酒尊，不禁又是嘆了口氣，道：「你們剛才裝得眞像，這齣戲，就連我也給瞞騙了。」

岳小玉道：「鼠老兄爲人忠厚，自然是察覺不出的，但諸葛大叔却不同，他是個眞眞正正的老江湖，小岳子的心思，他比誰都更淸楚。」

諸葛酒尊道：「你這分明是在明捧暗罵，罵我是個狡猾的老狐狸！」

岳小玉也不否認，只是笑笑說：「諸葛大叔，我知道你決不會怪責小岳子。」

諸葛酒尊嘆了口氣，道：「就算眞的怪責你，眞的生你的氣，那又怎樣？」

岳小玉抿嘴一笑，道：「那也容易得緊，在小岳子身上揍我幾拳消氣便了。」

諸葛酒尊道：「只怕越打越氣，給你活活氣死！」

岳小玉嘻嘻一笑，鐵老鼠站在一旁倒看得光火起來了，忍不住在他的胸口揍了幾拳。

「諸葛帮主不揍，我揍！」鐵老鼠嚷叫不已。

但他揍這幾拳，岳小玉只當作是搔癢而已。

鐵老鼠沒辦法，只得嘆了口氣，怔怔地瞧着岳小玉，良久才道：「你裝死裝得眞像，連臉色也白得像個死人。」

岳小玉道：「我不是裝死，只是裝做受傷的樣子而已。」

鐵老鼠道：「但你當時的臉色怎會變得那樣難看的？」

岳小玉道：「那是一種特別的氣功，用來騙騙小姑娘，必然十拿九穩。」

鐵老鼠道：「是誰教你的？」

岳小玉說道：「也不必誰來教，內功心法練得多了，久而久之就懂得這些法子了。」

鐵老鼠冷哼一聲，道：「當心走上萬層樓的那條死胡同路，弄得走火入魔，那時候才後悔已經太遲。」

岳小玉笑道：「這個鼠老兄大可以一千一萬個放心，小岳子就算再蠢再傻，也決不敢輕易拿自己的性命來開玩笑。」

鐵老鼠又是「哼」的一聲，道：「就只怕你太聰明，自己算死了自己。」

諸葛酒尊擺了擺手，笑道：「算了算了，小岳子若不懂得照料自己，早已活不到這個時候，倒不知道，他想怎樣來整治這位萬二小姐。」

岳小玉眼珠子轉了轉，說道：「計較自然是有的，但還得要兩位前輩，帮忙則個。」

鐵老鼠兩眼圓睜，道：「怎麼？你還想騙人？」

岳小玉笑道：「只要騙得其所，那就不是一件壞事。」

鐵老鼠瞪目道：「偏就是有這許多道理。」

岳小玉道：「本來就是蠻有理由，鼠老哥，你到底帮也不帮？」

鐵老鼠皺了皺眉，半晌才道：「你且先說出來聽聽。」

岳小玉嘆了口氣，接着摸摸額頭，神情慘淡地說：「我快要嚥氣啦……眞的不行啦……」這當然又是在裝模作樣，表情之逼眞，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 × ×

夕陽西下，小公主在一株老樹下，最少圍着樹幹繞了五六十個圈子。

她焦急極了，甚至恨不得用刀把自己的右脚砍掉下來。

「該死的脚！」她心中暗自咒駡。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鐵老鼠來了，他緊繃着臉一言不發，雖然一直向小公主這邊走過來，但却好像完全沒有看見她這個人一樣。

他直來直去，小公主忍不住叫了他一聲：「鐵大哥！」但鐵老鼠充耳不聞，依然一步一步向前直走。

就在這時候，諸葛酒尊也跟着走過來了，只見他手裏提着一個錫壺，壺中傳出陣陣烈酒氣味，他一面走，一面用嘴對着壺嘴，咕嘟咕嘟的不斷地喝酒。

鐵老鼠緊繃着臉，而諸葛酒尊却是一面喝酒，一面不時長長的嘆了口氣。

小公主更急了，立刻上前追問：「諸葛帮主……岳……岳小玉呢？」

諸葛酒尊望住她，忽然手一緊，裝酒的錫壺立刻給捏得變了形狀。

誰也說不出酒壺變成怎樣的樣子了，總之，就是再也不像個酒壺。

小公主看見他這個舉動，更是爲之花容失色，心想：「小玉哥哥今次眞的不妙了。」

忽聽諸葛酒尊冷冷的說：「鐵老鼠果然很聽小岳子的說話。」

小公主不明所以，便問：「岳哥哥說了什麼說話？」

諸葛酒尊道：「他對妳很好，他叫鐵老鼠決不可爲他報復，他又說妳那一脚，只是無心之失罷了……」說到這裏，又是不斷地搖頭，不斷地嘆息着。

小公主越聽越是胆顫心驚，顫聲道：「帮主，我……我要見他。」

諸葛酒尊默然半晌，才緩緩道：「他現在大概還可以跟妳談幾句話，但到了明天……唉……」

小公主的眼眶早已滿是淚花，這時候再也按捺不住，淚水有如斷綫珍珠一般掉落下來。

她不再跟諸葛酒尊說話，一擰身便向醫舍那邊直奔過去……

× × ×

舍內有燭光，但也僅是只有一顆存在而已。

岳小玉直挺挺的躺在竹榻上，雖然眼睛睜得很大，但說話的聲音却微弱得有如蚊飛一樣。

小公主看得心疼極了，也後悔得無以復加。

「小玉哥哥，你不要死，也不能死……

…」她悲愴地叫。

岳小玉傻傻地笑了一笑，道：「眞是孩子氣的說話，誰說我要死了？……」

「對！對！這是我，這張嘴巴又臭又賤……」

「不，妳的小嘴巴又香甜又高貴，妳若肯親我一親，我便是立時死了也是値得的。」

「不，我不要親你，你也不要死。」

岳小玉忙道：「妳不肯親我，我只有死得更快。」

小公主一怔，說道：「這又是什麼道理？」

岳小玉嘆了口氣，道：「一個人病了或者是受了創傷，要不要醫治？」

小公主道：「當然是要醫治的。」

岳小玉道：「妳知道就好了，而且每一種傷病所需要的藥物和治療的方法也是有所不同。」

小公主垂着臉，臉龐差點貼在岳小玉的胸口上，吶吶地說道：「這道理我是明白的，但……但跟我親不親你又有什麼相干？」

「大有相干之至，」岳小玉道：「對我這個垂死之人來說——」

「不，你說過不會死的！」

「死不死，我現在還不知道，但妳若肯在這時候親我一親，香一香小岳子的臉，那就是最好的藥物。」

小公主遲疑着。

岳小玉不禁又是嘆了一口氣，道：「也罷，小岳子生來命苦，那有這個福氣——」話猶未了，小公主的兩片朱唇已輕輕印在他的嘴唇上。

在這一瞬間，岳小玉差點沒有立刻就昏倒過去。

「我的祖宗十八代爺爺，這番滋味不得了也！」心裏只盼望着她這一吻越長越好。

但就算這一吻再長久，也終須有結束的時候。

等到岳小玉頭腦稍爲淸醒之際，他才看見小公主的臉龐已紅得有如赤燄一樣。

難得的是：此時此際，小公主的一雙大眼睛居然還是直瞧着自己的。

岳小玉不由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妳對我眞好！」

「不！我對你一點也不好！」小公主用力地搖搖頭，道：「是我把你傷害成這副樣子的……」說着，不禁又是悲從中來，眼圈一紅，眼淚再下。

「別哭，別哭！」岳小玉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女孩子在他面前哭。

他用手輕撫小公主的臉，柔聲問道：「是不是諸葛大叔把我的傷勢說得太嚴重了？」

「不，不，諸葛帮主沒有這樣說，」小公主忙道：「你也別杞人憂天，瞎自担心。」

岳小玉道：「有妳在身旁，我還有什麼好怕的。」

小公主說道：「你不怕，但我却很害怕。」

岳小玉笑笑道：「傻丫頭，妳害怕什麼？」

小公主道：「我若眞的一脚把你踢死了，我也一定陪着你一塊兒死。」

岳小玉道：「妳只不過隨隨便便踢了一脚，怎可以付出如此代價？」

小公主道：「但這一次，的確是我不好。」

岳小玉道：「千不好，萬不好，妳剛才既肯親我一親，那已是太好太好，什麼都可以補償得了。」

小公主搖搖頭，道：「我不是無知孩童，你別再用這種說話來哄我。」

「我決不是在哄妳騙妳，」岳小玉立刻一本正經的說：「五六年前，也有一個人對付過我。」

小公主道：「是什麼人？」

岳小玉道：「她叫水瑩兒，她用利刄刺了我一下。」

小公主吃了一驚：「傷得重不重？」

岳小玉道：「不算嚴重，那一次沒有當場死掉，倒是萬幸。」

小公主矍然道：「這就已經是很嚴重的創傷了。」

岳小玉道：「但我一點也不痛恨水瑩兒，因爲她是個很善良的姑娘。」

小公主咬了咬牙，道：「既是一個善良的姑娘，怎會這樣子傷害你？」

岳小玉微微一笑，道：「那是誤會，也是無心之失。」

小公主仍然是咬着嘴唇，但却不再說話。

岳小玉默然片刻，又接着道：「看一個人好不好，並不能只看表面，有些人口蜜腹劍，看來正氣凜然，實則心裏行事，等到他原形畢露之際，再想躲避也是太遲了。」

小公主吸一口氣，道：「我是不是這一種人？」

「當然不是。」

「爲什麼？」

「不是就是不是，沒有爲什麼爲那個的，」岳小玉說：「就像是貓一生下來就是貓，黃鼠狼一生下來就是黃鼠狼，妳若問貓爲什麼會是貓，黃鼠狼爲什麼會是黃鼠狼，這就未免太可笑了。」

「但人和畜牲是不同的，」小公主爭辯道：「人最聰明，但人最善變。」

岳小玉道：「人雖然會變，但若要從極好變成極壞，或者是從極壞變成極好，還是很不容易的。」

「人之初，性本善。」

「人之初，性本惡。」

「其實，人之初，本無性。」小公主說：「既無善，也無惡，只是人長大之後，有些向善，有些變惡。」

岳小玉說道：「但大多數人，都是亦善亦惡，有人惡多善少，有人惡少善多而已。」

小公主道：「我是那一種？」

岳小玉道：「惡多善少。」

小公主的臉立刻一陣發白，道：「原來我在你心裏，是個如此不堪的人。」

岳小玉道：「但人是會變的，而且妳變得很快。」

小公主一愣，道：「我什麼時候開始變了？」

岳小玉道：「就在這一刻開始。」

（未完・卅八）

俠情詭異小說

魔界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鳳棲梧被江湖道上的人包圍在江邊上，第一批由三個人增至十七人，都面露殺氣，木排上另一個黑衣人就是江湖道上聞名的諸葛長樂，唯一令他深感遺憾的就是他的兒子死訊傳來，他兒子與三個好友浮屍在鬼怒江面，傳說是鳳棲梧殺害的，因此諸葛長樂要追查此事，鳳棲梧搖頭否認，但諸葛長樂不相信，動手追捕，鳳棲梧只好駕舟逃避，追逐至一石壁中，聽到琴音，隨即發覺追來的人有幾個死去，衆人更相信鬼怒江琴音以前死去的人是鳳棲梧所爲，鳳棲梧爲了弄清是非，循琴音在石壁上找到一弄琴少女，正想追查又被她逸去……

浮雕有生氣　栩栩似眞人

眼前是一片烟霧迷離，烟霧下一片水面，鳳棲梧赫然就坐在水面上的一個木造的平台上。

他難免又是一陣詫異，一手按着琴絃戒備，目光四顧，只是烟霧迷離。

自己怎會坐在這座平台上，這到底又是什麼地方？他想不透，也看不透。

「喲——」的又一下喝聲，同時「咚——」一下綁鼓的聲响。

烟霧刹那完全消散，一座水殿隨即出現在鳳棲梧的眼前。

那座水殿完全是扶桑結構，由水柱承接。

木柱的下截浸在水中，水殿前一道寬闊的木梯從殿台上垂下來。

鳳棲梧置身的平台也就浮在木梯前面。

殿台上一面奇大的屏風，上畫着一輪明月，一株雪松，還有一隻孤鶴。

看着這樣的一面屏風，鳳棲梧不由有一陣凄冷的感覺，再看見坐在屏風前那個女人，那種感覺更加强烈。

那個女人赫然是與石壁當中的那個女人浮雕一模一樣，只不過活人與浮雕的分別。

她左手將一個綁鼓放在肩膀上，右手仍按着鼓面，突然又往鼓面上連拍兩下，「喲」的嬌喝一聲，才將綁鼓放下來。

四個侍女坐在他右側，正在燒着茶，坐在她左側的赫然是那個紫衣少女，幽怨地看着鳳棲梧，可是到鳳棲梧望來，連忙偏過臉去。

那個女人也就在這時候開口：「貴客遠來，有失遠迎。」

鳳棲梧應聲：「不敢當——」接問：「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還不是一樣？」

「那我怎麼會……」

「機緣、造化、什麼也好，來了就是來了。」她的語聲越來越陰沉。

「尚未請教高姓大名？」

「水天嬌——」她的目光轉向那個紫衣少女。「我的女兒水靈。」

鳳棲梧一怔。「我還以爲你們是姊妹。」

事實她們的相貌有些相似，年紀看來亦接近。

「你倒也懂得說話。」水天嬌目光轉向那四個侍女。

茶已經燒好，四個侍女與水天嬌的目光接觸，一齊點頭，將茶具捧起來，移步到水天嬌面前，將各盛着一杯茶的兩張小几放下。

鳳棲梧這時候忍不住又問：「在我進入這裏之前，我看見……」

水天嬌笑截：「是非黑白，不能夠只看裏面。」

鳳棲梧點點頭，隨又問：「那到底是什麼回事？」

「公子難道連喝完這杯茶的耐性也沒有？」水天嬌接轉向水靈。「靈靈——」

水靈如夢初覺的。「女兒在——」

水天嬌笑問：「你忘了我怎樣教你，有客人在這裏的時候應該怎樣做？」

水靈惶然頷首，上前將左面盛着茶杯的那個小几子捧起來，偷眼看着鳳棲梧，目光才垂落在茶杯上。

在她的眼中，茶杯內盛着並不是茶，乃是紫黑色，血漿也似的東西，不住地冒着泡沫，幾條屍蟲在當中浮沉。

在他的眼中，那座水殿也非獨不是那麼美麗，而且經已被燒毀，到處都是燒焦了的木板木柱，連水天嬌後面的屏風也不例外。

水天嬌即時催促一聲：「還不送過去？」

水靈回頭望了水天嬌一眼，一聲：「是——」

在他的眼中，水天嬌面色青碧，絲毫人氣也沒有，那四個侍女根本就是四個骷髏。梯級亦是焦焦爛爛，鳳棲梧所坐的平台亦是由焦破的木板合成。

他眼中所見與鳳棲梧所見的完全兩回事，鳳棲梧當然不知道，看着她走下梯級，移步上平台，將杯几放在自己面前，不由得眼睛發直。

水靈的一舉手一投足那麼優雅，超然脫俗，簡直天仙一樣，唯一不像的只是眼神太

幽怨，找不到絲毫的歡樂。

傳說中的天仙都是充滿了歡樂。

「公子——」水靈雙手離開几子，幽怨的唉一聲，欲言又止。

「我叫鳳棲梧。」鳳棲梧拿杯在手，在他的眼中，杯中浮沉着幾片青碧色的茶葉，色美味香，絕對是一杯難得嚐到的好茶。

「鳳公子，請——」水天嬌那邊已將茶捧起來，仰首一飲而盡。

「好茶——」鳳棲梧連隨舉杯，亦是一飲而盡，他絕無疑問是一個很小心的人，可是在他的眼中，那杯茶並無不妥。

水靈看在眼內，神色一陣緊張，看似要阻止，却又不敢阻止的。

在他的眼中，這杯茶喝下，鳳棲梧嘴唇立時被染紅，一條屍蟲尤掛在嘴角上。

鳳棲梧却毫無感覺，這杯茶進口完全沒有茶味，却竟連喝進去的感覺也沒有。

茶杯中彷彿根本沒有載着什麼，鳳棲梧一切感覺那刹那亦彷彿完全失去。

這無論是那一種原因，都足以令鳳棲梧產生這種現象，然後他連知覺也失去。

「公子——」水靈脫口叫出來。

鳳棲梧倒在木台上，肌膚閃動着一點點的紅光，看來是那麼的怪異。

水天嬌面上露出了妖異的笑容。「茶好茶壞，又怎能夠只憑主觀判斷？」

鳳棲梧沒有反應，水靈惶然回過頭來。「娘親——」

「這個必定是在陰年陰月陰日陰時出世，才能夠這麼容易闖進這個陰氣這麼旺盛的地方，難得他內力深厚，血氣充足，一般人千百個的血氣，相信都不及他一個人。」

水靈一下子站起身子。「他可是一個好人……」

「胡說——」水天嬌微喟。「沒有人是好的。」

「他……」

「送上門來是天意，天可憐我困在這裏十八年。」水天嬌放聲大笑。「只要吸掉他的血，相信我便立即可以離開，外出報仇雪恨，不用等到吸足七七四百九十個生人的鮮血才可以有這種生機。」

笑語聲一落，水天嬌長身而起，迴舞一周，烟霧翻滾飛揚，手探處，鳳棲梧的身子竟然相應離開平台，飛投到她面前，凌空飄浮着。

水靈連隨上前，方才他不肯在背後暗算我，可是眞的一個好人。」

水天嬌搖頭。「又來胡說了。」

「你放過她，女兒替他找其他更多的人……」水靈哀求。

「我不想再等了。」

「娘親——」

「滾開——」水天嬌把袖一拂，「叮噹」一陣聲響中，水靈倒飛了出去。

那「叮噹」聲響發自水天嬌手腕上戴着的一個環鈴，她右手隨着抬起來，尖長銳利的指甲揮出，一劃之下，鳳棲梧的衣襟便刀割般分開。

水天嬌深吸了一口氣，突然有所覺地回頭一望，濃霧中是亮光湧現，面色不由又一變。

「天亮了。」水靈叫出來。

水天嬌無可奈何的一揮手，將鳳棲梧擲在水靈面前。「看穩他，有甚麼錯失，唯你是問。」

她的身子隨即倒飛向石壁，那四個侍女的身子亦同時倒飛，先後潛進石壁內，變成了五具浮雕。

水靈目光一轉再轉，回到鳳棲梧面上，搖頭一聲歎息，再望向光源那邊。

光源在逐漸增强，水靈舉袖擋在眼前，沉思了一會，再望向水天嬌的浮雕。

「他是不肯殺我才跑到這裏來，我實在不忍心看見他死在這裏，總之，我一定會替你找來足夠的生人。」水靈說着將鳳棲梧抱起來。

石壁即時一陣震動，水天嬌的神態彷彿又起了變化。

水靈再往石壁看一眼，一咬牙，抱着鳳棲梧往外走。

石壁震動得更厲害，陰風呼嘯，鬼哭神號。

水靈忍不住一再回頭，到底沒有將鳳棲梧放下，一直走進霧氣中。

迷離的光影，在霧氣中，她也變得迷離。

水天嬌絕無疑問不是一個凡人，這個有如天仙一樣的少女到底又是甚麼東西？

×　×　×

清晨，霧仍濃重，水靈將鳳棲梧放在浮在水面的一條巨木上，一手抱着鳳棲梧那面古琴，一面拂袖以內力催動那條巨木離開石壁。

風吹急激，江濤起伏，回頭望去，石壁在她的眼中仍然不住震動，石壁下的江濤更加狂烈。

她的神態更惶惑，到感覺那塊石壁彷彿在向前移動，拂袖不由就更急。

巨木在水烟中迅速穿過，濃重的霧氣突然奔馬也似向後倒捲，擁着那塊石壁，看來非獨不像霧氣，簡直就像是一個人在震怒的時候散發出來的怒氣。

水靈催動那條巨木更急了。

×　×　×

巨木泊岸，鳳棲梧仍然昏迷不醒，水靈將他放在樹下，挑起那面古琴的絲綫一端，壓在鳳棲梧咽喉的穴道上，隨即彈起來。

彈出來那種聲響非常怪異，在鳳棲梧肌膚上浮動着的血紅光點隨即閃爍跳動，有如蛇遊蟻竄，慢慢的聚成一綫，一直向鳳棲梧的嘴唇遊竄出去。

混濁的血漿，爬着一條條屍虫，流過石面，滴進水裏，冒出一股股白烟。

水靈的神態越來越疲乏，鳳棲梧的面色反而逐漸正常，到他吐出了最後一點那種血，琴弦亦從他的穴道上彈起來，落回琴身上。

水靈按絃喘息，汗落淋漓，一會才拿出一方綉帕，印去鳳棲梧嘴角的血漬。

鳳棲梧即時眼蓋一陣顫動，終於甦醒，睜開眼睛來，看見水靈，掙扎着爬起來，還未開口，顯然便是一陣噁心欲吐的感覺。

然後他看見了石上混着屍虫的血，鼻子抽搐了幾下，恍然的道：「我喝的不是茶？」

水靈喘息着道：「都已經給我迫出來

了。」

「也是你將我救出來的？」

水靈點頭，突然以手加額，要上望又不敢上望的表情，鳳棲梧不由仰首望去。

太陽正從雲層中露出來。

「我要走了，否則——」水靈一個頭垂下來，不堪陽光照射也似的。

鳳棲梧看着奇怪。「否則甚麼？」

「我是見不得陽光的。」水靈一個身子搖晃着。

「怎會這樣？」

「因爲我不是一個人。」水靈這句話出口，身子經已搖搖欲墮。

「不可能。」鳳棲梧衝口而出。

「若是再給日光照耀，我……我會——」話口未完，水靈已經有昏眩的反應。

鳳棲梧連忙一把扶住，推測着。「莫非你娘親在你身上施了甚麼邪術？」

水靈搖頭，鳳棲梧接道：「以我看，你是被迫做你不喜歡做的事，那個水天嬌與你眞的是母女關係？」

「我要回去。」水靈掙開了鳳棲梧的手，移動腳步，才走出一步，便昏倒向地上。

鳳棲梧及時又扶住，一面呼喚：「靈靈——」

水靈沒有反應，一探脈搏，鳳棲梧不由嚇了一跳，觸手有如寒冰一樣，再看，竟然有一絲絲淡淡的烟霧從水靈的肌膚上散發出來。

那不過片刻，水靈肌膚上竟然披上了一層薄霜也似的。

「怎會這樣的？」鳳棲梧實在想不透，束手無策地來呆了好一會。

以他的俠骨柔腸，即使水靈對他沒有救命之恩，也絕不會見死不救。

「別人沒有辦法，苦大師應該有的。」他突然叫起來，抱着水靈疾掠了出去。

×　×　×

那是一株千年古樹，枝葉繁茂，佔地甚廣，無數樹鬚從枝幹上垂下來，有些糾纏在一起，一束束的，整株古樹遠看去有如一座小樹林。

粗大的主幹上有一座小屋，底下四面以木柱支撑着，看來其實不像是一間屋，但除了「屋」這個字，實在不知道該叫做什麼。

苦大師也就是住在這個地方，這時候他却不在屋子內，背負着雙手，在樹鬚間穿來插去，好像在散步，又好像在胡思亂想着什麼。

他的頭半禿，散髮披肩，半禿的頭頂上有九顆佛印，只看這九顆佛印，說他是一個和尚，絕沒有人懷疑，而且他的脖子上掛着一串佛珠。可是，他身上穿的却是一襲道士的袍服。

這令他看來有些滑稽，他的相貌更滑稽，五官都攢在一起，怎樣看來也好像在笑着。

在樹鬚間穿來插去的除了他還有一個禿頭的小伙子，也是五短身材，頸掛着佛珠，身穿着道士袍，一面的笑容。

這是他的徒弟，叫做小苦，能夠找到一個這樣的徒弟他一向認爲是自己的福氣，雖然小苦的腦袋不大靈光，但最低限度，連他的裝束動作都已學得差不多。

他年輕的時候腦袋也一樣不大靈光，所以他認爲只要加以改造，再加上人生經驗，逐漸便會靈光起來。

這個時候回來他多數去睡覺，可是今天不知怎的，總是沒有睡意，好像有什麼事情要發生的。

心裏不舒服的時候他習慣便是打圈子，有時候幾個圈子打下來他便知道不舒服的原因，可是今天到現在仍然茫無頭緒。

小苦好像只是在看着他，但交錯而過，眼神便閃動，好像要轉身跟他說什麼，却始終沒有。

兩個人在樹鬚間轉着轉着，終於相連在一起，很突然的一齊發出了一聲驚呼。

苦大師隨即伸手往小苦頭上敲一下。「最後警告，你若是再學我這樣子走路，我便要你的命。」

「師父——」小苦摸着光頭，「我是你的徒弟，當然言行舉止，學到十足。」

「混賬東西，我教你學問你却是一成也學不到，不教你的，你却是覺得這麼成功。」

「這不是證明徒弟在某方面實在非常有天份？」

「好，懂得這樣回答我。」苦大師一個出其不意，伸手又往小苦的光頭上敲一下。「你現在是沒事做，在這裏團團亂轉的了。」

「如來佛祖，太上老君，張天師所有大人物我都已上過香，叩過頭，金剛經什麼經我都已唸過一遍，袈裟度牒，桃木劍、靈符、法水諸如此類我也已弄妥，有生意上門，立即便可以動身的了。」小苦口若懸河的。

苦大師奇怪的聽着，突然問：「你今天幹什麼，吃錯了藥，這麼勤力，還是做錯了什麼要搏取我的好感？」

「沒有這種事。」

「沒有——」苦大師偏着頭，盯着小苦。

「沒有。」小苦打了一個寒噤。

苦大師冷笑兩聲，也沒有再問下去。

「師父——」小苦恭恭敬敬的。「有件事我想向你請教請教。」

「請教？」苦大師又是一聲冷笑。「什麼時候你學得這樣文雅的？」

小苦聳聳肩膀，問：「人怎麼一定要死？」

苦大師一怔，道：「這個問題倒不簡單。」

「所以徒弟到現在還是想不透。」

「這是因爲你的腦袋不大靈光。」苦大師打了一個哈哈，道：「其實，也並不太複雜，那是自然的規律，有生必然就有死。」

「其他的東西呢？」

「一樣道理。」

小苦突然伸手從背後拿出一個破碎的墨硯來。「師父，這樣說來，是你這個墨硯死期到了。」

「什麼？」苦大師瞪大眼睛，不相信的望着那個墨硯。

小苦嚇了一跳，方待說什麼，苦大師已一把將他手上的墨硯搶過來。「豈有此理，我跟你講過多少次，這墨硯乃是王羲之送給我太公，我太公傳給我祖父，我祖

父傳給我父親，我父親傳給我的寶物，王羲之就是用這個墨硯，字才寫得那麼精彩，你，你竟然將它弄成這樣。」

說到最後，苦大師已沒有怒容，却變得苦口苦面。

「它，它的死期既然到了，我就是不接觸它，它也是難逃一死。」小苦在發抖，結結巴巴的。

苦大師怒不可支地接着喝問：「是那一個替你想出這個辦法來的。」

「我——」

「你有這個頭腦？」

小苦眼珠子亂轉，苦大師霍地突然轉身，手一指：「是你——」

鳳棲梧從樹幹後轉出來。「有生就一定有死，沒有破壞又怎會有建設？」

「有道理。」苦大師目光回到小苦面上。「我看你的死期也到了。」

「師父——」小苦苦口苦面的。「這次可夠苦的了。」

鳳棲梧隨即走過來。「不怕生壞命，最怕改壞名，你叫做苦大師也就罷了，怎麼連徒弟也改名叫小苦？」

苦大師翻眼瞪着鳳棲梧。「你知道什麼，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頓一頓，冷笑一聲，道：「你現在很快活，很開心的了？」

鳳棲梧笑容一斂，歎息：「我——」

苦大師截道：「你這個人要不是惹了一身麻煩，又怎會跑到這裏來？」

「我像是這種人？」

苦大師連聲冷笑，爬上樹屋下懸着的繩梯，到一半才回頭。「你這麼多辦法，自己想辦法解決好了。」

也不等鳳棲梧答話，手脚一快，爬進樹屋內。

才爬進去，一抹青光便照來，不由他一陣霎眼縮頭，樣子更顯得滑稽。

樹屋內遍放僧道茅山的諸般法器，還有如來佛祖、太上老君、張天師、鍾馗等的雕像畫像。

水靈也就給放在屋當中，身上青光閃耀，極其妖異。

苦大師細看一遍，脫口驚呼：「怎麼這樣的，不簡單，不簡單。」

他膝行上前，打量着水靈，抓耳扒腮，搓手抹面，一副老鼠拉龜，沒處着手的表情。

鳳棲梧小苦相繼爬進來，看在眼內，小苦立即回看鳳棲梧一眼。「師父好像也沒有辦法。」

「這是意料中事。」鳳棲梧故意的。「我早就作好心理準備，看他也是不成的了。」

「胡說——」苦大師頭也不回。「我不成還有那一個成？」

「好極了，這件事，就拜託你了。」鳳棲梧打蛇隨棍上，也算準了苦大師的反應。

苦大師果然中計，隨口應一聲：「放心，交給我——」

話出口他才突然省覺，回頭望着鳳棲梧。「你這個小子——」

鳳棲梧笑笑，道：「答應了，休得反悔。」

「你這個小滑頭。」苦大師援罵：「早知道你就是愛弄陷阱，讓我上當。」

鳳棲梧搖頭。「老朋友，帮帮忙，若是你這個老朋友也不帮忙，還有那一個肯帮忙？」

「跟你交朋友，可不是一件樂事。」苦大師大搖其頭。「這個女娃子……」

「是我的救命恩人。」

「不是老相好？」

「她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子。」

「在你眼中有那一個女孩子不好？」

「你千萬不要誤會。」

「我才不理會你們的關係。」

「總之你一定要帮忙。」

「可是不敢担保。」苦大師祇得很認眞的。

「以你看，到底是什麼回事？」

苦大師偏頭想了一會。「似是撞邪，又像是鬼上身，極有可能中蠱，但又極有可能被人下毒。」

「對你來說可都是簡單。」

「也不一定。」

「你還未能夠確定？」

「你當我是什麼？神仙？」苦大師又瞪了鳳棲梧一眼：「活佛？」

小苦插口道：「師父有時候眞的是生神仙，活佛爺一樣，非常人能及。」

「小苦——」苦大師一喝。

「徒弟在。」小苦慌忙應一聲。

「還不準備東西？」

「那一種的？」

「那一種都要準備。」苦大師大喝一聲：「師父今天要大顯身手。」

「鳳棲梧有些担心的道：「你其實不敢肯定，每一樣都要一試。」

苦大師苦笑。「那有你這種人，一下手便將我的底子全抖出來。」

鳳棲梧只有苦笑，到這個地步，亦無計可施，除了苦大師，事實亦沒有人能夠帮忙他的了。

× × ×

諸般法器都準備妥當，苦大師隨即將一塊點上了一個珠砂圓點的白布縛在頭上，然後戴上一對銅耳環，再以法水一噴雙手，抓起桃木劍銅鈴，燒黃符，茅山佛道諸般伎倆都施展出來。

小苦一旁侍候，叫什麼立即送上什麼，鳳棲梧帮助他解決了墨硯的事件，他當然不會令鳳棲梧失望。

水靈始終沒有反應。

苦大師最後噴出了一口烟霧也似的法水，一把黃豆接洒在水靈的身上。

水靈的身上一陣青光亂閃，面貌朦朦朧朧的彷彿在變，變成水天嬌那樣子，但隨即又變回本來相貌。

× × ×

與之同時，魔壁內水烟迷離，水天嬌的浮雕蠢蠢欲動，終於變成活生生的從石壁上脫出來，落在水殿上，屏風前。

四個魔女緊接着出現在她面前，冷不防她突然尖叫，雙袖一拂，都化作骷髏，飛摔出去，散落在木板上，隨即又聚合。

水天嬌沒有理會，突然長身而起，雙手一探，往前抓出。

× × ×

臥着的水靈同時躍起來，與水天嬌的動作一樣，雙手一探，抓出，抓向苦大師的咽喉。

苦大師桃木劍擋住，大喝一聲：「張天師第十八代弟子在此！」

水靈雙手抓在桃木劍上，一把將桃木劍奪過來，折爲兩截，拋過一旁。

鳳棲梧脫口一聲：「靈靈——」撲上前。

水靈霍地轉身，露出猙獰的神態，雙手插向鳳棲梧的咽喉，苦大師手中銅鈴及時送到，擋在水靈的雙手前。

水靈把手一翻，銅鈴便從苦大師手中飛出，飛上半天，「叮噹」不絕。

小苦長身要接，還未接觸到，那個銅鈴突然又彈起來，一陣搖動亂响，只聽得小苦一陣昏頭昏腦，搖搖欲墜，水靈隨即伸出手抓來。

苦大師當機立斷，一脚將小苦踢飛出去，水靈一把抓空，轉抓向苦大師。

一柄錢劍緊接在苦大師手中出現，他大叫：「捉鬼大師鍾馗十九代傳人來也！」錢劍迎向水靈。

水靈雙手毫不猶疑的抓下去，錢劍立時碎開，無數銅錢漫天飛舞。

「靈靈——」鳳棲梧再上，正好迎着水靈的雙手，一陣徹骨的寒氣撲面而來，他一驚急退，雙袖已然被撕裂，苦大師雙手捧着的那個木魚，及時擋住他與水靈當中。

「喃嘸阿彌陀佛，喃嘸阿彌陀佛——」苦大師口誦佛號，同時敲响木魚。

水靈雙袖飛捲，一個「鷂子翻身」，一脚將苦大師手中的木魚踢飛走，撞向小苦。

小苦眼快手急，及時將那個木魚接住，却沒有那個本領及時將木魚上的力道卸去，立時連人帶木魚倒飛出去，撞碎一面窗戶，飛出了窗外。

水靈腰身一折，倒翻回來，雙手再抓向鳳棲梧。

鳳棲梧只怕傷了水靈，不敢硬接，左閃右避，苦大師一旁諸般法器施展開來，無一有作用，都被水靈擊飛。

水靈連撲鳳棲梧都被苦大師阻止，一怒之下，又轉撲苦大師。

這一次的攻勢更猛烈，苦大師閃避同時轉身拿起鍾馗的畫像擋去，水靈却隨手抓碎，再來張天師的畫像也是一樣遭遇。

水靈對這些根本了無畏懼。

苦大師也眞的是山窮水盡，樹屋中所有的塑像畫像諸般法器全都被他搬出來，一股兒飛向水靈，但都被水靈完全接下，反摔回去，半空相撞着，立即爆碎。

苦大師鳳棲梧倉惶閃避，雖然狼狽，但並無損傷，樹屋却經已七零八落。

× × ×

水靈的動作絕無疑問完全受水天嬌的控制，水天嬌一個身子在水殿中凌空飛舞，雙手或撕或抓，那動作與樹屋中的水靈完全一樣。

她的神態也越來越猙獰恐怖，翻滾着的身子驟長，向洞口飛射過去。

迷漫的烟霧中突然亮起來，她同時一聲驚叫，雙手擋在眼前，向前飛射的身子隨即倒飛向後，倒飛回水殿上，跟着消失在石壁內。

× × ×

天終於亮了，鷄啼聲傳來，水靈的動作便變得與水天嬌一樣，倒退到樹屋的暗角，以袖遮面。

苦大師鳳棲梧這才鬆過一口氣，再看水靈，已經搖搖欲墜，終於倒下。

鳳棲梧急忙掠前去，一把扶不着，苦大師本來担心水靈使詐，但細看不像，也就更加奇怪了。

「她是人一個，怎麼聽到鷄啼聲便恐懼成這樣子？」苦大師追問。

鳳棲梧苦笑，道：「她說過她不是一般人。」

「那是什麼人？」

「她可又沒有說，我也看不出來。」

「怎麼你就是知一些不知一些，胡裏胡塗的？」苦大師環顧一眼，看着七零八落，一角已崩塌下來的樹屋，大搖其頭。

「完了——」他再轉向鳳棲梧。「老弟，我好像沒有什麼跟你過不去。」

「老兄，我也不知道會這樣子。」鳳棲梧無可奈何，只有苦笑。

「你可就笑得出來……」

「我這是苦笑。」

「苦？拆的又不是你的屋子，苦什麼？」苦大師一面看又一面大搖其頭。

小苦就在這時候灰頭土臉地爬進來。

「師父，你老人家怎樣了？」

苦大師回頭看一眼，沒好氣的道：「你還活着啊。」

「不過好像我們這屋子一樣，骨頭快要散掉了。」

苦大師也沒有理會他，回顧鳳棲梧：「這個賬可是不易算。」

鳳棲梧又苦笑。「我以爲你一定可以應付得來……」

「那一個說我應付不來，只是未清楚來龍去脈，不知道從何着手。」苦大師接問：「你這個靈靈到底是那兒找來的。」

「那個叫做鬼怒江的地方。」

「鬼怒江？」苦大師一怔。

「近日那附近夜間不時有琴聲傳來，令人魄散魂離，然後次日江面上出現許多浮屍，傷口只是一點，武林中人不少都懷疑是琴絲所傷……」

「江湖上以琴爲武器，以琴絲傷人的，好像就只有你一個。」苦大師笑了：「看來你的麻煩不少啊。」

「也所以我才跑到那裏去一看究竟，結果却在濃霧中找到了一塊在江面上的石壁。」

「那塊石壁可是有許多扶桑武士的浮雕，妖魔鬼怪也似，當中還有四個婢女侍候着一個很漂亮的女人。」

鳳棲梧點頭，苦大師嘆了一口氣：「你早一些告訴我，事情便不會變成這樣，我這裏也不會給弄到支離破碎。」

「我可是沒有機會說清楚。」鳳棲梧接問：「你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有什麼事情我是不知道的？」苦大師突然伸手往小苦頭上一敲：「都是你這個小子，若不是墨硯的事，這個小滑頭又怎會不將事情說清楚。」

小苦摸着禿頭，苦着臉，慌忙退開。

鳳棲梧追問：「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該怎樣應付？」

（未完・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回家拜父壽　路上遭掌傷

車幅山是一座小山，但在它邊上却有一條官道，北通嶧縣，南通宿遷，因此每天就有不少車馬行人，從這裏經過。

但這裏只是一個中間站而已，老於商旅的人，算準了路程，何處打尖，何處投店，事前都有週詳的安排，車幅山應該只是他們打尖的地方。

因此中午時光，山下一家賣茶水酒飯的小店，幾張板桌都坐得滿滿的，但一到傍晚，就鬼影子也沒一個，那是因為這裏不是落脚的地方。

這家小店沒有招牌，只在松林前面挑着一個「酒」字的布帘。小店就在林下，靠近大路，左首是兩間瓦屋，右首一片空地上搭了一個松棚，放上四五張板桌板櫈，如此而已。

這爿小店是兩老夫婦開的，以賣酒出名，現在天色漸漸接近黃昏，平日這時候早就打烊了，但今天却和往常有些不同，賣酒的田老爹依然蹲坐在屋角一張圓櫈上吸着旱烟。

他好像有着心事，但又得裝作出沒事兒一般，坐在那裏像在等人，因為他眼光不時的盼望着遠處，而又關切的朝屋內回顧。

今天果然有點特別，平日這時候已經沒有行人的大路上，這時正有一個行人踽踽行來，現在已經走近松棚，在一張板桌旁坐了下來。

這是一個身穿湖縐棉袍子的年輕人，看去不過二十來歲，生得唇紅齒白，英俊而瀟洒！

這人當然不是經驗豐富的出門人，不然，也不會在這個時候到這裏來打尖了。

田老爹等候的大概就是他了，趕忙站起，倒了一盅茶送上，含笑問道：「客官要些什麼嗎？」

敢情天氣冷了，上了年紀的人抵抗不了暴冷，彎着腰的身子有些抖索。

那少年抬目道：「掌櫃的，你給我下一碗麵，再切些鹵味就好。哦，在下還想請問一聲，這裏可有宿頭？」

「老爹。」一個嬌滴滴的聲音從屋中傳出，接着俏生生走出一個布衣荊釵的少婦來，接着道：「水開啦，你老去下麵吧，這位相公還是由女兒來招呼吧！」

這少婦約莫二十五六歲，是一雙彎彎的柳樣眉毛，一雙靈活得擠得出水來的眼睛，紅馥馥的臉頰，紅菱般咀唇，笑起來微微露出兩排潔白的貝齒，雖然是一身布衣，却掩不住她欵段而苗條的身裁！

田老爹兩夫婦在這裏住了二十幾年，沒有人知道他居然還有這麼一個嬌滴滴像盛開花朵般的女兒！

田老爹唔了一聲，只得回身退下。

這少婦手中拿一雙竹筷、酒杯、調羹，在少年面前放好，才笑盈盈的道：「相公還有什麼吩咐嗎？」

那少年似是不慣和女人打交道，俊臉微紅，說道：「在下剛才是向掌櫃打聽，

這裏不知有沒有宿頭？」

少婦格格的一聲輕笑，才望着他說道：「相公大概是初次出門吧？打從咱們這裏經過的行商，多半只是中午打尖，在這裏落脚的，可說少之又少，所以咱們這裏並沒有客店，有時也有貪趕路程的客官，錯過宿頭，這裏也有幾戶人家，可以騰出房間來給過路的行客方便，相公不用操心，待會用過酒食，我會領相公去借宿的。」

那少年被她說得俊臉一紅，忙道：「如此就麻煩……麻煩妳了。」

他不知該稱呼她大嫂還是姑娘？是以有些囁嚅。

「不用謝。」少婦瞟着他，俏生生的轉過身去，一回工夫，端來了一盤鹵味，一小壺酒，含笑道：「相公先喝杯酒，暖和暖和，麵還沒有下好，要稍待一回。」

那少年忙道：「在下不會喝酒。」

少婦朝他嫣然一笑道：「相公沒吩咐要酒，老爹才只給相公打了四両，這酒是老爹親自釀造的，足五年陳，在這數十里，小店釀的酒是最出名的，行旅客商，一坐下來，第一件事就是要先叫老爹燙酒，現在天氣寒冷，相公不會喝酒，就少喝些，四両酒，包你不會醉。」

她一邊說話，一邊伸出一隻又白又嫩的纖纖玉手，取起那酒壺，替他斟滿了一杯。

那少年當着女娘們面前，不能再說「不會喝酒」了，何況人家已替他斟滿了酒，只得說道：「多謝妳。」

少婦又道：「相公嘗嘗看，這盤裏除了鹵牛肉、牛筋、豆腐乾，還有糟鷄，這是用閹鷄糟的，是老爹最拿手的下酒好菜，一年之中，只有冬天才有。」

正好田老爹在屋內叫道：「麵下好了，妳來拿吧！」

少婦答應一聲，一陣風般往裏行去，端着熱氣騰騰的一碗麵出來。眼波一溜，那少年正在低斟淺酌的喝着酒，她不由得會心一笑，俏笑道：「相公，麵來啦！」玉筍似的雙手把麵碗放到桌上，就轉身朝屋裏走去。

那少年喝完了四両酒，就把下酒吃剩的小半盤鹵菜倒入麵中，然後把一碗麵吃了，再喝了一口茶，才站起身來，叫道：「掌櫃的，多少錢？」

他是不會喝酒的人，雖然只喝了四両酒，一張俊臉幾乎已紅到耳根，這一站起身，就有點暈陶陶的感覺。

「來了！來了！」應聲走出的依然是那少婦，她扭動着蛇一般的身材，欵步走到少年身邊，嬌聲道：「一共是一錢八分銀子，相公怎麼不多坐一回呢？」

那少年從身邊取出一錠三四錢重的碎銀，放到桌上，說道：「不用找了。」

「唷，這怎麼好意思呢？那就謝謝相公了。」少婦接着回頭道：「老爹，你來收銀子吧，女兒領這位相公去王大娘家投宿了。」

眼波一抬，朝那少年靦覥的道：「相公請隨奴家來吧！」說完，低着頭朝棚外走去。

那少年跟着她走出松棚。

少婦就走在前面，一面嬌聲道：「真對不住，我們沒有燈籠，天又這麼黑了，相公沒走過夜路，還看得見吧？」

那少年說道：「沒關係，在下還看得到。」

少婦又道：「王大娘家就在前面，幸虧不太遠。」

那少年跟在她身後，一陣又一陣的脂粉香氣，朝他鼻孔裏直鑽，他喝了酒，本來頭腦已經有些渾陶陶，再從她身上吹來香氣一聞，更覺得迷迷糊糊，只是一脚高，一脚低的走着。

「到啦！」少婦走近一家人家的門口，伸手推開木門，轉過頭來說道：「相公請進。」

那少年口中只是迷迷糊糊的「唔」了一聲。

少婦抿抿咀，輕笑道：「相公只喝了四両酒，就醉成這個樣子，還是奴家扶你進去吧！」伸過一隻手來，攙扶着他，那少年確實已經醉得跨不開步，半個身子幾乎就倒在她身上。

「家家扶得醉人歸」，她就像他妻子一樣，半抱半扶的從小天井跨上迴廊，走了幾步，一手推開房門，扶着他進入房中，然後把他扶上了床，輕聲道：「相公，你真的醉了？」

那少年一躺到床上，就已睡熟，沒再作聲。

少婦在床前點起了燈，一雙水汪汪的桃花眼直勾勾只是盯着他，瞧得心頭一陣跳動，粉臉也紅馥馥的發熱，忍不住伸出一隻白嫩的纖手，在他臉上輕輕撫摸了一把，俯下身附着他耳朵輕輕說道：「相公要不要喝口茶，茶是可以醒酒的。」

那少年睡熟的人自然不會再聽到，也不會再作聲。

少婦依然附着他耳朵低聲道：「相公要睡，也該把長袍寬了，奴家給你脫下來吧！」口中說着，雙手迅快的替他脫下絲棉袍子，一隻手悄悄的從他內衣中伸了進去，撫摸着他前胸，心中暗暗「咦」了一聲，忖道：「難道他會沒穿在身上？」

就在此時，房中微風一颯，床前已經多了一個身穿黑袍的獨目老道。沉聲道：「徒兒，東西可是不在他身上嗎？」

少婦趕緊直起腰來，說道：「好像不在他身上。」

「嘿嘿！」黑袍老道陰笑道：「他老子沒死，當然不會傳給他的了，此事早在為師意料之中。」

少婦目光一抬，說道：「那麼？」

黑袍老道嘿然道：「為師自有道理。」說完，跨上一步，伸手把那少年從床上提了起來。

少婦吃驚的道：「師父……」

黑袍老道已把少年挾在脅上，說道：「妳隨我來。」大步往外走去。

少婦一路跟在師父身後，不敢多說一句話。黑袍老道奔行如飛，不過半個多時辰，已經趕到利國驛，脚下方自一停。少婦早已奔得粉頰通紅，鼓騰騰的胸脯起伏不停。眼波朝四處溜動，問道：「師父，這是什麼地方了？」

黑袍老道道：「利國驛。」

少婦又問道：「你老人家把他帶到這裏來做甚麼呢？」

黑袍老道放下少年，忽然右手一伸，

一隻烏黑的手掌迅快朝少年右胸按去。

少婦看在眼裏，吃了一驚，顫聲道：「師父……」

黑袍老道陰森一笑道：「爲師只用了兩成力道，這小子死不了的。」

少婦心頭暗暗一震問道：「師父只用了兩成力道？那爲什麼呢？」

黑袍老道伸手一指道：「此處離柳泉已是不遠。」

少婦眨着一雙清澈的大眼，她聽不懂師父這句話的意思，但又不敢多問。

黑袍老道深沉一笑道：「因爲柳泉住着一個傷科聖手，好了，咱們走。」

× × ×

初冬，天氣已經相當寒冷，入夜之後，天空洒着毛毛細雨，西北風刮得更緊！

這時差不多已是初更光景，鄉村人家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一黑，早就關上門睡覺，村子裏靜悄悄沒有一點人聲，有之，那就是不時傳來幾聲狗吠，點綴着這個村子。

這是微山湖南首的一個小村落柳泉。此刻從利國驛通向柳泉的一條泥路上，正有一點燈火，在路上浮動，由遠而近，那是一個揹着藥箱的老者，一手提着燈籠朝村子裏走來。

這老者約莫六十來歲，腰背都有些彎了，身上穿着老布棉大褂，紮脚袴，敢情已經趕了一大段路，連咀裏都在冒着白氣，就當他走近村口，忽然口中「咦」了一聲，脚下一停，提起手中燈籠往路邊照去，黯淡的燈光，照到的赫然是一個人，臥在地上。

棉褂老者身上揹着藥箱，當然是個郎中，活了幾十歲的郎中，當然見多識廣，燈光雖然黯淡，但他目光一瞥，就已看到這人年紀不大，身上穿的是一件湖縐絲棉長袍，很可能還是富家子弟。

他可以斷言這人絕不是這個村子裏的人，奇怪的是富家子弟怎麼會躺臥在村口的地上？

他蹲下身，用手指去探探那人的鼻息，呼吸極爲微弱，不像是喝醉了酒，也不像是生了急病！

莫非是負了傷？看他樣子，好像還傷得不輕。棉褂老者放下藥箱，把這人翻過身來，那是一個面目清俊的少年，最多不過二十二三歲，他提着燈籠略爲檢查了一番，一時看不出他傷在那裏？但憑他的經驗，已可肯定這少年人昏迷不醒，是中了極重的內傷，可能還奔行了不少路，支持不住，才倒下來的。

棉褂老者揹起藥箱，然後雙手抄起那少年，挺挺腰骨，急步朝村中泥徑走去，到得一幢瓦屋門口，就急着叫道：「鳳仙，快來開門。」

小村子裏居住的人家，通常都是像棋盤上的棋子一般，東一家，西一家，並不連貫的，因此就是叫得大聲一些，也不會吵擾到隣居，何況這時候整個村子裏，還有燈光的也只是這一家了。

門內響起一個嬌脆的少女聲音應道：「來了，來了，爺爺怎麼這樣晚才回來？」木門呀然開啓，迎出來的是一個姑娘家，她當然就是棉褂老者口中的鳳仙了，看去不過十八九歲，一身青布棉襖袴，胸前梳了兩條烏油油的髮辮，眨着一雙大眼睛，當她看到爺爺手裏抱着一個人，不由吃驚的道：「爺爺，這人是誰？」

棉褂老者跨進門，就一脚朝左首房中走去，說道：「這人傷得不輕，妳關上門，去給爺爺把治傷奪命丹拿來，再倒半碗酒來，要快。」

鳳仙答應一聲，關上門，就朝右首房中走去，那是棉褂老者研藥配方的房間，匆匆在壁架上取下治傷奪命丹藥瓶，又轉身進入厨房，倒了小半碗酒，才朝左首房中走來。

這時棉褂老者早已把那少年放到木床之上，解開衣衫，目光一注，不覺攢起眉頭，自言自語的道：「會是黑沙掌……」

鳳仙剛跨近房門，就問道：「爺爺，黑沙掌很厲害嗎？」

「唔！」棉褂老者口中「唔」了一聲，指指床上少年，說道：「他還算不幸中的大幸，只被黑沙掌擊中右胸，若是傷在左胸，可能連心臟肺腑都受到內傷，這條小命就難保了。」

鳳仙走近床前，看到那少年白皙的胸膛偏右，果然印着一個烏黑的手掌印，不覺睜大眼睛，啊了一聲，急急問道：「爺爺，他還有救嗎？」

棉褂老者從她手中接過藥瓶，傾出一顆硃衣藥丸，另一隻手從孫女手中接過酒碗，右手三手指頭一捏，就把一顆藥丸捏碎，和入酒中，然後伸手捏開那少年牙關，把半碗酒和藥灌入他口中，再替他合上牙關，拉過一條棉被替他蓋上，才轉過身道：「這治傷奪命丹，已經是爺爺最好的傷藥了，他傷勢如此沉重，能否有效，那要看他的造化如何了。」

鳳仙抬眼問道：「這人是誰呢？」

棉褂老者道：「不知道，他倒臥在村外，爺爺遇上了，總得設法救他，這人不像是本地人，可能還是世家子弟。」

鳳仙偏着頭道：「他很可能遇上了仇家，哦，爺爺沒看他懷裏是些什麼東西嗎？也許可以知道他的身份了？」

棉褂老者微微搖頭道：「他懷裏只有二十幾兩銀子，什麼也沒有，倒是他束腰帶上，佩着一方玉珮，是上好的漢玉，雕刻精細，不是普通人家所有，因此爺爺說他是世家子弟，大概也錯不了了。」

木床右首一張木櫃上，果然放着一條用天藍絲線織成的束腰帶，那是棉褂老者替他檢查傷勢時解下來的，帶上果然繫着一方色呈紫紅的玉珮，那是一隻似獅非獅的獸類，鏤刻精細，栩栩如生，通體晶瑩，隱泛寶光。

鳳仙拿在手裏，把玩着，一面問道：「爺爺，這刻的不像獅子，是什麼呢？」

棉褂老者道：「這叫狻猊，是獅子的一種，能生裂虎豹……」說到這裏，哦道：「時間不早了，妳快去睡吧！」

鳳仙道：「我不累，爺爺跑了一天，你老人家累了，還是你去休息吧！」

棉褂老者藹然道：「這少年人傷勢這般重法，剛服了藥，一時不會醒的，妳只管去睡吧！」

鳳仙粉臉一紅，低着頭道：「爺爺，我眞的不累，你老人家快去歇息吧！」

棉褂老者只好點點頭道：「好吧，那

麼爺爺就去睡了，記着，不論他是否醒來，到了子時，就得喂他服藥，中了黑沙掌的人，傷在內腑，必須培元和療傷同時並進，除了治傷奪命丹，還得加五錢人參虎骨培元散，妳不可忘了。」

鳳仙道：「孫女省得，你老人家只管放心。」

棉褂老者含笑點頭道：「爺爺交代了妳，自然放心。」

說完，就舉步走出房去。

現在屋中只有鳳仙姑娘一個人了！

一燈如豆，熒熒火光照在木床上躺着的少年臉上，雖然他臉色蒼白得沒有一點血色；但濃濃的劍眉，挺直的鼻樑，觚形的咀唇，和清秀白皙的臉頰，就已顯示出他是一個英俊少年。

她從小跟着爺爺，從沒和別個男子一室相處過，雖然他負了傷，人還昏迷未醒，但總是陌生男子，她目光落到他臉上，不由得心頭小鹿一陣跳動，粉頰驀地紅了起來。

心中却只是暗自忖着：「他不知叫什麼名字？看他比自己也大不了多少，怎麼會和人結仇？聽爺爺的口氣，「黑沙掌」是十分霸道的武功，爺爺平時連重傷得只有一口氣在的人，都救得活，但今晚看到他胸口的黑手印，都不禁變了臉色，可見「黑沙掌」何等厲害了，他……不知要不要緊？」

她想到這裏，不知怎的只覺心頭一緊，忍不住又朝他臉上望去。

她連他姓甚名誰都還一無所知，却無端的關心起他來。

時間漸漸過去，鳳仙姑娘一個人枯坐着漸漸有了倦意，但她可不敢闔眼，這是爺爺交代的，到了子時，就要喂他服藥，不能錯過時辰。

就在此時，耳中忽然聽到一聲輕微的呻吟！

鳳仙姑娘急忙廻目看去，躺在木床上的少年眼皮抬動，居然緩緩睜開眼來。他胸頭雖有黑手印；但穿黑袍的獨目老者只用了兩成力道，傷勢就不會太重，棉袍老者看他中的是「黑沙掌」，以爲傷勢很重了。

「黑沙掌」擊中人身，色呈烏黑，那是已練到十二成火候了。有十二成火候的人一掌擊中人身，豈會只用兩成功力？

少年服了棉袍老者專治重傷的奪命丹，但身上只有兩成傷，自然好得很快，這時就能醒過來了。

鳳仙姑娘心裏一喜，急忙站起身，說道：「你……醒過來了！」

那少年發現自己躺在床上，床前站着一個並不認識的少女，心中不禁大奇，口中發出一聲輕「咦」，上身抬動，似是要坐起身來；但他這一動，陡覺胸頭沉痛欲裂，「啊」了一聲，額角上立時綻出黃豆大的汗珠來。

鳳仙吃了一驚，急忙說道：「你快躺着別動，你身負重傷，掙動不得！」

那少年緩緩吸了口氣，望着鳳仙姑娘驚奇的道：「在下負了重傷？在下怎麼會負了重傷呢？」

鳳仙眨着俏眼，問道：「你不知道自己負了傷？」

少年茫然道：「在下不知道。」

鳳仙又道：「你沒和人家動過手？」

少年搖搖頭道：「沒有。」

「這就奇了！」

鳳仙睜大一雙黑白分明的美眸，說道：「這會是什麼人把你打傷的呢？」

少年望着她，問道：「在下眞的一點也不知道呢？」

鳳仙道：「你是我爺爺在路上遇到的，你昏死路旁，爺爺抱着你回來的，那時你已經昏迷不省人事，爺爺解開你胸口衣衫，發現右胸有一個烏黑的掌印，爺爺說你是被『黑沙掌』擊傷的。」

「黑沙掌？」

少年吃了一驚，說道：「在下胸口被『黑沙掌』擊中？被『黑沙掌』擊中胸口，十有九死，在下這條命原來是令祖救回的。」

鳳仙道：「對了，你已經醒過來了，現在差不多是子時了，該服藥了。」

她迅快轉過身去，從桌上取起準備好的一顆藥丸，送到少年咀邊，納入他口中，說道：「你先把傷藥嚼碎了，要用酒吞下去。」

然後端起小半碗陳酒，側身在床沿上坐下，又道：「你躺着別動，爺爺說你傷勢未癒，掙動不得，我用湯匙舀着喂你好了。」

話未說完，一張粉臉，早已飛起兩片紅暈。

少年果然不敢再掙動，依言把藥丸嚼碎。鳳仙用湯匙舀着陳酒，一匙又一匙的喂他把藥丸吞服下去。

她放下酒碗，又從桌上取過一包藥粉，放入碗中，倒了小半碗溫開水，用湯匙把藥粉調散，又道：「這是培元散，爺爺說的，你中了黑沙掌，傷在內腑，必須培元和療傷同時並進，喝下這半碗藥，就要好好靜養，不可再說話了。」

她依然用湯匙一匙一匙的喂他服下。

少年望着她，低低的說道：「多謝姑娘。」

「不用謝。」

鳳仙飛紅着臉，替他拉好蓋在身上的棉被，說道：「服藥之後，你該好好休息了。」

少年問道：「請問姑娘，不知令祖如何稱呼？」

鳳仙道：「爺爺姓丁，大家都叫他老人家丁藥師。」

少年輕啊道：「原來令祖就是傷科聖手丁藥師！」

鳳仙眨了眨眼睛，問道：「你認識爺爺？」

「不認識，只是聽人說過。」

少年喝下小半碗酒，本來沒有血色的臉上，就紅了起來，望着她問道：「姑娘芳名如何稱呼呢？」

鳳仙臉色更紅，忙不迭避開他的眼光，低低的道：「我叫鳳仙。」

她不讓他再說話，忙道：「你不可再說了，爺爺說的，話說多了會傷神，快些睡吧！」

少年又道：「姑娘也該休息了。」

丁鳳仙道：「我不累，你再和我說話，我不理你了。」

她心裏巴不得和他多交談些，也問問他姓甚名誰？但他傷得很重，不能多說話，她話聲一落，故意背過身去。

那少年沒人和他說話，何況他傷勢雖然好了許多，究竟尚未痊癒，服藥之後，藥力漸漸發散，也就迷迷糊糊的睡熟了。

丁鳳仙回身看去，他已經睡熟了，也就在床邊一張木椅上坐下。

先前她心裏一直惦記着子時要喂他服藥，連眼睛都不敢闔一下，現在他已經服過藥了，心中也就沒有事了，坐在木椅上不知不覺的打起盹來。

過了半夜，後半夜就很快的過去，現在天色已經快要黎明。

上了年紀的人，睡眠相對的會減少，丁藥師每天都是天還沒亮，就已起來，平日他起來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先整理藥箱，準備一天所需的丸散藥材，才洗臉、吃早餐，就要出門。

今天，他因家裏有一個中了「黑沙掌」，身負重傷的病人，就不打算再出門去了。

不出門，當然就不用再整理藥箱，這就到廚下舀水洗了把臉，天色也隨着透現魚白。

丁藥師跨進右廂，看到孫女鳳仙倚着木椅睡着了，這就在她眉上輕輕拍了一下，低聲叫道：「鳳仙。」

丁鳳仙一下驚醒過來，揉揉眼睛，叫道：「爺爺，天亮了嗎？」

「噓！」丁藥師輕噓了聲，壓低聲音道：「妳一晚未睡，快回房去睡吧。」

丁鳳仙站起身，輕聲道：「爺爺，你出來一下。」舉步走出房門。

丁藥師跟着走出，問道：「妳有什麼事？」

丁鳳仙站定下來，說道：「爺爺，昨晚子時，他醒過來了。」

丁藥師聽得一怔，不信的道：「他傷勢極重，子時怎麼會醒過來的？」

以他估計，中了「黑沙掌」的人，內腑受創，縱然服了自己的救傷丹藥，至少也要昏迷上一兩天才會清醒。

丁鳳仙道：「我說的是眞的咯，他醒來之後，還說了許多話，我喂他服藥之後，才睡熟的。」

丁藥師心中覺得奇怪，問道：「他說了些什麼？」

丁鳳仙道：「他說，他並沒和人動過手，也不知道自己負了傷！」

丁藥師道：「他不知道什麼人打了他一掌？」

丁鳳仙道：「他說一點也不知。」

丁藥師一手摸着花白鬍子，說道：「這不可能。」

丁鳳仙肯定的道：「但人家眞的不知道咯！」

「好，就算他不知道。」丁藥師藹然笑道：「妳快去睡吧！」

「好嘛！」丁鳳仙用手背掩着小咀，打了個呵欠，就翩然朝屋後房中走去。

丁藥師回身跨進右廂，這一陣工夫，天色已經大亮，他走近床前，凝目看去，這少年人臉色雖然還有些蒼白，但已經好轉了許多，聽他呼吸，也極爲均勻。

他是黃淮一帶極爲著名的傷科聖手，對治傷一道，可說積數十年經驗；但他怎麼也想不到這少年人被「黑沙掌」擊成重傷，居然會好得如此快法，眞是大出意外之事！

這是他依一般常情而言，須知「黑沙掌」乃是外門重手法功夫，被擊中胸口，又有這般烏黑的掌印，已是十有九死，能保住性命，已是不幸之中大幸，這少年人僅服了他兩顆「救傷奪命丹」，就會好得如此神速，豈非奇迹？

但他怎知獨眼黑袍老者下手之時，其實只用了兩成掌力？

這原是獨眼老者有意要在少年右胸留下這個烏黑掌印，因此在吐出兩成掌力，震傷少年內腑之後，再用掌力擊傷少年肌肉，所留下來的掌印。

因爲僅僅使出兩成掌力，留下的掌印，就不會有如此烏黑，掌印有如此烏黑，就該傷得極爲沉重。又有誰會知道他「黑沙掌」留下的烏黑掌印，僅是肌肉受傷而已！

要使受傷的人，肌肉留下烏黑掌印，而內腑所受的震傷，僅只兩成，此人掌力自是已達收發由心之境；但以他的功力，這兩成黑沙掌力，也已經非同小可，被掌力所震傷的內腑，也絕非輕傷，不是傷科聖手丁藥師的「救傷奪命丹」，也絕不會好得如此快法。

一個愛好古董的人，看到人家稀世奇珍，就恨不得據爲己有。一個練武的人，看到人家的武功秘笈，就會心生覬覦，恨不得讓他看上一遍。這並不一定是貪，心之所好，多半出之好奇使然！

丁藥師是著名的傷科聖手，他看到這少年不可能好得這麼快的傷勢，竟會好轉得如此快法，自然也會心生好奇。

他把木椅移近床前，坐了下來，緩緩伸過手去，三個指頭搭在少年左手脈門之上，他要仔細切切少年脈象，傷勢是否眞的好轉了？

當他手指落到少年腕脈上的時候，少年忽然驚醒過來，倏地睜開眼睛，口中「啊」了一聲，望着丁藥師說道：「這位老人家，大概就是大名鼎鼎的傷科聖手丁藥師了？」

丁藥師含笑點頭道：「老朽正是丁某，聖手二字，愧不敢當，小兄弟重傷初癒，且莫說話，讓老朽先切切你的脈象。」

少年聽說他正在替自己切脈，就不再說話。

丁藥師也沒有去理他，緩緩閉上了眼睛，專心切起脈來。過了好一回，才鬆開指頭，取過少年右手，又閉上眼睛，仔細切了一回，方始收手，一言不發，站起身，揭開棉被，輕輕翻起少年胸口衣衫，目光一注，少年右胸，那個黑沙掌掌印，依然烏黑如故，並未稍退。（傷在肌肉，自然不易消退）。

一時不禁大惑不解，掌印未褪，顯然是傷勢並未減輕；但從少年的脈象上診察所得，他傷勢却顯著的好轉甚多。口中忍不住沉吟道：「奇怪！」

少年睜大雙目望着他問道：「丁老人家，在下傷勢不知如何了？」

丁藥師用手指輕輕在他胸口烏黑掌印上按了按，問道：「痛不痛？」

其實他不用問，就已看出少年臉上神色，如果傷勢沉重，手指輕輕一按，他就會痛得冷汗直冒，如今他只是咬牙忍受，可見痛雖痛，但還能忍受，那就痛得並不厲害了。

果然，少年等他收回手指，就吁着氣道：「很痛。」

丁藥師替他掩上衣衫，再蓋好棉被，才頷首笑道：「小兄弟內傷，已好了十之三四，外傷反而較重，老朽本以爲最少也得十天半月才可痊癒，如今看來，大概有三天時間，差不多就可復元了。」

少年感激的道：「丁老人家救命之恩，在下不敢言謝……」

丁藥師沒待他說下去，莞爾一笑道：「小兄弟快不可如此說法，老朽學的是醫，救傷是老朽份內之事。」

說到這裏，口中哦了一聲道：「老朽還沒請教小兄弟尊姓大名，仙鄉何處？」

少年道：「不敢，在下徐少華，世居雲龍山。」

丁藥師聽得雙眉矍然一動，問道：「原來是徐少俠，不知少俠是雲龍山莊徐大俠的什麼人？」

徐少華說道：「丁老人家說的正是家父。」

丁藥師欣然道：「原來少俠乃是徐大俠的哲嗣，老朽失敬之至！」

徐少華說道：「丁老人家原來認識家父。」

丁藥師呵呵一笑，說道：「令尊人稱江淮大俠，名滿武林，老朽只是走江湖賣藥的老頭，只是久聞徐大俠大名，並不相識。」

徐少華道：「丁老人家言重，在下也久聞你老大名，在黃淮之間，行醫施藥，簡直是萬家生佛……」

「哈哈！」丁藥師軒髯大笑道：「這是少俠給老朽臉上貼金，哦！」

他目注徐少華，問道：「老朽聽小孫女說：少俠昨晚並未和人動手，也並不知道身負重傷？」

徐少華說道：「是的，昨晚……在下根本一點都不知道，還是醒來之後，聽丁姑娘說的，在下是被『黑沙掌』擊傷了右胸……」

「這就奇了！」

丁藥師望着他問道：「那麼少俠昨晚可曾遇上什麼事嗎？」

徐少華想了想道：「這個月十六，是家父五十壽誕，在下從馬陵山趕回家去給家父拜壽，昨日旁晚，路經車幅山，天色已晚，就在山下一家賣酒飯的小店打尖，因車幅山是一處山野小村，沒有客店可以過夜，由酒店中的一位大嫂領着在下到一家姓王的人家借宿……後來就沒有了。」

丁藥師道：「你是說後來就想不起來了？」

徐少華道：「是的。」

「車幅山和這裏相去已有七八十里路程……」

丁藥師攢着花白眉毛，沉吟道：「這事果然大有蹊蹺……」

徐少華望着他，問道：「丁老人家，你老認爲……」

丁藥師凝重的道：「此事如果發生在別人身上，也許是記錯了日子，或許是在小酒店就遇上了仇家，你並不認識他，還可以說是偶發事件；但此事發生在少俠身上，就頗不尋常……」

徐少華道：「在下和別人有什麼不同呢？」

丁藥師道：「因爲少俠乃是江淮大俠的哲嗣，此事究竟有何陰謀？老朽不得而知，但此事至少有兩點可疑之處。」

徐少華道：「丁老人家說的是那兩點呢？」

丁藥師道：「第一，少俠被人用『黑沙掌』擊傷右胸，按說胸上留有如此烏黑的掌印，傷勢已是十分危險，縱有老朽的救傷奪命丹，能否治得好，老實說老朽也只有一半把握，那就是生死各半……」

他口氣微頓，接着說道：「但少俠服下老朽一顆奪命丹，半夜子時就醒過來了，老朽聽了小孫女的話，還以爲少俠本身內功火候精深，才能很快醒來，方才老朽切你脈象，少俠內功修爲，最多不過十年，火候尚淺，但是傷勢却確實好了十之三四……」

徐少華只是望着他，聽他說話。

丁藥師接下去道：「經老朽仔細診察，才發現少俠所中『黑沙掌』，內傷較輕，外傷較重，這和『黑沙掌』傷人的情形，恰好相反，因爲被『黑沙掌』所傷，外面印有如此清晰的烏黑掌印，內傷必然更爲嚴重，而少俠的傷勢，全在肌肉，內傷不過二成而已！」

他果然不愧是傷科聖手，一言就道破了。

只聽他接着又道：「此人能把黑沙掌運用到使你的傷勢輕重由心，可謂已臻上乘，他爲什麼要這樣做呢，這就是疑竇之一。」

他不待徐少華發問，又道：「他向你下手之後，又把你從車幅山連夜送來利國驛，那是算準老朽早出晚歸，看到了自然會把你抱來施救。他既要傷你，又要老朽救你，這是爲什麼呢？」

徐少華瞠目道：「在下不知道。」

丁藥師莞爾笑道：「如果老朽猜測得不錯，此人必然是令尊昔年的仇家，以少俠的傷勢，向令尊示威而已！」

徐少華道：「依丁老人家的說法，這人很可能是家父的仇家了，但在下聽家父說過，他老人家一生從不妄殺一人，縱是黑道兇徒，也本與人爲善之心，勸其改過自新，應該不會有什麼仇人。」

「唉！」丁藥師輕喟了一聲道：「令尊在江湖上人緣一向極好，但江湖上人，多半暴戾成性，令尊本與人爲善之心，遇上兇徒，縱或貸他一死，但懲罰在所難免，甚至一掌之仇，認爲畢生奇恥大辱，這等事也在所難免，令尊認爲已是法外施仁，對方一直耿耿於懷，所以一個人只要在江湖上，若說沒有仇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徐少華點頭，道：「丁老人家說得極是。」

丁藥師道：「少俠傷勢尚未痊癒，話多傷神，你還是再睡一回的好，等到該吃藥的時候，老朽自會叫醒你的。」

徐少華看他這麼說了，只得閉上眼睛

養神，漸漸便自睡去。

丁藥師退出廂房，在後面一間藥室，取了幾種藥草，來至廚房，取出一個瓦罐，注入清水，用文火煎煮。

快近午刻，丁鳳仙梳洗整齊，翩然走入，說道：「爺爺，你在煎藥？」

丁藥師道：「那位徐少俠內傷巳是不重，目前傷在肌肉，須得用藥把它內消才行。」

丁鳳仙眨眨眼睛問道：「爺爺問過他了，他姓徐？」

「爺爺自然問了。」

丁藥師含笑道：「妳當他是誰？」

丁鳳仙撒嬌的道：「爺爺既然問了，就乾脆告訴我咯，孫女又不是神仙，怎麼猜得着？」

丁藥師笑了笑道：「說起這位少俠，可是大有來歷的人，他就是雲龍山雲龍山莊莊主，人稱江淮大俠徐天華的公子，徐大俠蘇魯皖豫四省，名頭之响，說得上是首屈一指的人物，黃、淮、長江上下游，徐大俠一言九鼎，黑白兩道的人，都對他十分尊崇……」

丁鳳仙道：「那他怎麼還會中人暗算，傷在黑沙掌之下？」

丁藥師道：「這很難說，就是聖人，也一樣會有人批評，人在江湖，難免會有仇人。」

丁鳳仙問道：「他叫什麼名字呢？」

話聲出口，想起昨晚人家還沒說出姓名，自己就把名字都告訴他了，粉臉不禁酡紅了。

丁藥師正在注視着瓦罐中的藥汁，沒有回過頭去，只是隨口說道：「他叫徐少華。」

「徐少華，」丁鳳仙暗暗把這三個字記在心裏，一面說道：「爺爺，你該歇一回了，還是孫女來吧！」

丁藥師道：「巳經煎好了，要趁熱敷，妳去給爺爺做個帮手吧！」

丁鳳仙口中哦了一聲，問道：「爺爺，他傷勢快好了，要不要替他熬一鍋稀飯呢？」

丁藥師道：「不用，他內傷雖然好了三分之一，總是還未痊好，可以喝水，不能進食。」

說話之時，伸手取起瓦罐，舉步朝前面行去。

丁鳳仙在火爐上放好一壺水，急忙跟在爺爺身後走出。

丁藥仙推門走入廂房，叫醒徐少華，說道：「徐少俠，你胸口這個掌印，傷及肌肉筋骨，不是光憑服藥可以痊癒，老朽熬了一罐藥汁，要趁熱給你敷傷，你躺着不可動，也要忍耐一些。」

徐少華道：「麻煩丁老人家，在下會忍的。」

丁藥師沒有多說，揭開棉被，再翻起他胸前衣衫，然後再揭開罐蓋，用一條新面巾蘸着熱氣騰騰的藥汁，回過身來，說道：「藥汁很燙，少俠務請忍耐。」

話聲甫出，右手蘸了藥汁的面巾，朝徐少華胸口烏黑的手掌上按落。

徐少華胸口傷勢，本巳疼痛欲裂，再加面巾上蘸着滾燙的藥汁，丁藥師按落之後，就按着不動，這一下根本分不清是傷口疼痛，還是被藥汁燙痛？反正兩者都有，他幾乎大叫起來；但因有丁藥師囑咐在前，不好大叫，但也輕啊了一聲。

丁藥師手掌一直按着不動，而且緩緩閉上了眼睛，看情形正在默運功力，催動眞氣，從掌心透入傷處。

徐少華胸口如同火燒，全身發燙，連一張俊臉都脹得通紅，額上綻出一粒粒黃豆大的汗水，愈來愈密！

丁鳳仙不待爺爺吩咐，早巳用清水絞了一把面巾，替徐少華輕輕拭着汗水。

徐少華咬緊牙關忍受着疼痛，連想跟姑娘家說聲「謝謝」都迸不出來。

丁藥師按了一回，就收回手去，面巾再向瓦罐中蘸了藥汁，又乘熱按上。

徐少華這回有了準備，但還是輕「哼」了一聲。

這乘熱敷傷，不但徐少華汗出如瀋，就是丁藥師額頭也見了汗水。

丁鳳仙手裏拿着面巾，不停的替徐少華拭着汗水，她知道爺爺正在運功療傷，不能給他拭汗的，是以並未替爺爺臉上拭汗。

這樣足足敷了一頓飯的工夫，丁藥師才收起面巾，舒了口氣道：「好了，現在可以稍事休息，就服藥了。」

徐少華如釋重負，也吁着氣，聲音微弱的道：「多謝老人家，多謝丁姑娘。」

丁藥師道：「少俠此時不宜說話。」回頭道：「鳳仙，咱們出去，讓徐少俠休息一回。」

丁鳳仙一雙清澈的眼神中，流露出關切之色，看了他一眼，才隨着爺爺退出房去。

徐少華看她脈脈含情的凝注自己，心頭不覺起了一絲說不出的情意，恨不得她留下來，好和自己說話，有她和自己說話，好像可以解除疼痛一般。他獨自一人躺在床上，就顯得十分岑寂。

好在過沒多久，丁鳳仙翩然推門而入，徐少華急忙叫道：「丁姑娘。」

丁鳳仙口中嗯了一聲，抬起一雙清澈大眼，問道：「徐少俠可有什麼事嗎？」

「沒……沒有。」

徐少華臉上一紅，囁嚅的道：「在下只是問妳用過午飯了沒有？」

「還沒有。」

丁鳳仙冰雪聰明，自然看得出徐少華看到自己推門而入，他臉上喜孜孜的模樣，脫口叫了出聲來，這不是他盼望着自己進來嗎？

姑娘家臉頰微微一熱，扭頭道：「爺爺正在做呢，現在巳是午刻了，你該服藥了。」

接着她輕哦一聲，含笑道：「你從昨晚到現在，一直沒吃東西，想必肚子餓了，爺爺說的，你內傷還未全好，只能喝水，不能進食，這樣傷會好得快些，你只好忍着些了。」

徐少華道：「在下不餓。」

丁鳳仙取起一顆藥丸，納入他口中，要他嚼碎了，然後端起小半碗陳酒，側身用湯匙餵着他把藥吞下。

徐少華躺着的人，只是睜着眼睛，一霎不霎的看着她。

丁鳳仙被他看得有點不好意思，輕輕

啐了一聲，站起身，又從桌上取過一包藥粉，用開水調開，又端着側身坐下，嬌嗔道：「你閉上眼睛，我才餵你服藥。」

徐少華輕聲道：「姑娘連看都不讓在下看嗎？」

丁鳳仙開始餵他服藥，暈紅了臉道：「那有像你這樣看人的？」

徐少華道：「在下發現傷勢好得這樣快法，一定和姑娘有關。」

丁鳳仙眨眨眼，問道：「怎麼會和我有關呢？」

徐少華望着她道：「因爲姑娘像是仙女，有仙女餵藥，在下傷勢就自然好得快了。」

丁鳳仙很快餵他服下藥汁，抿抿咀，笑道：「下次我要爺爺餵你，你好得一定更快，因爲爺爺是傷科聖手咯！」

說完，拿起藥碗，像一陣風般閃了出去。

一連三天，徐少華在丁藥師祖孫的悉心照顧之下，傷勢好得很快，現在巳經可以下床走動了。

這三天之中，他和丁鳳仙的感情，愛苗也在暗暗滋長。

那時候的青年男女，都比較含蓄，見了面，誰也不敢從口裏說出：「我愛你」三個字來，但心有靈犀一點通，唯一的一點，就是從兩人的神情之間，可以體會得出來。

鳳仙姑娘早巳從他口中，知道了關於他的情形，他是江淮大俠徐天華的獨子，拜在他師叔聞天聲門下學藝。

聞天聲和徐天華是同門師兄弟，他們同是淮揚派的名宿。古人易子而教，所以聞天聲是他師叔，也是師父。

聞天聲淡泊名利，隱居馬陵山，人稱馬陵先生。

徐少華母親過世巳有三年，這次他從馬陵山趕回家去，因爲十月十六日是爹五十大慶，給爹拜壽去的。

徐少華也從鳳仙姑娘口中，得知她雙親早故，從小就跟着她爺爺，祖孫二人相依爲命。

丁藥師一向行走江湖，飄泊無定，直到五年前才在柳泉定居下來。

三天來，丁藥師也發現了她們，他是老江湖，小孫女自從徐少華來了，就顯得活潑起來，不時像穿花蝴蝶般從右廂進進出出，對這少年人特別關切，他怎會看不出來？

徐少華少年英俊，人品好，家世好，眞是打着燈籠走遍天下，也找不到第二個人。

只是自己是個江湖走方郎中，徐少華的父親雖然也是江湖人，但人家却是大名鼎鼎的江淮大俠，雲龍山莊，在江湖上更是聲名顯赫的武林世家，論身世，雙方簡直有天壤之別。

他身爲祖父，當然希望小孫女有個好歸宿，徐少華當然最理想也沒有了，但使他担心的是雙方地位懸殊，自己孫女實在高攀不上。

這話他當然無法跟孫女明說，眼看兩人談得投緣，小孫女又鮮蹦活跳，一團高興，老藥師心裏可是一半兒喜，一半兒憂，暗自替小孫女担心。

這是第四天的傍晚時分，冬天日子較短，這時候天色巳經快黑了。

小客廳裏早巳點起燈盞，一張八仙桌上，也放好了三副碗筷，鳳仙姑娘正在廚下忙着。

因爲徐少華明天一早，就要走了，這一餐是丁藥師祖孫替他餞行。

徐少華傷勢雖然好了，體力尙未復元，他急着要走，那是因爲明天巳是十月十四日，離爹壽辰，只有兩天了，他自然非趕回去不可。

丁鳳仙心裏雖然放心不下，不願意他去，但這是無可挽留的事。

她在厨下忙着做菜，今晚當然要讓他好好嚐嚐自己做的菜，自然也要精心烹飪一番。

但另一個原因，她躲在厨房裏不敢出來，乃是一雙本來明亮清澈的眼睛，爲了他要走，偷偷哭過，眼泡還紅腫着，如何能見人？只有等到天黑了，才不易看得出來。

偏偏丁藥師並不知情，早就和徐少華坐在堂屋裏聊天，這時大着嗓門叫道：「鳳仙，妳還在做什麼呢？鷄早就燉好了，冬筍燒肉也早巳炆好，只要熱一下就可以端出來，剩下只要炒一個肉絲白菜，煎一條魚，切一盤豬皮凍，豬耳朵，和鹵蛋了，妳平日手脚俐落，今晚爲怎麼做不出來了？」

「來了，來了。」

丁鳳仙在後面埋怨道：「孫女剛切好鹵菜，酒還沒燙呢，總要燙好了才能一起端出來呀！」

徐少華站起身道：「在下帮丁姑娘端菜去。」

丁藥師一手按着他肩頭，呵呵笑道：「少俠只管坐着，鳳仙今晚要露上一手，連老朽都不讓進去，你進去，一樣會被她撵出來，還是坐着等的好。」

正說之間，丁鳳仙巳托着一個木盤走出，說道：「酒還沒燙好，爺爺和徐少華先吃些菜吧！」

木盤中是一鍋清燉鷄，一鍋冬筍燒肉，一盤豬皮凍，一盤豬耳朵，另一盤是鹵牛肉和鹵蛋的拼盤，一一放到桌上，又迅快的轉身往裏走去。

徐少華道：「一共只有咱們三個人，做這許多菜作甚？」

丁藥師呵呵一笑道：「這是小孫女的幾個拿手菜，今晚是給少俠餞行，自然全出籠了，來，來，少俠先嚐嚐小孫女手藝如何？」

徐少華道：「丁姑娘大概也快好了，等她一起來吧！」

「你們只管先用。」丁鳳仙隨着話聲走出，手中捧着一壺酒，送到爺爺面前，說道：「酒來了，爺爺和徐少俠可以喝酒了。」

放下酒壺轉身又匆匆走入。

丁藥師拿起酒壺給徐少華杯中斟滿了酒，又給自己斟了一杯，含笑道：「來，老朽先敬少俠一杯。」

徐少華連忙舉杯道：「不敢，在下應該先敬丁老人家，借花獻佛，謝謝你老的救命之恩。」說完，一口喝乾。

丁藥師和他對乾了一杯，呵呵笑道：

「老朽看少俠光風霽月，乃是性情中人，咱們忘年論交，以後切莫再說什麼救命之恩這一類話，朋友本身有互助之誼，老朽只不過用了幾顆藥丸而已，何足掛齒，來，來，我們喝酒吃菜。」

他替徐少華和自己面前又斟滿了酒，舉筷連連指着菜餚，說道：「少俠請隨便吃。」

徐少華挾了一條豬皮凍，放入口中，咀嚼了兩下，但覺入口便化，鮮美無比，他從未吃過，不覺讚不絕口。

丁藥師看得大笑，道：「這是用豬皮熬成的凍，少俠出身世家，當然沒有吃過了。」

接着丁鳳仙又端上來一盤肉絲炒白菜，和一盤紅燒魚。

徐少華道：「丁姑娘，妳也該來一起吃了。」

丁鳳仙低着頭道：「還有一個湯。」轉身飛快的進去。

丁藥師道：「弄好了，她自會來的，少俠不用去理她。」

兩人連喝了兩杯，徐少華嚐了幾個菜，雖是家常菜餚，却做得色香味俱佳。

正好丁鳳仙端着一鍋筝乾湯走出。

徐少華望着她說道：「在下眞沒想到姑娘還有這一手，燒的菜，無不色香味俱佳，精美無比。」

丁鳳仙粉臉一紅，嫣然道：「少俠那就多吃一些咯！」

她在爺爺的橫頭坐下，正好和徐少華對面，伸手取過酒壺，給爺爺斟了一杯，站起身來給徐少華斟酒。

徐少華慌忙也站了起來，連說：「不敢。」

丁鳳仙敬了爺爺一杯，然後抬起一雙清澈大眼，朝徐少華道：「徐少俠，我……敬你……」

徐少華舉杯道：「這一杯應該我敬姑娘的，一是四日來多蒙姑娘照顧，這份隆情，在下永遠也不會忘記，二是今晚菜餚如此豐盛，姑娘辛苦了，所以在下要聊表敬意。」

他一口把酒喝了。

丁鳳仙紅着臉道：「本來是我敬少俠的，你會說話，我……說不過你，但還是我敬你的，我不會喝酒，平日從不喝酒，敬你就該把這一杯喝完。」說完，也乾了一杯。

徐少華看着她，說道：「謝謝妳。」

丁鳳仙看他當着爺爺一霎不霎的看着自己，急忙避開他的目光。

丁藥師呵呵笑道：「大家不許再說客氣話了，來，吃菜吧！」

丁鳳仙只喝了一杯酒，已是暈生兩頰，嬌紅欲滴。

徐少華陪着丁藥師喝了幾杯，他平日不善喝酒，一張俊臉也紅了起來，這就拱拱手道：「丁老人家，在下平日很少喝酒，剛才喝了幾杯，已經不勝酒力了。」

丁藥師看他果然不會喝酒，點點頭道：「你們那就用飯吧，小孫女平常難得像今晚這樣，把拿手本領都拿出來了，老朽總得把這一壺酒喝完才行。」

丁鳳仙站起身，裝了一碗飯，送到徐少華面前，說道：「少俠請用飯。」

徐少華說了聲「謝謝」，趕緊伸手去接，手指碰上了丁鳳仙的纖纖玉指。

丁鳳仙羞得慌忙縮回手去，心頭小鹿忍不住一陣跳動。也給自己裝了一碗飯，回身坐下，只是低下頭用筷撥動着碗中飯粒，不知怎的竟然食不知味。

丁藥師喝完一壺酒，鳳仙姑娘給爺爺裝了飯。

丁藥師也只吃了一碗，反而徐少華傷勢復元，又有滿桌嘉餚，胃口大開，連吃了三碗。

飯後，丁鳳仙給爺爺和徐少華沏了兩盅茶，她收拾碗筷，到厨下洗碗去了。

丁藥師上了年紀的人，喝下一壺酒，已有六七分醉意，喝了口茶，就站起身道：「少俠請慢慢喝茶，老朽已經不勝酒力，想去躺一回了。」

他因徐少華明天一早就要離去，是以借酒裝醉，給小孫女一個和徐少華單獨相處的機會。

徐少華站起身忙道：「丁老人家不用客氣，只管進去休息好了。」

丁藥師道：「老朽那就失陪了。」

舉步朝左廂房走去。

不多一回，丁鳳仙從厨房走出，看到徐少華一個人坐在屋裏喝茶，不覺輕咦一聲道：「爺爺呢？」

徐少華起身道：「丁姑娘請坐，令祖喝了酒，先回房休息去了。」

丁鳳仙臉上有些靦覥，舉手掠掠鬢髮，就在邊上一把木椅坐下，說道：「爺爺一向睡得很早，起來的也很早。」

姑娘家這話只是隨口敷衍而已，她冰雪聰明，徐少華是客人，爺爺縱是多喝了一口，也不會不陪徐少華多坐一回，這明明是因爲徐少華明天一早要走，才故意推說喝了酒要去休息，好讓自己和他有說話的機會。

她心裏當然十分感激爺爺，但正因如此，就感到有些不好意思開口，只是默默的坐着。

徐少華道：「令祖是傷科聖手，姑娘對醫學一道，也一定學得不少了？」

丁鳳仙道：「爺爺教過我一些，我笨死啦，只能說懂得一點皮毛罷了。」

徐少華道：「兩天前令祖替在下運氣療傷，內力極爲精純，丁姑娘自然也練過內功？」

丁鳳仙說道：「內功我更不成，那是講究火候的，就算練上十年時間，都未必有什麼成效，我性子急，不見功效，就不練了。」

徐少華笑道：「練內功那有一蹴即成的？」

丁鳳仙貶着眼道：「你也笑我？」

「不！」徐少華道：「在下怎麼會笑妳呢？老實說，內功我也練不好，師父時常責備我心浮氣躁，沒有毅力。」

丁鳳仙抿抿嘴笑道：「爺爺也時常這樣說我咯！」

直到此時，她才漸漸減少拘泥，和他有說有笑起來，目光一抬，接着道：「我聽爺爺說，你們淮揚派最厲害的是擒拿手，叫做『雲龍十八式』，你會不會？」

徐少華道：「在下剛學會，只是初學乍練，會而不精。哦，姑娘也練過武？」

丁鳳仙道：「我是跟爺爺練的，沒有門派，爺爺說：他練的是江湖把式。」

「江湖把式？」

徐少華道：「這話怎說？」

丁鳳仙咭的輕笑道：「一般沒有門派的，叫做莊稼把式，爺爺行走江湖，到處賣藥，所以叫做江湖把式咯！」

徐少華笑道：「原來這江湖把式四個字，是令祖自謙罷了，丁老人家內功精純，豈會是江湖把式？」

丁鳳仙忽然目光凝注，低低的道：「你明天回去之後，以後……會不會來看我們……」

徐少華道：「在下這條命是令祖救的，這份大德，在下豈敢或忘，這次在下是給家父拜壽去的，家師給我半個月假；就要再回馬陵山去，自然再來拜望丁老人家一下。」

丁鳳仙道：「你是看爺爺來的了？」

徐少華道：「看丁老人家，自然也可以和姑娘見面了。」

丁鳳仙問道：「你是不是十天之後就會來？」

徐少華道：「差不多，再多也不過遲上一兩天。」

丁鳳仙問道：「以後呢？」

徐少華愕然道：「什麼以後？」

丁鳳仙道：「我是說，以後你還來不來？」

徐少華哦聲道：「以後在下當然也會來，只是要等幾個月之後了？」

丁鳳仙道：「爲什麼呢？」

徐少華道：「因爲一年之中，家師只准在下回四次家。」

丁鳳仙道：「是那四次？」

徐少華道：「清明、中秋、冬至、過年，其中只有過年有一個月假期，其餘都只有半個月。」

丁鳳仙偏頭又問道：「那你會來幾次呢？」

徐少華道：「自然可以來四次了。」

丁鳳仙輕哼一聲道：「可見你不是眞心要來了。」

姑娘家口氣顯然很不高興。

徐少華驚訝的望着她說道：「在下怎麼會不是眞心想來的？」

丁鳳仙披披嘴道：「你明明可以來八次，却只來四次，不是不想來嗎？」

徐少華急道：「在下一年只有四次假期，平常沒有正當理由，家師是不准在下請假的。」

丁鳳仙哼道：「誰要你請假了？」

「那……」徐少華搓搓手道：「在下……不請假，怎麼能够來呢？」

丁鳳仙看他急得說話結結巴巴的，不覺嗤的笑道：「你一年不是有四次假期嗎？回家以前，可以彎到這裏來，難道從家裏回馬陵山去，不可以彎到這裏來嗎？這樣不就是可以來八次了？」

「哦！」徐少華失笑道：「姑娘說得對！這裏正好是在中間，在下早一天動身，就可以彎到這裏來了。」

丁鳳仙道：「你說了要算數！」

徐少華點着頭道：「姑娘放心，方才只是沒想到這一點，在下一定會來的。」

他這「姑娘放心」四個字，聽到丁鳳仙耳朵裏，粉臉不禁一紅，放心，豈不是說他不會變心的？她心裏感到甜甜的，一面低聲說道：「我叫鳳仙，你不是早就知道了？爺爺就是叫我名字的，你……也叫我名字好了，姑娘，在下的，令人聽了多彆扭？」

徐少華道：「這個……在下……」

丁鳳仙嗔道：「瞧你，鳳仙本來是我名字咯，前天爺爺就和你說過少俠不用和鳳仙客氣，就叫她名字好了，你怎麼忘了？我……不要你叫我丁姑娘。」

徐少華心頭一陣跳動，俊臉也紅了，點着頭道：「好，在下恭敬不如從命。」

「這是你說的。」丁鳳仙幽幽的說道：「你以後再叫我丁姑娘，我就不會理你了。」

徐少華囁嚅的道：「鳳仙，妳……對我眞好……」

他大着胆子，伸手過去，一把握住了她的纖手。

丁鳳仙不敢作聲，迅快的朝左廂房門偷看了一眼，並沒縮回手去，任由他握着，只是兩頰有如火燒一般，脹得通紅！

徐少華還是第一次握住姑娘家的玉手，入握柔荑軟似綿，心頭既緊張又興奮，一時那裏肯放？

這一瞬間兩人好像通上電流，心有靈犀一點通，堂屋中登時靜了下來，靜得墮針可聞！

不，兩人都是感到心跳氣促，不敢作聲。

過了好一回，丁鳳仙才輕輕掙脫他的手掌，幽幽的道：「時間不早了，你明天一早就要趕路，早些去休息吧！」

徐少華痴痴的望着她，低叫了聲：「鳳仙……」

丁鳳仙脹紅着臉，幽幽的道：「只要你不忘記我就好！」

話聲一落，飛快的朝屋後走了進去。

× × ×

雲龍山徐家莊，並不是因江淮大俠徐天華而出名。

徐家莊名震武林，應該從徐天華的曾祖父徐鳴歧說起。徐鳴歧是當時淮揚派的掌門人，尤精於擒拏手法，晚年從本門的一百單八手「擒龍手」，去蕪存精，簡化爲十八式，因他世居雲龍山，就稱之爲「雲龍十八式」，替淮揚派在武林中大放異彩，七十歲那年，被推爲武林盟主。

雲龍山莊從此和黃山萬松山莊，同被武林中人尊稱爲武林兩大世家。

這一代淮揚派的掌門人宋天壽，年已八旬，生性恬淡，兩個師弟，老二就是徐天華，老三是隱居馬陵山的聞天聲。（徐少華的師父）

三人中，以徐天華的名頭最响，交遊也最廣，江湖上人稱他爲江淮大俠。

十月十六，是徐天華五十大慶，他雖然不欲鋪張；但因平日交遊廣闊，許多朋友都已不請自來。

今天已是十月十四，趕來向徐天華賀壽的已有少林俗家南派的仲清和，他雖然沒有掌門人的名義，其實即是少林南派的俗家掌門人。六合門掌門人陸子暘、武名門掌門人高步雲、形意門名宿祝士諤。

（未完‧一）

魔域赤子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林祖聰、廖尙禮、李英揚談論師父和師伯的爲人，萬一師父眞的是翟通典等所說的那種人，那麼該是一個「壞蛋」，那自己做徒弟的眞接受不了。衆人正在胡思亂想中，只見師父畢思經和師伯廖光遠自內堂出來，說半夜便出發，到了三更，廖光遠帶住全家、畢思經帶住徒弟，分兩批離開四海鏢局，躲到張寡婦家住幾天，等丐帮弟子監視撤走之後，再想辦法出城，但事機不密，被迯米上門的夥計發現，廖光遠怕傳出去先將夥計暗殺，畢思經也將張寡婦主婢殺掉滅口，怕林思聰洩密，用女徒姜玉英勾引他，誣陷他是强姦犯逮入監牢……

强盗亦有道　拯救出生天

林祖聰道：「因爲……因爲伍鍾前輩說家師的功力與『黑白雙煞』相若！」

海老大點了點頭，說道：「你師父簡直豈有此理！這樣子的師父不要也罷！嗯，對啦，你師妹誣告你，爲何你師父不出面？」

林祖聰神色一黯，道：「家師不知去了何處！」

海老大冷笑一聲：「九成是你師妹跟別人有了孽種，人家不要她，所以才將一切推到你身上！」

林祖聰如胸中刃，脫口道：「不是不是！師妹不是這種人！」

海老大嘿嘿笑道：「你不會跟她有仇吧？她怎會害你？你跟她好過沒有？」

林祖聰雙頰如遭火燒，吶吶說不出話來。海老大哈地一笑：「看不出你這小子還會偷香竊玉！」

「不……不是！」

海老大笑道：「那是她送上門來的！」他本是隨口取笑而已，豈知林祖聰竟出不了聲，他又哈了一聲，道：「老子問你一句，你事後在床上可有發現血？」

「發現血？怎會有血：」林祖聰十分驚愕。

海老大嘆了一口氣，道：「傻小子，你讓人騙了，你師妹已非完璧，如果是完璧的話，一定會落紅，紅就是血，你懂了沒有？」

林祖聰腦海中立即翻上當時的情景來，似懂非懂地點點頭。海老大在他肩上拍了一拍。「別傷心，女人如衣服，男人如手足，告訴你，男人才靠得住，女人全靠不住！」

林祖聰喃喃地道：「也未見得，男人也有很多靠不住的！」

「老子已跟你研究這個問題！你武功實在太差了，由明天開始由老子敎你！」

「我不會再拜師，而且學武功有何用處？」

「誰說要你拜師？老子敎你的武功，只是希望你日後能陪老子玩玩，免得悶死了！」

林祖聰經過這件事，對任何事都不感興趣，何況是學武？是以搖頭道：「你找別人陪你玩吧！」

「操你奶奶的熊，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這裏還有別人麼？何況老子敎你武功，日後出去也不用受人欺侮？你怎地這般沒志氣？你師妹讓人沾汚了，難道你不想報仇？不想替她出氣？」

這刹那，林祖聰立即想起廖氏昆仲，心中認定師妹必是被他們兩人之中的一個沾汚了，熱血立即沸騰，脫口道：「好，我跟你學，但你不許藏私！」

海老大道：「老子絕對不會藏私，就怕你自己學不全！今天讓你休息，咱們明天開始！」

× × ×

自此之後，海老大便開始敎他武功，林祖聰學得雖慢，但他不但用心，而且勤力，一天練幾個時辰。海老大雖然沒有耐心，但初爲人師，心情也十分興奮，盡量抑壓自己的脾氣，細心指導。

如此過了兩個多月，天氣已漸漸寒冷了，自林祖聰進牢之後，姜玉英從未去探望他，林祖聰忍不住向獄卒打探消息，只知道四海鏢局已結束，廖氏父子亦不知去向，林祖聰估計師父等人已安全離開，心裏既慶幸，又覺難過。

兩個多月的相處，林祖聰對海老大的了解還不多，只知道他是個大盜，被判二十年徒刑，在獄中已年多，奇怪的是他竟沒有一絲沮喪之色，好像過幾日便可以出獄般。

兩個月的苦練，抵得上跟畢思經學兩

年，林祖聰明顯地覺得自己比起初進來時進步了，但跟海老大尚有一大段距離，海老大還嫌他慢，拚命催迫他多學多練。

眨眼間，又是夏天，林祖聰進獄已八九個月了，他明顯地瘦了，雖然經常被海老大打得渾身瘀黑，但精神還不差。

他練得越加勤苦，直想把一天變成十天般，有時連海老大也不忍，要他休息，卻不知林祖聰表面上對以前的事，隻字不提，但被師妹誣告强姦的事，却一直在他腦海中縈繞，這件事就像一把尖刀，不斷在剮他的心。只有在練武的時候，才可減輕痛苦。

自立春之後，每次都是由林祖聰先提議對打，海老大自然樂於奉陪。林祖聰只顧練武，對招式名稱連問也不問，甚至不知海老大師承何門何派，只覺得海老大所敎的武功比較陰鷙，但十分實用。

這天早上，兩人吃過早點，林祖聰便脫下上身，擺開架勢，道：「海大哥，來吧！」

海老大怪笑一聲，道：「老子到現在才開始有點收獲，來，今日咱們打一場過癮的！」

林祖聰趁他說話分神之際，立即標前，一拳擊向海老大的左脅。海老大手臂剛一抬，林祖聰手臂一沉，化拳爲爪，向海老大下陰抓去！

海老大罵道：「飯桶！老是這個打法，老子還會守不住麼？你不會改打小腹，肩膊甚至頭臉？」

林祖聰攻勢十分凌厲，但他的武功都是海老大敎的，何況他這人頭腦就是欠靈活，變化不大，所以海老大從容不迫將其攻勢一一瓦解。

林祖聰多次被他提點，學了點巧，激戰中，只見他一拳擊向海老大的左胸，海老大只道他又要攻擊小腹，沉臂預先作準備，那知道林祖聰改打右胸，海老大一時大意被擊個正着！

林祖聰心頭一陣狂喜，那知海老大反應也快，一個錯步，閃身欺進，一掌擊在他脅下！這一掌力量頗大，把林祖聰打得連退兩步！

「再來再來！」海老大被打了一拳，鬥志更爲鼎盛。

林祖聰吸了幾口氣，重整旗鼓，再度展開攻勢，海老大再不留手，只過十多招，又擊中林祖聰一記。林祖聰奮不顧身，繼續進攻，但過不了多久，林祖聰又再中了兩記。

海老大道：「好，今日到此爲止，後天再來！」

「不，這一仗還未過癮！」林祖聰咬一咬牙，挺身再上。

海老大知道他已受傷，十招只有三招是進攻的，但林祖聰却忘其所以，攻得更狠，海老大一個失防，竟然連吃兩招，打得他胸膛隱隱作痛！

海老大老羞成怒，猛吸一口氣，反攻十餘招，立即將林祖聰的氣燄打下去，過了一陣，海老大回以兩記，這兩招力道甚猛，林祖聰立即蹲在地上！

海老大走前拍拍他的肩膊，道：「躺下，老子替你推血過宮！」林祖聰依言倒下。

這次林祖聰受傷頗重，一直躺在草上睡覺，晚飯時，林祖聰仍躺着，海老大伸手拉他，他抓着褲頭一扯，不料那褲子早已霉了，一扯之下，竟然破爛了，林祖聰夏天沒穿內袴，登時露出後臀，他慢慢爬上來，海老大却咦地叫了一聲。

林祖聰伸手一掩，怒道：「有什麼好看？」

「你屁股上爲何有圖畫？」

「什麼圖畫？胡說！」

「眞的，讓老子再看看！」

「是生瘡留下的疤痕！」

「混帳！疤痕怎會是青色的！」

林祖聰一愕，從來沒有人看過他的後臀，自然他亦不知道疤痕是青色，當下移開手掌，讓海老大觀看。海老大看了好久，林祖聰如坐針毡，被他看得渾身不舒服，閃開道：「你看夠了沒有？」

海老天正容地道：「還沒有，我懷疑你年幼時，有人在你臀上刺下的！由於用的是青墨，所以到如今仍然清晰可見！」

林祖聰紅着臉問道：「那是幅什麼圖畫？」

「山水！再讓老子看看，那山勢老子有點熟悉！」

林祖聰依言再讓海老大看，海老大忽然叫了起來：「這裏是終南山的秦嶺！咦，玉泉洞有顆星，這是什麼意思？」

林祖聰百思不得其解，問道：「海大哥，你沒看錯吧？」

海老大嘿嘿笑道：「別的地方，老子還有可能看錯，這地方老子絕對不會有錯！你知道不？老子在那一帶活動，已近十年！」

「我……怎會刺上秦嶺的圖案？」

「誰知道？這只能問你了！也許是你父親刺的！」

「家父在我五歲時，便被大盜殺死……一家大小四十七口都死光了，只剩下我一個！」

海老大面色頗爲尷尬，聳聳肩道：「你家在那裏？」

「終南山下！」

海老大一拍大腿，道：「老子知道了，你爹爹一定是將些值錢的東西埋在玉泉洞裏，你將來出獄，大可以去那裏找一找看！」

林祖聰連生命也不珍惜，又怎會理會，匆匆吃了半碗乾飯又躺在草上。海老大吃了飯，又替他推拿一番，趁他睡得熟，又偷偷借着窗外的月光，仔細觀看他後臀上的山水圖，越看越肯定那是終南山的玉泉洞！

林祖聰在睡夢中，忽然被一道巨响驚醒，迷糊中爬了上來，只聽牢房裏，人聲沸騰，眼前塵土飛揚！他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忽然被一隻强而有力的手拉起，接着身子被人舉起，向窗口塞去。

那一尺見方的窗子，如被炸開一大塊，足可供一個人爬出去，林祖聰耳邊聽見海老大的聲音：「快跳出去！快！」

林祖聰依言躍了出去，却是一個廣場，廣場裏人影幢幢，似是兩方人在混戰。緊接着鑼聲噹噹地响起。

海老大也跳了出來，拉着林祖聰的手臂，叫道：「兄弟們扯乎！」他旋即低聲對林祖聰悄悄道：「老子昔年的兄弟來刦獄！」

刦獄是件大事，林祖聰吃了一驚，但海老大已拉着他向他手下奔過去，一個臉色青白的瘦漢，立即奉上一柄鬼頭刀給海老大，海老大道：「老七，取柄劍給這位林兄弟！」

一個嘍囉知機奉上自己的鋼劍，林祖聰好像還未睡醒，感覺遲鈍，仍呆呆地站着，海老大揮刀劈翻一個獄卒，回頭叫道：「小林，還不接劍？快！」

林祖聰這才如夢初醒，接下長劍，還謝了一聲，那個被海老大稱爲老七的瘦漢，估計林祖聰是海老大在獄中收的弟兄，因此帶林祖聰向外冲。

獄裏的鑼聲震天價响，但獄卒似乎是雷聲大雨點小，眞正落力抵抗的沒有多少個，是以羣盜很快便冲出大牢。

老七一路護着林祖聰，而林祖聰這柄劍幾乎未動過。他心中想道：「老大怎會收一個這麼膿色的弟兄？眞是奇怪！」當下道：「小兄弟，你貴姓，俺姓卓，因排行第七，所以人人均叫俺卓老七！」

林祖聰連聲音也變了：「我……小弟姓林，名祖聰！」他不敢將姓名一齊唸出來，免得別人又以爲他要討人便宜。

卓七又問道：「林兄弟以前在那裏發財。」

「我……我……沒發過財，一向窮困得很！」

卓七一聽便知道他不是道上的人，更知他乃雛兒，當下便不理他，走前道：「老大！老二和老三他們去前面接應。」

海老大道：「那就快過去！」一行人向城外急跑着。長安城雖然繁盛，但這時候街上也沒幾個人，官兵的巡邏隊又還未趕到，是故很快便出了城門。

一出城門便見林中湧出一隊人馬，個個凶神惡煞，但見到海老大都十分尊敬，紛紛下馬問候。

海老大哈哈笑道：「他奶奶的，老子還以爲你們都把我忘記了！」

一個頷下長着短髯，面皮白皙的中年漢道：「大哥，長安城不比別處，弟兄們也恨不得立即將你刦出來，無奈開始時官兵防備甚嚴！」

海老大訝然道：「但今夜好像稀鬆得很，這又是什麼道理？」

旁邊一個矮漢道：「這是二哥的本領，咱們最近到關內發了一筆財，二哥拿錢將獄內上下的人打點過，又買通了守城的官兵，但他們提出一個條件，一定要咱們裝模作樣去刦獄！」

老二便是那位短髯中年漢，他笑道：「剛才小弟也沒有十足的把握，假如出現問題，大伙兒便一塊兒冲進去。跟他們拚個死活。」

「好好，」海老大大笑。「老四和老五他們呢？」

老二道：「老四跟老五各帶幾個弟兄，到獄典家和守備家附近埋伏，準備在出現問題時，挾官脅衆，老六則帶人守在北城門，準備接應。」

海老大道：「老二，你不愧是『賽吳用』，是咱們的好軍師，好了，派人去通知老三他們吧！」

老二道：「老大，咱們是不是立即回巢？」

「當然囉！」海老大飛身騎上一匹駿馬，顧盼自豪，大有蒼龍出海之勢。

林祖聰直至此刻，才有機會上前跟海老大說話：「海大哥，多謝你這些日子來的照應，更多謝您救我出來……我……我我……」

海老大皺眉道：「小林，有話便說，老子最討厭人家說話吞吞吐吐。」

林祖聰吸了一口氣，道：「我想進城找我師父和師妹！」

海老大雙眼一瞪，道：「傻小子！你嫌你師父師妹陷害你還不够，你還要去找他們？」

林祖聰道：「無論如何，我一定要當面問清楚，如果……如果他們眞的陷害我的……我……我自然會離開他們，到五老峯耕地去……」

海老大罵道：「他奶奶的，老子也沒見過像你這樣的傻蛋，呆鳥，你師父怎會留在城內等你。」

「我一定要去找他，找不到再說！」

老二接口道：「小兄弟，你尊師重道的精神，令人感動，不過你現在進去，無異送羊入虎口，以愚見你跟咱們先回去，過一段時間，待風聲平靜一點，再回頭找令師未遲！」

林祖聰覺得有道理，但提出一個條件。「海大哥，你要我跟你去也行，不過不能迫我做强盜，要不，我……我便不叫你大哥了。」

此言一出，羣盜齊變了臉色，海老大沉聲問道：「你放心，你想入伙，兄弟們也未必同意。」

老七忍不住譏道：「這小子胆小如鼠，剛才連走路雙脚也發顫，要他做小偸也不合格，還要當强盜，眞是自抬身價，我呸！」他狠狠地往地上吐了一口濃痰。

海老大道：「天快亮了，咱們先走吧，老七你留下來，等老四他們！」數十騎人馬，風馳電掣而去，蹄聲如雷，震得林祖聰心頭怦怦亂跳，他從未騎過馬，伏在鞍上，死命挾住馬腹，抓緊轡頭，不料馬匹走勢更快了。

老二見狀，連忙拍馬上前，指點他策騎之道，饒得如此，林祖聰好幾趟便幾乎跌下鞍去。

天濛濛亮，人馬已進入山區，再馳了一陣，海老大才下令休息，林祖聰忙不迭跳下馬來，羣盜都哄聲大笑，海老大着手下拿出乾糧充饑，稍事休息，又再前進。

山路崎嶇，馬速雖然已減慢許多，但林祖聰還是被拋落馬，不過他有一股不怕苦的牛脾氣，別人越笑他，他越想學好騎術！到後來已漸漸能控制自如，老二看在眼中，也不禁對他重新估計。

× × ×

海老大這夥强盜的巢穴，就在終南山的一個深洞裏。洞裏別有洞天，原來裏面是個小小的山谷，距離峯頂甚遠，而且上窄下寬，十分隱蔽。

海老大一回巢立即叫人燒水洗澡，當然亦忘不了關照林祖聰。

山谷裏建了好些結實的木寮，收拾得也頗乾淨，林祖聰被安排與海老大同住，洗澡時一人一隻大木盆，就在房裏洗，海老大林祖聰面前脫得精光，跳進木盆，浸在熱水裏，舒服地嘆了一口氣道：「他奶奶的，老子已一年多未痛痛快快地洗過澡了。」

林祖聰不好意思面對着他寬衣，轉過身去，海老大道：「傻蛋，你害什麼羞，你又不是女人，老子對斷袖分桃那一套又不感興趣，怕什麼？」他目光一及，道：「喂，你記着！你屁股上的圖案，那是秦嶺玉泉洞，改天老子帶你去走走！」

林祖聰對寶藏可不感興趣，道：「多謝海大哥了，不過我並不想去！」

「任由你，老子絕對不會勉强，免得你以爲老子是在打你的主意！」海老大洗了一陣，見水已髒了，便吩咐手下進來，另換一盆。「給小林也換一盆！」

這次林祖聰絕不推辭，事實上他亦已九個月來未好好地洗過澡！兩人細意洗了澡，林祖聰換了一套乾淨的衣服，雖然衣不稱身，不過他這個對吃喝衣着全不講究，也不在意。

海老大帶他到山谷中的草地散步，他長長吸了一口氣，道：「以前常住在這裏，一點也不覺得它有什麼好處。如今……嘿嘿，他奶奶的，倒好像住在皇宮裏！」

林祖聰深有同感地說道：「這裏比牢獄裏是强得多了。如果能够一輩子住在這裏也不錯的！」說話出口後，才警覺有點不對，連忙又解釋。「我……不是想當强盜。」

海老大瞪了他一眼。反問：「强盜有什麼不好？」

强盜不好，這觀念在林祖聰腦海中已生了根，不過他也知道海老大不高興，是以結結巴巴地說道：「我……我也不……太清楚！」

海老大又哼了一聲，道：「强盜不是好人，但天下間有那一個是好人，他看了林祖聰一眼，道：「你當然說你是好人，但你別忘記，你跟你師妹幹了那回事，哈哈……」

林祖聰臉如火燒，大聲道：「我不是好人，但天下間一定也有好人。」

「是誰？你說來聽聽，你師父，師伯，師妹，長安城內的狗官，守備，獄典，那一個是好人？」

林祖聰一怔，半响才道：「他們不是好人，但總也有好人……比如丐帮的翟通典，他便是個大大的好人。」

「他做過什麼俠義的事？」

林祖聰自然不知道，認爲翟通典是好人，不過是想當然耳，但他仍分辯道：「誰不知丐帮是俠義之帮，翟通典是堂主，自然是大大的好人。」

「丐帮弟子以何爲生？」

「當然是靠富人援濟施捨了，是吃四方飯的人！」

海老大嘿嘿笑道：「這年頭，那來的這許多富人，而且富人又有幾個闊綽的？…就算有闊綽的，你能養得起幾個乞丐，天天有大批乞丐上門，有金山銀山也有吃盡的一天！」

林祖聰一愕，他完全沒有想到這個問題，是以反問道：「那麼丐帮弟子何以爲生。」

「嘿嘿，那就多姿多采了！或強索，或死纏，或裝傷佯病，或借故白食，每一個人都有他生活的辦法，老子不笑他們，他們也別想笑我！」海老大望着林祖聽，問道：「你說強索，假扮傷病，這種行爲好不好?」

林祖聽登時語塞，海老大又道：「你師父以何爲生?你以前又何以爲生?」

林祖聽想起師父曾是黑道上的獨脚大盜，自己自小所吃的根本是賊贓，不由默然，他隱隱覺得海老大的道理，有不妥當的地方，但偏又想不出反駁的道理。

海老大哈哈笑道：「別想這麼多了，咱們要養活一個人，根本不必費事，如果你肯留下來的，老子便安排你燒火洗衣服，那可就不是強盜了！」他伸手在林祖聽肩上一拍。「咱們先去喝酒，老子的嘴巴淡出鳥來了！」

這夜海老大喝得酩酊大醉，林祖聽也被灌了不少，海老大喝了酒後，叫手下要將林祖聽當作弟兄，羣盜看在海老大的份上，自然不敢不答應，雖然內心仍然看不起他，但表面上到底和氣多了。

海老大半夜嘔吐，弄得林祖聽一身骯髒，他服伺海老大睡覺後，自己反而沒有睡意，索性脫了衣服，走出山谷草地上吹風。

山谷無風，但甚是陰凉，一個是當值的嘍囉見到林祖聽，走過來打招呼，林祖聽訴之實情，躺在草地上抬頭看天。

天上星星明亮，一眨一眨的，就像是姜玉英的眼睛，以前的事一下子又都翻上心頭，林祖聽越想越遠，心中不禁暗叫：

「師父不會害我，師妹更不會害我，我，我一定要去找他們！」

他想得累了，就在草地上睡着，不料因酒後趟在草地上睡覺，身體受寒氣侵襲，便病了起來，更想不到這一病竟拖纏了二十多天才痊癒。

林祖聽患病期間，海老大叫人服侍他，又煉藥又餵湯，他不好意思立即下山，於是主動到灶房工作。

管灶房的是個姓賀的胖子，請多了一個人帮忙，自然高興，立即令他去砍一捆枯枝，林祖聽問了路徑，便向出口走出。

那洞穿過山腹，是以十分深長，乃是半自然半人工造成的，每隔十來丈山壁上便有一盞燈，山洞裏有不多嘍囉在戒備，他們都紛紛跟林祖聽打招呼。

林祖聽這次才有心情仔細打量山洞，原來山洞分三層戒備，中間那一段的人手最少，兩頭則都屯了重兵，看來海老大這股強盜，並非一般烏合之衆可比。

林祖聽出了山洞，一眼望去，峯巒重叠，山風吹來，心胸爲之一暢，山上林木多，林祖聽很快便砍了一大捆，他爲了「報恩」，後來又再出去砍了一大捆，然後回到灶房劈柴。

他到了灶房工作，才知道海老大表面粗豪，但治下頗嚴，而且威信極高，也因爲在灶房工作，才約畧知道山谷裏人數竟達三百個。

除了海老大等七個首領之外，其他人都是睡大房，大房沒有炕，只在地上鋪了厚木板，權充床舖，每間大房可住二十多個人。

吃過午飯後，海老大派人來找林祖聽，林祖聽心頭忐忑，不知道海老大是不是要邀自己入伙。

不料海老大絕口不談這個問題，他一見到林祖聽便解下上衣，道：「小林，咱們已很久沒有打架了，趁今天有空，咱們到外面打一架！」

如今環境與在獄中已不同，林祖聽不想打，婉轉地道：「海大哥，我身子還未完全復元，您找別人打吧！」

海老大反眼一睜，罵道：「他奶奶的，你不知道老子喜歡跟你打麼?」

「您找別人打，不是一樣麼?」

「當然不一樣，他們都是老子的手下，不會全力的，而且也沒有你那股狠勁！」海老大道：「你不必害怕，咱們弟兄之中，有上佳的跌打醫師！」

「我……我不想……」

話未說罷，海老大不由分說，拉着他的手到草地上。「還說什麼廢話，快把衣服脫下來，把老子敎你的本事都使出來！你身體還沒復元，老子當然不會盡力！」

林祖聽想起對方到底對自己有授武之恩，是故只好將上衣解下，擺出架勢。在房裏賭錢的強盜聽見海老大要跟林祖聽比武，都跑出來觀看！

海老大乘機走到林祖聽身旁，低聲道：「盡力打，別讓人將你看扁了！」

這句話像一帖刺激劑，林祖聽精神一振，叫道：「海大哥小心！」一拳搗出，海老大立即還了一招。

兩人一來一往，鬥了二十多招，海老大身子並非自己想像中那麼不濟，便逐漸增強力量，不久林祖聽便中了一拳！

羣盜一齊鼓掌替海老大助威，不料如此反而激起林祖聽的鬥志，他立即瘋狂進攻起來。

海老大驚奇地發現一件事，林祖聽的招式，除了他教的之外，尚有他師父教的，那些招式本來都破綻錯漏百出，但却被林祖聽修改過，破綻明顯地少了，因此他應付起來就比較吃力了。

不久林祖聽又中了一拳一腿，但他好像銅皮鐵骨一般，自地上爬了起來，反而擊中了海老大一拳！

海老大讚了一聲好，立即加強反擊，林祖聽幾番被擊倒，但仍繼續苦鬥，那神情就像一頭老虎，這情況看在羣盜眼中，都對他暗生佩服！想不到此人平時十分窩囊，但拚起命來，竟然比他們那些在刀頭舔血的強盜還不要命！

海老大見林祖聽已被打得傷痕纍纍，跳後一步，道：「停，今日到此爲止！」

林祖聽意猶未止，道：「不，再來，我還未過足癮！」

海老大道：「你身子還未復元，等養好了再來！小林，你進步了，老子高興得很！小周，叫老楊過來替小林醫治！」

林祖聽又恢復了那副窩囊相，謝了一聲，道：「我自己去找他！」

海老大又道：「小林，老子問你一句話！爲什麼你的拳法突然間進步了?」

林祖聽抓抓頭皮，說道：「我這幾天躺在床上沒事做，把以前學過的都仔細想過……」

海老大道：「想不到你這般聰明，將

來前途無限！」

× × ×

又過了二天，海老大再來找他打架，當然又是林祖聽輸了，但海老大如今要想勝他，已不那麼容易！

如此每隔三天打一次架，一連打了幾次，連林祖聽也覺得自己的確有了進步。他出獄之後，雖然在山上沒有什麼好東西吃，但起碼能吃得飽，身子胖了許多。

山上的日子本來十分逍遙，只是林祖聽還惦記着師父和師妹。他正想找個機會跟海老大告辭，不過海老大反來找他了，林祖聽立即寬衣，海老大却道：「今天老子沒空不打了！」

林祖聽訝然問道：「那你找我有什麼事?」

「我明天下山去『發財』，大概要去半個月，他們現在都不會欺侮你，你放心留在山上！」

林祖聽乘機道：「海大哥，我想下山去找師父！」

「你想的是師妹吧?」海老大道：「城裏的風聲還緊，這時候你還去不得！老子再提醒你，如果你想下山的話，就要再下苦功練武，江湖上沒有道理好說，誰的拳頭硬，誰說話就有道理！」

林祖聽道：「我會小心的！」

海老大冷笑一聲：「你不犯人，但人要犯你，武功不行，那裏也去不得！」

林祖聽覺得他說得有理，自己的師父、師伯不是將張寡婦和米店的夥計殺死麼?他們根本沒有犯到師父和師伯！

海老大又道：「他奶奶的，老子也不知爲什麼會跟你投緣，對你說了這許多話！總之有事等我回來再說，明天我叫老三陪你玩，你要小心他的腿！」

林祖聽沒奈何，只好答應等海老大回山之後再作打算。

次日，「快腿」李老三果然來找林祖聽，他穿得很整齊，大概海老大交代過，是以他先提醒林祖聽，說道：「小林，你的武功俺看過兩次，實在已不弱，但你一向只跟老大交鋒，對他的路數，十分熟悉，所以也比較容易應付，但今日可得小心了！」

林祖聽道：「多謝三哥提醒，我會小心了！」

「好，你先來攻！」

林祖聽也不客氣，立即發拳進攻，李老三打法跟海老大全不一樣，走的是輕靈的路子，林祖聽一口氣攻了七招，但都給他輕易地閃開，林祖聽有點不服氣，攻得更急。

李老三忙道：「急而不躁才是上乘，像你這樣一定要吃虧的！」

林祖聽不信，李老三覰得一個機會，待林祖聽的拳到，上身向後一仰，左腿却及時踢出，林祖聽下盤空虛，被踢個正着，他退了兩步，又猱身上前進攻。

李老三冷冷地道：「剛才俺那一腿，如果踢在你下陰，你早已倒地不起了！」

一句話提醒了林祖聽，他改變了打法，將速度減慢，覰準才發力，但「快腿」李老三那條腿果然名不虛傳，他踢十次，竟然中了九次，不過李老三力道用得很好，不讓林祖聽受傷。

隔了一天，李老三再來找林祖聽，這次他自己是不下場，却叫一個手下跟林祖聽先「玩」。

由於對方的路子又不同，才鬥了十多招，林祖聽便中了一拳，可是鬥了五十招，林祖聽便佔了上風，接連得手，那漢子給他打得心頭火起，跳後罵道：「操你奶奶的熊！老子跟你有仇，你每一拳都用盡力！」

林祖聽這才醒覺，連忙道歉，李老三乘機敎林祖聽運氣收勁之道，然後再跟他鬥。

如此，每隔一天，李老三便找他去打架，但每次都先讓林祖聽打一場，而多數都是林祖聽得勝，這樣打了幾次，林祖聽逐漸摸到竅門，李老三腿雖快，但要想踢中林祖聽已非易事。

日子過得很快，眨眼海老大已下山二十餘日，這天不用打架，林祖聽問廚子賀大胖，玉泉洞座落何處。賀大胖問道：「你要去玉泉洞幹什麼?」

「我聽人說那裏是個名勝，想去看看，不過路途還不近哩，急去急回，大約也要黃昏才能回『窩』！」

林祖聽請賀大胖畫了幅位置圖，再帶上乾糧，便走出山洞，依圖示去找尋玉泉洞。

賀大胖的圖示標得很準又詳細，加上路途並不曲折，是以至近午，林祖聽已來至玉泉洞附近，剛轉山坳，忽見前面有十多個漢子，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則站着。

林祖聽一看他們的裝束，便知是武林人物，下意識地溜在一塊大石後面，觀看動靜，那些站着的漢子，像在爭執什麼事，只是隔得遠聽不清楚。

林祖聽十分煩悶，怕自己就這樣走過去，冲犯了人家的事，要繞路走，只因兩邊都是深淵，除非走回頭路，再另抄小路兜一個大圈，如此又怕日落之前回不了山谷。

思量問，不知爲何，那兩帮人已打了起來，林祖聽睜着雙眼觀看，覺得有幾個漢子的武功，也不過爾爾，武功最高的那兩位，一個使刀，一個使劍，打得十分兇險，好像有不共戴天之仇般。

這兩帮人一打起來，林祖聽更不敢露面，正在不可收拾之際，忽然一個聲音從上面傳來：「帮主，有人來了！」

那使刀的中年漢頭也不抬地問道：「來的是什麼人?一共多少個?」

上面那漢子道：「六七個人，未知是什麼身份！」

「再看看！」使刀的中年漢說道：「弟兄們加把勁，把『青劍門』的人都收拾掉！」

使劍中年漢看來便是青劍門門主易長鋒，聞言冷笑一聲：「陸百謙，你名不符實，自顧不暇，還敢吹牛，還是謙遜一點的較好！」

林祖聽趁這時候悄悄抬頭往上望，原來大石後貼着一個山巒，大概上面有人在瞭望，他怕自己暴露身份，是故連忙換了個地方，找個凹入的地方躲藏。

須臾，巒頭上的人又叫道：「帮主，來的好像是中原大俠凌天鳳！」

易長鋒立即跳開，道：「停手，易某

說幾句話！」

陸百謙冷笑一聲：「你害怕了？」

易長鋒冷哼一聲：「姓陸的，你我前後打過三次，你武功如何，難道易某還不會不清楚？我會害怕？」

「那是什麼原因？」

「凌天鳳爲何在此刻來？你想過了沒有？」

陸百謙道：「當然也是爲了『神鼎眞經』！」

「不錯，假如他要强搶，你我可不是他們敵手！」

陸百謙不服氣地道：「陸某就不信他一個會比咱們兩個强！」

易長鋒含笑道：「有你這句話，易某便放心了！總之咱們聯手，便不怕他是鳳還是鳥！」

在巒頭瞭望的大漢跑了出來，道：「帮主，他們快到了！」

易長鋒忙道：「大家坐下吃乾糧，就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

「中原大俠」凌天鳳是怎樣一個人，林祖聰雖不知道，但單看陸百謙和易長鋒對他忌憚情況，便知是位大人物。他心中有點興奮，下山後到底可一睹大俠的風采了！

一忽，山坳後果然轉出六七個男女來，正中那位蓄着三綹長髯，相貌堂堂，年紀約在五十左右，腰上插着一柄長劍，龍形虎步，氣勢不凡。旁邊那幾位年紀都在十八至二十六、七歲之間，估計是他的後輩。

凌天鳳見到易長鋒等人，目光一凝，道：「想不到在此見到易門主！上次漢水一別，將近七年了吧？」

「正好七年，凌大俠好記性！」

陸百謙打了個哈哈，道：「凌大俠爲何這般好興緻，跑到關外散步？」

凌天鳳臉無笑容，道：「原來是陸帮主，失敬之至！『天水帮』近日帮務日盛，陸帮主拋下帮務跑到關外，又不知所爲何事？」

陸百謙冷冷地道：「敝帮的帮務發展到關外來了，凌大俠不是看不過眼吧？」

凌天鳳臉上不動聲息，轉首問易長鋒：「易門主不是來關外收徒弟吧？」

易長鋒略一沉吟，反問：「難道凌大俠是來秦嶺收徒？」

凌天鳳正容道：「凌某做事，向來光明正大，不像一些人，心中想的是一套，嘴上說的又是另一套！不瞞各位，凌某聽人說失傳數百年的『神鼎眞經』，最近不知爲何傳出消息，是藏在此山中，所以凌某過來瞧瞧！」

陸百謙哈哈笑道：「原來凌大俠是爲此而來的！」

「不錯！凌某怕眞經落在邪惡之輩手中，則武林危矣！」

陸百謙又打了個哈哈。「依凌大俠之意是自認白道代表了！」

「凌某不敢，不過是不忍讓眞經落在奸小之輩手中而已！」

易長鋒忍不住譏道：「凌大俠眞是處處以武林爲重呀！佩服佩服！」

凌天鳳道：「凌某得到眞經，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

陸百謙截口道：「爲了武林！是不是如此？」

「凌某不會私吞，會將眞經交給少林掌門，等百慧上人召開武林大會，處置這本眞經！」

陸百謙不由語塞，易長鋒却道：「凌大俠的胸襟，易某佩服之至！不過凌大俠既然有此打算，爲何不與少林、住持武當掌門同來，這樣不但更有把握，不讓眞經流入奸人手中，且不怕別人誤會！」

凌天鳳眉宇間閃過一絲怒色，道：「凌某此心，蒼天神明可鑑，何慮外人發生誤會？」

陸百謙道：「此刻秦嶺山中也不知有多少個人來找尋眞經，只怕凌大俠力有不逮！武林豈不危矣？吾人豈不危哉？」言畢哈哈大笑！

陸百謙與易長鋒一唱一和，凌天鳳仍不動怒。「凌某正有此慮，有意請兩位助吾一臂之力，幸勿推辭！」

陸百謙道：「陸某武功低微，不敢高攀！」

易長鋒亦道：「敝門實力微弱，不敢招惹是非，請凌大俠原諒！」

凌天鳳嘆一口氣，道：「這樣說來，兩位屆時是打算袖手旁觀了。」

易長鋒怕陸百謙魯莽，急道：「多謝凌大俠關心，屆時敝門要採取什麼立場，一來事前難以逆料，二來敝門決定的事，亦不須向凌大俠報告！正如凌大俠的家事，咱們也不便過問！」

陸百謙道：「不錯，天水帮的事，從來都由天水帮決定！」

凌天鳳道：「兩位今日合爲一體？」

易長鋒道：「這個問題，易某剛才已間接答覆你了，天水帮與敝門的事，不敢勞煩凌大俠！」

凌天鳳又嘆了一口氣，道：「可惜可惜！」

陸百謙忍不住說道：「凌大俠可惜什麼？」

「可惜凌某有心要與兩位共享眞經，兩位竟然錯失良機！」

陸百謙急問道：「你知道眞經在何處麼？」

「憑咱們三人之力，凌某不相信會找不到那本小册子！」

易長鋒冷笑一聲。「凌大俠忘記剛才說什麼話麼？」

「凌某當然沒有忘記！咱們事後將眞經各抄一份，再將眞本交出來，天下則只有咱們三個人懂得眞經上面所記載的武功了！」

陸百謙道：「交出眞本，不怕別人不看？」

凌天鳳呵呵笑道：「咱們不會事先毁掉一兩頁麼？」

「這又何必交出來？」

「不交出來，只怕咱們三人就算躲到天涯海角，也永無寧日！」

陸百謙有點意動，轉頭用目光徵求易長鋒的意見。易長鋒心中忖道：「凌天鳳喜怒不形於色，可是個厲害的角色，此人武功又高，只怕事成之後，他不會放過咱們，但找尋眞經的人又多，有凌天鳳做靠山，把握便大了許多……」他主意難決，

沉吟不語。

凌天鳳道：「易兄打算獨吞？」

易長鋒瞿然一醒，忙道：「凌大俠名聞大江南北，尚且不敢獨吞，易某何德何能，怎敢立此大志？」

凌天鳳面色微微一變，澀聲道：「然則易兄你慮何事？」

易長鋒道：「易某來此，主要是爲了看熱鬧，如今凌兄相邀，易某當然要重作考慮！」

凌天鳳道：「易兄可與陸兄到一旁去商量，凌某如今先向兩位獻份見面禮，以證凌天鳳誠意跟兩位合作的！」

易長鋒與陸百謙見凌天鳳等人身上除了携帶兵器之外，只有乾糧，未見有什麼貴重之物件，是以相顧愕然！凌天鳳話音一落，身子自人叢中，冲天飛起！

林祖聰見他跳得高，暗暗喝采！凌天鳳向來路射去，但半途中，雙臂凌空一劃，忽然轉了個方向，向大石方向射去！

這一着大出林祖聰的意料，待他意識到凌天鳳欲對己不利，凌天鳳已來到石旁。林祖聰這一驚非同小可，不及細思，立即自旁竄了出去！

凌天鳳反應極快，足尖在石上一點，身上一旋，又向林祖聰奔去，冷笑道：「那裏逃！」

林祖聰魂飛魄散，邊跑邊叫：「我……我不是壞人！」他心想跑不過對方，倏地收腿，轉過身去，凌天鳳食指一戳，輕易制住林祖聰的痲穴！

凌天鳳瞧也不瞧他一眼，轉身走過去，問道：「易兄陸兄，這位少俠不是貴价吧？」

易長鋒與陸百謙望了林祖聰一眼，一齊搖頭。凌天鳳道：「瑜兒，將他抓過來！等兩位掌門商量後，再慢慢審問！」

陸百謙倒是贊成跟凌天鳳合作的，易長鋒說出自己的顧慮。陸百謙道：「你胆子生到那裏去了？他一個咱們兩個，還怕他不成？」

「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也！」

陸百謙冷冷地道：「無毒不丈夫，眞經一到手，咱們便先下手爲强！」

易長鋒沉聲道：「陸兄您可是誠心跟小弟合作？」

陸百謙指天發誓。易長鋒再問：「得到眞經之後又如何？」

「咱們兩個各抄一份，將眞的燒掉，從此天下只有你我兩人……嘿嘿，到時咱們可以分南北而稱王！」

易長鋒道：「好，一言爲定！」言畢兩人走了過去。

凌天鳳道：「兩位商量得如何？」

易長鋒道：「既然凌大俠有心關照，小弟又豈有不識抬舉之理？不過合作的細節，最好再切磋一下！」

凌天鳳微微一笑，道：「原來兩位還對凌某有所顧忌！其實此事十分簡單，總之有禍同當，有福共享，八個字已可概括一切！」

陸百謙道：「若要成功，須人人同心合力，共同進退！」

「這個自然！」凌天鳳正容道：「也許兩位以爲凌某是在利用你們，所以凌某得先將話說清楚！」

「易某等洗耳恭聽！」

「兩位都知道凌某的爲人，凌某自然不會與邪惡奸險之輩合作！」

陸百謙道：「原來凌大俠將咱們視爲同道！」

「這個當然！江湖上有誰說『天水帮』是邪惡組織？當然聲名也不太好，但凌某曾經調查過，貴帮只向在長江討活的人收保護費，這是無可厚非的，那一個帮會不是如此？只要收了錢，不再殺人，凌某便認爲不損江湖義氣，再說凌某也沒聽見貴帮有强搶民女之事……」

陸百謙說道：「陸某幼時家人曾遭人强……咳咳，所以一向嚴令手下，不得犯此戒，這是敝帮第二條帮規，違者要被斬首！」

「所以凌某並沒有看錯！天水帮實際上是個好組織，陸兄又是個講義氣的好漢，當年爲了拜把弟的事情，不惜與伏牛山十二家山寨結怨，這件事做得漂亮極了！如今世風日下，像陸兄這樣的人已十分罕見！」

這件事正是陸百謙一向引以爲榮的，所以凌天鳳這席話，如大熱暑天喝了一大碗冰鎭蓮子羹，渾身上下三萬六千個毛孔，無一不舒暢！

「陸某對朋友一向眞誠，把弟的事，就是陸某的事，不敢當凌大俠之讚！」

「如此就顯得陸兄之高風亮節矣！」

凌天鳳續道：「至於『青劍門』，道上一致公論，亦正亦邪，但凌某亦曾分析過，此乃易兄處事愼重而已，而且連凌某也十分贊成！」

易長鋒也想聽聽凌天鳳對自己的看法，却淡淡地道：「易某正想請教！」

「不敢！貴門新創不久，人數不多，加上令師一向獨來獨往，各方面都沒有關係，一切都要靠易兄自己，最好的辦法當然是正邪兩方都不得罪，或者各打五十大板，保持中立，此不正是易兄處事之穩重麼？而據凌某所知易兄這些年來，並無惡蹟……咳咳，當然有殺過人，但那些人都有該死之道！唉，咱們身在江湖，有誰能够不殺人的？反而前年易兄單劍殺死『黑白無常』，爲百姓除害，事後又不傳播，正好表露易兄之胸襟！」

易長鋒聽了這話又驚又喜，喜的是好事有人知，驚的是當時只有三個人，除了已死的「黑白無常」之外，再無別人，也不知凌天鳳是如何知道，由此可見此人極不簡單！

不管如何，這幾句話已使易長鋒對他產生好感，當下咳了一聲，道：「既承垂青，易某自然通誠合作！此事如何進行，尚請凌兄指示！」

凌天鳳忙道：「易兄此言差矣！不但指教兩字不敢當，就算有事，也得共同商量，如今咱們的事暫且按下，先問問這小伙子是什麼來路！」

陸百謙問道：「小子你叫什麼名？」

「我……林……」林祖聰一來怕說出眞姓名，對方會以爲自己討其便宜：「您祖宗」，二來又怕自己坐過牢，也許官府出過告示，林祖聰這二字實在不好聽得很，所以臨時揑了個假名：「早德！」

（未完・三）

民初遊俠故事／冷如霜·文
可　飛·圖

快刀神鎗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雲薄天被北洋政府特務隊員——黑衣蒙面人纏住，要分頭狙殺武尚威滅口，雲薄天只好答應，和沈百達離開石屋，被一個白稱草上飛冷鋒青年截住，沈百達反抗被打死，將雲薄天捉往鐵公祠，聲言要替武尚威洗刷不白之寃，已將黑衣蒙面人打死……武尚威幸被雲中燕救到山洞爲他治傷，在洞內以身相許成爲夫婦，傷癒後出洞，聞說薄雲天被冷鋒脅持，轟動了大河南北、江湖黑白道都來濟南看熱鬧。武尚威闖入鐵公祠說服冷鋒交結這位青年，義釋雲薄天，因等候雲中燕不遇，再入雲府被濟南保安隊陳剛攔截，他便將經過事情說清……

英雄氣短　兒女情長

陳剛突然一聲大喝：「武尚威！就算殺梁老爺子的不是你，但你父子欺矇特務隊的人，你也是個要犯，還不給我丟刀受縛。」

猛地一拳搗出，直向武尚威當胸搗了過來。

武尚威又是一怔，急急閃身躲開：「閣下你……」

陳剛忽然低聲說：「想脫身你就得擒下我，出手。」當胸又是一拳搗到。

「這……」武尚威一閃身又躲開。

「我覺得事有蹊蹺，值得我賭上一賭。出手吧！」陳剛低聲說着，又是一拳搗出。

武尚威明白陳剛的意思了：「那麼我得罪了。」

再次閃身躲過，探掌抓向陳剛的腕脈處。

衆目睽睽之下，陳剛總不能表現得太稀鬆；何況週圍的那些保安隊員多半都是練家子，照子也都够亮的，太明顯了會弄巧成拙。

二人拳來脚往一直拚鬥了二十多招，陳剛突然直欺中宮，左拳右掌雙擊武尚威的胸腹。

這情形乍看是似陳剛心急求勝，不惜弄險，其實陳剛却是故露破綻給武尚威。

武尚威是個大行家，怎會看不出不明白，身軀一閃，右掌飛快地攻出，已然擊在陳剛的胸膛上。當然，他只用了一成力道。

陳剛脚下立足不穩，悶哼後退。

這是陳剛存心給他的機會，他當然不能放過，辜負陳剛的苦心。他急急跨步跟到，刀交右手，左掌疾探，一把扣住了陳剛的左腕脈。

「姓武的，你殺了我好了。」陳剛鬚髮俱張的厲聲說，但忽然壓低聲音：「押着我送你出去。」

週圍的保安隊員大驚，紛紛要動。

武尚威右手抖落刀鞘，刀架在陳剛的頦子上沉喝：「你們誰敢動一動，我就先宰了他。」

這一着眞有效，立刻嚇住那些保安隊員不敢動了，一個個全都傻了眼。

陳剛厲聲說：「別管我，絕不能放走他，他是個要犯。」忽又壓低聲音：「你還等什麼？」

武尚威低聲一句：「得罪了。」

左手出指在陳剛的腰眼點了一下，陳剛身軀立即一歪，武尚威左臂攔腰抱起陳剛，右手仗刀，大步往外行去。

「放下我們隊長，我保證讓你脫身。」一個保安隊員沉聲說。

「朋友！你把我當成三歲小孩麼？」武尚威淡笑了笑，停也不停地往外行去。

那二三十個保安隊員脚步移動跟上了他，但却誰都不敢接近。

武尚威用脚勾開了大門，一陣强烈的燈光照了進來；他心頭不由爲之一震。

外頭站滿了人，都是濟南保安隊的人；弓上弦，刀出鞘，還有十多支長短槍。眞是水洩不通，如不是陳剛施出這一着苦肉計，武尚威今夜絕難逃出這等重圍。

他一出現在門口，外頭的人馬上起了騷動，不少弓箭手拉弓就要射。那十多支長短槍也都舉槍瞄準。

「不要動！不能放槍，我們隊長在他手裏。」武尚威身後，大門裏有人急聲大喊。

大喊聲鎮住了一衆弓箭手跟那些洋槍手。

一名斜揹着武裝帶，手裏提着根盒子槍，看來像是個隊長身份的人由人羣中走了出來，瞪着雙目：「大胆兇手，竟敢拒捕刦持陳隊長……」

武尚威冷冷說：「人沒有不惜命的，我也是不得已，還請原諒，請傳令讓開一條路，我只能平安脫身，絕不難爲你們這位陳隊長。」

那位隊長哼哼冷笑說：「你打錯算盤了，我率衆拿賊擒兇奉的是軍令，我只問擒兇拿賊，可不管什麼隊長，只要我一聲令下，你就會身中亂箭亂槍，馬上橫屍。我看你還是識相點乖乖的把人放下棄刀受縛，這樣你不但可以保住一條命，罪也可以輕一點兒。」

說來說去，他心裏還是有所顧忌，顧忌着這位陳隊長的性命。

「這麼說你是不肯傳令讓路了。」武尚威舉刀擱在陳剛的頦子上。

「傷了陳隊長你就走得了嗎？」

「我要試一試，即使走不了我也有個墊背的。」

「好個桀傲頑强的兇徒，弓箭手！」

弓箭手立刻舉弓拉滿，擺出待命發射的架勢。

武尚威認爲他是虛張聲勢恫嚇，他卓立不動。

那位隊長冷冷地說：「我數到三，你要再不放人丟刀，我就下令放箭。一……二……」

剛才在雲家大門內發話的那名保安隊員，突然一個箭步從武尚威旁側竄出，舉手高叫說：「慢着！不能傷我們隊長。」

「張副隊長！這些箭可沒長眼睛，你快閃開，我是奉命捉拿兇徒，不能放走兇徒。」

「這是什麼話，你明明看見我們隊長在他手裏。」張副隊長一臉激憤之色。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我顧不了那麼多，顧得你們隊長就拿不了兇徒。」

張副隊長突然沉下了臉：「嚴隊長！大夥兒都是吃的公事飯，沒人敢放着兇徒不拿，可見捉拿兇徒那有像你這麼不顧自己人的，難道你跟我們隊長有怨？」

嚴隊長臉上倏然變了色，冷笑一聲：「依你說捉拿兇徒該怎麼個捉拿法？少廢話，你快躲開，我奉的是大隊長……」

張副隊長怒聲說：「你別忘了，我們的名義雖然是保安大隊隊員，却不歸保安大隊管，別說是你，連大隊長也得聽我們處長的。」

「那我不管，你找我們大隊長去，我只聽我們大隊長的。」張副隊長突又一個箭步竄到了嚴隊長的面前，瞪目怒笑地：「好！你只管下令放箭就是，若傷了我們隊長一根毛髮，我們也豁出去了。」

這情形很明顯，張副隊長他不惜拚命。也就是說嚴隊長只要敢下令，先倒楣的準是他。

嚴隊長不傻，他自然明白，他手中雖然握着一支盒子槍，可是他的動作絕快不過這位一天到晚練功夫，玩兒刀子的張副隊長；這個眼前虧吃不得。

他心裏害怕，也爲之惱羞成怒，臉都泛了白，厲聲說：「張副隊長！你這是：放走了兇徒這罪……」

張副隊長冷笑地：「用不着拿這個嚇我，大不了我担了。」

「這話可是你說的。」嚴隊長臉上泛現起一絲陰笑。

「錯不了，你放心好了。」

嚴隊長氣得身子都發了抖，一點頭說：「好！」抬手一揮：「讓開一條路。」

弓箭手垂下了弓，圍着的人立刻往兩旁閃開，讓出了一條路。

張副隊長望着武尚威冰冷地說：「姓武的！你可以走了，我已經把命豁出去了，你要是動我們隊長一根汗毛，我姓張的這輩子可跟你沒完。」

武尚威看這情形，就知道陳剛的爲人不錯，是個鐵錚錚的英雄漢子。

「張副隊長放心，姓武的不是人間賤丈夫，二十丈外我一定放陳隊長。」

他大步往前行去，從嚴隊長面前走過，他沒看嚴隊長一眼。

很快地，他行出了二十丈外，出掌拍活了陳剛的穴道，說：「陳隊長！我不言謝了。」

身子一矮，向前飛竄而去。

「砰！砰！」有人放了兩槍。

不但距離太遠，而且又在黑夜，這兩槍只不過是虛張聲勢而已。

張副隊長帶頭領着二十多名隊員飛奔了過來，圍着陳剛，說：「大哥！您沒事兒吧？」

陳剛搖搖頭：「栽了，這一回算是栽到家了。」

「大哥！勝敗乃兵家常事……」

「兄弟！別安慰我了。」陳剛擺擺手，說道：「辦正事兒要緊，別讓他們搶了先去，要讓他們搶了先，咱們可就沒面子了。」

「您放心，憑他們那些料要能搶到咱們前頭去，就是太陽打西邊出來，我都不信。」

他說着話，一揚手，剛要下令大夥兒往下追。

忽然一條黑影飛竄而至，近前停步，抱拳欠身：「冷鋒見過陳隊長。」

陳剛一怔，說：「你就是『草上飛』冷鋒？」

「正是在下。」

「尊駕這時候跑來見我有何見敎？」

陳剛雙目凝視着冷鋒。

「我來跟陳隊長說明一件事，同時也來道個謝。」

「哦！尊駕要跟我說明什麼事？」

「武尙威無辜，他是被人陷害的。」

「尊駕怎麼知道？」

冷鋒淡笑了笑，便把他得知那個特務隊員跟雲薄天勾結的陰謀，因此憤而殺死那個特務隊員，刦持雲薄天要爲武尙威洗刷不白的經過，從頭到尾說了一遍。

靜靜聽畢，陳剛又一凝目：「尊駕跑來跟我說明這些是？……」

「咱們江湖上人敬的是英雄好漢，『快刀神槍』武尙威是位眞英雄、眞好漢：……」冷鋒說。

「你不必說了。」

陳剛擺手截口地：「陳某身在公門，吃的是公家飯，不由自主。」

「陳隊長要這麼說，冷鋒的餘話就不便出口了。」

「你還有什麼見敎？」

「陳隊長義釋武尙威，冷鋒衷心感激。」他抱拳拱手以謝。

陳剛心中不由一跳：「尊駕這是朦我，大夥兒都看見了，我栽了在武尙威的手裏。」

冷鋒倏然一笑，道：「陳隊長何必隱瞞，你身邊這些人都是跟了你多少年的生死兄弟，冷鋒也是『快刀神槍』武尙威的朋友……」

張副隊長雙眼忽然一直叫着道：「大哥……」

陳剛剛要說話，冷鋒又接了口：「我不瞞你，剛才我也在雲家，你跟武尙威說的話我全聽見了，我本來是要捨命出手助武尙威一臂之力的，可是一見這情形，我就沒敢輕舉妄動。」

陳剛臉色微變了變，旋即忽然輕嘆了口氣：「老弟台旣巳知道了，我也不便再瞞你了，我這點心比起老弟台你來，那可是只有汗顏份的兒……」

一條巷子裏忽然閃出了那位嚴隊長，嘿嘿一聲冷笑：「我就知道這裏頭有毛病，果然讓我料着了。陳剛！你私通兇徒，縱放要犯，該當何罪？」

冷鋒臉色大變，彈身竄起，直上附近一處屋脊；一聲弓弦響，羽箭破空，冷鋒大叫一聲，一頭栽了下去。

張副隊長等人勃然色變，一擧手中刀：「兄弟們！咱們拚了。」

「張璞！不可，天塌下來自有我一個人頂。」陳剛抬手攔住了他，轉望着嚴隊長平靜地說：「陳剛敢作敢當，過來押我走就是。」

嚴隊長抬手一揮，他身邊，周圍各處，立刻出現了四五十名保安大隊隊員。個個弓上弦，刀出鞘，如臨大敵。

陳剛大步走了過去。

張璞雙手抓着刀背，把刀往腿上一[illegible]；「嗆」的一聲，一把鋼刀斷成了兩截。他把斷刀往地上一丢，說：「大哥等等，刀山油鍋咱們一塊兒去，誰叫我當初跟了您的。」

「站住！」陳剛霍地轉過身來，瞋目大喝。

「一塊兒去吧！大夥兒一起熱鬧些。」不知是誰嚷了這麼兩聲。

一陣哄笑，大夥兒都笑了；接着是一個一個地扔了刀，一起走了過來。

「諸位兄弟！陳剛領受了。」他身軀一陣顫動，雙目巳湧現淚光。

× × ×

一羣保安大隊的人押着陳剛等人走了，那位嚴隊長帶着幾名親信隊員仍留在原處沒動。

一陣輕速的脚步聲響動，一處牆人影一閃，走出了個黑衣蒙面人，帶笑地說：「怎麼說？我沒有騙你吧，我敎你的這一着是不是有效？」

「謝謝您。」嚴隊長連忙哈腰躬身，態度十分恭敬。

「去兩個人看看那個冷鋒去，死了就算了，沒死就補他一刀。」

嚴隊長連忙應「是」，揮手喝令身後的幾個心腹手下去找；幾個人如飛奔去。

「我這兒還有一計，你願不願聽？」

「您請吩咐，卑職有幾個腦袋敢不聽您的。」

「我這不是命令，是計，這一計要成功了，保險你升官獲賞。」

「卑職再謝謝。」

「現在我告訴你，抓陳剛是假，用陳剛作餌捉拿武尙威是眞，回去告訴你們大隊長，陳剛這些人暫時一個也不許動，要不然不僅誤了你的升官機會，我還會要他的腦袋。」

「是！是！」嚴隊長連聲應諾。

「把陳剛他們分開押，然後放出消息去，說陳剛身爲督察處的偵察隊長，竟然執法犯法，私通殺人兇犯，放走了武尙威，在押候審，十九是個死刑。武尙威一聽見這消息，他一定不會讓陳剛代他受過，一定會來救陳剛，一定會上當自投羅網，懂了麼？」

嚴隊長連忙哈腰躬身：「您高計，你高計，卑職懂，卑職懂。」

「記住！押陳剛這些人的地方，一定要防衛嚴密，絕不能讓他一下得逞，能擒住他最好，不能擒住他，要你們大隊長找個人跟他談談，讓他棄刀就縛，如若不然，馬上殺陳剛。」

「眞的馬上殺？」嚴隊長遲疑的問了一句。

「當然用不着，武尙威爲了救陳剛，他一定會棄刀就縛，甚至你們不等他點頭就可以先殺陳剛。」

「您的意思是……眞殺？」

「眞殺，豈不失信於武尙威？」

嚴隊長不由一怔，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黑衣蒙面人哼地一聲冷笑：「明白的說吧，掌握着陳剛就能釣到武尙威，掌握着武尙威就不怕跑了陳剛，更何況那些個跟他多年的生死兄弟都在你們手裏，陳剛絕不會一個人遠走高飛的。」

此人心計之高之驚人，心腸之陰毒更令人心寒！

嚴隊長心裏算是完全明白了；滿臉都是欽佩之色，簡直是五體投地。

他這裏口中唯唯連聲稱「是」，那裏去找冷鋒的幾個人都走了回來，恭敬地稟報：冷鋒適才栽下去的地方，只見血跡不見人。

黑衣幪面人一聲冷哼說：「算他命大，他逃不出我的手去的，凡是沾上武尙威的人都逃不出我的掌握。你快回去吧，只照着我的話去做，包管你升官。」

「那麼，卑職告辭。」嚴隊長雙腿一併，一個立正，擧手行了個軍禮，轉身帶着他的那幾個心腹手下快步而去。

黑衣幪面人站在那兒沒有動，望着嚴隊長等的背影去遠了，忽然，他得意地笑了。

他笑什麼？

他得意什麼？

× × ×

武尙威一陣急奔，遠遠看見了城牆。

他原想翻牆出城，暫時先離開濟南的；可是他看見城牆時，立時倒抽了口冷氣，傻住了。

原來濟南的地方官府相當看得起他武尙威，竟然動用了全城的軍警；高高的城牆上，間隔兩三丈遠就掛着一盞燈，滿城牆都是，簡直成了座燈城。

有燈的地方就有人，一般地弓上弦，刀出鞘，更有不少有槍的士兵。

很明顯地，濟南地方官府不惜動用這麼大軍警的力量，是决心要他的命，不讓他出濟南城了。

因此，他緊皺起了雙眉，心神也無比的震動。

一聲馬嘶由身後傳來，他定定神轉身望去；只見一大片燈光搖晃着往這邊奔來，速度相當的快。

武尙威心裏飛快地暗想：這情形，迎過去自然不行，往城牆根兒處跑更糟；一旦被發現，上下前後夾攻，他就是長了翅膀也跑不掉。眼前唯一的路是往兩邊跑，但這時候往兩邊跑巳經來不及了。

於是他暗一咬牙，彈身躍起，翻牆進入了一家民宅。

巧了。

落地處有燈光，正對着兩扇後窗；窗戶開着，屋裏有位大姑娘，祼着上身正在換衣裳。

大姑娘臉正對着窗戶，武尙威身子一落地，她一眼就看見了他，嚇得把衣裳往前一捂，兩眼一睜張開了嘴就要叫喊。

只一叫喊出聲，那還得了。武尙威心裏一急，猛地彈身穿窗躍入，伸手捂住了大姑娘的嘴。

大姑娘沒掙扎，但却飛快地曲膝撞向武尙威的小腹。

武尙威沒想到這位大姑娘竟然是個練家子，匆忙間側身，大姑娘的膝蓋「砰」然一聲撞在他的膝胯上。

武尙威是個男人，而且是個大練家子，這一下當然沒什麼，可是大姑娘却受不了，「唔！」地一聲彎下了腰，雙手捧着衣裳猛擊武尙威的胸腹。

武尙威把手中刀往不遠處的床上一扔，騰出右手來抓住大姑娘的一雙手，急急說：「姑娘不要誤會，我不是惡徒，也無惡意，進來避一避就走。」

馬蹄聲，奔跑的脚步聲，還有那上騰的燈光，一陣風般過去了。

大姑娘她圓瞪了雙眼，直直地望着武尙威。武尙威鬆了大姑娘的口，也鬆了大姑娘的手：「抱歉！也謝謝姑娘。」

他一步跨到床前，伸手抓起他的刀，快步走向後窗。

「慢着！你就這麼走了麼？」大姑娘突然橫身攔在後窗前。

武尙威一怔停步：「姑娘……」

「剛才過去的人是抓你的麼？」

「是的。」

大姑娘瞟了他一眼：「這情形在濟南可是頭一回見，以往辦案抓人都是城防督察處偵察隊的出面，這回竟動用了軍隊，看來你不是個等閑人物。」

武尙威看了看她，沒說話。

她又瞟了他一眼：「這些日子有兩個人都快把濟南城鬧翻了，這兩位一個是『快刀神槍』武尙威，一個叫『草上飛』冷鋒，你是兩位中的那一位呀？」

這位大姑娘她好不聰明，好不厲害。

武尙威心裏不由猛跳了跳，但神色却顯得很平靜：「姑娘怎見得我是那兩個中的一個？」

大姑娘嫣然一笑，嬌媚橫生：「這麼看來你不但確是那兩位中的一位，而且你決不是『草上飛』冷鋒，冷鋒得罪的不是北洋政府，我說的對麼？」

武尙威心中不由又是一陣跳動，一時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

「怎麼啦？嚇着了，不會吧？」大姑娘又瞟了他一眼。

「當然不會。」武尙威的神色仍是很平靜。

「那就說話呀，鬚眉七尺昂藏軀，難道連我這個女人家都不如麼？」

武尙威驀覺胸氣往上一冲：「姑娘不必激我，我就是武尙威。」

「哎喲！」大姑娘兩眼猛地一睜，臉上滿是驚喜之色：「沒想到眞讓我詐着了，鼎鼎大名的大英雄，眞好漢『快刀神槍』武尙威居然到了我這兒，我這是那輩子修來的。武爺！對您我可是仰名巳久，您快請坐吧，別讓我慢待了您。」

她把手裏的衣裳放下，拿過把椅子來讓坐。

她上身只穿了件猩紅的兜肚兒，身材美好，肌膚白得讓人心跳。

武尙威連忙把臉轉向一旁。

大姑娘怔了怔，旋即笑了：「喲！您可眞是位正人君子啦。」

她一邊說着一邊伸手拿起衣裳穿着，那是一件小掛兒，長短寬窄正合身，把她那美好的身材全顯露了出來。

「行了。武爺！您可以把臉轉過來了。」穿好衣裳，她含笑招呼。

武尙威轉過臉來：「姑娘旣知道我，就該知道我犯的罪不輕，巳經打擾了姑娘

，不能再連累姑娘，告辭。」

他轉身要走。

大姑娘挺快的，一擰腰閃到他前頭攔住了他，臉上含着嬌媚地笑：「您這是幹嗎呀！要怕我也就不留您了，現在全濟南城的軍警都出動了，滿街都是，你能往那兒去？我敢說如今濟南城裏沒有一處地方比我這兒安穩，您爲什麼不就在我這兒待兩天，我這兒不會缺您的吃，也不會缺您的喝……」

武尚威口齒啓動，剛要說話，外面又傳來了一陣快速的人馬聲。「聽聽，您能走麼？」

「可是，可是……我跟姑娘素昧平生，怎好……」

「誰說的。」大姑娘接了口，說：「對您我可是仰名已久，而且，我們這不是已經認識了嗎？我雖然是個女人家，但却一向隨和。您是位大英雄，唯大英雄有本色。您也該有一份洒脫，是不是？坐吧，武爺。」

好口才，眞會說話。

她伸手抓住了武尚威手裏的刀，武尚威沒動。

「怎麼？不敢撒手，難道你全仗這把刀？」

武尚威暗暗吸了口氣，終於鬆了手。

「您請坐，我先給您倒杯茶喝。」大姑娘一笑把刀扔向床上，擰身轉到了茶几前。

武尚威兩眼盯望着她，站在那兒沒有動。

大姑娘倒了杯茶走過來遞給武尚威，武尚威稱謝接過，心裏却在暗忖：這位大姑娘是何許人？……

「武爺！我這椅子上有刺兒麼？」

武尚威默然坐了下去。大姑娘伸手拉過一把椅子坐在他對面，一雙明眸緊緊地盯着武尚威的臉兒，一眨不眨。

武尚威被盯視得有點不安。

這位大姑娘也眞是，看人那有這樣看法的。

這時，武尚威也完全看清楚了大姑娘的臉型輪廓，大姑娘的臉兒不但生得很美，而且還帶着動人的嬌艷。

「姑娘不怕連累？」武尚威移開了目光。

「您要我說幾遍，要怕我還留您？」

「我待在府上恐怕不方便……」

「府上？」大姑娘忽然自嘲地一笑，說：「您以爲我這兒是什麼地方？我這兒就我這麼一個女人，沒爹沒娘，沒公沒婆，沒人管，誰也管不了我，您看方便不方便？」

「哦！」武尚威呆了呆：「姑娘一個人住在這兒？」

大姑娘嫣然一笑：「老實告訴您吧，濟南城有個頗有點兒名氣的風塵女子叫『紅娘子』，您聽說過麼？」

武尚威又呆了呆：「我剛到濟南沒幾天，這麼說姑娘就是……」

「您不是嫖客，我不希望您叫我紅娘子，我的名字叫小紅。」

「小紅姑娘。」

「名兒俗人賤，您別見笑。」

「姑娘應是風塵中的俠女。」

小紅笑了，笑得嬌媚動人。每一個風塵女子都知道如何做出嬌媚態打動男人，取悅男人；但小紅的嬌媚動人却是天生的，絲毫不是做作。

「哎喲！有您這麼一句，我就是死也值得了。」忽然斂去動人的笑容：「其實，只要您不以風塵見薄，我就知足了。」

武尚威神色一肅說：「人沒有貴賤之分，只不過各人的際遇不同而已，姑娘把我當朋友，我自然也把姑娘當朋友。」

「眞的？武爺。」

「姑娘既知武尚威，當知武尚威不是巧言令色之輩。」

小紅的眼睛忽然湧現起一種晶瑩的東西，滿臉喜孜孜地說：「我太高興了，沒想到您…您會把我當朋友，現在不管別人怎麼看我，我都不在乎了，您請等等。」

她擰身一陣風般跑了出去。武尚威站起來要攔，却遲疑着沒攔。

其實，他不知道她幹什麼去了，也不便攔。

小紅走了。武尚威又緩緩坐了下去，剛坐下，心頭忽然一陣劇跳，忙又站了起來。

他想：小紅會不會是告密去了？……這，不能說沒有可能。

可是轉念一想：又覺不對，小紅要是去告密，不會做這麼明顯，什麼時候不好去？偏偏這時候去？

他這裏正懷疑着、思忖着……

不大一會兒工夫，輕盈的步履聲響動；小紅回來了，用身子碰開了門，兩手捧着幾個油紙包兒，懷裏頭還抱着一個壺。

一進門就說：「快來帮帮忙。」

武尚威一怔，忙迎過去接下她手裏的那幾個油紙包；幾個油紙包裏包的全是鹵味，下酒菜，那個壺裏還直往外冒酒香。

「姑娘這是幹什麼？」他明白了，心裏不由感到一陣愧疚。

小紅明眸微瞟，嫵媚地一笑：「心裏高興想喝兩杯，陪陪我行嗎？」

武尚威心裏好生過意不去，也好生感激。

小紅把茶几上的茶具挪開，把那壺酒往几上一放，接過武尚威手裏的幾包鹵味一一攤開，又拿過兩個茶杯，滿斟了兩杯，然後一擺手說：「坐吧，雖然簡陋了點兒，我倒覺得別有一番情趣。」

她那神態，那模樣，好動人。也有一份豪爽氣，這是一般女兒家所沒有的。

武尚威在旁看得不由一呆，心裏泛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覺。他多日來一直沒有這種心情，這當兒竟被小紅逗起了興緻；欣然就坐。

兩個人落了坐，小紅含笑說：「有筷子，可是我懶得去拿，乾脆咱們就用這『五爪金龍』捏着吃。」她抬起一隻雪白玉手比了比，隨即端起面前的杯子：「來！我先敬您。」

「我打擾姑娘，姑娘冒大風險留下我，又讓姑娘破費，理該我先敬姑娘。」武尚威也端起面前杯子。

「哎喲！」小紅一皺眉兒，嬌聲說：「您這那像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江湖上的大英雄呀，婆婆媽媽的，別說這行不，喝酒！」

她舉杯就唇，武尚威也舉杯就唇。

可是，當他剛要喝的時候，他心裏突然一動，有點猶豫：這酒……

他這裏猶豫間，小紅那裏已經把酒暖了。滿滿的一杯竟喝下了一半去；他心裏不由又是一陣愧然，連忙喝了一大口。

「你嚐點兒鹵菜，我住的這條胡同兒雖然不大，却是賣什麼的都有；尤其是酒，全濟南以這家酒坊釀的酒最好。」

這倒是可能不假，武尚威喝得出來；這酒雖是很烈，但並不辣口，而且香濃異常。

「姑娘常喝？」他看了她一眼。

「不常喝。」小紅搖搖頭：「一個人喝悶酒沒意思，煩的時候喝點兒，却又怕增煩添愁，愁更愁，後來乾脆就不喝了。人生不過幾十年，想開點兒也就什麼事都沒有了；樂也是過，愁也是過，何必不過得快活點兒呢。」

武尚威覺出這話裏似乎有點不對，似乎含有過多的哀愁，他暗皺了皺眉頭：「姑娘有什麼好煩好愁的？」

「多了。武爺！」小紅的唇邊掠過一絲凄涼而勉强的笑意，說：「像我這樣的女人……唉！不談了，現在，不是談這些的時候，好在我已經看開了，咱們還是喝酒吧。」

她又舉起了杯子，武尚威又乾了一點兒。

她把剛才剩下的半杯一口喝乾了，當她拿起壺來倒酒時才發現武尚威的杯子裏差不多還有半杯，不由訝然地：「咦！您怎麼沒喝呀？」

「我量淺。」

「我不信。」

「眞的。」

「爺們那有比我們女人家還不能喝，尤其是您，您是爺們裏的爺們，該當更能喝，快乾了，我給您滿上。」

「不！姑娘，謝謝。我不慣喝急酒，讓我慢點兒喝我也許能多喝點兒。」

其實他是又長了心眼兒；雖說他本不該跟個女人家這樣，但此時此地不能不防着點兒，小心謹慎這該是無可厚非的事。

「既是這樣，那您就慢慢兒喝吧。」

小紅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給自己滿斟了一杯。

「看來姑娘是海量。」

「那要看跟誰一塊兒喝了。酒逢知己千杯少；今兒個我能喝它個幾杯，可是平日裏跟那些俗不可耐的傢伙在一塊兒，看着都噁心，那裏還會有一點兒酒興。」她唇邊浮現起一絲動人的笑意，伸手捏了一隻鷄翅咬着。

「姑娘這麼抬舉我，我該敬姑娘。」

他舉杯淺淺一口，小紅却又是半杯。

放下杯子，小紅明眸忽然一凝：「武爺！不管別人怎麼說，我不相信您會刺殺彭老爺子，我想這裏頭一定有什麼內情，是不是？」

「謝謝姑娘對我的信任，這件事是這樣的……」

於是他從特務隊人找他父親說起，一直說到剛才。自然，有關他跟雲中燕在山裏纏綿的那一段，以及陳剛跟他明搏暗放他的那一段隱瞞了，沒說。

靜靜聽畢，小紅臉現憤色：「這麼說來全是那些特務隊的人在裏頭攪鬼，那些東西可恨透了，簡直就跟滿清的『血滴子』差不多。」

「姑娘這譬喻，眞是一針見血，說得明白點兒，他們等於就是『血滴子』的脫骨換胎，一個個也全都陰險奸詐，狠毒無比！」

「武爺！說句良心話，我倒眞希望革命軍早一天打來。」

「會有這一天的，我相信這一天絕不會太久。」目光忽地一凝：「姑娘也是個練家？」

「我可不敢稱什麼練家。」小紅臉上微微一紅：「只是學過幾天，平常防防身夠了，可派不上用場，您別見笑，剛才要知道是您，說什麼我也不敢班門弄斧。」

「姑娘客氣，我看得出來，姑娘的所學，都是規規矩矩的正宗。」

「您這是見笑，俗里俗氣的粗功夫，那當得起什麼正宗。」

武尚威笑了笑，他心裏明白，小紅是不肯承認。

小紅又喝了一口酒，忽然笑吟吟地望着他：「看來那位雲姑娘不但是位深明大義，慧眼獨具，令人敬佩的俠女，而且是位可愛多情的姑娘。是麼？」

「雲姑娘的確是位深明大義的姑娘。」武尚威點點頭，臉上不禁有點發熱。

「怎麼後者您棄而不答？武爺。」小紅明眸灼灼地望着他，似乎要看穿他的肺腑。

武尚威吸口氣，臉容一整：「不瞞姑娘說，我跟雲姑娘已經有了婚約。」

「哎喲！武爺。」小紅怔了怔：「那可得恭喜您了！來！我敬您一杯，這回說什麼您都得乾了。」她含笑舉起了杯子。

盛情難却，這一回武尚威只有乾了。

滿上兩杯之後，小紅又開了口：「看來那位『草上飛』也是位難得血性英雄，雲薄天在濟南地面上可算得是個首屈一指的人物，冷鋒竟然敢惹他。」

「的確！」武尚威點點頭：「冷鋒確實是位難得的血性英雄，雖然他這個忙並沒能帮得上我什麼，但那是由於我的阻攔，我對他仍然衷心感激。」

「這年頭兒這種人不多，日後有機會，我得見見這位冷爺。」

「可不知道他，現在，是不是還在濟南？」

「希望他在，不過不在也不要緊，我認識了您，以後還怕沒機會見着他？」小紅又含笑地舉起了杯子：「來！武爺！喝酒。」

武尚威警覺之心一直沒鬆懈，所以他始終不敢多喝：可是小紅却始終沒有少喝，一口就是半杯。又喝了兩杯之後，她美麗的臉兒上浮現一片濃濃的酒意，酡紅一片，嬌艷欲滴。

香銷骨，醉人肌，動人極了。

尤其令人心弦震顫激盪的；是她那雙更顯水靈靈的眸珠子。

「姑娘！我看我們還是少喝點兒吧。」武尚威心裏微微感到不安。

「嗯。」小紅顯得有點嬌慵無力：「不！武爺！難得酒逢知己，我今兒個高興

，我要多喝點兒，您忍心不讓我多喝點兒，不陪我，您忍心麼？」

武尚威不是個忍人；此情此景，他當然不忍，於是他又陪着他喝了下去。

喝着，喝着，小紅的眼睛裏突然流下了一顆顆晶瑩的淚珠。

「姑娘！妳……」武尚威心中一愣。

「武爺！您不知道，我心裏好苦……」小紅幽幽說。

他不叫還好，這一叫却把小紅叫哭了；哭得像個淚人兒似的。

「姑娘！妳……」武尚威慌了手脚，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

「我？」小紅像帶雨梨花：「我雖然心比天高，却命比紙薄。我這輩子算是完了，您吃過黃蓮麼？武爺！我的心比黃蓮還苦。……」

她扒在茶几上，碰翻了杯子，武尚威連忙伸手扶住！

一會兒工夫，小紅不動了，也不哭了，她居然睡着了。

武尚威皺起了眉頭，他總不能讓她就這麼扒在茶几上睡。如今看，很顯然地，小紅並沒有灌醉他的意思；他心裏又增加了一份愧歉。

他默然沉吟了一下，站起來抱起小紅往床邊走過去，騰出一隻手挪開了他的那把刀，把小紅輕輕放下。

小紅的頭剛枕着枕頭，忽然睜開了醉眼，伸手一把抓住了他：「你是誰？你可別走！」

武尚威連忙抓着她的手：「姑娘！我是武尚威。」

「哦！你是武尚威？我想起來了……」她雙臂突然像蛇似的纏住了武尚威的頸子，火般灼熱柔軟的雙唇猛地印上了武尚威的嘴唇。

武尚威大驚，連忙掙開她，說：「姑娘……」

「怎麼？你不喜歡女人，不喜歡我？你嫌我，嫌我是殘花敗柳。是不是？」小紅圓睜着一雙醉眼，直楞楞的，望着武尚威。

「姑娘……」

「你別說了，我明白你的心意，我！爹！娘！我好苦啊！……」她忽然翻身向裏，放聲痛哭。

武尚威心裏好難受，有心想勸勸她，但一時却又想不出什麼適當的話來勸慰她，因此他站在床前直發呆，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小紅的哭聲越來越低沉，終於又睡着了。

武尚威輕輕吁了口氣，輕輕拉開被子替她蓋上，把鞋給脫了，然後抓起他的那把刀，想走。

可是轉念一想，他不能走；小紅一個人住在這兒，如今喝醉了，要是有宵小闖進來，什麼事都可能發生。再說一個喝醉了酒的人也需要人照顧，他怎麼能棄之不顧？

因此，他又放下刀，拉過一把椅子坐在床前。

坐在椅子上，眼望着床上的小紅；他開始想事兒了，想小紅這個薄命女子，想雲中燕，想……不知不覺他也睡着了，的確也是，他太乏了，身心都夠乏了。

「茶！茶！小桃，給我倒茶來，我渴死了。」不知道過了多久，小紅的叫聲忽然把他驚醒了。

武尚威站起來倒了杯茶，扶着小紅讓她喝了。

小紅迷迷糊糊的，喝了又睡了。

武尚威放下茶杯，坐回椅子上，他又想了；小紅想必是好人家的女兒，恐怕還是出身大家，要不剛才怎麼叫小桃倒茶？

小桃，一定是她以前使喚的丫頭。可是如今小桃呢？……

她哭的時候叫過爹娘，如今她的爹娘呢？

她怎麼會走上這條路？淪落到這種地步的？……

想着，想着，他也睡着了。

不知道又過了多久，迷迷糊糊中他忽然覺得有人在他身上蓋了件東西，他一驚而醒。

睜開眼，屋裏好亮，日頭已經晒着窗櫺。

「該死！怕把您吵醒，還是把您給吵醒了。」小紅站在他的眼前，臉兒上紅紅的。

「也該醒了。」他站了起來，順手拿起身上的一件衣裳。

「我心裏不安了！您是我的貴客，反叫您委曲了一夜，這算什麼，我發誓，從今後永遠不再喝酒了。」小紅一臉不安之色。

「姑娘千萬別這麼說，能在這兒安安穩穩的過一夜，我很滿足了。」

「您還這麼說，您這麼說我就更不安了。」

「姑娘！我說的是實話。」

小紅雙目忽然一凝：「我昨兒晚上一定丟了不少醜，是不是？」

「沒有啊！姑娘醉了就睡了，叫都叫不醒。」他沒說實話。

的確也是，那些話他怎麼能實說？豈不有傷小紅的自尊，羞煞人。

「是您把我抱上床去的？」這話問得好，難不成是她自己上床的，可能？

「我不過是扶了姑娘一把。」他也眞是，叫都叫不醒，還能扶？

「我的鞋也是您脫的，您也不嫌髒。」小紅忽然低下了頭，連耳根都紅了。

小紅這嬌羞的姿態太誘人，就是那鐵石心腸的人兒也會爲之心動。

「誰不穿鞋，鞋有什麼髒的。」武尚威定定心神淡淡地說。

「武爺！我昨晚上說了什麼沒有？」小紅抬起了頭，臉上還帶着三分羞。

「沒有啊！」武尚威搖搖頭：「我沒聽姑娘說過什麼。」

「眞沒有？」

「姑娘該相信我，我沒有騙姑娘的必要。」

小紅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沉默了一下：「您坐坐，我給您打洗臉水去。」她擰身出房而去。

不大一會兒工夫，小紅回房來了；端着一盆洗臉水往架子上一放，從架子上拉下一條毛巾放進盆裏，說：「我的，您別嫌髒。」

這下子武尚威就是嫌也得用了，何況他並不嫌。

他這裏洗臉，小紅那兒對鏡梳粧，描眉打扮；薄施脂粉，似乎刻意裝飾了一番。小紅的模樣本就長得夠美的，而且濃粧淡抹都相宜，這一刻意修飾，就更美更動人了。

武尚威洗好了臉，小紅也梳好了粧。

「您坐會兒，我去買點兒吃的來。」她站起身來拍拍衣裳，沒等武尚威說話就走了。

武尚威閒着無聊，背着手出了屋；眼前是個小院子，種着幾株梅樹，可惜現在不是開花季節

南牆下，挨着大門有棵石榴樹，掛着一個個的大石榴；皮兒都綻開了，顯然已經熟透。

武尚威想想自己這些日子來的遇合；簡直像在夢裏，但心裏却夠溫馨的。

其實，這可以稱之爲「艷遇」，令人羨煞的「艷遇」。……

他正想着，小紅回來了，熱氣騰騰的燒餅油條，還帶一小壺豆漿。他連忙迎上去接過豆漿，兩人說着話進了屋。

燒餅油條眞不賴，旣香又酥，豆漿也夠濃。

武尚威吃了兩套燒餅油條，喝了一碗豆漿，簡直讚不絕口。

吃完了，喝完了，小紅的臉色忽然不對了，她遲疑了一下，說：「武爺！我告訴您一件事兒，是剛才到外頭買東西聽來的。」

「什麼事兒？」武尚威望着小紅那不對的臉色，他心裏有一份莫名的緊張。

「偵察隊的隊長，就是您說的那個陳剛，昨兒晚上讓保安大隊的人押起來了。」小紅說道。

武尚威心裏猛地一緊：「妳說什麼？陳隊長被保安大隊的人押起來？」

「是的。」

「知道是爲什麼嗎？」

「聽說是爲他跟您有勾結，故意放走了您。」

「這種事姑娘怎麼不早說。」武尚威霍地站了起來，伸手抓起了刀。

小紅忙跟着站起來，說：「我要早說了，您這頓早飯還吃得成麼？陳隊長我認識，是濟南城裏唯一把我當人的人，他拿我當朋友，甚至拿我當親妹妹看待，我知道他是個怎麼樣的人，也懷疑他英雄惜英雄……」

「我就是怕連累他，所以才沒告訴姑娘是他救了我，誰知道結果……我不能連累了他，讓他爲我受連累，我要去救他出來。」

他要走，小紅突然伸手攔住他：「不行！您現在不能去，大白天裏，人家老遠就看見您了，要去也得等晚上去。」

「姑娘！我不能等到晚上，萬一……」武尚威說。

「您放心，我聽說了，他雖然被關了起來，還沒審呢。所以您用不着作急，這種事兒也急不得；再說您也不知道他關在那兒，去了不但救不出他，反而會把您賠上。而且您是個明白人，您應該想得到；這件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要是一趟救不出他來，那就等於給他們送證據去。」

這可是實情，武尚威不會想不到，他站在那兒不動了。

小紅接着又說話了：「保安大隊上我有幾個熟人，我先去打聽一下詳情，順便打聽一下他被關在那兒，您在這兒等我，我一會兒就回來。」她轉身走了兩步，忽然又回轉身來叮囑他：「您可千萬別輕舉妄動，要不然您會斷送陳剛這條命。」

「姑娘小心。」武尚威點點頭。

「您只管放心吧，這種事兒我做得了的。」她擰腰轉身走了。

武尚威站在那兒沒動，也沒再說話。聽見了關大門聲，武尚威舉步出了屋。他抬眼四望，看見靠後牆處有一棵大樹，枝葉十分茂密；他繞到屋後躍身上了樹上。

躲在大樹枝葉裏外望，附近的幾條大街、小巷子可以盡收眼底。

很明顯地，他還是有點兒不放心小紅：昨兒晚上的一切，可能是裝作，用意是在安他的心。

陳剛被關的事，也有可能是她捏造出來的；這樣她才能有充份的機會時間去告密。

陳剛跟他明摶暗放救他的事，只有他跟陳剛知道，別人誰又知道？

這件事，他沒有告訴任何人，陳剛自然也決不可能對任何人說，保安大隊的人又怎麼可能知道？

這不能怪武尚威太小心眼兒，事關他的性命，他實在不能不防。

× × ×

小紅是一早出去的，一直到下午三點多鐘才回來。

武尚威躲在大樹上，老遠就看見了她走來。

小紅只有一個人，左右前後連第二個人都沒有。她走得不快不慢，任誰也難從她的步履上或是臉色神情上，看出一點什麼來。

小紅走近了大門口，武尚威才從樹上跳下來。

「事情怎麼樣？姑娘。」小紅進了大門，武尚威站在院子裏，迎上兩步。

「武爺！這件事很棘手。」小紅的神色很凝重。

「怎麼？……」

小紅吁了口氣：「我找到了幾個熟人，他們都一反常態，只告訴我陳隊長確實被關起來了，別的是一問三不知，也不讓我見陳隊長的面。」

「姑娘有沒有打聽出陳剛被關在什麼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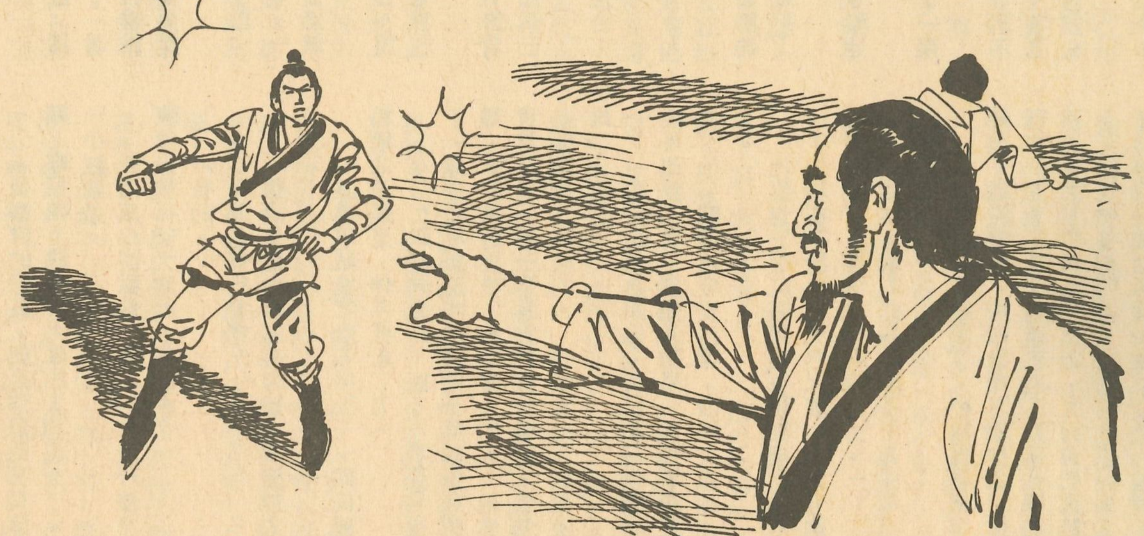
「打聽出來了，總算沒白跑一趟，您請跟我進來。」

兩人進了屋裏，小紅立刻找出筆墨跟一張紙，用筆在紙上畫了個大院子；房屋、門戶、畫得一清二楚。

院子的西北角有一間房子，小紅用筆圈上它：「陳剛就關在這兒，這就是保安大隊的牢房，您記清楚了，這兒一共有三重門戶，要想見着陳剛得經過這三重門戶，也就是說得通過三關。」小紅看了他一眼說：「武爺！依我看要想進去救出陳剛，實在不容易。」（未完・五）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戚少商突然遇到一蓬鬼火偷襲，躲躲閃閃都無法脫身，鬼火忽然變綠紗，忽然又變灰袍，便用青龍劍左右揮斬，如果是對住高手，還可以來個眞刀眞槍厮殺，砍不着、不知從何入手，正想逃出，却被灰袍罩住，被迷香迷倒，原來是九幽神君和弟子泡泡、龍涉虛三人想捉拿戚少商。劉獨峯一直沒有離開，雖然廖六慘叫也不敢馳援，怕戚少商有閃失，故伺機向綠紗和灰袍襲擊，解了戚少商之危，擊傷九幽神君，自己也中了他一掌，敵人竄走後，他和戚少商找到廖六屍體，將他掩埋，再回山神廟找到張五，張五幸未死，將經過說出……

再傷神君　一撤一追

那「飛蝠」一閃而滅，黑暗裏甚麼也看不清楚，但也沒有再行撲擊。

張五再起來的時候，那方紙帛却不見了。

他用火煤生火再找尋，但尋遍亦不可得。

張五生起了火，想起廖六巳經喪生，六名同門中只剩下自己一人，很覺傷心。

正在這種情緒之際，廟門突被踢開；張五以為有敵來犯，急忙抄起一根火棒，就往前搠去！

可是來者非敵！

而是劉獨峯。

× × ×

張五所知道也僅只這些。

他甚至不明白自己是怎樣會回到破廟的。

劉獨峯拍拍他的肩膀，道：「能沒事，那就是好，那就是好事。」

張五垂淚道：「可是六弟他……」

劉獨峯大力點頭，道：「我知道。我巳把他埋了。」

張五禁不住要落淚：「六弟他也去了！就只剩下我了。當年，記得在中條山緝拿『顯道神』李化的時候，由兵部轉奏聖上，龍顏大悅，降旨策封我們，雲大就說：『我們今日得此榮華，全是爺提拔我們的。』藍三說：『我們永遠也不要忘了爺的恩典。』廖六說：『我們也永遠不要分開。』我說：『對，在一起才有力量。』周四說：『我們要服侍爺一輩子．他待我們恩義如山，我們竭盡今生恐也難以報還。』李二也說：『我們沒有了爺，也不知如何是好；爺失去了我們，恐怕也會傷心，也有許多不便。』那次見爺有意在京城調息養生，我們六人都以為雖曾在江湖上刀頭砥血，但終究可在京師告老歸山……不料，才幾個月下來，他們……我們……就只剩下我一人了！」說着巳泣不成聲。

劉獨峯銀髯微顫，道：「都怪我，早該偃旗息鼓，不該再帶你們出這一趟差事。

雲大曾勸我……」突然忍不住，老淚紛披，顫巍巍的道：「其實，你們都曾勸過我，要是我心頭沒那麼熱，要在撒手歸隱，逍遙晚景前再管一管事、亮一亮身手，你們……何至於此。」

張五垂淚道：「爺，都是我們平日疏懶，老愛沉迷旁門左道的小技，武功沒有學好，才遭此刼。」

劉獨峯長嘆道：「瓦罐不離井上破，江湖幾個好收塲？我看黃泉路、路不遠，你的幾位兄弟，也不需久候了。」

張五聽了心如刀割，只叫：「爺！」

戚少商却聽得心裏一寒，雖然明知劉獨峯待部屬如親子，平素華衣錦披，住的是畫棟雕樑，這次屢遭迭變，連喪數名親信，且心乏力疲，風塵僕僕，一直强抑悲楚，而今乍逢死裏逃生的張五，反而忍悲不住，盡皆發洩出來。可是獨峯所說的話，未免不吉不祥，强敵環視，怎可鬥志全消？不禁心頭大急。

劉獨峯哭得幾聲，忽道：「你仔細聽！有人來了。」

戚少商一震。

這句話是對他說的。

劉獨峯雖然在傷心中，但依然耳聰目敏，反應迅捷。

戚少商一沉肩，耳貼地上。

「四個人的脚步聲。」

劉獨峯嗯了一聲。

「還抬着一件東西。」

劉獨峯點點頭。

「是件重物。」

「是個人。」劉獨峯道：「然後自問了一句：「他會恢復得如此之快？」

「巳到門前了。」戚少商忽道。

那是因為抬東西的人脚步突然加快。

廟門仍然半掩。

外面了無動靜。

張五的手執住「春秋筆」。

劉獨峯一手伸去，握住他的手腕，示意要他別輕舉妄動。

只聽外面傳來一個慈祥的語音：

「劉捕神，請借一步出來說話。」

× × ×

月亮下，大道上。

四個人，抬一口棺材。

那四個人清一色狀若死屍，臉色慘白，木無表情，挺身僵立，每人還斜背了口油紙大布袋，臭氣薰天，不知盛着甚麼事物。

劉獨峯、戚少商、張五，三人打開廟門，直行出去。

停在廟旁的馬匹希聿聿一陣嘶鳴。

三人迎風直行。

劉獨峯一面闊步而行，一面對張五低聲道：「那抬棺的四人，都吃過在雲南風魔嶺一帶的毒藥『押不蘆』，都迷失了本性，全受人奴役，不顧性命，跟他們交手，就算殺了他們，也全無意義，這點不可不知。」

他的語音巳然壓低，一面遞給張五一弓、五箭，箭身小巧玲瓏，但箭鏃金光閃閃。

可是那慈和的聲音突然轉為一陣張狂的大笑：「劉捕神，你傷在三焦俞，大陽俞，胥俞，都傷得不輕！」

劉獨峯道：「聽聲辨傷，高明！」

遽然停步。

戚少商在他的左邊，張五在他的右邊，也都一齊停步。

那語音又開始有點混濁起來了：「你說得對。這些『藥人』，都是我的奴隸，任我擺佈，聽我驅策，他們本身是沒有性命的，他們的命是我的。」

劉獨峯矍然說道：「沒有人的命是誰的。」

而語音頓了一頓，隨即笑道：「可是他們的命全是我的。你知道他們是誰嗎？他們全是我殺了他們父母或全家，害了他們師門或全族，剩下來矢志要報仇雪恨的人，我放過不殺，留了下來，設計讓他們吃了『押不蘆』，男的畢生供我驅使，女的任憑我淫辱，你說痛快不痛快，過癮不過癮？」

張五臉色有點發寒。

劉獨峯道：「痛快。」

戚少商道：「過癮。」

「這就是了，」那語音道：「而且，凡是吃了我這種藥，便絕無解救之法，就算能使他們亂性，也不能使他們回復本性，你說，他們還有什麼指望復仇，還有什麼存在的意義？」

語音一頓，變作認眞的勸誡口吻：「與我為敵，不好玩得很啊。劉捕神雖然髮妻早喪，但還有一位未出閣的女兒……戚寨主則還有位息大娘，好像還在到處逃亡哩。」

劉獨峯忽問了一句：「以前，也有個武林人物，專門製造藥人，驅為己用，後來怎樣來着？」他是問戚少商的。

戚少商即道：「這傳聞我也聽說過。後來，那使人失心喪魂的姬搖花，教『四大名捕』中的無情殺了，一把火燒得連骸骨也不剩。」

劉獨峯道：「眞的？」

戚少商道：「眞的。」

劉獨峯道：「那眞是惡有惡報了。」

戚少商道：「遲早都要報的。」

那語音靜了半晌，才道：「你們剛才說的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劉獨峯和戚少商都不知道他這一問是何用意？張五搶先道：「是無情，無情大爺！」

那語音又道：「無情？成崖餘？」

突然像裂柴似的笑了起來，「砰」，棺蓋飛了起來，烟霧遽起，劉獨峯用蟻語傳音道：「小心，不要呼吸。」

棺內伸出兩隻手。

白生生，秀氣的手。

手在黑夜裏分外的白。

白手伸到肘部，突然間，沒有了。

只剩下兩團血污。

這斷手握在兩隻枯瘦如鬼爪的掌裏。

劉獨峯和戚少商這才弄清楚：棺材裏伸出那一雙白玉般的手，不是屬於棺裏人的。

那一對鬼爪，才是棺裏人的手。

而白手是握在鬼手上。

白手是被人硬生生砍下來的。

劉獨峯臉上微微變色：「你這是什麼意思？」

那鬼裏怪氣的語音忽又祥和了下來：

「沒有意思。只不過給你看一對手臂。」

劉獨峯和戚少商的樣子都似被打了一拳似的。

那棺材裏的聲音又道：「放心，這對手臂，還不是劉大人千金劉映雪的藕臂，也不是息大娘的皓腕，這只是嘛……」語音笑道：「天下四大名捕之首，無情手臂一對！」

劉獨峯，戚少商聞言都是一震。

那語音怪怪的笑道：「若然不信，請看。」

微一抬手，一面紙帛，平平向劉、戚、張三人身前送來，就像有無形的走獸托負着前進一般。

劉獨峯用極低的語音道：「提防有詐，不可用手碰觸。」

一面道：「好一手『無極含一炁』，老兄不但邪門武功練得多，正道內功也練得精……」

棺內一陣格格大笑：「得捕神品評，勝過萬人稱譽。」

劉獨峯截道：「不過，你傷在『天宗』，『膈俞』，『身柱』三處，恐創傷亦不爲輕。」

棺內語音忽止。

棺內人露了一手玄功。

可是却敎劉獨峯瞧破了他的傷患。

他語音千變百幻，叫人無從捉摸，劉獨峯起先也以爲他並無負創，或負傷不重，但這一招以「無極含一炁」平送薄紙，却令劉獨峯看出了他功力返本還元略失，凝神反虛有隙，因而斷定他的傷勢。

張五拔出春秋筆。

他以春秋筆手托住信函。

春秋筆沒有變色。

紙上無毒。

正在這時，張五只覺那薄薄的一張紙上，驟然湧來大力，他禁不住往後退了一步，但才退了一步，力道更如萬濤決堤，崩裂而至，但戚少商一隻手及時在他肩上一搭。

這一搭，使他生起大力，塞住功力的缺口，穩住了脚步。

戚少商縮手。

縮手之前，在他肩膊上五指一揮。

這一揮手，使張五胸口煩惡盡去。

劉獨峯忽道：「看來，你的『無極含一炁』的亢陽之力未足，當然決不會是閣下有欠功候，而是『脾俞』也有傷未癒……看來，你化身幔簾捲住我腰際，我那兜身一劍，畢竟也奏了功效。」

九幽神君冷哼道：「戚塞主身上所受的傷，可也是琳瑯滿目，應有盡有啊。」

這時，劉獨峯與戚少商已藉月色，看清楚了那紙上的符印。

戚少商對官塲印鑑還不十分瞭然，劉獨峯可臉色大變。

「這是無情的符印，諸葛先生親傳的『平亂玦』！」

棺裏的鬼手拿着一顆印章，在月下一揚，道：「他的印信都在我這裏，人還能活麼？」

劉獨峯想起無情的才幹和他在擒戚少商時所給予的援手，怒道：「九幽老鬼，你殺了無情，我和諸葛先生，却不會放過你的！」

九幽神君怪笑道：「我正是要你不放過我。」

劉獨峯道：「說得好！」話一說完，鑽天鷂子般騰空而起，只聽半空宛似响了幾道焦雷，而焦雷又連着一起响，更鬱悶迫人。

青光一閃，劉獨峯的「碧苔劍」已然出手！

棺槨裏突然伸出了一柄長搶！

長槍紅纓飄飛，金鏃遽震，刹那間，不知向半空騰身的劉獨峯攻出了多少槍，下了多少記殺手！

——當年，在四大名捕「會京師」之役，十三殺手中的「人在千里，槍在眼前」的獨孤威，便是九幽神君九名弟子之一，九幽神君更是精於槍法。

劉獨峯在半空搏戰，不管長槍怎樣刺攢，來勢如何猛烈，都被他在空中縱橫遊行，揮劍格開。

但劉獨峯也攻不進棺材裏。

兩人一在棺裏，一在半空，交戰六十七招，劉獨峯藉劍架長槍之力，仍在半空浮移，並不落下來。

風雷之聲愈來愈盛！

紅光一閃，綠芒大盛。

長槍槍頭已被斬落！

劉獨峯雙手雙劍，直壓棺槨！

突然間，棺裏又挺出一矛一戟，怒刺劉獨峯！

——「神鴉將軍」冷呼兒本就擅使矛，戟的，而冷呼兒也正是九幽神君門徒之一。

矛，戟本來都是重門長兵器，耗力甚鉅，但像九幽神君矛，戟並使，施展得大開大闔，飛砂走石，金風飛騰，每一出擊所帶起的厲風，連劉獨峯的風捲雷行都爲之減色。

可是戚少商與張五立即發動了攻勢。

他們要制住那四名「藥人」，如此不愁不把棺裏的人逼出來。

他們也要見見這個令人聞風喪胆，横行江湖五十年的大魔頭，是個何樣人物？

他們身形一動，立即躍出四人。

張五怒吼，說道：「就是他們殺死六弟！」

來人正是狐震碑與「鐵蒺藜」。

他們兩人的服飾裝扮，依然一個是「洪放」，一個是「張五」。

洪放當然就是「鐵蒺藜」，「張五」則是狐震碑。

另外兩人，一個就像一座山神。

他的確是「山神」，雄武威猛，凜凜生風，但目光有些痴呆。

還有一個却是女子。

這女子就像個粉琢的囡囡。

女子笑起來的時候，便吹皺一池春水，可是春水是淨潔無瑕的，但這女子却姣艷如花，騷媚入骨。

這兩人正是龍涉虛與英綠荷。

正是九幽神君的四大弟子。

狐震碑，龍涉虛，英綠荷，鐵蒺藜都來齊了。

——泡泡呢？

× × ×

九幽神君的戰略是這樣的：

——以狐震碑與龍涉虛纏住戚少商。

——再以英綠荷及鐵蒺藜先把張五幹掉，然後聚四人之力，制伏戚少商。

英綠荷與鐵蒺藜攔向張五。

張五跟鐵蒺藜正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

鐵蒺藜假扮成「洪放」，以「子母天魔鈎」暗算重創廖六，廖六才致被狐震碑的「子午透骨叉」刺死。而後鐵蒺藜施放暗器，與狐震碑的「陰陽三才奪」合鬥張五，眼看得手，殺敵取寶，但迭生枝節，未能一擧殺之，心中也是恨極。

張五盯上鐵蒺藜！

鐵蒺藜一閃身，鍊鏢在一側間飛射而出！

張五身躺筆飛，直創鐵蒺藜雙腿！

鐵蒺藜平飛一丈有餘，人未回身，鍊鏢已自脅間倒射而出！

張五突然挺直彈起，春秋筆一架，讓鍊鏢射空，鏢鍊纏在筆桿上，用力一旋。

鐵蒺藜知道「春秋筆」吹毛斷髮，削鐵如泥，一方面藉力旋身，想脫離春秋筆的糾纏，以保住他的「丁甲神鏢」，這「丁甲神鏢」他已練得五六成火候，希望他日在江湖上，除了以「鐵蒺藜」享得盛名外，名頭上還加添「丁甲神鏢鐵蒺藜」。

同時間，他左手一揚，兩枚鐵蒺藜，急取張五下盤！

張五的一條腿子，本來就帶傷，鐵蒺藜覰準他的弱點下手。

可是鐵蒺藜的一條胳臂，曾着了自己的鍊鏢一記，傷得也不輕，加上他中了廖六臨死前的一脚，也受了點內傷，比起張五絕討不了便宜。

張五若要扭斷「丁甲神鏢」，脚下一定要把樁發力。

若他立馬不動，必中暗器！

鐵蒺藜這下是圍魏救趙，攻其所必救的地方！

但張五不救。

他亮出昊天鏡。

鐵蒺藜一見昊天鏡，便知道情形有點不妙。

他的「丁甲神鏢」喀裂裂一陣連响，寸寸斷折。

他的鐵蒺藜也開始倒射而至！

張五用「昊天鏡」和「春秋筆」，把鐵蒺藜打得狼狽不堪，可是他也沒閒着。

因爲英綠荷的鐵如意，已敲在鏡背上。英綠荷並沒有向着「昊天鏡」正面下手，因爲他知道「軒轅昊天鏡」能把任何在鏡面中反映的事物反射回去。

她往鏡背下手。

「兵」！內力透摧，鏡面碎裂！

「軒轅昊天鏡」毀！

張五怒吼一聲，「春秋筆」追刺英綠荷背門！

英綠荷急於要一擧毀去「昊天鏡」，背後難免防疏，但她突一揚手，撒出一條五彩錦帕。

張五一見絲巾，知是她的獨門迷魂香，急忙把筆勢一收，驀然飛掠向棺材處。

他本與鐵蒺藜和英綠荷交手，突然撒手就跑，鐵，英二人不禁一呆，正待追擊，倏地劍光一寒。

戚少商已向他們攻出一劍。

只是一劍。

兩人都覺得這一劍是攻向自己的，兩人都急忙退避，躍開。

不但他們有這種感覺，連狐震碑與龍涉虛也不例外。

戚少商那一劍劈出，也像是向他們而發的。

他們也急忙招架、還擊。

他們原跟戚少商纏戰，但七，八招下來，他們已被引進二十來步，變成轉到張五與英綠荷及鐵蒺藜的戰團來了。

張五一跑，戚少商的劍就補了上去。

鐵蒺藜與英綠荷要應付戚少商的寶劍，已無及追截張五。

戚少商以一把「青龍劍」，獨力纏住龍涉虛、英綠荷、狐震碑，鐵蒺藜四人！

他出劍不多，但每一劍，都似攻向四人。

一劍當然不可能連攻四人。

可是誰也無法斷定他攻殺向誰。

所以只有四人都求自保。

張五却全力往棺材那兒奔去。

劉獨峯已在半空搶攻七次，都搶不進棺材裏去。

張五奔近，未待那四名藥人出手，一伏身，解弓搭箭，「嗖」地射出一箭！

其中一名「藥人」伸手一抄，抄住箭身，但金箭依然疾飛，他的右腕却斷折，黏在箭上，直射在棺上！

這一箭之力，竟把棺木洞穿，自棺木另一面穿了出去，那「藥人」的手，被棺木撞飛，棺裏也發出一聲厲呼！

同時間，棺材起火。

火勢極盛，一發不可收拾。

這時，一張黑袍，陡地自着火棺材飛騰而起！

張五的「后羿射陽箭」一擊得手，張弩瞄準黑袍，欲發第二箭！

劉獨峯的青紅雙劍，立時與黑袍鬥了起來，空中鬥得飛砂走石，下面燒得火舌騰天，張五只見紅光綠芒，夾着黑影飛展倏掠，一時抓不定準兒，搭箭凝神，遲不敢發。

那四名「藥人」，仍背着焚燒的棺材，不曉得放下。

連那名斷臂的「藥人」，也全無動靜，斷腕處，只淌落乳狀膠汁也似的液體，而全無血汚，想是九幽老怪全力應戰，已來不及這四人發號司令了。

兩人在半空交手，足下不住點到四名「藥人」頭上藉力，四人也全不規避。

光影交錯，風嘯雷作，張五只見有幾滴鮮血，自四名「藥人」的頭上滴落。

——在空中的兩人，必有一人淌血。

張五這樣一想，越發焦急，生怕劉獨峯負隅，想予臂助，但也激烈交戰中又分不清誰是誰，拉滿了弩却不敢發箭。

九幽神君的九名弟子知道這是生死關頭，全面衝出戚少商的劍網，可是戚少商在這個時候也把他武功劍法的韌力，發揮得淋漓盡致。

如果他不是獨臂而且受傷，他自發一劍，都能令眼前四名敵手有承受百劍千劍的壓力。

但在狐震碑、龍涉虛、英綠荷、鐵蒺藜而言，戚少商每一劍仍有萬鈞之力。

不過戚少商只有一條手臂。

他的內外傷都未痊癒。

三人集中攻他的斷臂，鐵蒺藜拉遠了距離，施放暗器。

戚少商全身化作一道青龍。

怒龍。

他知道這四名敵手的目的。

他絕對不能讓這四人衝過去，夾擊劉獨峯。

所以他把堅守這一道防綫，當作保衛他的性命一般重要。

他決不能讓敵人越雷池一步——這樣才可以使劉獨峯應對九幽神君。

這樣劉獨峯才有希望解決九幽神君。

大凡對敵的時候，默契調配與齊心協力，有時候比個人的勇氣和武功更重要，劉獨峯、戚少商、張五、雖然以寡擊衆，但彼此的心意却是一般的，步調都是一致的。

狐震碑、英綠荷、鐵蒺藜、龍涉虛四人雖急，但亦不能馬上衝破這道緊密的防綫。

張五這時已走得很近。

半空的激戰已成了嘯嘯的劍風和滾滾的雷動。

那四名「藥人」，依然目光呆滯，愣立不動，他們肩上還托了具焚燒的棺材，甚至連抬棺的木担都已開始燃燒，他們亦似全無所覺。

張五決定發箭。

這時，劇戰中青紅二芒遽然大增，只見一道黑旋風也似的黑影急捲直昇，張五大喝一聲，撒手放箭！

箭風如雷！

箭如電！

驀地，一個透明的，橢圓型，無色無味的大泡泡，冒了上來。

箭射穿了泡泡，但却穿不出來。

張五喫了一驚，四名「藥人」中的一個，突然有了表情。

他手中有一支吹泡泡的竹管。

他的竹管往張五眉心穴就是一刺。

張五離這「藥人」本近，不虞這一着，說時遲，那時快，根本避無可避，陡聽一聲長嘯，風雷之聲大作，那「藥人」急退！

急退之時，還飛起一脚，把一名「藥人」踢向風雷劍光之所在。

劉獨峯從上擊下，及時救了張五，放過了與九幽神君生死之戰，但不忍傷殺這神迷智喪的「藥人」，猛將劍氣一收。

黑雲又落了下來。

就貼俯在那名吹泡泡的「藥人」背上，同時發出一聲急哨。

剩下兩名「藥人」，立即置下燃燒的棺材，把背上的油袋一開，往地上就是一潑一撒。

地上立時流着又青又藍，污穢粘腥，漿糊嘔渣般的液膠，向前流來。

姑不論這些粘漿似的嘔心穢物是否有毒，但劉獨峯整個臉色都變了。

他緊緊地握着劍，雙目盯住那蜿蜒流來的穢物，臉肌被火光映得抽搐不已。

劉獨峯身居高堂華廈，封官世襲，一向養尊處優，錦衣玉食，而且確有過人本領，德高望重，幾時受過這些長途跋涉，野宿山行的苦？何況他小時家族曾被人誣害，被囚在天牢一般時候，在那光景裏的經歷，使他對污垢不潔的事物感到末日危途式的畏懼，這一路來，他已經竭力擺脫過去的陰影，心裏的障碍了。

可是這一灘污穢事物一潑流過來，他眞的不知如何應付是好。

他的「風雷劍法」一向是居高臨下發劍，便是要凌空虛刺，制敵後足不沾地，而回到座上轎中，他連平常的泥他也不願意踏踐，更何況這一地穢物！

劉獨峯空有一身本領，却無從施展！

張五機伶，叫道：「爺，馬車！」

劉獨峯一跺脚，向後一竄，掠上了馬車。

跟戚少商交手的四人，突然散開，往四個不同的方向倒縱而去。

戚少商本來全力攔截四人，却不料這四人驟然撤退，一時倒也追擊不及。

劉獨峯人在馬車上，見九幽神君的四名弟子如此進退有度，急叱：「別追，小心有詐！」

只見「泡泡」背上那面黑布高高隆起，像有什麼事物正在裏面蠕動一般，又似有什麼生物正在裏面痛楚掙動一樣，並傳出一個鬱悶的聲音，道：「劉獨峯，我的瓊液仙漿沾不上你，你的火箭也燒我不死！你夠狠，我們就在石屏鐵鱗松處，恭車候教！」

劉獨峯揚聲道：「要分生死勝負，在此便可，何需費事！」

「泡泡」等那面黑袍的話說完，撒腿就跑，劉獨峯雙劍一交，正欲長身掠起，越過穢物，追擊九幽神君，驀見黑袍裏「嘯嘯」二聲，射出兩道黑漆漆的事物，「拍拍」各打在剩下兩名神志呆滯「藥人」的背心上！

兩名「藥人」一齊狂叫一聲，俯在地上，用手掐起污穢漿膠，往劉獨峯等身上就是亂潑！這一下不但劉獨峯至爲震驚，連戚少商都甚爲狼狽。

劉獨峯叱道：「快入車來！」

戚少商、張五飛掠上車，劉獨峯身子一縮，縮入車縫內，縱有污水潑來，只濺及車篷，不會沾到他們身上。

可是戚少商在半空一抄，已拏來張五背上的「后羿射日箭」，人方落在馬車上，回身單手發箭，「哄」地一聲，箭過半空，亮如金陽，一箭連透二人胸膛，在飛射「泡泡」。

這一箭之威，在戚少商手中使來，又比張五施用時高出許多。

可惜「泡泡」已趁那一瞬之隙，逃入林中，「射陽箭」連折數樹，才釘入一塊巨岩之中。

劉獨峯叱道：「我們追他去！」

張五一策轡，雙駿齊鳴，放蹄馳去。

戚少商不管穢物有無毒質，揮劍把車篷外沾上污水的地方一一削去，一面道：「不怕有詐？」

兩旁景物呼呼飛馳，樹木迎奔，劉獨峯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我跟九幽老怪交手，本來誰也沒佔誰的便宜，但小五子的那一箭，射得適時，老怪着了一下，才中了我一招，傷上加傷，此時正是殲滅他的最好時機，不能放過。」

（未完．廿五）

天壤一劍

新派武俠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天山三怪自恃武功，對武當、華山、和歐一峯三掌門人再加上凌千青、管秋霜共五人的陣法不看在眼內，姜太公早已佈置由乙青道長對付二怪，商子畏對付三怪，歐一峯、凌千青、管秋霜三人對付大怪，在激戰中由管秋霜祭起誅神劍，跟着凌千青使用天壤一劍，三怪劍刃被削斷，天山三怪伏誅。斗姆不甘示弱，仗着天魔劍向羣俠殺來，此時瘋和尚趕至，呼斗姆小名鶯兒，自稱小名阿干，說出童年相好之狀，衆人忍不住笑，斗姆更氣不過，揮劍向瘋和尚猛砍，瘋和尚像捉迷藏閃過苦纏，衆魔羣起搶攻，東棚衆俠迎敵，雙方混戰起來……

羣魔已消滅　武林得太平

那知和使劍的人拚鬥，對方攻勢猛惡，你以全力封架，還可緊守門戶，但過天星使的九節軟鞭，專鎖刀劍一類兵刃，若採取攻勢，劍走輕靈，還可以快打快，這一全力封解，就吃了大虧。

接連封過幾招，過天星一鞭直砸而下，畢秋雲使了一招「浮雲出岫」，劍勢橫削，但聽「噹」的一聲，鞭勢雖被封出，但是一點鞭頭却倒掛下來，朝畢秋雲面門啄到。

畢秋雲大吃一驚，雙足釘地，身子後仰，才算避過。

過天星大笑一聲，右腕猛地一抖，軟鞭像靈蛇纏腕，在劍身上連繞了三匝，接着又斷喝一聲：「撒手！」隨手往上一揚，畢秋雲執劍右手陡覺被震得虎口發熱，五指一鬆，鎮山劍被捲得「呼」的一聲，往天空飛去。

畢秋雲一時情急，左手揚起，打出一把太陽針。

過天星方才早就看到她左手打過三支飛針，心中已有準備，左手大袖一揮，發出一記「流雲飛袖」，把一蓬太陽針捲飛，軟鞭同時穿心射到。

這時但見一支暗紅劍影，從旁穿出，「噹」的一聲替畢秋雲架開了鞭勢。

同時只聽歐一峯的聲音說道：「畢姑娘，只管退下，把他交給老夫好了。」

畢秋雲驚魂甫定，依言退下，自去拾取長劍。

過天星冷哼道：「歐老哥上場，小弟正好領敎領敎你海南絕招。」喝聲出口，軟鞭已經霍霍展開，連環掃擊，急攻了過來。

歐一峯大笑道：「好極了。」他只說了三個字，闊劍同時搶攻過去。

沈若華接住的是過關刀劉有祿。

過關刀劉有祿是名震關洛的大煞星，手中一柄厚背大刀，除了刀柄只是一個把手之外，完全和大刀一樣，只要把刀柄加長，就可以衝鋒陷陣，上馬殺敵之用，在他這柄大刀之下，不知折過多少有名高手

，因此才博得過關山的美譽。

劉有祿爲了加重他的威望，雖然沒有棗紅臉，臥蠶眉，但他也學關夫子的樣，留了五綹長鬚，加上身材高大，倒也十分威武。

尤其他那柄大刀，特別做了一個綠鯊皮的大刀鞘，像皮袋一般，終日都揹在肩上。

這回他手持大刀，衝殺過來，正好遇上沈若華仗劍迎出。

劉有祿是個自視甚高的人，看到迎向自己的僅是一個二十來歲的青衫少年，不覺呵呵一笑道：「小娃兒，你不是老夫對手，快去叫你師父上來。」

（沈若華等五位姑娘都穿了男裝）

沈若華嬌叱一聲道：「你勝得過我手中長劍，再說不遲。」

她一開口，劉有祿聽出她是個女子，不覺大刀當胸，洪笑道：「原來你是個小姑娘，那老夫更不能和妳動手了，快快退去。」

沈若華道：「爲什麼？」

過關刀劉有祿拂鬚道：「老夫豈能和一個女娃兒動手？」

沈若華道：「那你爲什麼不退下去？你衝過來了，就是要找人動手的，對不？你勝得了我，我自會退去，看劍！」抖手就是一劍，分心便刺。

劉有祿大刀輕輕一撥，就把她長劍撥開，目射厲芒，洪笑道：「小丫頭，妳可知道老夫是誰麼？」

沈若華微哂道：「和朱九通一路來的，都是些黑道敗類，姑娘怎知你是什麼東西？」

這話聽得劉有祿不覺勃然大怒，洪喝一聲：「小丫頭，妳是找死！」

他話聲甫出，沈若華皓腕連振，長劍閃電般一連刺出三招，劍光如電，繽紛繚亂！

劉有祿嘿了一聲，手中大刀隨着磕出，第一招「橫斷巫山」，刀光如練，撩中有劈，橫掃過去。

他刀上閃耀出一道電光般眩人眼睛寒芒，但最具威勢的還是他那强大無倫的氣勢，可以震懾敵人。

沈若華心生怯意，手中長劍不敢和他勢勁力猛的刀招硬接，急急往後斜退了一步。

劉有祿又是一聲沉嘿，刀光一轉，第二招「直破天門」，但見精虹飛天，像奔雷般筆直劈來。

這一刀的來勢，更是沉猛已極，沈若華手中有劍，但依然不敢封架，身形急閃，向左讓避。

劉有祿腳下忽然一停，洪笑道：「小丫頭，老夫說的如何，妳不是老夫對手，快快退下去，換一個人上來。」

過關刀雖是有名的大煞星，但他有一個好處，就是自恃身份，不屑和不是他對手的人動手。

沈若華氣得粉臉通紅，她知道對方刀招確實勝過自己甚多，但自己無法在他刀招之下，施展劍法，也是原因之一，那是自己不敢和他硬砸之故。

對了！自己不和他硬打硬砸，難道就不能勝他了？

一念及此，不覺披嘴道：「我們還沒有分出勝負來，你怎知道姑娘不是你的對手？」

劉有祿聽得大笑道：「小丫頭，妳倒有意思得很，好，妳要如何，才算分出勝負來了。」

沈若華道：「咱們自然要動過手才知道。」

「好，好！」劉有祿點着頭道：「妳這丫頭難纏得很，老夫那就讓妳再試幾劍，妳可以出手了。」

沈若華嬌喝一聲：「那你接着了。」刷的一聲，急刺而出。

劉有祿喝聲道：「小心，老夫要發刀了。」

喝聲出口，大刀跟着揮出，冷森刀光，朝沈若華肩臂劈去。

他因對沈若華沒有什麼敵意，是以這一刀就沒用什麼力道，但即使如此，他過關刀平日裏大砍大殺慣了，縱使沒有什麼敵意，這一刀出手，還是刀風虎虎然，沉猛有力。

這回沈若華早已想到了對付之法，一劍出手，方位立變，反手又是一劍急刺而出，劍出人閃，又很快的旋身而出。

這一着果然管用，因爲劍走青，刀走黑，刀力尚猛，其勢如虎，當敵則迎面砍擊，返鑽即挑，急奪即刺，雖有封閉進出之法，但力在兩膀，直來直取，虎無迴首之勢，任前而難顧後，如要回轉，就非大掉身法不可。

沈若華這一不沾青而走青，就深得劍走輕捷的要訣（沾青就是不能躲閃乾淨，這是劍術中的術語）。

劉有祿一連兩刀，均被她輕易地閃過，而且避招發招，身法伶俐，居然能避能攻。

劉有祿兩刀落空，不但不怒，反而大笑道：「小丫頭，妳果然聰明得很！」

「嘶！」一縷指風，在他說話之時，迎面擊到！

劉有祿大刀朝前一推，指風擊在他刀身上，發出「叮」的一聲輕響。

劉有祿但覺手上一震，不覺目射奇光，哼道：「絕戶玲瓏指！」

沈若華道：「你還有點眼光！」身形一晃，一點劍影朝他左肋「攢心穴」刺到。

「哈哈！」劉有祿大笑一聲道：「小丫頭，妳上當了！」刷的一聲，刀光一翻，正好迎住了劍勢。

接着又是「噹」的一聲，刀劍交擊，沈若華但覺他刀上含蘊着一股極强的震力，幾乎把自己一柄長劍震飛出去。

不，她右臂驟然一麻，一個人像被人推了一把似的，登登登的震退了四五步之多！

原來劉有祿在喝出「絕戶玲瓏指」之時，故意留出了左肋破綻，那是個誘敵之計。

沈若華被震後退之際，正好畢秋雲從過天星鞭下退下來，一見情況，只當沈若華吃了大虧，一時無暇思索，口中嬌叱一聲，雙足一點，身形凌空掠起，一招「紫虹搭橋」，劍先人後朝劉有祿當頭飛刺而下。

劉有祿一刀把沈若華震飛出去，他只是站立原地，並未追殺過去，此時耳中突然聽到又是一聲嬌叱，一道劍光裹着一團人影凌空飛擊過來，急忙舉刀一架，發出「噹」的一聲大響，畢秋雲一個人又被凌空震飛出去。

只是他刀上並未使出大力，正好把畢秋雲震落到沈若華的身旁。

畢秋雲飄墮地面，問道：「大姐，妳沒事吧？」

沈若華道：「還好。」

劉有祿目光一注，大笑道：「怎麼又是一個丫頭？」

畢秋雲揮劍直上，哼道：「你試試姑娘的劍法就知道了。」

沈若華同時揮劍跟上，說道：「二妹，這人刀法沉猛，妳可得小心。」

畢秋雲還沒開口，劉有祿笑道：「不要緊，妳幾次被老夫震退，老夫可曾傷了妳麼？妳們兩個一起上，試試老夫的刀招，老夫也不會傷害妳們的了。」

另外還有一個是白虎煞神王進士，這人四十年前可眞的得到過功名，中過武進士。

這王進士生得濃眉圓眼，面色黧黑，使的是一柄三尺五寸長的闊劍，倒有幾分像端午懸掛的畫像鍾進士一般，因此江湖上大家都叫他王進士而不名。

王進士是個不辨是非，專門以自己的好惡來決定取捨，這樣的一個人，久而久之，不走入魔道者幾希！

因爲他就住在揚州，遂和仙女廟觀主朱九通成了方外至友，這次就是應朱九通之邀來的，他雖是半黑半白的人，但生性耿直，爲惡不多，和過關刀劉有祿也是好朋友。

這回掄劍衝上來，已經沒有對手可找，巨目一掄，看到聶小香，不由心中大怒，斷喝一聲：「吃裏扒外的臭丫頭，妳吃我王老爺一劍！」呼的一聲，闊劍直劈過來。

聶小香肚子裏有了三個月身孕，不敢和他硬拚，身形一閃，避了開去。

王進士一劍落空，洪笑一聲道：「妳倒滑溜得很！」

闊劍揮舞，飛起一道青虹，只是朝聶小香左右前後，不住的砍殺。

他劍勢沉重，聶小香一直不敢舉劍封架，只是把姜老夫子教她的身法，繞圈疾走。

王進士左一劍，右一劍，兀自砍不着她，呼呼生風的劍鋒，就是從她肩頭貼身劃過，連一點衣角都沾不到。

一連十幾劍下來，聶小香雖是有驚無險，也胆戰心驚，鬢角眉梢，都淌出汗水來。

金羅漢大通大師、姜太公、木劍道人都坐在棚中，眼看大局已定下來，也就不以爲意。

金羅漢背後侍立着小沙彌，眼看大家都在斷殺，好不過癮，他師父沒有開口，自然不敢出去，站在老和尚後面，不住的搔頭挖耳，心裏焦急得很。

這是一場千載難逢的斷殺機會，一個平日勤練武功的人，看到了却出不了手，這是何等使人心癢、手癢之事。

姜太公忽然回過頭來，朝他笑道：「我那記名弟子，懷了身孕，僅憑我傳給她的幾步身法，只怕不是那王進士的對手，小師父有興緻的話，不妨去把我那徒兒替下來。」

小沙彌聽得大喜，望望師父，還沒開口。

金羅漢笑着道：「姜老施主讓你去把聶姑娘替下來，你還不快去，只是不許傷人。」

「弟子知道。」小沙彌雙手合十，雙腳一縱，人已像離弦之矢，直衝出去，一下落到聶小香身側，說道：「聶姑娘且請後退，這位進士老爺讓給小僧了吧！」

王進士闊劍飛舞，劍光如織，忽見一個小沙彌居然從劍光中鑽了進來，不覺大奇，長劍一停，注目問道：「小和尚，你認識我王老爺？」

小沙彌直是點頭，笑嘻嘻的道：「認識，認識，你是進士老爺。」

一面朝聶小香揮揮手道：「小僧是奉姜老施主之命，來門門這位王大老爺的，姑娘快請退下去吧！」

聶小香聽說是姜老夫子叫他上來的，這就點點頭，收劍後退。

王進士巨目圓睜，呵呵大笑道：「你是姜太公叫你上來的，好極了，本來你一個小和尚，王老爺還沒興趣和你糾纏，既是姜太公叫你來的，王老爺姑且讓你試上幾招。」

話聲出口，本待發劍，但却又橫劍停住，說道：「小和尚，你不使兵刃？」

小沙彌笑嘻嘻的道：「小僧從沒使過兵刃，不過王大老爺只管使兵刃好了。」

王進士洪笑一聲道：「老大闊劍可沒長眼睛，你小和尚……」

小沙彌沒等他說下去，忙道：「不要緊，小僧在山上沒事的時候，時常逗着牛玩，牛不是長着兩隻角麼？你把牠逗急了，那兩隻牛角可比劍一樣厲害，就像兩支劍一樣，輕輕一挑，就會把你挑得肚破腸流，小僧有時候鬪一頭牛不過癮，還逗上兩條牛，這一來，左右前後，不是就像有四把劍在刺你了麼？你王老爺手裏只有一把劍，小僧自問還沒問題。」

他居然把王進士比作了牛。

這話聽到王進士耳裏，雙目圓睜，怒哼一聲道：「小和尚，你敢把老夫和牛相比，那是不要命了？」

小沙彌連連搖手道：「不，不，王大老爺快別生氣，小僧只是比喻罷了，因爲小僧從沒和人動過手，在山上逗着牛玩，却逗慣了的，王大爺方才問小僧，小僧自然只好直說了。」

「哈哈！」王進士大笑一聲，闊劍一指，說道：「但你今日碰上的不是牛，是虎。」

小沙彌聳着肩笑道：「虎更好玩，牛還有兩隻角，老虎連一隻也沒有。」

「那你就試試！」

王進士緩緩舉起劍來；但當他看到站在面前的只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小沙彌之時，就一點興趣也沒有了。試想自己早在四十年前，就中了武進士，是何等身份的人？四十年後在武林大會上，却只和一個小沙彌動手，傳出武林，「王進士」這三個

字，豈不要丟進毛廁裏去？心念一動，擧起來待要刺出去的長劍，就再也刺不出去了。

就在此時，小沙彌突然身形一側，欺身而進，左手一探，一隻小手五指一攏巳經扣住了王進士執劍的右腕，口中嘻的笑道：「王大老爺，小僧逗牛的時候，也是這樣，因爲牛角可以挑人，所以第一着就是要抓住牛角。」

他把王進士右手的劍，當作牛角。

王進士一驚，要待掙脫，只覺小和尙一隻手雖小，勁道却是十足，五指抓得緊緊的，有如五支鐵爪，一時休想掙得脫它，心頭不由大怒，左手一掌，朝他頭頸橫劈過去．

小沙彌嘻笑道：「牛也是這樣，你抓住它右角，還有左角可以撞人。」

說話之時，右手一抬，快同閃電，又是一把抓住了王進士左手的脈門，居然絲毫不爽，抓個正着。

王進士被他雙手抓住了雙手，要待用力，但脈門被扣，力道總究減弱了許多，兩個人竟然半斤八兩，誰也勝不了誰。

王進士怒吼一聲，飛起右脚朝他小腹踢去。

「妙極！」小沙彌笑出聲來，說道：「就是這樣 一點沒錯，牛被小僧攀住了兩隻角，牠就會用前蹄踢人。」

他身子輕輕一側，王進士這一脚竟從他屁股後面踢出，自然踢了個空。

就這樣一個身形高大的王進士和一個身子矮小的小沙彌，弓着身，張開兩臂，踢來踢去，糾纏不清。

這那像是成了名的高手在過招？遠遠看去，當眞成了鬪牛！

不，是逗着牛玩。

直把站在一旁的聶小香，看得咧着嘴，笑彎了腰。

從東棚衝出來的一羣人中就是黑衣魔女何眞眞。

她手中提着鎭山劍，只是走得較慢，逼近西棚，看到田玉燕還沒對手，這就迎着走去，口中叫道：「田小妹子，我們也來喂上幾招。」

田玉燕手中紫艾劍，還是何眞眞帶來還給她的，聞言不覺驚疑的望着何眞眞，道：「何姐姐，妳眞的要和我動手嗎？」

何眞眞淡淡一笑道：「誰說眞的了？大家都巳動上手，我不動手行麼？我總不能站着看熱鬧不出手呀，所以我找上小妹子，我們只當喂招好了。」

田玉燕聽了，喜道：「我知道，何姐姐是凌大哥的朋友，不會把我們當作敵人的了。」

何眞眞微微搖頭，臉上一紅，低低的道：「我不是他的朋友，妳是他妹子，我也是他妹子。」

田玉燕道：「我知道，你對凌大哥很好，也幾次救了凌大哥，我們心裏都很感激妳。」

「難道做妹妹的不該救大哥麼？」

何眞眞鳳目一抬，也抬起了右手，朝鎭山劍瞥了一眼，說道：「這柄劍就是凌大哥送給我的，今天這一場大會之後，只有它會永遠陪着我，度過一生。」

田玉燕道：「何姐姐，今天這場拚鬪完了之後，妳也可以和我們在一起了。」

何眞眞微微搖着頭，眼圈不禁一紅，說道：「我……」她聲音有些哽咽，竟是說不下去了。

田玉燕道：「何姐姐，妳怎麼不說下去呢？」

何眞眞道：「田妹子，我有三招劍法，是『斗姆劍法』中最厲害的絕招，今日一戰，斗姆門恐怕要永絕江湖，我趁此刻敎給妳，妳只要勤加練習，縱然遇上江湖上使劍的高手，也未必能夠化解，妳要看仔細了。」

田玉燕道：「何姐姐敎我劍法，我自然高興，只是何必現在敎呢？過幾天才敎給我不好麼？」

何眞眞道：「只怕我沒有時間了，哦，對了，妳練會了，還得替我再傳給小香妹子。」

田玉燕目光一轉，看到聶小香剛從王進士劍下退了出來，這就說道：「何姐姐，妳看小香姐姐巳經退下來了，我去叫她一聲，我和她一起練，不是很好麼？」

「不成。」何眞眞說道：「我傳妳三招劍法，是秘密的，不能讓大家看到，妳要去把小香妹子叫過來，不是大家都看到了麼？」

一頓，又接着說道：「好了，田妹子妳看清楚了，我遞出一劍，妳也跟着我遞出一劍，我會在劍勢遞出之時，敎妳如何發劍的。」

田玉燕道：「何姐姐，妳眞好。」

× × ×

山頂上有這許多人捨生忘死的拚搏，但見劍氣騰空，劍光遍地亂閃，也不時的傳出怪嘯、厲吼、和慄聲斷喝，也不時傳出刀劍互撞的金鐵交鳴！

這是一場正邪雙方最後的拚鬪了，經過這一場激戰之後，江湖上大概又可以有十幾二十年的平靜。

現在勝負之分，巳經漸漸明朗。

不，從一開頭，勝負之數，就巳經可以斷言，自古以來，邪不勝正，這是永不會磨滅的眞理，邪惡勢力再龐大，再氣勢薰天，到頭來，非註定失敗不可。

現在雙方勝負之分，逐漸明朗，只是讓惡貫滿盈的邪惡結束而巳。

現在不就是逐個在結束了麼？

最先是朱九通，他一身武功，巳得斗姆眞傳十之八九，劍法凌厲詭異，實可稱得上黑道上數一數二的高手。

凌千青在仙女廟，和她動過手，合幾人之力，還不是他的對手。

這就是朱九通一上來就要找凌千青，道理也就在此，他知道凌千青不是他的對手，他才能一劍劈了凌千青，替師門出口氣。但他不知道時間雖然不過只有短短的幾個月，凌千青却在這短短幾個月中，得到姜太公和歐一峯的指點，武功在不知不覺中，精進極速。

何況當時在仙女廟觀主的雲房之中，地方不大，又有掌中指田有甲（田玉燕的義父，化名龍在田）和掌中劍卓一絕兩人被制了穴道，身邊又有田玉燕，後來又加入沈若華，無法施展「天壤一劍」，也就是說朱九通沒有機會親自領敎過凌千青的「天壤一劍」，才覺得凌千青是他手下敗

將，並不高明到那裏去。

凌千青當然也記得自己在仙女廟曾折在朱九通的手下，他外號「魔手天尊」，雙手伸縮之間，就可以施展擒拿術，當日沈若華、田玉燕手中有劍，一樣給他一手一個拿住了脈門。

凌千青有了上一回的經驗，這回和他動手，當然十分小心，首先展開「乙木遁形身法」，身形飄忽，不讓對方有機會出手，使出擒拿手法來，然後又把師門「乙木劍法」和他「斗姆劍法」正式動手，左手不捏劍訣，捏的是「天雷指」，隨時準備出手。

朱九通却不知凌千青早巳有備，因此有人連打了將近百招，雙方各展身手，劍光飛閃，拚鬪得十分兇險，朱九通就是沒有機會施展「魔天擒拿」。

那是因爲木劍門的「乙木遁形身法」，使他捉摸不定，連對方人影都覷不準，那有出手的時機。

這一來，朱九通就漸漸忍不住了，其實，凌千青也覺得和他多耗下去，沒有意思。

兩人既然都覺得忍耐不住，自然就會各展絕學，凌千青首先脚下一停，賣了破綻。

朱九通就因捉摸不住對方身法，你這一停，正是他施展魔手的機會來了，左手突然一伸，從劍光中探了出來。

凌千青左手老早就捏好了天雷訣，身形一停，左手便巳擧起。

他當日在仙女廟只覺朱九通那雙手一揑，其快無比，令人無法化解；但他此刻武功經驗都比當時初出道的時候，精進甚多，因此朱九通左手一探，他自可清清楚楚的看出來了，沒待對方抓到，身子一側，左手「天雷指」迅若奔雷，對準他胸口上點出。

但聽轟然一聲，朱九通悶哼了一聲，一個人隨指被震出七八步之多，但朱九通練成橫練功夫，刀劍不入，胸口雖然中了一指，也只是被震飛出去而巳，口中大喝一聲，身形突然凌空撲起，手中闊劍臨風連砍三劍，三道劍光，粗逾抱柱，垂直射下。

凌千青「天雷指」出手，眼看着對方凌空撲來的劍光勢道極强，口中冷哼一聲，振臂發劍，一招「天壤一劍」，及時迎起！

一道青芒，登時大盛，劍氣寒光騰空射起，朱九通三道劍光，一下落在一片青濛濛的耀目霞光之中，同時清晰的發出三聲「噹」「噹」「噹」清響，就再也聽不到聲息了。

凌千青心中好生奇怪，他直到現在，還不大明瞭這一招「天壤一劍」的奧妙，和究竟有多大的威力，因此也不知道朱九通撲入劍光之中，究竟如何了。

因爲那三聲金鐵輕震，也許是他擋開了三劍也說不定。

當下就劍勢一攻，人也跟着疾退了三步，才凝目看去。

只見魔手天尊朱九通一個人巳被攔腰截成兩段，倒臥在血泊之中，他那柄闊劍也被劍光削成數截，跌墮地上。

黑道上大名鼎鼎的魔手天尊，竟然這般容易就送命在「天壤一劍」之下，連凌千青也大感意外，看得暗暗嗟嘆，收起了長劍。

另一對是木龍車如海左手使一柄四尺長劍，獨鬥武當掌敎乙青道長。

車如海的劍勢，有如長江大河，一劍緊接一劍，連綿不絕，他不愧黑道中首屈一指的大煞星，雖然只剩了一條左手，劍勢之强，幾乎是愈攻愈急，一個瘦高人影，和劍光連成了一體，劍氣如波濤洶湧，隱挾風雷之聲！

乙青道長一柄玄武劍，形式奇古，光芒也不强，劍勢出手，只守不攻，慢吞吞的一劍連一劍推出，也只是繞着身前劃來劃去，看去似若斷若續，有氣無力，一點也不驚人；但任你木龍車如海長劍攻勢如何快速，如何凌厲，他慢吞吞的一劍，就足可把你攻出去的三劍四劍，都一起摒諸門外。

這就是武當「太極劍」精微之處，「太極劍」並不在於猛攻狠撲，以力爲勝，這套劍法，正是三豐祖師以先天太極運行之理，創而爲劍，以心使意，以意運氣，以緩勝快，以柔克剛，所以劍不去攻，而攻即在其中。

兩人交戰了將近百招，木龍車如海的攻勢始終不懈，但是無論如何攻法，也始終攻不進去。

乙青道長依然臉含微笑，劍勢悠然，一面以「傳音入密」說道：「車道兄，今日之局，你應該看得出來，貧道奉勸你及時收手，從此退出江湖，因爲不論你武功再强，一入江湖，就强中自有强中手，天山三怪，足爲殷鑑，善惡到頭終有報，黑道中人，有幾個有好收場的？忠言逆耳，道兄是否肯聽，全在道兄了，貧道不想和道兄再打下去，恕貧道告退了。」說完，長劍一收，便自後退。

木龍車如海手持長劍，木立當場，眼看朱九通和大頭鬼巳死，同來諸人，雖然還在拚搏；但對手盡是對方的門人弟子，而對方幾個名震武林的老一輩中人，今日一個也沒有出手，只要看看這一情形，斗姆這邊那有半成勝算？

車如海一念及此，不覺浩歎一聲，左手猛地一振，但聽一陣嗆啷啷輕響，一柄四尺長劍立即被震成了數截，手中巳只剩了一個劍柄，他把劍柄往地一擲，雙足倏地縱起，一道人影去勢如矢，直朝山下投去。

他震斷手中長劍，正表示從此退出江湖之意。

乙青道長看得暗暗點頭，忖道：自己總算點化了木龍！

管秋霜和黑扇秀士常三元這一對，此時也結束了。

那是管秋霜連使「金蓮劍法」，附近一丈方圓，幾乎全是她的劍影，遍地幻起朶朶金蓮，兀是攻不進去，心頭一氣，霍地後退兩步，手腕一振，把誅神劍朝空中擲起。

黑扇秀士一柄鐵骨摺扇，反覆揮洒，從扇上劃出來的勁氣，有如一堵氣牆，他一上手就看出了管秋霜劍法精奇，是以攻少守多，這是他先求自保，再求克敵的戰略。

此時驟覩管秋霜急急後退了兩步，脫手擲起長劍。

方才凌千青、管秋霜等人和天山三怪動手，管秋霜也曾擲起長劍，那時劍光騰空，霞光萬道，根本沒有看得清楚；但經這一番動手，他感覺出管秋霜劍法雖精，要想勝過他却也沒那麼容易。

管秋霜擲起長劍，他心中還暗暗好笑，忖道：「妳長劍在手上，還勝不了我，長劍脫手，又有何用？」

心念一動，不覺起了求勝之意，剛才旣採守勢，現在妳長劍脫手，正該由我來發動攻勢的時候了。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他念頭一動，也立即後退了一步，鐵骨摺扇一指，正待欺身直上，突然間發覺頭頂上有一股森寒劍氣緩緩往下罩落！

黑扇秀士在黑道上也是數一數二的高手，自然立時警覺，仰首望去，只見到一柄精光耀目的長劍，橫在半空中緩慢的下落！

本來你朝空擲上去的長劍，不論你使的什麼手法，但等劍落下之時，應該劍尖在下，垂直落下才是，不應如此橫着下來的。

長劍橫在空中，已經有些古怪，居然還會從劍上發出森寒的劍氣來，瀰漫上空，幾乎已籠罩住自己全身！

不，籠罩了一丈方圓！他雖然識得劍氣厲害，但總覺得劍勢下落甚緩，自己只要擧扇一擊，立可把它擊落。

誅神劍下落之勢雖緩，總是在往下落，沒在半空中停留，眼看由三丈高處，落到一丈左右。

現在距離他頭頂，只剩九尺、八尺、七尺……

劍氣愈來愈寒，幾乎直砭肌骨！

黑扇秀士早巳手持鐵骨摺扇，待機而動，只要把長劍擊落，管秋霜手無寸鐵，那時他再追擊過去也來得及，這時他看長劍落到七尺光景，口中發出一聲大笑，身形驟然撲起，鐵骨摺扇凝足十成功力，迎着誅神劍擊去。

劍扇還未交擊，橫空下落的長劍因劍氣受到黑扇秀士上衝的眞力一激，下落之勢突然轉快。

黑扇秀士大笑聲中，忽然變成一聲慘嘷，寒光一閃而下，把他連扇帶人劈爲兩爿。

黑扇秀士這聲慘嘷，聲音中可以聽得出來，是由驚駭而至絕望的嘶號！

過天星汪照延在揮舞着九節軟鞭和歐一峯的長劍拚搏正酣，聽到這聲慘嘷，心頭一驚，迴目看去，戰場上死的死，走的走，餘下來的巳只剩下自己和過關刀劉有祿，白虎煞王進士三個了。

心中不禁一寒，口中大喝一聲，長鞭接連攻出三招，把歐一峯逼退了一步，突然雙足一點，身形縱起，口中厲笑道：「老子失陪！」

歐一峯大笑着道：「哼……你還想走麼？」

縱身追撲過去，振腕一記「天雷指」朝他後心襲去。

過天星這外號，表示他輕功極高，兩人一前一後縱身而起，歐一峯要想追上他，自然不是易事；但指風出手，可比人快得多了。

過天星沒想到他會在後追逐之際，發指遙擊，但聽轟然一聲，背上如遭雷擊，已被「天雷指」擊中，一個人垂直往下跌落。

管秋霜剛剛拾起長劍，曾見人影落下，只當他看到黑扇秀士慘死，要向自己下手，所以她連想也沒想，揮手一劍橫掃出去。

過天星一身武功，原也甚是了得，背後雖被「天雷指」擊中，但也只被擊得眼冒金星，背上傷痛有如火灼，眞氣被震散了一大半，雙足落地，還待再一點足，縱身飛起。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那知雙脚堪堪落地，管秋霜匹練橫空，飛捲而至，這一下奇快無比，但覺腰間一涼，巳被劍光掃過，攔腰切成兩截！

過天星右手掟着軟鞭，望着管秋霜，雙目轉動，口中發出一聲驚「啊」，苦澀的道：「小丫頭，好快的一劍……」說聲出口，身子搖了兩搖，才噗通一聲，上身和下身分開，倒了下去。

管秋霜沒想到他被自己長劍攔腰掃過，還會望着自己說話，不覺驚得後退了三步。

過關刀劉有祿和沈若華、畢秋雲兩支長劍動手，他過關刀雖然刀勢威猛，倒是不存殺心，只是像在喂招一般。

白虎煞王進士和小沙彌還是像鬥牛一般，兩人互扣着手腕鬥着，推來推去的在糾纏着。

這時劉有祿、王進士兩人耳中，同時聽到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劉有祿、王進士，你們兩個平生尙無大惡，只是交友不愼，自然不該在這場刧數中送命，還不快走，更待何時？」

這話聲雖細，但却震得兩人心頭狂跳，幾乎被震散了眞氣！

兩人不由大吃一驚，急忙收手，往後躍退，心知這說話的大概就是姜太公了。再擧目一看，場中已只剩下斗姆和那瘋和尙一對了。這時候不走更待何時？兩人互看了一眼，急忙轉身正待往山下走去，只聽耳中又响起那一縷聲音，說道：「今後好好做人吧！」兩人聽了驚得一身冷汗，那裏還敢停留，同時縱身躍起，朝山下奔去。

現在全場之中，只剩下斗姆和何眞眞兩人了。何眞眞是在敎田玉燕劍法。眞正劍發如同潑風，拚着老命的，只有斗姆一個人了。

瘋和尙是有意纒住她的，他始終沒有還手，只是東鑽西閃，在斗姆飛旋得像龍捲風一般的劍光中，和斗姆在捉着迷藏，一回躲到她身後，一回又閃到她左右。「斗姆劍法」，名震武林，辛辣凌厲，雖九大門派的劍法，也略有遜色；但不論她劍光如何綿密，就是截不到瘋和尙的一角僧袍。

瘋和尙大聲叫道：「喂，鶯兒，妳怎麼還不相信？妳眞的忘了阿干？眞的要我老命？那我就讓妳殺好了。」

人影一閃，端端正正的站在斗姆面前，一動不動。

斗姆縱然是兇人，但阿干究竟是她青梅竹馬的朋友，手中長劍劃到一半，不由猶豫起來。

瘋和尙道：「鶯兒，妳果然認出我來了，那就不要再像這樣兇巴巴的要殺人了，來，把劍給我……」

伸手去拿她長劍。

斗姆突然厲聲道：「你再伸過來，我就削斷你的手。」

「妳削不斷的。」

瘋和尙五指一攏，一把抓住了劍双，笑嘻嘻的說道：「我佛說：削就是不削，不削就是削，斷就是不斷，不斷就是斷，我不給妳削，誰給妳削？來！快把劍拿來吧！」

斗姆不知怎的，一掙沒動，反而讓他把劍奪了過去。

瘋和尙右手執劍，伸出左手，說道：「妳不削，我就削給妳看。」說着，右手連揮，劍鋒直落，朝手指上削去，但聽「篤」「篤」連聲，劍鋒砍在手指上，火星四射，他越砍越有勁，「篤」「篤」之聲不絕於耳，火星繼續飛濺，斗姆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劍，砍得缺口纍纍！

斗姆看得又氣又怒，雙脚一頓，縱身飛起，朝山下投去。

瘋和尙一下擲下長劍，大聲叫道：「鶯兒……妳從前曾經說過的，阿干去當和尙，妳就去當尼姑，現在是當尼姑的時候了……」

人如長虹，跟着追蹤朝山下撲去。

何眞眞一見師父離去，也立即捨了田玉燕，轉身飛奔而去。

田玉燕一怔，大聲叫道：「何姐姐，妳不要走呀！」

她這一喊，聶小香、管秋霜、畢秋雲、沈若華也飛快的趕了過去，口中同聲叫着：「何姐姐……」

但何眞眞去勢極快，一條人影，已經越去越遠，終於消失不見。

金羅漢大通大師合十道：「善哉！善哉！今天總算沒肇大刧，這是武林之幸，姜老施主，諸位道長，此間諸事巳了，老衲要先行告退了。」

姜太公、木劍道人、乙青道長、商子畏等人連連拱手道：「大師請。」

金羅漢帶着小沙彌飄然下峯而去。

姜太公呵呵一笑道：「這裏的事，留給歐老弟善後，咱們也該走了。」

當下姜太公、木劍道人、華山商子畏、武當乙青道長和八個門人，也相繼離去了。

歐一峯、凌千青夫婦和沈若華、管秋霜、畢秋雲、田玉燕等人也同時恭送師父下山。

山頂上登時顯得十分冷清，衆人回身看去，東棚之中，還站着一個身穿綠色衣裙的少女，獨自站在棚下。

聶小香走了過去，含笑叫道：「陸師妹，妳還沒走？」

原來她正是柳鳳嬌門下的陸小翠。她已把師父柳鳳嬌的屍體在山頂上挖了個坑埋好，一手理理鬢髮，迎着聶小香說道：「小妹奉師叔（何眞眞）之命，留在這裏的，紫衣帮的人，被囚在仙女廟，師叔要小妹替大家帶路，去放人的。」

畢秋雲含笑道：「狀元娘子，妳還認識小生麼？」

聶小香奇道：「二姐，妳怎麼叫陸師妹狀元娘子呢？」

陸小翠粉臉一紅，啐道：「妳才是狀元娘子呢！」

這時凌千青已帮同歐一峯把死在峯頂的幾具屍體，運集一處。歐一峯捧了一堆樹枝，蓋在他們屍體之上，抱抱拳道：「諸位道兄應刧而生，應刧而逝，但願武林刧數，至此爲止，從此祥和安康，永泯殺孽，兄弟只好把你們火化了。」

說完，撕下一角長衫，放在掌心，雙手連搓幾搓，布條立即冒出白烟，雙掌一揚，朝樹枝中投去，但見白烟在瞬息之間，化作了火光，熊熊燃燒起來。

凌千青知道他練的風雷門武功，却沒想到他居然練成了道家三昧眞火，這份功力，武林中巳是罕見。

歐一峯回頭笑着道：「咱們也可以走了。」

一行人由歐一峯爲首，走下五老峯。

田玉燕說道：「何姐姐怎麼要一個人走得這麼快呢？她和我們一起走，該有多好？」

沈若華道：「何姐姐是好人，我想她有不得不走的苦衷。」

田玉燕道：「她有什麼不得不走的苦衷呢？」

畢秋雲道：「五妹，妳年紀還小，過些日子，慢慢就會懂。」

田玉燕道：「妳也只不過比我大了兩歲。」

畢秋雲笑道：「就是差了這兩年，妳才不懂。」

一旁的凌千青只是聽她們說話，並沒有開口，心中總覺得對何眞眞有着一份歉疚！

× × ×

幾日之後，一行人趕到仙女廟，有陸小翠帶路，順利的放出紫衣煞神霍天生和沈大娘、田有甲、卓一絕等人。

歐一峯夫妻母女重逢，田有甲祖孫相見，自有一番悲喜。

蕭成化巳在仙女廟的一場拚搏中傷重致死，人死不記仇，畢秋雲也自然不用再提母仇了。

凌千青、管秋霜大仇得報，自然要回去祭奠亡父在天之靈。

聶小香因陸小翠只有一個人，無家可歸，就拉她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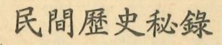
沈若華、畢秋雲、田玉燕姐妹情深，不願分離，也要跟凌大哥夫婦和管秋霜同去。

歐一峯朝沈大娘笑道：「她們要去，就讓她們去吧，江湖上雖然平靜了，但還有許多事，仍要他們年輕人去做的，他們志同道合，做父母的大可不必爲他們多操心。」

田有甲朝卓一絕看了一眼，大笑道：「歐老哥說得是，卓兄，年輕人有年輕人的朋友，咱們年老的也有年老的朋友，咱們喝酒去。」

作者寫到這裏，本書故事正好結束，謝謝讀者。

（全書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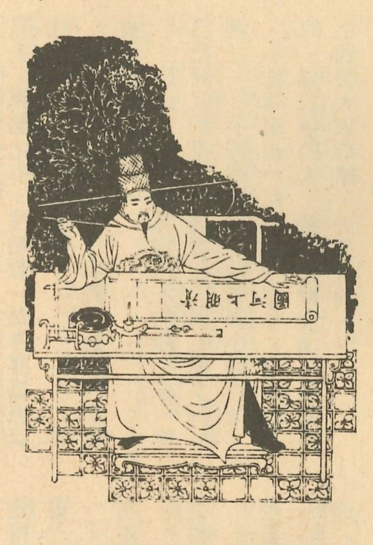


筆中毒弩

王春秋・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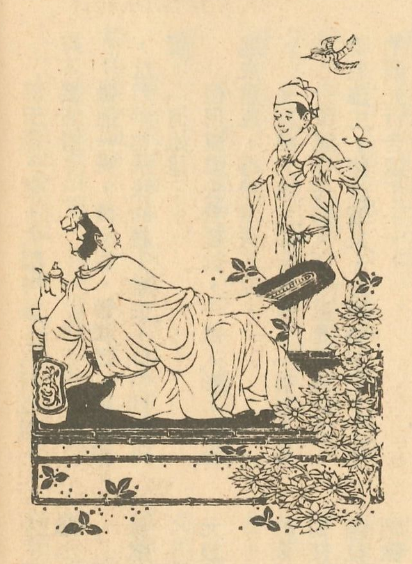
1　汴京（今河南開封），是北宋最繁華的都市。商賈雲集，人物薈萃，熱鬧非凡。每逢清明，宮人車馬朝陵，民間祭掃，幾乎傾城而出，倍覺喧囂。翰林畫史張擇端，用他神來之筆，生動描繪了這一盛況。



2　這軸細窮毫髮、巧奪天工的藝術傑作，當時即被作爲國寶收入緝熙殿。宋徽宗興緻勃勃地用瘦金體在卷面題上「清明上河圖」五字。



3　金兵攻入汴京，「清明上河圖」也蒙難遭劫。及至蒙古滅金，這軸名畫便進了元朝秘府。



4　時隔未久，宮中裝裱匠人便用僞本偷換出「清明上河圖」眞迹，並以高價售給某貴官。不料爲貴官負責收藏書畫的人，卻又將此畫偸賣給了武林姓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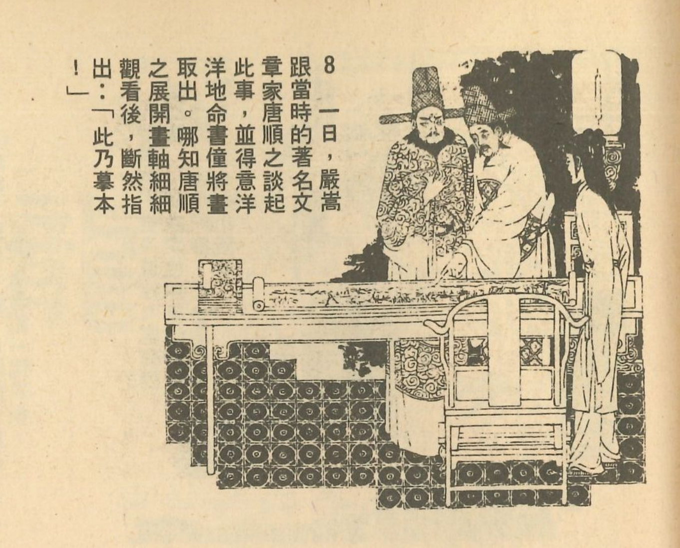
5　那位姓陳的，後因經濟拮據，急於將「清明上河圖」脫手。元朝學者楊准，深知這是繪畫中的神品，於是毫不遲疑地傾囊將此畫購來。



6　到了明朝，這軸名畫又幾易其主。據說，正當巡撫王杼得到此畫時，卻被奸相嚴嵩獲悉。老奸凭仗權勢，立即派人去向王杼索取。



7　王杼不願媚附權奸，便覓請高手臨摹了一幅，送至相府。嚴嵩不知是贋品，欣然收藏了起來。



8　一日，嚴嵩跟當時的著名文章家唐順之談起此事，並得意洋洋地命書僮將畫取出。哪知唐順之展開畫軸細細觀看後，斷然指出：「此乃摹本！」

9　嚴嵩這才發覺受騙，不禁惱羞成怒，隨即嗾使黨羽揑造事實，彈劾王杼貽誤軍機，將杼逮至京城，處以死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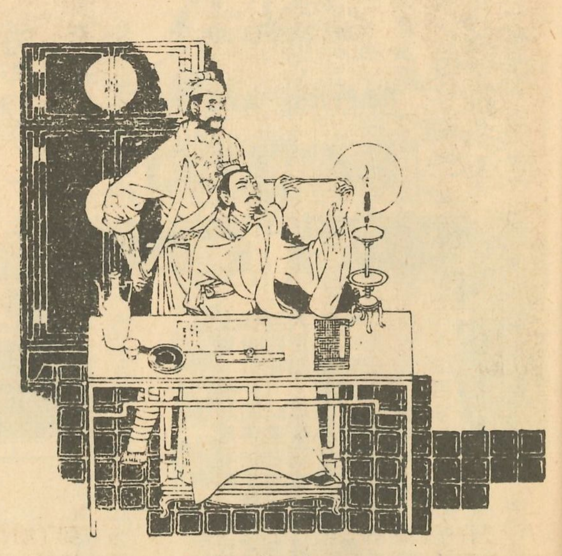
10　王、唐兩家原有夙怨。這次又因唐順之的一句話，致使王杼喪命。所以，王杼之子王世貞（當時文壇領袖之一）更是恨得咬牙切齒，决心要報殺父之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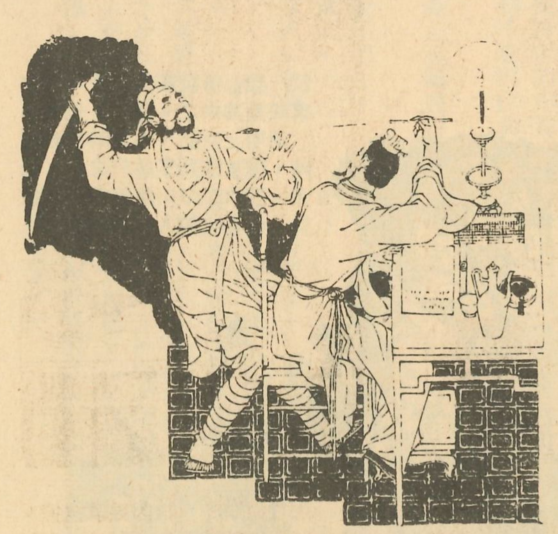
11　一個風雨之夜，唐順之正在挑燈讀書，冷不防有人從背後揪住他頭髮，把刀架在頸脖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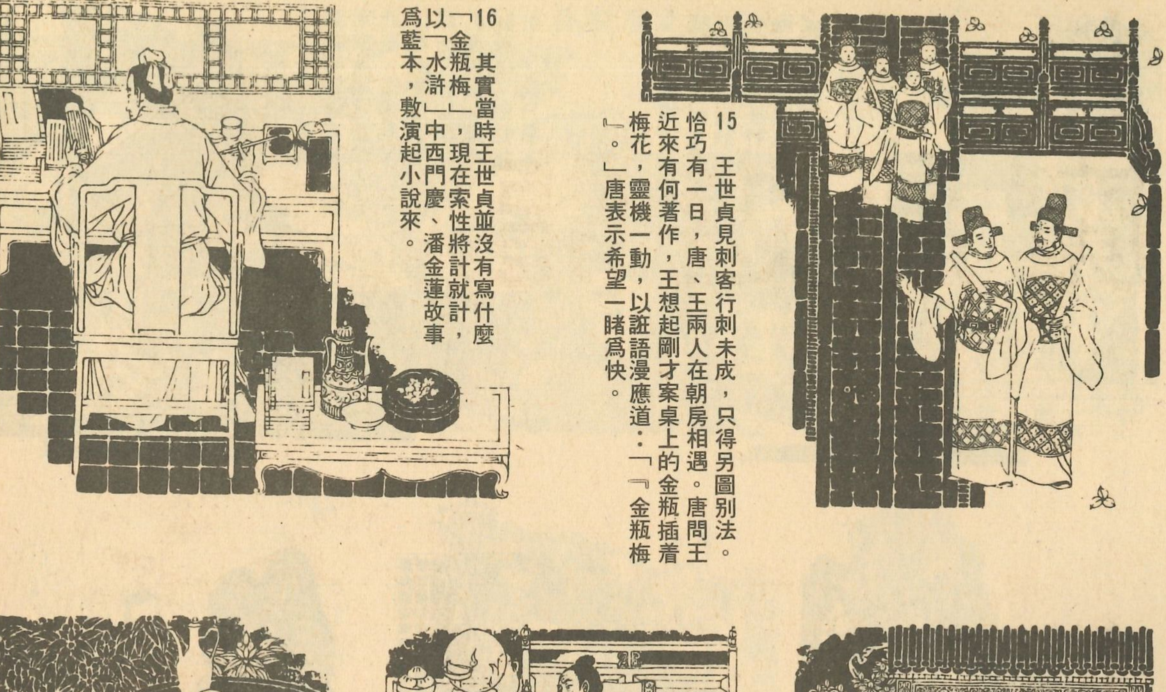
12　唐順之猛然一驚，一身冷汗。但他隨即鎮靜地對刺客說：“我不逃死，但求讓我寫一紙遺書。”刺客料他逃遁不了，就站在椅後看他書寫。



13　唐順之方寫數句，忽然筆頭脫落，於是就把筆杆靠近燈火，假裝修筆。



14　刺客做夢也沒想到這筆杆乃是毒弩。弩機遇熱突發，“嗖”的射出一支利簇，正中刺客咽喉，當場斃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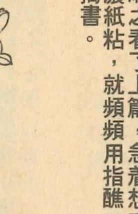
15 王世貞見刺客行刺未成，只得另圖別法。恰巧有一日，唐、王兩人在朝房相遇。唐問王近來有何著作，王想起剛才案桌上的金瓶插着梅花，靈機一動，以謊語漫應道：「『金瓶梅』。」唐表示希望一睹爲快。

16 其實當時王世貞並沒有寫什麼「金瓶梅」，現在索性將計就計，以「水滸」中西門慶、潘金蓮故事爲藍本，敷演起小說來。



17 王世貞一面撰寫，一面雇來梓工刻版，令以毒汁濡墨印刷。隨寫隨印，隨時送給唐順之觀看。





18 唐順之看了上篇，急着想看下篇，墨濃紙粘，就頻頻用指醮口水，潤紙揭書。

19 書盡毒發，唐順之猝然而亡。

20 類似傳說甚多，王、唐故事只是其中之一罷了。但是，「清明上河圖」在當時幾經輾轉，確實落到了嚴府之中。公元一五六二年，嚴嵩被籍沒家財，此畫也歸入明朝內府。



21 明亡後，「清明上河圖」入深宮，藏於延春圖。末代皇帝溥儀將，此圖帶往長春偽宮。日寇投降後，此畫在兵火劫餘，又流入民間。直到解放後，這幅現實主義繪畫傑作才真正回到人民手中，安然藏於首都博物館。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魔鳳遊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井望天爲了不敢多樹仇敵，對地鼠門的兩個黑衣人潛入堡內招待酒食，從中打聽二人的身份，知他們是銀鼠級別，比金鼠低一級，比鐵鼠高一級，也不是泛泛之輩，劃喻他們不要再來，這不過是打個招呼，至於他們已接受人委託來偷東西，亦不能不防，故預先佈置三義弟楚定一留堡內嚴加防守，叫伍明珠向父親辭行，然後和她一起去棲鶴潭，悄悄離開伍家堡，先喬裝上路，到了棲鶴潭，由伍明珠找到那棵青松，在樹上尋到一秘笈，被魔手齊四發現，井望天掩護伍明珠離去，齊四帶虎犬尋踪趕至，大石後有人向他們示警，似友非敵……

埋藏邪刀訣　折回觀動靜

齊四雙目滿是冷厲神光，緩緩說道：「老夫幾乎被你矇了過去，此刻，你還有什麼話說？」

井望天淡淡一笑，道：「齊兄，這話就有些强霸了，在下並未謊言相欺，怎會矇了齊兄？」

齊四冷笑一聲，道：「虎口中的淬毒暗器，已顯示閣下的來歷，用不着再作僞裝了……』

井望天說道：「在下一直沒有報過姓名？……」

齊四接道：「現在應該說了吧！」

井望天點點頭道：「井望天。」

齊四道：「追魂秀才井望天，中州三傑中的井望天？」

井望天道：「正是區區。」

齊四道：「州中三傑的名氣雖然不小，但還唬不住我齊某人，閣下到此的用心何在？那位姑娘又是何人？你井老二如是不能給齊某人一個圓滿的答覆，齊某人只好留下你了。」

井望天神情肅然，道：「這位姑娘是誰！恕不奉告，至於井某到此，倒是爲查證一事而來。」

齊四道：「什麼事？」

井望天說道：「天駝叟，是否也在此地？」

齊四道：「找他做什麼？」

井望天道：「算賬。」

齊四愕了一愕，道：「算賬，算什麼賬？」

井望天略一沉吟，決定了實話實說，道：「你認識井老二，大概總知道伍老大吧！」

齊四道：「伍堡主？」

井望天道：「不錯，伍家堡主長子伍英，就在棲鶴潭畔，被人以重手法擊傷了內腑，奄奄一息時，送回了伍家堡。」

齊四道：「這件事發生多久？」

井望天道：「十日之前吧！人送回伍家堡已經快斷氣了，只說出三四句話，人就嚥了氣。」

齊四說道：「十日前，齊某人不在此地。」

井望天道：「那三四句話中，有兩句最重要的，就是，他傷在天駝叟之手。」

齊四道：「井老二，就齊某人所知，天駝叟並不在棲鶴潭。」

井望天道：「照你這麼說來，伍公子不是建在天駝叟手下了？」

齊四道：「這個你只有找天駝叟去求證了。」

井望天心中暗道：看他愕然神情，不似裝作，但英兒遺物，既然在此地找到，那證明了他當時的神智，仍然十分清醒，這件事疑竇重重，很難求得明確的證據，先把事情向他頭上套一下，再作道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會不會有假冒天駝叟名號的人傷了伍英？」

齊四冷笑一聲，道：「冒充別人的名號，也還罷了，但天駝叟，是個天生的駝子，除非用一個駝子來冒充他，別人就算是想冒充，也是冒充不成。」

井望天吁一口氣，道：「不瞞齊兄說，當時，伍英的雙目已盲……」

齊四又是一呆，道：「你是說他的眼睛瞎了！」

井望天道：「是，他如眼睛不瞎，就算遇上天駝叟，也不會死在他的手下。」

齊四搖搖頭，道：「十日前，齊某人不在此地，但相差也不過一兩天，這地方沒有天駝叟，伍天義的兒子，不是齊某所殺……」

井望天接道：「齊兄，如是有人在這棲鶴潭畔殺人，你們是否知道？」

齊四臉上泛現出了一股很奇怪的神色，說道：「我如說可能不知道，你相不相信？」

井望天道：「哦……」

齊四道：「確然有這樣的事，每天之中，很可能有那麼個把時辰，咱們不知道潭畔發生的事情。」

井望天道：「齊兄，這話很難叫人相信……」

齊四道：「今日之事，就是很好的證明。」

井望天道：「請教。」

齊四道：「我們巡山猛虎，和追踪虎獒，照理而言，兩位一到棲鶴潭，我們就會發覺，甚至兩位人未到，咱們已經發覺了。」

井望天不得不承認這話，只有點了點頭。

齊四道：「但事實上，兩位到了棲鶴潭畔有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被我們發覺，對是不對？」

井望天不能不承認，只好又點點頭。

齊四道：「這就是諸位趕的又巧，又不巧了。」

井望天道：「怎的又巧又不巧？」

齊四道：「兩位如早來一個時辰，能在我們未發覺之前離去，那是趕的巧，但兩位來的很巧，可惜兩位停的時間久了一些，終於被我們發現了，所以，又可謂不巧……」

目光盯注在伍明珠的身上，接道：「井兄雖然不肯見告這位姑娘是什麼人，但已不難猜到，不是伍堡主的千金，就是中州三傑門下的弟子。」

井望天道：「事情已經說明了，兄弟相信齊兄的話，伍英不是齊兄所殺，天駝叟既然不在此地，兄弟也不能多留，就此別過。」

齊四冷笑一聲，道：「井兄就這樣走了麼？」

井望天道：「齊兄的意思是？……」

齊四接說道：「兄弟未發覺兩位到此，也就算了，既然發覺，總不能就這樣放過兩位，何況，井兄又毒斃了咱們巡山猛虎。」

井望天說道：「齊兄似是要留下我們了？」

齊四道：「除非井兄能給我一個很滿意的交代。」

井望天道：「咱們尋兇至此，就憑你齊四幾句話，咱們信了你，至於打死巡山猛虎，那要怪責屬下先縱虎傷人，在下爲了保命，不得不下毒手，情非得已。」

他心中有很多疑點，還未參悟透徹，不願就此動手。

齊四大約也憚忌中州三傑，沉吟了一陣，道：「井兄，你能不能據實回答兄弟幾句話？」

井望天道：「齊兄請問。」

齊四道：「你們到棲鶴潭多少時間，被兄弟手下發覺？」

井望天據實說道：「不足一盞熱茶的工夫。」

齊四說道：「井兄發現了什麼事情沒有？」

井望天搖搖頭道：「沒有，湖水平靜，林中棲鶴未驚。」

齊四道：「井兄，當時，這位姑娘也在場麼？」

井望天道：「不錯，她藏身在一株松樹之上，借在下擊斃猛虎的紛亂之間，先行退出。」

齊四道：「井兄還不肯見告這位姑娘的姓名麼？」

井望天說道：「其實，說了也沒有什麼。」

齊四道：「在下洗耳恭聽。」

井望天道：「這位伍姑娘是在下伍大哥的千金。」

齊四點點頭，道：「這就是了，天駝叟確不在此，以中州三傑在江湖上的名聲，在下相信你井二爺說的句句眞實，兩位可以請便了。」

井望天道：「英侄遺言，傷於天駝叟的重手之下，齊兄既然保證天駝叟不在此地，兄弟也不便再說什麼，但我們不會就此罷手，我們要一直追查下去……」

齊四接道：「這一點，井兄放心，爲了洗脫兄弟的嫌疑，我也會帮你追尋天駝叟的下落，兄弟爲人，向不輕諾，這一點，想井兄定然是可以信得過了？」

井望天道：「伍家堡隨時歡迎齊兄光臨。」

齊四一招手，道：「咱們走。」帶着兩隻虎獒和從人，轉身而去。

目睹齊四背影消失，井望天回顧身後巨岩，道：「朋友，請出來一會如何？」

巨岸後飛起了一條人影，輕輕的落在兩人身前。

是一個年輕的人，一襲青衫，劍眉朗目，英俊中帶着一股瀟洒。

井望天打量了青衫人一眼，只覺他星目中神光隱隱，是一位不凡人物，却想不出江湖上有這麼一位高人。

他心中在想，青衫人却先說了話，道：「恭喜兩位，魔手齊四，自負老江湖，但比起中州三傑的井二爺，似是還差了一截，不過，可一不可再，兩位已然取物到手，應該離開了。」

這青衫人一開口，字字如鐵錘擊岩，完全抖露出兩人心中之秘來。

伍明珠眨動了一下眼睛，道：「你是誰？」

青衫人笑一笑，道：「姑娘，在下是誰，似乎無關重要，這地方很快就要掀起一片驚天駭浪，兩位身懷要物，不宜多留，早些回去吧！」

井望天道：「少俠金玉良言，井某人十分感激，有緣會晤，豈可不留姓名，但不知少俠肯否見示？」

青衫人道：「井前輩，相逢何必曾相識，何況在下名不見經傳，說出來，井前輩也未必知曉，倒不如省了算啦！」

井望天呆了一呆，道：「少俠……」

伍明珠突然接口，冷冷說道：「我們不能走。」

青衫人道：「不能走？爲什麼？」

伍明珠道：「我們來此找東西，用心在此。重要的還是找出殺害家兄的兇手，如今兇手還未查明，怎能就此離開？」

青衫人道：「令兄先被人點了雙目，對麼？」

伍明珠道：「不錯。」

青衫人道：「然後，他被人以重手法擊傷內腑？」

伍明珠怔了一怔，道：「你好像是很清楚家兄被傷的事。」

青衫人道：「十餘日前，我親眼看到一個雙目已盲的年輕人，身受重傷，爬行在地上……」

伍明珠接道：「哼，你這人怎麼見死不救。」

青衫人淡淡一笑，道：「我見他之時，他已經受了重傷，在地上爬行。」

伍明珠說道：「所以，你就沒有理會他？」

青衫人道：「他傷勢很重，口中流出的鮮血，隱隱見碎裂的內臟，在下曾出手相救，但却被令兄劈了一掌。」

伍明珠呆了一呆，道：「怎麼會？我哥哥是一個很有教養的人，你救他性命，他怎會出手傷你？」

青衫人道：「姑娘，他傷得太重，神智已然有不清，但他却有着强烈的求生意志，在下雖然中了一掌，但對他强烈的生命力．和求生的意念，仍然十分敬佩。」

井望天道：「那一掌，沒有傷了少俠吧？」

青衫人笑一笑，道：「沒有，但力道仍然十分强大……」

伍明珠接道：「所以，你就不敢再救他了？」

青衫人微微一揚劍眉，道：「那時間，有兩個人奔了過來，在下不願和他們相見，只好先行退走，以後，那兩個用了一副可以臥在上面的軟兜，抬他離去。」

伍明珠道：「哼！你如是眞的救他，也許他不會死。」

青衫人道：「就算不惜所懷靈丹，也無法挽回他的性命，他傷的太重了。」

井望天心中奇道：「明珠一向知書達禮，此刻怎的一味出言頂撞別人？」

只聽伍明珠一聲冷笑，道：「你身懷靈丹，捨不得施用，是麼？」

青衫人臉色微變，已想發作，却又忍了下去。

井望天一拱手，道：「少俠，明珠姑娘爲了兄長之死，性子急躁，如有開罪之處，在下這裏陪禮了！」

青衫人道：「唉，井前輩，如肯相信在下之言，那就請早離去吧，這地方不是善地。」

伍明珠道：「我們偏不離去，你又能怎樣？」

井望天一聽這不像話，急急叱道：「明珠，怎可如此無禮！」

目光轉注到青衫人的身上，接道：「少俠，這裏可是即將有事麼？」

青衫人道：「正是！一場充滿着血雨腥風的大變即將發生，兩位身懷伍公子的遺物，留在此地，必被捲入一場風波之中，實非良策。」

井望天點點頭，道：「多承明敎，在下這就離去，少俠不肯示告大名，在下也不敢勉强，但日後路過伍家堡時，萬望能到堡中一晤，井某必竭誠歡迎。」

回顧了伍明珠一眼，道：「珠兒，咱們走吧！」

當先舉步行去。

井望天走了，伍明珠不能不走，但她臨去之際，冷冷的望了青衫人一眼，道：「危言聳聽！」

青衫人沒有計較，轉身一躍，又隱入大岩石之後。

井望天一口氣走出了四五里路，才放緩腳步，道：「明珠，你不相信他說的話麼？」

伍明珠道：「我……我有些懷疑。」口氣很猶豫，找了半天，才找出個有些懷疑。

井望天道：「這一點，二叔和你的看法不同，我覺得他不是騙咱們，而且，也沒有騙咱們的理由。」

伍明珠道：「二叔，他一個陌生人，咱們也不能完全相信他。」

井望天雙目凝注伍明珠的臉上，只瞧得她緩緩垂下了頭。

井望天飽經世故，善觀氣色，已從明珠姑娘臉上的神情中，看出了一些端倪。

那青衫人實在長得英俊，但更吸引人的是那一股飄逸的風度，也就是所謂氣質了。

井望天輕輕歎息一聲，道：「明珠，我雖看着妳由小長大，但咱們叔姪間見面的機會不多，這一次，英侄之死，使爲叔的忽然間發覺了妳的才華，老實說，我有些吃驚，想不到，妳一個足不出戶的大姑娘，竟有着人所難及見識……」

伍明珠抬起了頭，接說道：「二叔這樣稱讚珠兒，珠兒就斗胆說出心中的想法了。」

井望天說道：「珠兒，二叔心中，已經有些佩服妳了，說一說看，妳有什麼看法？」

伍明珠道：「魔手齊四，隱於這棲鶴潭爲了什麼？這裏雖然風景幽美，但却不適合開山立窰，也不是練功、避世的好地方。」

井望天點點頭，道：「對！」

伍明珠道：「但他留在這裏，定有着非常的因由。」

井望天道：「不錯，他們要留在這裏，又不准別人接近，定然和棲鶴潭這片地方有關。」

伍明珠道：「二叔，棲鶴潭的水不能搬走，他們留這裏，用心只是找一件物品，也許它隱藏在潭水裏，在它也許是那萬鶴棲息的松林之中。」

井望天道：「賢姪女說的有理。」

伍明珠道：「還有那位青衫人，他又爲什麼留在這裏？」

井望天道：「難道也在覬覦這裏的藏物？」

伍明珠說道：「苟非如此，他爲什麼躲在這等荒涼的地方，甘願受風吹日晒之苦？」

井望天道：「爲叔的眞想不通，他們要取什麼物品，留這裏如此之久。」

伍明珠道：「珠兒也無法猜出他們在找尋什麼。但能值得他們等候如此之久，定然是一件很珍貴的東西。」

井望天不覺點點頭道：「賢姪女的意思是？……」

伍明珠接道：「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咱們留下來，暗中監視那青衫人，看看他究竟在玩什麼把戲。」

井望天沉吟了一陣，道：「明珠，咱們留在這裏，值得麼？」

伍明珠道：「値得，這是一件大事，可能和整個武林有關，再說，天駝叟如眞的殺死大哥的兇手，决非不期然而遇，定會再到棲鶴潭來。留在這裏一舉兩得，既可找到殺死大哥的兇手，也可以瞧出齊四留在這裏究竟找什麼東西？」

井望天道：「珠兒，咱們如是太久了不回去，只怕堡主和妳娘焦急。」

伍明珠道：「這個，咱們不妨暗裏僱一個可靠的人，走一趟伍家堡，最好把三叔也請來。」

井望天道：「好！就這麼辦！」

語聲一頓，接道：「明珠，妳在潭畔青松上，究竟找到了什麼？」

伍明珠說道：「是一本羊皮封面的秘笈。」

井望天哦了一聲，道：「上面寫些什麼？」

伍明珠道：「珠兒沒有仔細看，約略一眼，發覺上面似乎是記述一種刀法。」

一面由懷中摸出了那本羊皮封面的小册子送了過來。

井望天接在手中，看那小册很薄，至多不過十頁。

外面是羊皮封面，裏面是白絹作頁。

井望天隨手翻了一頁，只見上面寫着「陰陽合一，刀出無情」。

上面還畫了一張圖，拔刀的姿勢圖。

井望天心中微微震動，立刻合上絹册，道：「珠兒，你識得此物麼？」

伍明珠搖搖頭，道：「珠兒不識，那羊皮封面上，本來寫有篇名，但因年代久遠，字跡脫落了。」

井望天說道：「妳看過這絹册的內容麼？」

伍明珠道：「看過一部份。」

井望天歎息一聲，道：「這本絹册，好像是傳說中的『陰陽刀訣』。」

伍明珠的粉頰上，無端的飛起了一層紅暈，道：「二叔沒有看？」

井望天道：「沒有，我只看幾個字，賢姪女看了多少？」

伍明珠道：「看了幾頁。」

井望天說道：「珠兒，妳却看到些什麼？」

伍明珠道：「我……我……」

本來低垂的螓首，緩緩抬了起來，望着井望天，臉上的紅暈，更見濃重。

但她究竟是個充滿着智慧的少女，沉思了一陣，緩緩說道：「那書上畫了很多的人形，不好看。」

井望天道：「男女都有的圖形？」

伍明珠點點頭。

井望天接道：「這就不會錯了，這是一門很奇怪的刀法，聽說修習這刀法的人，必須要一男一女，叫作合藉雙修。」

伍明珠羞怯的四顧了一眼，道：「二叔，這刀法是不是很厲害？」

井望天沉吟了良久，道：「明珠，二叔不想騙妳，妳是個很具才慧的人，我相信妳自己能够辨別是非……」

伍明珠接道：「二叔，你有什麼事，只管吩咐，珠兒洗耳恭聽。」

井望天道：「陰陽刀法很凌厲，但在武林中，是一種很邪惡的刀法，爲人不恥，聽說這種刀法，能把好人練成一身邪氣，壞的人會練得更邪惡。」

伍明珠道：「哦！」

井望天說道：「明珠，這陰陽刀法，在江湖上，一度很囂張，大江南北，都被它鬧得烏烟瘴氣，後來，少林、武當，兩大門派，一手一齊出動，聯合了江湖上很多門戶，全面圍剿，事情鬧了一年多，才平靜下來，陰陽門中的弟子，全部被捕殺淨盡，想不到陰陽刀訣，却仍然留在江湖上。」

伍明珠問道：「這事情距離現在多久了？」

井望天道：「大約有五十年了，二叔也沒有趕上這場熱鬧。」

伍明珠道：「大哥在那裏找到這陰陽刀訣呢？」

井望天道：「這是個謎，我們目前還無法瞭解。」

伍明珠道：「咱們乂如何處置『陰陽刀訣』？」

井望天道：「最澈底的辦法，就是把這本陰陽刀訣毀去，……」

伍明珠接道：「二叔，這不是太辜負大哥的心意麼？」

井望天道：「是的，陰陽門潰散了五十年，但這本陰陽刀訣的年代，至少是百年以上之物，可能就是他們創立這一個門戶的眞本，毀去了，也實在可惜。」

伍明珠道：「二叔，大哥爲了這本陰

陽刀訣，送了一條命，咱們如若毀去，不但使他死難瞑目，而且，還可能因此引出一場無法解釋的紛爭。」

井望天點點頭，說道：「不錯，如若那重傷你大哥的兇手，提出確實的證據之後，可能會引起一場很大的誤會，齊四證明咱們來過棲鶴潭，那就更叫人有口難辯了。」

伍明珠道：「珠兒也這樣想，毀了它，不如留着它。」

井望天道：「也不能留着。」

伍明珠道：「那要如何？」

井望天道：「咱們把這本陰陽刀訣送到少林寺去，只有少杯寺在江湖上的威望，才具有保管這本陰陽刀訣的能力，也可以使你大哥爲此而死的一事，傳揚於江湖之上。」

伍明珠道：「二叔，咱們還要回去監視那個青衫人，帶着這本刀訣，只怕有很多的不便。」

井望天道：「明珠，咱們身上帶着這麼一本刀訣，就像是背了一個很沉重的担子，所以，二叔的意思是，不如先回伍家堡，處置了這本刀訣之後，再作道理。」

伍明珠道：「不！棲鶴潭可能發生大事，也許咱們會見到天駝叟，齊四和天駝叟是否有勾結之嫌，可以求得一個證明，至於那青衫人是一個什麼樣的來路，咱們也可以查個明白，二叔，這刀訣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咱們要找出殺死大哥的兇手，至於這本刀訣，珠兒倒有一個處置之法。」

井望天道：「如何處置？」

伍明珠道：「咱們就在這山區之中，找一個隱密的所在，把它埋起來……」

井望天搖搖頭，道：「珠兒，這辦法太冒險，萬一這刀訣被人取走，那可是一件震駭人心的事。」

伍明珠微微一笑，道：「不會的，二叔，我們只要小心一些，沒有人會想到這件事。」

井望天想了一想，覺着伍明珠的話也有道理，點點頭，道：「明珠，這辦法雖然不錯，只是太過胆大。」

伍明珠道：「諸葛亮還用空城計，何況，咱們這辦法，有九成把握。」

井望天心中暗道：這丫頭論事大胆，頗有男子氣概，但乂不失女子的細心。但她太缺乏江湖上的經驗，對事物的看法，太過主觀。

選擇了一處適當的地方，那是山崖中間的一座大石旁邊。

井望天取出身上的絹帕，包好陰陽刀訣，埋藏巨石之下。

伍明珠一直站在峯腰一棵巨松上，四下探望。

直待井望天埋藏陰陽刀訣，兩人在谷底會合。

井望天輕輕吁一口氣，緩緩說道：「明珠，有沒有人？」

伍明珠道：「沒有，自力所及之內，不見人跡。」

井望天說道：「你記好這谷中形勢，和那刀訣埋藏之處，如是二叔的推想不錯，咱們重返棲鶴潭，很可能會捲入了一場江湖恩怨之中，孩子，江湖事險詐百出，一旦被捲入了之後，再想退出來，決非易事。」

伍明珠瞧着井望天一臉肅穆的神色，緩緩說道：「二叔，我……」

井望天接道：「妳的想法沒有錯，所以，二叔才同意妳留下來，中州三傑還沒有退出江湖，不能不問江湖中事，何況，這件事可能牽涉到死去的英侄……」

抬頭望望天色，接道：「現在時間還早，咱們坐息一下，吃點乾糧，再折回棲鶴潭。」

伍明珠道：「二叔，你是不是準備晚上去？」

井望天點點頭，道：「不錯，我們不但要藉夜色掩護，而且還要步步小心。魔手齊四今天肯給二叔一個面子，固然是他有些憚忌中州三傑，但最重要的，是他已經發覺了暗中有人……」

伍明珠接道：「你是說齊四發覺了那個青衫人？」

井望天點點頭，道：「齊四的武功並不算太高明，二叔一對判官筆，決不在他之下，但他那一手神鬼難測的暗器，却是武林中一大絕技。」

伍明珠道：「他能強過三叔的無情金鏢麼？」

井望天乂抬頭望望天色，道：「時光還早，今天咱們叔姪兩人，就多聊一些江湖人人事……」

沉吟了一下，接道：「妳三叔的無情金鏢，也是江湖一絕，除非他不存心傷人，只要鐵了心，很少有人能逃過他的連珠金鏢，但必須距離雙方要五尺以上，才能施展，他的『迎門三不過』，『回首一天星』，都是極爲巧妙的手法。至於他的『搏命三鏢』，二叔也沒有見過，據說那才是金鏢手法的精粹，聽說他這平生中只用過一次。」

伍明珠聽得無限神往，道：「回堡之後，我一定磨着三叔傳給我。」

井望天笑一笑，道：「至於魔手齊四的暗器，却是和人在近身搏鬥中出手。」

伍明珠道：「那是什麼暗器？」

井望天道：「一種細小的牛毛針，沒有人知道他暗器藏在何處，也不知他如何出手，反正是和人在搏鬥之中，對方會在不知不覺中了暗器。」

伍明珠道：「這豈不是可怕的很？」

井望天道：「所以，才被人稱爲魔手齊四，那就是說，他那施放暗器的手法有如魔手，一般都用的無毒針，那些針雖然細小，但中的多了，也一樣使一個人失去久戰之能，而且，不在兩個時辰之內施救，否則，毒針隨着行走的血液，會刺入心臟之上。」

伍明珠道：「如是他用的毒針呢？」

井望天道：「必死無救？」

伍明珠道：「這個人好生歹毒。」

井望天道：「他的手法雖然精奇，但也有缺點，那就是必須近身搏殺時，才有效用，江湖不少高手，碰上魔手齊四，都讓他三分，不願惹他。」

伍明珠道：「聽二叔這一番敎言，使珠兒茅塞一開，長了不少見識。」

井望天道：「孩子，如若咱們一旦和齊四有所衝突時，妳千萬要離他遠一些，

愈遠愈好，不可和他近身動手。」

伍明珠點點頭，道：「珠兒記下了……」語聲一頓，接道：「二叔，你說，那個青衫人是什麼來歷？」

井望天說道：「他是什麼來歷，二叔也不清楚，不過，二叔倒是看出另了一件事。」

伍明珠道：「什麼事？」

井望天道：「那青衫人是一個成就很高的人。」

伍明珠道：「你說他的武功很高？」

井望天說道：「是一個內外兼修的高手。」

伍明珠道：「我倒瞧不出來。」

井望天道：「這就要江湖上的經驗了，但二叔相信自己的看法，他是出身正大門戶的人，而且，也是個脾氣不大好的人，所以，妳再遇上他時，要小心一些。」

伍明珠道：「如何一個小心法呢？」

井望天道：「明珠，妳好像對他有些成見，是麼？」

伍明珠道：「二叔，我對他是有點懷疑。」

井望天道：「懷疑什麼？」

伍明珠道：「懷疑他和齊四是一伙的人。」

井望天怔了一怔，道：「這個，不大可能吧？」

伍明珠道：「至少，他有不可告人的用心。」

井望天哦了一聲，道：「妳是說，他也在圖謀什麼？」

伍明珠道：「二叔，事情不是很明顯麼？他如沒有很重要的事，為什麼老遠的跑到棲鶴潭來鬼鬼祟祟的躲在大石後面幹什麼？」

井望天輕輕吁一口氣，道：「這話倒也有理。」

伍明珠道：「二叔，我也看得出來，他不像一個壞人，如果他是正大門派中人，那就更值得懷疑了。」

井望天道：「咱們現在在運氣調息，天黑就動身。」

兩個人食用了一些乾糧，運氣坐息。直到天色入夜，才動身重返棲鶴潭。井望天有心要試驗一下伍明珠的輕功，放開了腳步奔行。

伍明珠緊迫在井望天的身後，竟然追了個亦步亦趨。

井望天一口氣跑出十里左右，才停下腳步。

回頭看去，只見伍明珠就站在身後兩尺左右處，面不紅，氣不喘，臉上還帶着微微的笑意。

井望天笑一笑，道：「明珠，妳這身武功練的不錯。」

伍明珠道：「我媽媽一直不主張我習練武功，但爹爹却和媽的看法不同，堅持主張傳我武功，可惜爹沒有太多的時間教我，我只好自己用心學了。」

井望天輕輕吁一口氣，道：「明珠，不但妳才慧過人，而且，也有一副練武的好骨格。」

伍明珠道：「以後，還望二叔多多指點。」

突然間，一聲厲喝傳了過來。

井望天一拉伍明珠，閃身躲入了一片深草叢中。

兩人剛剛藏好身子，突聞一陣衣袂飄風之聲，躍過來一條人影。

就是在兩人剛才的停身之處，站了下來。

是一個全身黑衣的大漢，手中執着一柄單刀。

目光四顧了一陣，突然又飛身而起，直向棲鶴潭的方向奔去。

滿天星斗，可見兩丈的景物。

井望天和伍明珠隱在暗處，看得更是清晰。

伍明珠沉聲道：「二叔，剛才那一聲厲喝，似乎不是那黑衣人吭出來的？」

井望天道：「不是。」

伍明珠說道：「他不像是齊四一夥的人。」

井望天道：「明珠，妳實在是個很聰明的孩子。」

伍明珠道：「二叔，是不是有很多江湖人趕來了棲鶴潭？」

井望天道：「看樣子被妳說對了，棲鶴潭確然要發生一次大變，而且，就在今夜之中，魔手齊四所以不肯和咱們動手，放了咱們一馬，那是因為他沒有時間，他要應付今夜的大變。」

但聞一聲慘叫，傳了過來。

那是生命盡處的慘呼，黑夜中淒厲刺耳，震得山鳴谷應。

緊接着一條人影奔了過來，但來到近處，即仆倒下去。

井望天運足目力望去，正是剛才過去的黑衣大漢。

人已倒在地上，手上還緊握着那柄單刀。

夜色中，井望天無法看到他受傷的情形，但有一點，憑藉在江湖上豐富的經驗確定那人倒地即已死去。

伍明珠低聲道：「二叔，咱們要不要過去瞧瞧？」

井望天搖搖頭，道：「不行，咱們似乎是選擇了一個最好的地方，是他們必經的一條路。」

果然，井望天話聲甫落，兩條人影已由棲鶴潭一面飛奔而至，當先一人，正是魔手齊四。

緊隨齊四身後的，是一個駝背老人。

井望天心中震動了一下，暗道：天駝叟？

齊四這人果然是狡詐得很。

伍明珠幾乎要失聲而叫，伸手緊緊抓住了井望天，才算把想出口的話給忍了下去。

齊四抬腿一腳，踢翻了那黑衣大漢的屍體，點點頭，道：「死了，不過，他那一聲慘叫，定然驚動了他的同伴……」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你的話要作一點修正：不是同伴，是他的主人。」

隨着答話之聲，走出來一個面目冷肅，身着銀白長衫的年輕人。

夜色幽暗，無法看出銀衫人的面容形貌，但至少他很瀟洒。

夜行衣裝，大都選擇深顏色的衣服，這人却穿了一身白色衣衫，這也證明他是

個自視很高的人。

齊四一掠銀衫人，道：「金劍銀衫客，田榮田大公子？」

田榮道：「正是區區……」

目光一掠黑衣人的屍體，接道：「你們那一個殺了他？」

那駝背老人冷冷一笑，道：「我。」

田榮道：「那很好，殺人償命，你殺他，就該有人殺你。」

駝背老人道：「老夫走了數十年江湖，想殺我的人，何止百位，閣下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

田榮一撩長衫，取出了一把不足兩尺的短劍。

在星光耀照下，只見那短劍上金光爍爍。

魔手齊四輕輕咳了一聲道：「駝兄，你識得這柄金劍麼？」

駝背人道：「聽說，這把金劍，近兩年在江湖上很出風頭。」

齊四道：「川東十三友，荊頭七頭虎，全都臣伏劍下，金劍銀衫客，也就成了名動江湖的新秀三劍之一。」

田榮右手握着劍柄，冷冷的站着，未說話，也未拔劍。

駝背老人掃掠了田榮一眼，道：「齊老弟，老駝子四五年未在江湖上走動了，蛤蟆、跳蚤都成了精，新秀三劍，駝子今夜中見到了一個，還有兩個人，又是怎樣一副德性？」

田榮好耐性，仍然靜靜的站着不動。

齊四笑一笑，道：「那兩位麼？行動很神秘，沒有人能說出他們的形貌，不過，聽說三劍之中，有一個是女的。」

田榮突然開了口，冷冷的說道：「你見過他們兩個？」

敢情，他隱忍不發，竟然是希望從這兩個老江湖的口中，聽到另外兩個新秀劍客的情形。

江湖上有三個後起之秀的劍手，但却是彼此未曾見面。

齊四淡淡一笑，道：「他們兩位麼？名氣不在閣下之下，但却不如閣下這樣堂堂正正以眞面目見人？」

田榮哦了一聲，道：「他們是個怎麼樣子？」

齊四道：「老夫只能確定一點，他們是年輕人，一個男的，一個女的。」

田榮道：「你見過他們？」

齊四道：「就算我見過他們，也不認識他們。」

田榮道：「他們臉上戴着面紗，但他們的身材，總可以看得出來吧？」

齊四道：「兩個人的身材都很好，男的穿着一襲青衫，女的一身黃衣。」

田榮又問道：「他們會不會到棲鶴潭來？」

顯然，他對兩個並名同列的年輕劍客，有着很大的興趣，超過了他對屬下死亡的重視。

隱藏在草叢中的伍明珠，聽到齊四說那人穿着一襲青衫，心頭突然間震動了一下。

她緊依井望天，身軀的巨烈震動，使得井望天也有了感覺。

只聽齊四哈哈一笑，道：「田少俠可是想見見他們？」

田榮道：「不錯，在下正有此心。」

齊四道：「田少俠能趕到棲鶴潭來，他們也可能趕到此地。」

田榮沉吟了一陣，道：「在下如何才能見到他們？」

齊四道：「這個麼，很難說了……」

田榮冷冷接道：「齊四，你有些不甘心回答在下的話，是麼？」

齊四淡淡一笑，道：「閣下在江湖上很有點名氣，但如訪這名氣，能够使在下甘受驅使，那就有些自我陶醉了。」

田榮點點頭，道：「那駝子叫什麼名字？」

齊四道：「我跟他雖然是老朋友，但却從來未問過他的姓名，不過，我知道他的綽號。」

田榮道：「什麼人？」

齊四道：「天駝叟……」

田榮道：「天駝叟就是他？」

天駝叟笑一笑道：「你可是覺着老夫有些不像？」

田榮冷笑一聲，不理會天駝叟，却對齊四道：「他的武功比你如何？」

齊四道：「我們沒有較量過，不過，大概差不多吧！」

田榮道：「那很好，這人賣老狂傲，又殺了我的屬下，所以，我要取他性命，不知你意下如何？」

齊四道：「是你問我，同不同意你殺了他？」

田榮道：「正是如此，我可以給你一個面子，決定他的生死。」

齊四道：「哦！」

田榮笑笑道：「不過，這也是有條件的？」

齊四道：「什麼條件？」

田榮道：「我給了你這個面子，你要安排我和另外兩個人見一次面，尤其那個女的。」

齊四心中一動，微笑說道：「你如果打不過天駝叟呢？」

田榮道：「那是不可能的事。」

齊四道：「萬一呢？」

田榮道：「沒有萬一，如若在下敗於天駝叟的手下，立刻橫劍自絕。」

井望天心中忖道：這年輕人好大的口氣，那天駝叟乃是成名江湖多年的人物，單是搏鬥的經驗，就非田榮能及了。

齊四陰森一笑，道：「這麼辦吧！你如打不過老駝子，你就永遠跟着在下作個從衞如何？」

田榮劍眉一揚，星目放光，盯注在齊四的臉上，道：「你說什麼？」

齊四笑一笑，道：「你如勝了，在下就想法子替你安排見見另兩位和你齊名的少年劍客，至少，我會要你見到一個。」

田榮沉吟了一陣，道：「好吧！現在，我先殺天駝叟。」

他說得很認眞，至少，他自己絕對相信確有這份能力。

齊四怔了一怔，道：「不能殺他！」

田榮道：「那要如何處置他？」

齊四道：「能够證明你勝了，那就成了。」

田榮微微一笑，道：「齊四，你相信

我說的話了？」

齊四道：「閣下說得很認眞，在下只有姑妄信之。」

田榮目光轉到天駝叟的身上，道：「老駝子，你可以出手了。」

天駝叟原本未把田榮這個年輕人放在心上，新秀之劍，雖然在江湖上很有名氣，但天駝叟並未被這些盛名震動。

但此刻，却突然由心底泛起了一種莫名的畏懼。

這年輕人太自信了，那堅定的神色，使天駝叟心理上感受到一種威脅。

數十年來，他身經何止百戰，搏命之戰，也有過數次之多，從沒有產生過這種感覺。

回顧了齊四一眼，天駝叟緩緩說道：「齊兄，老駝子如是不幸戰死，你將我屍體用火化了。」

齊四笑一笑，說道：「駝兄，你怎麼了？」

天駝叟道：「不知道，我從來沒有過此刻的感覺。」

口中說話，人却還是行了出來。

田榮冷冷笑道：「老駝子，你不用害怕，我答應過齊四不殺你。」

他一開口，連名帶姓一齊叫，完全沒有稱兄道弟的江湖客套。

天駝叟駝背一長，快如流矢一般直欺上去，右手隨着向前欺進的身子，拍了過來。

掌勁强厲，掌勢未到，一股暗勁，已然湧了過來。

田榮銀衫飄動，輕輕一閃，倏忽間橫移三尺。

天駝叟向前衝奔的身軀和拍出的掌勢，一齊落空。

田榮一步跨開，又一步跨回，一來一去之間，閃開了天駝叟的攻勢，人已到了天駝叟的身後，金芒一閃，點向後背。

出手如電，天駝叟竟然閃避不及，後背被點個正着。

身體向前打了一個踉蹌，但天駝叟仍然穩住了脚步。

只一個照面，天駝叟就被人點中了駝背。

幸好，田榮金劍沒有出鞘，如是離鞘，這一來，就要把天駝叟傷在劍下。

天駝叟緩緩轉過了身子，道：「金劍銀衫之名，果非虛傳。」

吃虧的雖然是天駝叟，但齊四心中的震驚，却不在天駝叟之下。

他想不到，傳揚江湖上的新秀三劍，竟具有如此身手。

其實，就是藏在草叢中的井望天，也是看得心頭震動不已。

這年輕代表新起一代的猛銳。

田榮淡淡一笑，道：「好說，好說，你老駝子可要試試？」

天駝叟道：「老夫行走江湖四十年，從來沒有遇上過今日慘情，自然還要試一試。」

一面說話，一面緩緩蹲了下去，身子前傾，背上的駝峯似是又長高了不少，整個的人形，却有了很大的改變。

像一頭作勢欲撲的猛獸。

田榮雖然看不出天駝叟這形態是什麼武功，但却感覺到，這一撲之勢，定然是猛厲絕倫，莫可力拒。

齊四看得大吃一驚，急急叫道：「駝兄不可。」

飛身一躍，落在兩人之間，接道：「田少俠，你勝了。」

一面連連揮手，阻止天駝叟再行出手搏鬥。

天駝叟道：「老夫要全力一……」

齊四接道：「駝兄，既無深仇大恨，何苦如此，大丈夫能屈能伸，輸了要認，再說勝敗乃兵家常事。」

他這幾句話中，含意太廣泛，有勸慰，阻攔，也有責難。

天駝叟輕輕歎息一聲，緩緩站起了身子，一抱拳道：「田少俠，長江後浪推前浪，老夫敗了。」

田榮嗯了一聲，道：「我看你心中還是有些不服。」

天駝叟的臉色又變了，齊四却急急回頭對田榮說道：「少俠，江湖人，寧折不彎，駝兄已經認輸了，你就不要再激諷他了。」

田榮哦了一聲，說道：「咱們的約定呢？」

齊四道：「自然應該遵守。」

田榮道：「我幾時和他們見面？」

齊四道：「另外兩位，和田少俠不同，他們一向不肯以眞面目見人，而且行踪飄忽……」

田榮冷冷接道：「你想賴？」

齊四道：「我齊某人答應的事，豈有推賴之理？不過，你要給我一點時間。」

田榮道：「多少時間。」

齊四道：「三個月如何？」

田榮道：「好吧！三個月後，我們在那裏見面？」

齊四道：「這三個月中，你要隨時和在下走在一起。」

田榮道：「爲什麼？」

齊四道：「田少俠爲何到此？」

田榮道：「我聽到一個傳言，說這棲鶴潭中出了妖物，因此，特地趕來查看一番。」

齊四道：「田少俠，另外兩位，是否也會趕來呢？」

田榮道：「這個，我怎會知道？」

齊四道：「我知道，他們也會來，說不定，現在也巳經到了棲鶴潭。」

田榮道：「哦！」

齊四道：「咱們隨時可以見到他，至少，田少俠要有這個準備。」

田榮沉吟了一陣，道：「要我準備些什麼？」

齊四道：「在下的辦法是……」

他說的聲音很低，低得只有兩個人才可以聽得清楚。

這似乎是一件使田榮很爲難的事，使他沉吟了很久。

但他終於還是同意了齊四的意見點點頭，和齊四一起離去。

天駝叟沒有和兩人同行，却留在原地，呆呆出神。

伍明珠道：「二叔，咱們要不要去殺了天駝叟？」

井望天搖搖頭，道：「目下還不是時機。」

伍明珠道：「二叔說的是，爲了謹愼起見，只好讓大哥的沉寃，暫時拖延一些時間了。」

兩個人談話的聲音雖然不大，但以天駝叟的耳目而言，兩人的談話應該聽到，但一則因爲天駝叟正在思索事情，佔去了大部份心神，二則山風吹得松葉，草叢颼颼作聲，擾亂了他的聽覺。

但井望天仍然提高了警覺，施用傳音之術，道：「明珠，咱們身陷危境，隨時可以發生事故，一切都須要小心謹愼。」

伍明珠也警覺到自己說話的聲音太高，立刻點點頭，不再多言。

天駝叟凝神思索了一陣，突然一跺脚，放步而去。

荒凉的草地上，只留下了一具屍體。

井望天輕輕吁一口氣，道：「田榮這個人好生冷酷，只爲了見兩個人，連他屬下的生死也棄置不顧。」

伍明珠說道：「是！珠兒也有這種感覺。」

井望天道：「唉！這些年來我和你三叔都很少在江湖上走動，對江湖上後起之秀，不但沒有見過，連名字也沒有聽人說起。」

伍明珠道：「二叔，江湖上的人物，是不是變遷很大？」

井望天笑一笑，道：「大，不但變化大，而且險惡重重，珠兒，妳是個天賦很高的人，但江湖上仍有很多事，非妳所能想像……」

一面說話，一面站起了身子。

但聞一個冷冷的聲音道：「快蹲下去，又有人來了！」

聲音不大，但却入耳清晰異常。

回顧身側的伍明珠，却是仍無所覺。

井望天巳明白對方用的是千里傳音之術，話是說給他一個人聽的。

這時，伍明珠也站起了身子。

井望天伸手一把拉住了伍明珠，急急蹲了下去。

伍明珠低聲道：「二叔，又發現了什麼？」

井望天說道：「人——大概又有人來了。」

伍明珠沒有說話，却凝神傾聽。

但她聽不到聲音，正想開口，耳際却響起了衣袂飄風之聲。

井望天選擇隱身的所在，角度很好，視界很廣闊。

但見一串黑影，疾如流星一般，直向棲鶴潭的方向奔去，來人的身法太快，竟無法看出詳細的人數，約略估計，至少有三人以上。

井望天凝神傾聽了片刻，不聞再有動靜，才輕輕吁一口氣，說道：「好快的身法！」

伍明珠道：「二叔，那些人，都是趕到棲鶴潭去的？」

井望天道：「不錯。」

伍明珠道：「二叔，爲什麼？山道崎嶇，遍地荒凉，大白天，可以見山明水秀，但天色入了夜，他們到這裏作什麼？」

井望天的腦際，在伍明珠不斷的提示之下，快速在轉動。

這片刻之間，他想了很多的事，他想到了在潭畔棲鶴的松林之中，有着一個新組而成的江湖組合，但又覺着很多的地方不像。

他又想到在清澈的潭水之中，可能隱藏了什麼吸引人心之物。

齊四、天駝叟，都是不甘屈居人下之人，爲什麼兩人竟合在一起……。

井望天想了很多，但深一層想，又覺得有很多疑問，每一個想法，似乎是那經不住深入分析。

這就引起了他强烈的好奇，霍然站起了身子，說道：「走！明珠，咱們也去瞧瞧。」

伍明珠就在等井望天這個決定，笑一笑，站起身子，道：「二叔，咱們就這樣走過去呢？還是要隱密身形？」

井望天心中雖知兩人行止巳落入了別人的眼中，但以他行走江湖數十年的經驗推斷，對方並無惡意。

所以，他沒有告訴伍明珠，微一頷首，道：「明珠，今夜的變化，甚多地方，都出人意外，二叔走了數十年江湖，也沒有遇上過今夜的事，紛亂，匆忙，像一團亂絲，不過，棲鶴潭今夜中，定有重大的事情發生，也來了很多江湖高人，所以，非不得巳時，不可多管閒事。」

伍明珠道：「珠兒能忍下了關於大哥的仇人，還有什麼忍不下的？二叔請您放心。」

井望天點點頭，道：「那就好，跟着我走，小心一些。」

兩個人借草叢、松樹掩護，悄然接近了棲鶴潭。

夜色幽暗，聞水聲如鳴珮環，整個的棲鶴潭上一片平靜。

齊四、田榮、天駝叟，和適才飛馳而來的夜行人，此刻，一個人都瞧不到。

井望天打量過四面的景物，緩緩站起身，向前面八尺外，一株松樹行去。

剛一舉步，耳際間巳響起一個清晰的聲音，道：「前面樹上有人，第三株松樹上可以藏身。」

事實上，以井望天豐富的江湖閱歷，也推想出那些松樹上，草叢中，都可能藏得有人。這聲音，和適才傳音的聲音一樣，顯然是由同一個人發出來的。

這就使得井望天有了很强的信心，立刻，轉身向北面松樹撲去。

伍明珠緊隨身後，躍上松樹。

這是一株緊靠湖邊的松樹，濃密的枝葉，有一半伸入了湖中。

松樹不高，但枝幹堅牢，井望天和伍明珠，隱身在伸入湖中的一根支幹上，濃密松葉，掩住了他們的身形。

伍明珠暗暗吁了一口氣，低聲道：「二叔，咱們躲在這松樹上，要瞧什麼？」

井望天搖搖頭，也低聲說道：「這個麼？二叔也不知道，不過，有很多人藏在這松樹的附近，自非無因了？」

伍明珠不再多問，她是一個極富才慧的女子，自知對江湖的事，知曉太少，今晚情形，更見詭異，忍下了心中重重疑雲，未再多問。

一陣山風吹來，松濤如嘯。

（未完・三）

珠緣佛劫龍鳳配

唆誘戰見效 二仙巷省親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葉一龍扮作韓仲屏和五行院于冰二人唱雙簧，一個帶五行院殺手查秋鋒圍攻金塔寺；一個帶金塔寺鄂倫法王去借火器，協助金塔寺掌門人天象活佛對付五行院和白揚堡。雙方對陣，使他們互相傾軋，查秋鋒戰死，法王也陪死了幾個，接着五行院又派來施毒殺手以杜剛爲首共七人，分頭潛入寺內禁制施毒，全被韓仲屏用火器將他們焚燬，殺死杜剛，取去身藏不解奇毒，以絕後患。金塔寺也遭到慘重傷亡，天象活佛和衆法王退守禁制內，于冰在寺外佈署，佯作攻勢，韓仲屏知計得售，唆擺天象活佛去攻打五行院，捉殺梁丘皇，才有生存之路，獻計將寺外强敵用扎布厲鬼惡煞大陣殲滅。天象活佛任由擺佈……

當時，山外先後傳來數聲尖銳長嘯，隨風播迴，入耳心驚。

天象活佛霍地立起，快步走出大殿。灰暗夜空閃耀着數十道火花，天空宛如一張大繡幕般，燦爛悅目。

接着殺聲震天，顯然五行院業已大舉進犯金塔寺。

金塔寺二十九重禁制都經韓仲屏將人數減却了不少，奇門遁甲亦均更易。

然而，韓仲屏佈設的却是極平淡無奇，在平淡中蘊合了巧妙變化。

此乃極爲簡單的道理，越是司空見慣的越易忽略，待猛然省悟已屬過遲。

此時，甘珠法王道：「啓稟掌門人，韓少俠將廿九重禁制守護弟子減到最少，雖說避免傷亡過來，但究竟力量薄弱，似宜略增。」

天象活佛領首道：「你帶卅六名弟子添增，隨時將情勢報與本座知道。」

甘珠法王領命而去……

× × ×

彤雲密佈，夜空如墨——

數十道旗花已然隱去，那震天殺聲也突然寂滅。

五行院及白揚堡人手十有其九均投入金塔寺內，餘外奉命伏守暗樁。

于冰和楊擎宇雙雙撲入寺中，陰司秀才耳朵最靈，隱隱聞得天際遠處傳來一聲輕嘯，他知嘯聲是怎麼一回事，忙向楊擎宇道：「你我分休景二門進入！」

奇門內烟雲迷幻，于冰一閃而杳，却穿空如電掠出奇門外，循着嘯聲傳來方向奔去。

奔出三里之遙，突聞韓仲屏語聲道：「于堂主，在下藏身石後，速來相見！」

于冰循聲一望，只見數丈外一塊巨大黑石矗立路側，疾躍身而去，只見韓仲屏與蘋兒烏雲飛黎環葛林郝元霸等人在商議着。

韓仲屏目睹于冰躍來，忙道：「于堂主，在下得到一個震人心神的風聲，就是梁丘皇等已望金塔寺而來，最使人困惑的就是他並非本來面目。」

于冰神色大變，道：「如此少俠的計策破壞無遺了，梁院主扮作何人，少俠知道麼？」

「不知。」韓仲屏搖首道：「共是八人，此八人中就有梁丘皇在內，依在下計算約莫半個時辰後便可趕來，爲不使梁丘皇破壞在下計策，是以召請于堂主急商，上上之策，于堂主務須與他避不見面……」說着低聲相囑如何如何。

于冰軒眉一振道：「老朽遵命！」縱身一躍，去勢如電，杳失在夜色蒼茫中。

韓仲屏等六人亦一閃而隱。

約莫一頓飯光景過去，遠處現出八條魅樣身影，身法迅快絕倫，飄掠過望金塔寺而去。

這八人都是玄衣勁裝，頷下長鬚飄拂，目光如炬，面目陰冷深沉。

長草叢中突聞兩聲大喝，叫道：「站住！」

兩道寒芒疾閃飛出，勁疾帶着刺耳嘯風，劍勢强猛無儔。

八條魅樣人影疾飄後撤，其中一人沉喝道：「住手，你等是否于堂主屬下？」

劍飆疾收，草中冒出一彪形大漢，另一人仍隱伏不動，大漢道：「八位是何來歷？」

「我等奉梁院主之命趕來相助于堂主，于堂主如今何在。」說話之人取出一面信物交驗。

彪形大漢瞧過信物後，立時抱拳行禮道：「于堂主本已率衆攻入金塔寺了，但于堂主又獨自一人轉回，望諸位來路而去，難道諸位未遇見于堂主麼？」

「于堂主發現天象活佛賊禿座下廿四大法王望五行院奔去！」

八人面面相覷，眼中泛出驚駭之色。

「眞有其事？」

「小的是幾個腦袋胆敢說謊言？」

「天象賊禿仍在金塔寺？」

「這小的就不敢胡言亂語了，爲了攻打金塔寺杜護法與于堂主曾發生激烈爭執，幾乎動武反目。」

「爲了何故？」

「杜護法率領六名高手遲了將近一個對時，爲此傷亡慘重，金塔寺也因此可得重行佈署，據于堂主說本院施毒殺手雖厲害無比，寺僧雖死亡枕藉，但殺手攻至半途已毒發身斃，而且不解奇毒俱遭坎離眞火焚化一盡，未能竟其全力，于堂主有改弦易轍之念，怎奈杜護法不允，謂有院主嚴命，不摧毀金塔寺決不言退。」

八人互望了一眼，不再詢問，繼續向前奔去。

迎面忽有三條身形如飛迎面掠來。

這八人中確有梁丘皇在內，梁丘皇目光銳厲，認出奔來三人中一叫巴三黑，忙喝道：「巴舵主！」

三人倏地停住，巴三黑不禁一怔，却認不出喝問自己姓名是誰，抱拳道：「素昧平生，尊駕何以識得兄弟？」

「老夫也是五行院，你雖不識老夫，老夫却認得你，奉命趕來相助，你等爲何後撤？」

巴三黑大驚失色道：「原來尊駕等尚不知情，金塔寺擺下扎布厲鬼惡煞魔陣欲將我等侵入寺內者甕中捉鼈一網打盡，這本是誘敵之計，其實天象賊禿率領金塔寺精銳攻向五行院而去，巴某接獲于堂主急訊趕回，恐還有多人奉命後撤。」

「天象賊禿眞向本院而去麼？」

「怎麼不眞。」巴三黑道：「據聞院主已離山他往，五行院無主，天象賊禿已約定常鴻年等老賊趁虛猛攻。」

這時，由不得梁丘皇心驚胆寒，也不信眞有其事，五行院一破，根基動搖，其他也無足輕重了。

當然巴三黑不識得梁丘皇，梁丘皇不願揭示其眞正身份，他此次離開五行院僅隨身七人知情，而且係說走就走，行蹤何能洩漏風聲，不由大感震恐，五行院內必有對方臥底奸細，竟然越想越驚，忙道：「承蒙相告，殊深感激，我等立即趕返五行院去。」言畢望巴三黑三人一抱拳，紛紛振臂穿空如電而去。

巴三黑三人只覺遍體奇寒侵襲，同的機伶伶連打了幾個寒顫，道：「好冷！」

面膚青紫，血凝氣絕，緩緩的倒地不起。

草叢中突冒出韓仲屏等人，探視巴三黑三人，發現三人已然凍僵，氣絕斃命。

郝元霸冷笑道：「寒冰掌，好毒辣的手段！」

韓仲屏道：「老賊不願自己行踪洩漏，不惜格殺自己徒黨，他性狡多疑，必獨自折返潛入金塔寺查明天象活佛有無離開，在下須速通知天象活佛趨避。」

× × ×

金塔寺刀光劍影，嗥叫之聲頻起，拚搏激烈。

由于奇門內密宗弟子減至少而又少，爲杜剛、楊擎宇逐漸攻破。

天象活佛正焦急間，忽見韓仲屏翩然而至，不禁大喜，道：「少俠回來了！」

韓仲屏道：「晚輩有信面呈掌門人，不知是否收到。」

「老衲敬悉一切。」天象活佛道：「五行院援手相繼趕至是否是眞？」

韓仲屏忙附耳密言數句。

天象活佛不禁臉色大變，忙命鄂倫禪師傳諭令甘珠法王率領卅六人速即後撤。

大殿外長廣百丈巨坪四周倏地燃起無數牛油巨燭，亮如白晝。

廣坪上却靜蕩蕩地闃無人影。

天風狂勁，吹得牛油巨燭火舌搖晃不定，但無能吹熄。

鐘聲驟揚，悠長宏亮，僅敲擊三下又止。

驀地——

只見數十條身影紛紛登借掠上廣坪，爲首者正是白揚堡主鐵背書生楊擎宇及五行院護法杜剛。

兩人衣袖袍袂上染沾血漬斑斑多處，髮鬚凌亂，目中威光逼射。

楊擎宇回顧了一眼，詫道：「于堂主爲何不見？」

杜剛對于冰來否並不置意，道：「楊堡主，片刻之前金塔寺忽一無阻攔，眼前情景，無疑地安下了什麼詭計？」

忽聞殿內傳來蒼老語聲道：「你等自投羅網，還說什麼詭計陰謀，諸位已陷身在本門密宗無上大法扎布厲鬼惡煞降魔陣內，俯首稱降，老衲不究既往，否則必死無倖。」

杜剛哈哈狂笑道：「天象，藏頭露尾尚敢大言不慚，速現身就擒，乖乖隨杜某去見梁院主！」

殿內語聲又起：「老衲甘珠，敝掌門入已離山他往，告知施主也無關緊要，敝掌門人率領密宗精銳弟子攻向你們五行院去了。」

杜剛聞言不禁一呆，冷冷一笑，道：「原來天象自尋死路，不過杜某不信眞有其事。」

「無論相信與否却無關緊要，反正施王等不束手就擒，老衲斷言你們沒有一人可以活着回去。」

杜剛哈哈大笑道：「禿驢，你錯了，應該說你們金塔寺死盡絕滅！」

「敝寺有扎布大陣可恃，施主憑什麼口出狂言？」

杜剛厲聲道：「杜某身懷不解奇毒，只略一施展，貴寺中人無一不形銷骨化，屍體無存。」

大殿內甘珠法王呵呵一笑道：「就算施主帶有不解奇毒，難道施主就不懼自身亦難逃形銷骨化，屍骨無存之禍嗎？」

杜剛沉聲道：「這是杜某的事，無庸你等煩慮，廢話少說，喚天象賊禿回話，不然別怨我杜剛手辣心黑。」

甘珠法王傳出呵呵大笑聲道：「杜施主不必故作危言恫嚇，老衲又不是三歲無知小兒，貴院施毒殺手已形銷骨化喪生在敝寺內九人，掌門人與老衲等還不是好生生地活在世上，老衲不信杜施主撒佈不解奇毒後可安然無恙？就算是杜施主能及時避開，那麼楊堡主其他人呢？」

這話無疑擊中了杜剛的要害，而且楊擎宇等人亦不甘平白遭受毒斃。

楊擎宇果然跨出一步，道：「杜老師眞的身懷不解奇毒麼？」

杜剛不說有也說沒有，冷冷一笑道：「難道楊堡主你怕了？」

「住口！」楊擎宇怒目圓睜，厲喝道：「杜剛！你奉梁丘皇院主之命還是對付金塔寺抑或連我等一起毒斃！」

暗中一條奇快無比如同狐狸身影掠至坪側，隱身在一株參天古木濃蔭密葉中。

這人正是五行院主梁丘皇，見杜剛與楊擎宇自己人在陣中猝生爭執，不禁暗暗切齒罵道：「杜剛你眞是無用蠢才，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看來只有于冰堪任老夫臂助！」

只見杜剛陰惻惻笑道：「杜某生平行事只求目的，不擇手段！」

楊擎宇大怒，嘿嘿冷笑道：「杜老師手段高明之極，楊某自愧不如，旣然杜老師胸有成竹，原獨可以成事，要我等何用。」手掌向白揚堡弟子一揮，大喝道：「我們走！」

這一聲「走」字非同小可，不但白揚堡門下紛紛轉身奔離，連帶五行院之衆亦不忿杜剛均掠離廣坪。

杜剛忽身形疾閃落在楊擎宇身前，冷笑道：「楊堡主，你造反了！」言出掌出，五指疾如閃電抵向楊擎宇而去。

楊擎宇早自有備，一雙鐵臂掄腕「雙環套月」格出。

只聽一聲長笑，楊擎宇已潛龍升空拔起。

杜剛爲楊擎宇雙臂震開半步，眼望着楊擎宇穿空如電，杳失在夜空遠處不禁呆住。

但聞大殿內傳來甘珠法王呵呵大笑道：「衆叛親離，隻身何能成事，杜施主不如獻出不解奇毒，老衲法外施仁，容施主安然離去。」

杜剛做夢也想不到出言肆無忌憚，犯了衆怒，五行院高手亦棄他而去，不禁心內暗暗發毛，心中忖道：「卅六計走爲上策！」

逃念一萌，正待穿空拔起。

驀地廣坪四周牛油巨燭悉數無風自滅，頓時伸手不見五指。

微風飄然，杜剛身後忽閃現一條魅樣身影，陰惻惻冷笑，說道：「想逃麼？未必！」

杜剛乃五行院護法，一身武功極高，聞風知警，知身陷凶危，如不施展殺手必喪生金塔寺內，伸手入懷意欲取出不解奇毒。

那知這魅樣身影更比他快，五指堪堪探入懷中，腕脈如中斧鉞痛徹心脾，不禁悶哼出聲，只感對方手掌已把懷內藏物摸去。

逃生要緊，杜剛亡魂皆冒，奮力拔起，兩足甫離地三尺，只覺一片如山重罡壓下，僅凄厲慘嗥出聲，已經橫屍在地，七竅噴血，死狀令人心悸，杜剛無疑係爲人所斃。

大殿內天象活佛、甘珠法王等隱身在扎布奇門禁制內，雖然無法看眞韓仲屛用什麼手法擊斃杜剛，但欣喜不勝。

天象活佛合掌稱謝道：「强敵已除，本寺得以轉危爲安，皆少俠之賜也，但不知杜剛確否携有不解奇毒？」

韓仲屛說道：「依晚輩料到，杜剛並非危言恫嚇，是以晚輩以迅雷手法將他擊斃。」

天象活佛道：「不解奇毒旣未施展，必有瓶物密存，老衲意取來瞧瞧究竟，或可研製解救之方。」說時就要跨出殿外而去。

韓仲屛驚呼道：「掌門人不可！」五指如電抓住天象活佛袈裟。

天象活佛呆得一呆，道：「少俠這是何故？」

韓仲屛道：「晚輩曾說過梁丘皇已離五行院來此，說不定梁丘皇此刻就隱在近側，掌門人爲何掉以輕心大意。」

天象活佛搖首一笑道：「韓少俠，你也太小心了，敝寺此刻禁制已然發動，楊擎宇等是老衲有意網開一面，不然，就是虫蟻一舉一動也難逃羅網之下，梁丘皇未必進入敝寺。」

韓仲屛嘆息一聲道：「掌門人不妨遣門下弟子搜覓杜剛屍體也是一樣？」

天象活佛見韓仲屛意識，含笑道：「老衲謹遵少俠之命。」隨命第三代弟子四人出殿搜覓杜剛屍體。

藏身濃枝密葉中的梁丘皇，在燭光悉數熄滅的一刹間，聞得杜剛慘嗥，即知杜剛凶多吉少，他亦無法目睹杜剛是怎麼死的，暗道：「杜剛身藏不解奇毒爲何不發出，至少毒性飛揚瀰漫，金塔寺賊禿必喪生多人。」惡念輕生，喃喃自語道：「老夫何不如此？」遂自囊中取出一隻細小密封瓷瓶，躍高臨下望杜剛屍旁擲去。

他料定殿內密宗高手必出外探視，瓶一離手即穿空飛去。

毒瓶一擲出手，坪周燭光相繼燃亮，殿內四個黃衣密宗弟子亦疾掠了出來。

叭的一聲，毒瓶在杜剛的屍側隨地粉碎。

立在殿內的韓仲屛神色一變道：「不好！」

只見四個黃衣僧人立時倒了下去。

韓仲屛急劈出一股排山倒海的掌風，欲將毒性逼向遠處散開，掌風中夾着霹靂雷火珠，火光强閃，炸耳巨雷大作。

鄂倫禪師忙將兩扇殿門閉合。

韓仲屛喝道：「速自殿後退出！」

退出殿外遠處，天象禪師驚魂稍定，道：「這不解奇毒是梁丘皇所爲麼？」

「誰說不是！」韓仲屛說道：「梁丘皇一擲出手時已曳空掠出寺外，他也怕中該奇毒無法解救，照梁丘皇心性一個對時後待毒性消散還要再來察視究竟，不過他聞知五行院情勢凶危，諒急急趕返不會再來啦！」

天象活佛長嘆一聲道：「本寺戒備森嚴，梁丘皇能出入如無人之境，委實使老衲驚駭。」

韓仲屛笑道：「貴寺諒可暫獲安靜，晚輩尙有事待辦不能久留，掌門人，你我五行院外再見。」說着一鶴冲天而起。

天象活佛忙道：「少俠稍待。」

但已無及，韓仲屛人如流星掠空，去勢如電，轉眼無踪。

大殿外杜剛及四藏僧均形銷化爲一灘腥臭血水。

却無人胆敢近前探視。

金塔寺一片死寂……

× × ×

阜蘭西關，二仙巷一幢五進院舊宅，門前石階苔綠凝滑，兩扇黑漆大門斑剝蝕落，隙草侵膝，似久無人居住，室內却別有天地，草木修剪有緻，簷樑窗櫺雖已老舊，但打掃拭抹得乾淨異常，糊紙雪白，益顯得窗明几淨，氣象煥然。

四進庭院內傳來木魚頻敲聲响。

嶺南雙燕堡老夫人在修禪課，佛堂佈置幽雅，龕上供着一尊兩尺六寸大慈大悲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大士瓷佛，香烟繚繞，滿室氤氳。

老夫人面色較前在金塔內豐腴，瞑目唇動，默誦經咒，廳上兩把太師椅坐着葉玉蓉及程映雪兩女，憔悴盡除，漸恢復昔日玉貌花容，她們不停地喁喁低語，星眸不時流露着焦急之色。

原來她們在此處雖比金塔寺囚辱不啻天淵之別，却宛如軟禁，老夫人嚴令不得私自出得屋外一步，屋內丐帮高手多人守護，伺奉她們的是一老嫗兩名中年僕婦，冷漠如冰，問十句只答一句，也許索興來個不答話，却恭謹異常。

昨日二女趕着老夫人禪課時欲潛出府外打聽一些江湖見聞，却被四個丐帮高手攔着回來，武功似比自己二人高出許多，無可奈何嘟着小嘴進入佛堂，更被老夫人嚴厲斥責。

此刻，二女好不容易等老夫人禪課完畢，盈盈立起，嬌吁了一聲：「娘！」

程映雪雖是甥女，但自幼相隨老夫人，又對葉一龍情有所獨鍾，非個郎莫屬，一聲娘喚也當之無愧。

老夫人望了二女一眼，頷首嘆息道：「爲娘知道太委屈了妳們這兩個孩子，平日使刀動劍，像不覊的野馬般，現在拴入牢籠，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須知我等下落洩漏，天象賊禿及五行院梁丘皇老賊豈肯罷休，不但禍患踵接，而且連累了丐帮，事關重大，不能逞一時之快意，危害整個武林。」

葉玉蓉詫問道：「娘，眞有如此嚴重麼？」

老夫人正色道：「我們逃出金塔寺以及許多被囚之人俱移徙一空，金塔寺仍朦在鼓內，以爲俱爲烈火葬身，丐帮內部涇渭有別，救出我們的乃忠肝義胆之士，他們仍在暗中清理帮內莠草，我等應知感恩圖報，豈能壞了他們的大事。」

葉玉蓉嬌嗔道：「娘，妳老人家似知甚多內情，爲何一直隱瞞着女兒。」

老夫人面色微沉，道：「胡說，娘也是從伺奉我等老女俠吐露得知一鱗半爪，所知無多，不過我們距露面時必不太久，你們如敢妄行出外，恐罹慘死之禍。」

兩女不禁心神一凜。

葉玉蓉嬌笑道：「娘，我們聽話不出去就是，不過女兒不解的丐帮爲何知悉娘被囚在金塔寺，寺內寺外戒備森嚴，宛如天羅地網，揮翅難飛，如非自己人，又對寺內奇門禁制佈伏瞭如指掌，怎能輕而易舉的安然離開龍潭虎穴。」

老夫人微微一笑道：「而且又取得散功解藥是麼？」繼又道：「急什麼？三兩日後即可明白，丐帮也是受人重託，此人是誰？娘仍然不知。」

正說之間，忽見面目森冷的老嫗托着一朱紅漆盤走入，盤內盛着三碗熱氣騰騰的湯麵。

老夫人茹素，麵內放有鮮菇、黃花、椿芽，二女不同，三鮮雪腿麵，均係嶺南嗜食，而且做得更好。

漆盤尙有一封緘函，墨瀋龍飛鳳舞。

老嫗看樣子猶比葉堡主夫人年歲爲高，髮攏緊髻，永遠穿着一身玄色勁裝，身法俐落，足不揚塵，不言而知一身武功已臻化境。

林老夫人謝了一聲。

老嫗道：「葉堡主夫人請先看這封信，讓小的帶回。」

林老夫人道：「雲大嫂，你我似宜姐妹相稱……」

話尙未了，雲姓老嫗忙道：「這個萬萬不敢，眼前小的已逾越常禮，倘怪罪下來無法承當。」

林老夫人嘆息一聲道：「雲大嫂，旣然如此，那就由你了。」說時取出信函，掀開緘封，抽出箋函細閱。

葉玉蓉、程映雪不敢偷閱，自動退了開去，却發現其母閱信後神色忽憂忽喜，忽面現出怒容，暗道：「寫信的人究竟是誰？一定和娘熟稔異常！」

林夫人往昔於雙燕堡時茹素禮佛，不聞外事，但從離開雙燕堡後舉止神秘，似有重憂縈結於懷，問也等於白問，葉玉蓉、程映雪百思不解。

本來箋上字體力透紙背，黑而濃，但隨即由濃轉淡，由淡轉無。

二女遠遠瞥見大感驚愕。

林夫人却臉色如常，一無詫奇之色，更將那空白紙箋再裝還原緘，遞與雲姓老嫗。

雲姓老嫗恭謹接過收藏懷內。

廳外忽傳來陰森森冷笑道：「雲曼姑，原來妳藏身在此。」

雲姓老嫗聞聲面色不禁一變，倏又收斂如常冷漠如冰，道：「曹老麼？不愧人稱通天狐狸，居然找着老婆子的下落。」

廳門敞開着，只見一髮鬢花白老化子站在門外天井內，一身襤褸短裝雖千縫百補，却也洗濯得乾乾淨淨，年歲約莫七旬開外，一張臉上豐下銳，佈滿了疙瘩，坎堪不平，雙眼白多黑少，令人望而生厭，手托着一支旱烟管，尙有綠烟裊裊。

雲曼姑一面跨出檻外，一面接道：「你找老婆子爲了何事？」

曹姓老丐怪眼一翻，說道：「本帮高手奉命趕來西北迭告失踪，不明下落，老叫化知妳久懷異志，失踪高手顯然爲妳誘害……」

「住口！」雲曼姑大喝道：「無中生有，血口噴人，老婆子也不是省油的燈，你有何憑據？」

曹姓老丐面色一沉，道：「老化子如無憑據，豈可妄入人罪。」

雲曼姑右手一伸，道：「拿來！」

「拿什麼？」

「憑據！」雲曼姑冷笑道：「在老婆子面前少玩花樣，你那一套虛聲恫嚇之計無用，今日如無眞憑實據，你別想活着出去。」

曹姓老丐哈哈狂笑道：「憑據就在五進院地窖內，風塵三丐等人就是人證！」雙魚眼精光暴射，注視廳內接道：「室內如老叫化眼力不差，無疑便是天南雙燕堡葉楚雄妻女是麼？」

雲曼姑不禁心神大震，暗道：「怎麼其他之人一無踪影，難道俱爲老鬼所制？」急智頓生，冷冷地答道：「曹老別自認得意，須知聰明反被聰明誤，老婆子乃奉命所爲，你誤了大事包管你遭受斷臂削肢之禍。」

曹姓老丐聞言面色一變，喝道：「奉何人之命？」

雲曼姑冷笑一聲，自懷中取出兩物拋向曹老丐道：「曹泰洲，你拿去仔細瞧瞧吧！」

曹泰洲五指如風，一把接住，凝目一望，只見是丐帮帮主竹枝虎頭令，另一面是五行院犀角符牌，不禁猛然呆住，愕然詫道：「雲四娘，妳也是自己人？怎麼老叫化一直矇在鼓裏。」

雲曼姑知妙計得售，冷笑道：「你不知道的事還多着哩，老婆子知你一直疑心老婆子，但奉命不許洩露，亦是無可奈何？不錯，風塵三丐實在地窖內，却非老婆子所害，而是從金塔寺救出，葉堡主妻女亦是從金塔寺費盡心機，冒着殺身之危才能脫身，本門高手多人失踪，事實上均葬身金塔寺。」說着冷哼，面現鄙夷不屑之色，接道：「你等自詡耳目靈通，料事如神，有一件事你恐仍不知。」

「什麼事？老叫化洗耳恭聽！」

雲曼姑便將五行院于冰率領施毒殺手及白揚堡主與丐帮高手攻襲金塔寺遭受重挫，現天象賊禿率領密宗高手奔往五行院而去，添枝加葉，駭人心弦。

正說之間，忽聞陰沉冷笑傳來道：「雲四娘，妳這是不打自招，勝某委實有目無珠，謬託心腹，你還不引頸自刎謝罪於祖師爺麼？」

屋上疾逾飛鳥墮下勝太乙，目中怒光暴射，神態威猛。

曹泰洲哈哈狂笑道：「勝太乙，你吃裏扒外，目無尊上，該當何罪？」

敢情曹泰洲在丐帮內地位比勝太乙崇高。

勝太乙傲然一笑道：「你暗中勾結邪惡，意圖顚覆本門，尚敢狂妄自大，還不俯首認罪。」話出手出，五指箕張，疾如閃電向曹泰洲抓去。

曹泰洲見勝太乙一出手就施展獨門精絕武功「鷹爪八翻」欲制自己於死地，不禁大怒，烟管疾揮而出，點、打、扣、拿，招式奇詭，震天漫空管影攻向意想不到部位。

雲曼姑却緩緩轉身步向廳內。

林夫人及葉玉蓉、程映雪在曹泰洲現身時已聚在一處低聲商議。

葉玉蓉堅請老夫人趁機逃走，老夫人堅不應允，別說功力尚未完全恢復，而且曹泰洲亦恐不是獨自一人，是福是禍，只有聽天由命。

及至勝太乙現身與曹泰洲殊死拚搏，雲曼姑入得廳來，葉玉蓉不由右掌疾伸，欲待一拚。

雲曼姑冷漠面色上却泛出一絲笑容道：「老婆子乃緩兵之計，不讓曹泰洲惡丐離開免添無窮禍害，天幸勝堂主及時趕到，勝堂主武功平時深藏不露，其實比曹泰洲高出一籌，老夫人請保持鎭定，容老婆子去瞧瞧同伴是否遭了曹泰洲毒手，曹泰洲是否還有同黨。」說着疾言厲喝道：「三位最好不得妄動，防自取殺身之禍！」言畢一閃出得屋外，自天井內穿空而杳。

曹泰洲見雲曼姑騰空，不知爲了何故，暗暗納罕不已，一支旱烟管手法更見迅猛手辣，但勝太乙「鷹爪八翻」，竟含蘊了無數神奇變化，大出意料之外，不由猛凜。

勝太乙招式疾變，一式「雪裏飛鷹」，掌中藏指，奇幻點向曹泰洲胸前而去。

曹泰洲冷笑道：「來得好！」烟管飛點而出，迎向來掌。

那知來掌是幻，曹泰洲一招點空，心知不妙，脅下已猛着了一指，只覺一麻應指倒下。

勝太乙這一招雖是神來之筆，但要傷曹泰洲却恐未必，見曹泰洲應指倒下，不由呆住。

雲曼姑突從屋面飄落於地，目露驚疑之色，道：「士別三日，刮目相看，曹泰洲老惡丐武功已臻上乘，除了天地二老及帮主外無人能制，不料……」

勝太乙忙道：「恐係有人暗助，這些稍時再談，你查明曹泰洲有無帶了其他人來否。」

雲曼姑道：「曹泰洲絕不敢隻身獨人前來，令人不解的守護屋內外弟兄均爲陰手點住穴道，却有別於曹泰洲手法，顯然還有他人，此人又在何處？」

勝太乙面色一變，忙向雲曼姑低語數句。

雲曼姑迅忙抓起曹泰洲如飛掠向屋外而去。

忽見了一幪面人飄然由前進院走了入來。

勝太乙認出來人是誰？不禁大喜過望，疾迎趨前。

此人除了肩佩一柄帶鞘鋼刀，從頭到脚一片烏黑。

葉玉蓉目覩幪面人囑咐勝太乙離去後，飄然慢步向廳內走來，雖不知面貌如何，是老？是幼？是正？是邪？都無法忖知，却一雙眼神像利劍般，銳厲懾入。

這是葉玉蓉心裏感覺，程映雪也是一樣。

老夫人却鎭定如恒，直覺地斷定是何人，眼泛出一絲異樣驚喜之色。

幪面人跨入廳外天井上魚貫落下，四個握着寒光利刄幪面玄衣勁裝漢子卓然屹立守護在門外。

二女畧的芳心一沉，不知來人是何心意，只覺凶多吉少。

幪面黑衣人突然站在二女面前，目光陰冷逼視在二女面上久久不移。

二女驚得一顆心幾乎跳出腔外，花容失色，準備對方有羞辱意向，不惜一死相拚。

林夫人道：「閣下來意是否可向老身說明？」

幪面人仍望着二女一言不發，有傾才微嘆一聲，轉面望老夫人走去。

二女身心重壓頓時釋然消除。

忽聞老夫人道：「蓉兒、雪兒，速避往內室，爲娘要與這位俠士敍話！」

二女曼應了聲，同地轉身蓮步姍姍進入右廂房而去。

幪面人取出一方黑紗遞向老夫人。

老夫人接道：「有此必要麼？」

幪面人點點首。

林夫人笑道：「依你就是！」把黑紗戴上。

忽聞前進廳外傳來宏亮大喝道：「難道這是無人死宅子麼？」

只見人影疾閃，迅快跨入第四進院天井前，現出一丐一俗。

丐者肥頭胖耳，目似銅鈴，蒜鼻海口，鬚髮如蝟，約莫五旬上下年歲。

俗者皺紋滿面，瘦長如竹，身着紅、黃兩色相間錦緞長衫，白髮銀鬚，雙目開闔之間精芒電閃。

他們雙雙不禁一怔，他們發現四個玄衣勁裝幪面持劍漢子，宛如泥塑木雕般一動不動的守在門前，廳內却有一位幪面老婦人及幪面長衫人，似對他們之來視若無睹。

一雙來人也是久經江湖，見多識廣，却未遇過此一怪異突兀的場合，不禁相望了一眼。

眼前人影一閃，竟是廳內幪面長衫人，一丐一俗不禁心頭暗震，忖道：「好快的身法。」

「兩位私闖民宅，該當何罪？」

肥頭胖耳老丐一張血盆大口咧了一咧，道：「老叫化既敢闖入此宅，就有恃無恐，尊駕恫嚇之詞少說爲妙，老叫化是找人來的。尊駕也是江湖中人，當明白不可輕易結怨樹敵道理。」

「找什麼人？」

「本帮耆宿追星奪斗曹泰洲。」

「嗯，曹泰洲之名頗有耳聞。」幪面人點點頭道：「閣下何以斷定那曹泰洲曾到過舍間？」

此一模稜兩可的說法，既已承認曹泰洲確曾來過，亦不否認有無其事，不由把一丐一俗攪得滿頭霧水，兩人不約而同感覺這幢宅院與人都顯得太神秘異樣，越是如此，越凶險無比。

老丐答道：「敝帮行走江湖自有一樣獨特留下圖記之法，是以老叫化循着圖記找來尊處。」

「這個在下知道。」幪面人道：「貴帮確有一種特殊的方法聯絡行踪和記事，每隔三里或地形岔異時必留下一處圖記，在下先不說曹泰洲是否在此，但在下必須先向閣下問明一件事？」

俗裝老叟似已不耐，冷笑道：「老朽兩人來此尋找曹泰洲，只須答覆在與不在？尊駕何必如此嘮叨！」

「叭」的一聲脆響，老叟左頰挨了一記重的，現出顯明五隻手指指印。

這一掌只打得老叟耳鳴目眩，身形踉蹌，火辣辣的奇痛。

幪面人冷笑道：「在下如非看在你長了幾歲年紀，不願問你無禮私闖民宅之罪，尚敢出言不遜，如敢再犯，在下要你爬了出去。」

老叟乃武林中黑道巨擘無常鬼老牛炳星，幾曾受此羞辱，不禁激怒火發厲聲道：「尊駕如不還老夫一個公道，今日尊駕是死定了。」

幪面人傲然一笑道：「未必！兩位是否能全身而退還不一定，出此狂言未免太早。」

肥胖老丐竟未瞧出幪面人如何出手，便知遇上了難惹人物，忙道：「兩位且請息怒，倘是自己人豈非一場誤會。」向幪面人雙拳一抱道：「尊駕須問老叫化一件事，倘有所知無不見告。」

「好！」幪面人答道：「閣下既與曹泰洲同門，又循着圖記找來，究竟爲了何事，可否見告？」

老丐聞言不禁目瞪口呆，大感爲難，眼前這幪面人來歷似謎，敵友難明，更無法斷定曹泰洲是否在此或是路經，而且曹泰洲追踪勝太乙又是丐帮重大隱秘，怎可以向外人吐露？

幪面人見老丐爲難作答，太息一聲道：「曹泰洲與在下既不相識，更未到過舍下。」

這些話倘在片刻之前由幪面人口中說出，老丐說什麼也不會相信，甚至恃强出手動武，但此刻心中雖不堅信却也無可奈何。

肥胖老丐略一沉吟，抱拳一拱道：「既然如此，老叫化告辭了！」

幪面人不答轉身邁入廳內，四個持劍幪面漢子突身形一躍，將老丐及無常鬼老牛炳星阻住，四劍震出無數寒星，虛點二人要害重穴。

老丐面色一變，問道：「四位這是何意？」

其中一人冷冷笑道：「二位不能破壞咱們老主人規矩，非請擅闖者務必留下十個脚趾！」

無常鬼老牛炳星一拳之辱業已怨毒入骨，爲老丐强阻恨氣難消，見狀頓時怒火暴湧，厲喝道：「你們自找死路，怨不得老夫心黑手辣。」雙掌猛劈而出。

掌勢甫發，只覺頭目暈眩，不由身形踉蹌倒地。

肥胖老丐亦是一般，天暈地轉倒了下去。

屋面上疾如飛鳥般落下一人，正是勝太乙，抓起兩人向四幪面漢子低聲說了幾句話，望外奔去。

這時——

四幪面漢子亦持劍望三進廳屋魚貫走去，接着雲曼姑及一雙中年僕婦由簷下右側月洞門走出，每人端着一碗熱騰騰湯麵進入正廳，並搬去方才未經食用冷麵。

兩中年僕婦端麵入得廂房而去。

正廳中間一張上嵌雲彩大理石面的圓桌，幪面人坐着側首陪奉林夫人進食。

林夫人已撤下面覆紗巾，一面挑食素麵，目露慈祥憐愛之色，低聲道：「龍兒，這一切爲娘都困惑不解，方才爲何叫娘幪面？」

幪面人正是葉一龍，聞言答道：「孩兒重託丐帮勝堂主護伺娘及蓉姐、雪姐，本甚隱密，怎奈丐帮內部涇渭難辨，良莠不齊，門下弟子衆多，號稱天下第一門派，難免形跡不愼洩露，果然不幸被曹泰洲找到，宅外守護之人均被曹泰洲惡丐制住

，孩兒不知他們尚有多少人接踵趕來，與同道長輩至友展開搜覓曹泰洲所留下的圖記將其湮滅，但百密一疏，不能完全烟滅掉……」

在葉一龍娓娓稟出詳情時，廂房內葉玉蓉、程映雪二女腹中委實飢餓，一碗三鮮麵鮮香味腴，吃得津津有味。

一雙中年僕婦伺立二女身側不聲不語，冷漠如冰。

葉玉蓉向程映雪道：「娘和此人似從前甚爲熟稔，爲何娘守口如瓶，隻字不吐露？」

程映雪詫道：「妳怎知道娘與此人原是舊識？」

「這有什麼不知道的嘛！」葉玉蓉噘了噘小嘴，道：「在雙燕堡時除了娘對龍弟有說有笑，神態慈祥外，即如妳我也僅寥寥數語外不是研悟經文便是瞑目沉思，遠道來訪武林高人伉儷，倘德高望重，娘才會以禮相待，神色溫煦，這種神態並不多見，今日竟從娘的面色上重現，是以我猜測決不會料錯。」

程映雪點點頭道：「不錯，這幪面人究竟是誰呢？一口京音，年歲並不大，他入來時注視着我們久久不移；兩道眼神似曾相識，却又想不起從何處見過……」

忽發現一雙中年僕婦冷漠面上泛出一絲笑容，詫道：「兩位如能將幪面人姓名來歷見告，愚姐妹當感激不淺。」

一個中年僕婦道：「他乃家主人。」

這話等於白說，葉玉蓉詫道：「你們主人連個姓名都沒有麼？」

「恕小的不知。」

「眞是怪事了，身爲下人那有自己家主人姓甚名誰都不知道的。」葉玉蓉心裏這麼想，可是嘴巴却沒有說出，一賭氣把一大碗三鮮麵唏哩呼嚕吃得碗底朝天。

程映雪忍不住嫣然一笑道：「看妳這吃相，讓龍弟瞧見了，又要數落妳不像閨閣千金。」

「我本來不像閨閣千金嘛。」葉玉蓉不禁眼前泛起乃弟葉一龍翩翩不羈，俊秀挺拔丰采，暗暗嘆息道：「不知龍弟現在如何了？」

殊不知程映雪比葉玉蓉更相思神傷，朝朝暮暮，夢縈魂牽，只是嘴裏絕口不提罷了。

一雙僕婦收拾碗筷退出房外。

葉玉蓉、程映雪在房內枯坐委實無聊氣悶．往昔二女有說不盡的話，今日反而相對無語。

忽聞傳來林夫人語聲道：「妳們可以出來了！」

二女如奉綸音，相視嫣然一笑，快步走出，只見老夫人端坐椅上，面現笑容，幪面黑衣人已然不知何往。

葉玉蓉道：「娘，他是誰？」

老夫人道：「等我們回到雙燕堡，就明白他是誰。」

「他是本堡的人？」

「不是，也可以說是。爲娘現在還弄不明白，妳何必打破沙鍋問到底？」

程映雪說道：「娘，我們何時可以啓程？」

「明天！」老夫人答道：「最遲是明晚。」

程映雪道：「不知龍弟怎樣了？娘此次離開雙燕堡就是爲了尋求龍弟解毒之藥，不料被金塔寺賊禿暗算所因，女兒欣喜可返回雙燕堡，但沒有解藥，未免愧對龍弟。」

老夫人太息一聲道：「妳們不可能見着龍兒！」

二女聞言不禁芳心猛顫，花容失色道：「娘，龍弟怎麼樣了？」她們只認爲葉一龍巳死，不然老夫人如何說得如此嚴重不能相見。

老夫人微微一笑道：「妳們這兩個傻孩子想到那裏去了，龍兒福緣深厚，遇武林異人相救，此刻巳痊癒了十之八九，我們母女三人得以安然逃出金塔寺，也是靠龍兒輾轉相救所致。」

葉玉蓉大喜過望，道：「原來如此，怎麼娘說不可能相見？」

「龍兒不在雙燕堡，在那位武林異人清修之處，僅有莫濬隨伺知之，妳父都無法知其確處，所以說不可能見到龍兒就是這個緣故。」

葉玉蓉道：「宅主幪面人無疑與那武林異人有莫大淵源，難道未將龍弟確地告知娘麼？」

老夫人莞爾笑道：「娘方才不是說過龍兒輾轉相救的話麼？」說着從懷中取出一封緘函，接道：「這是龍兒親筆所書，娘知道妳們在雙燕堡時，雪兒尚較溫婉，唯有妳蓉兒像個不羈野馬，手辣心黑，博得羅刹之名，娘的話並不願意聽，獨有龍兒的話，妳們兩人倒還不敢不聽，拿去看吧！」

葉玉蓉喜孜孜接過，與程映雪比肩展閱。

信函內厚厚地一叠，共有九張極品貢箋，只見筆走龍蛇，力透紙背，錦心繡口，詞藻甚工，別後思慕之情，躍然紙間，如見其人，武林情勢，剖敍甚詳。

×　×　×

第二天──

晌午時分，用膳欲罷，忽見雲曼姑走入廳內，稟告道：「宅主人返回，求見老夫人。」

老夫人道：「就說老身有請！」

雲曼姑應了一聲：「是。」轉身就走出。

須臾，只見幪面人走入向林夫人執禮甚恭，取出一隻小巧瓷瓶傾出三粒赤紅丹藥，說道：「晚輩求得三粒丹藥可解散功，服下後須九轉周天，守定心神，無論如何痛苦必須竭力忍受，方能恢復散失的武功。」

老夫人接過謝了一聲，分給葉玉蓉，程映雪回房立即服下行功氣運周天。

葉玉蓉、程映雪接過，目露感激之色望了幪面人一眼，盈盈走入廂房而去。

功行九轉的約莫兩個時辰，差不多巳是日落黃昏了。

老夫人望了幪面人一眼道：「孩子，你忍心讓兩個姐姐受那眞氣衝穴之苦麼？」

葉一龍答道：「並非孩兒鐵石心腸，目前僅能助娘通關走穴，免眞氣衝穴之苦，而且還有要事待辦，娘恢復功力後可助蓉姐、雪姐，何必非孩兒不可？」

老夫人知葉一龍也有難處，丹藥不立

即服下，道：「龍兒，爲娘要告訴你幾件事，返魂珠就在南華寺，你書室地板下藏在一隻木盒內，返魂珠必須在玉佛天眼內能保有靈性，起死回生，靈驗如神。」

葉一龍不禁呆住，道：「眞的麼，當時燕雲三梟那奪翠玉古佛，爹爲何不將其留下？」

「不能留下，你爹也不知是眞是僞。」老夫人道：「因玉佛天眼嵌裝毒珠，娘亦不知眞僞，當時倘留下恐將爲雙燕堡帶來一場大禍。」說着似憶起一事，接道：「藏珠盒內尚有一册秘笈，但笈內外均是空白，杳無字跡，看似無用之物，但爲娘昔年得此二物時，藏室秘穴曾見物主留字，須佛、珠、笈三者合一，悟解玄奧方能重顯。」

葉一龍知當年北天山獲此珠笈必有一番極爲艱辛的經歷，道：「娘不是說有幾件事要告知孩兒麼？」

老夫人略一沉吟道：「還是暫且不告訴你爲是，俟你將珠笈佛三者歸一時再說也不遲，爲娘十數年一直隱忍在心何故？語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無德居之反獲罪戾，彈指歲月，人生苦短，何必爲此不祥之物又引起武林一片腥風血雨。」言畢，把丹藥吞吸而下。

只覺丹藥入口即化，芳香如若甘露，緩緩跌坐於地，瞑目行功。

葉一龍立在其母身前凝視守護，胸中只感波濤起伏，惶惑不解。

他厭惡江湖，雙燕堡耳濡目染，所見所聞，無不是江湖小事，是以避居南華寺，攻讀詩書六經，不求聞達，只求心境寧靜。

當然也是自幼受老夫人薰陶所致，但，究竟還是涉身江湖，爲了什麼？令他大感困惑。

方才老夫人說有幾件重要大事必須給自己知道，但又時機未至，令他暗暗嘆息不已。

一頓飯光景過去，只見老夫人額角沁出汗珠，雙眉微皺，不言而知他娘在抗禦眞氣衝關突穴苦痛，葉一龍忙閃身老夫人身後，右掌疾伸緊抵老夫人命門要穴。

老夫人只覺一股陽和熱流循穴源源而入，導引本身眞氣通關進穴略無阻碍，頓感舒暢無比。約莫又是半個時辰過去，老夫人功行九轉，武功全復，睜目微笑道：「龍兒！多謝你了。」

葉一龍不禁滿懷喜悅，說道：「此乃孩兒份所應爲，娘說什麼多謝？孩兒要走了。」

老夫人說道：「龍兒，你眞不願相助你那蓉姐、雪姐早點恢復武功麼？可憐映雪爲了思念你，嘴裏不說，暗中流淚到天明……」

葉一龍忙道：「娘！孩兒不是和您說過了麼？」

老夫人微一笑道：「好啦！娘不說就是，幾時讓娘見見鳳郡主。」

葉一龍點點頭，道：「孩兒可以走了麼？」

老夫人委實心中不捨，道：「爲娘幾時可以見到你？」

葉一龍道：「孩兒就在娘的左右，有事可命雲曼姑喚孩兒就是。」辭別老夫人轉身望大廳走出。

×　×　×

平凉官道上黃土滾滾蔽空，隱隱可見兩輛華麗套車馳奔如飛，每輛套定一雙塞外龍種駿馬，車把式僅穿着一件背心，因車內均是女眷，不敢敞開着，長鞭揮空，叭叭脆響，吆喝震天，額角冒汗如雨。

套車前後十數騎護送，雄糾威武，蹄聲如雨，風馳電掣，忽然前途遙處傳來一聲長嘯。

嘯聲亮亢刺耳，車隊立時勒住轡頭，紋風不動。

一片曠野，四望無際，亦無人烟居室，僅荒草萎黃，蘆荻飛白。

嘯聲寂滅，遠處現出十六條人影，來勢絕快，轉瞬即至，這十六人均身着一襲葛黃色長衫，腰間繫有一條板帶，貌像不類中土人氏，目光深邃陰冷，鬚髮褐黃。

只見一五旬開外老者身形一躍，宛如飛鳥般落在一頭黑騎前。

騎上人哈哈一聲朗笑，陡地離鞍平飛而起，坐式不改，雙足甫一沾地，挺腰倏地直立，眼中逼射懾人神光道：「朋友可是妄想打刦麼？」

老者仔細望了對方一眼，只見對方肩帶一柄皮鞘鋼刀，長得一張死人面孔，煞白無神，除了雙眼外無一不像剛剛從棺材內爬起來似的，尤其是一身黑衣勁裝，顯得那張臉更蒼白如紙，令人不寒而慄，冷冷一笑答道：「老朽等並非打刦，而是要三個人！」

黑衣勁裝漢子道：「朋友，在下不喜轉彎抹角，不如打開窗子說亮話，請見告來歷，要的三人是誰。」

老者道：「老朽所要之人就是梁丘皇之妻夷氏及長子，次子。」

「朋友錯了，在下等並非五行院門下，據在下所知，五行院主梁丘皇多年前便巳妻死子亡，那裏又冒出了妻兒？」

老者放聲大笑道：「那是梁丘皇謊言，因其二子昔年遭强敵陰手所傷，至今尚未痊癒，除非得有返魂珠，否則無法治其按時發作酸筋蝕骨之苦，他們三人就在兩輛套車內，尊駕等撤開，容老朽帶走。不然，恐要埋骨於此了。」

「朋友一席怪誕之言，在下可算增長了見聞，在下有兩句話，希望朋友不能不聽。」

「那兩句話。」

「第一句話就是車內的人並非梁丘皇之妻兒，第二句話，朋友尚不知道冒犯我等禁忌。」

「首先老朽探聽得確確實實，决錯不了，其次老朽等不知什麼禁忌，縱然有也無不接着。」

黑衣勁裝漢子一按肩頭那柄鋼刀，忽又轉念發出一聲森寒冷笑道：「我看你們是不見棺材不流淚，不到黃河不死心，讓你們瞧瞧車內是否是你們所要的人。」手掌一揚。

車上兩個車把式立時將車窗撩開搭在車篷上，只見車內各跨下一個氣度非凡老叟。

十六來人不禁神色一變。

黑衣勁裝漢子一聲長笑出口，厲聲道：「朋友，現在你總該相信了吧？犯我禁

繼承人

馬雲 著

千門奇俠故事

繼承人

馬雲 著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
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
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机智
與胆色揭發一個大陰謀……

環球出版社出版

忌，請留下一耳一鼻。」

老者哈哈大笑道：「尊駕還不配，請走吧！老朽不願爲難你等，但請把兩輛套車留下。」

寒光閃了一閃。

老者驚呼一聲，只見一耳一鼻爲刀芒削落，血湧如注。

黑衣勁裝漢子出刀收刀奇快，只一瞬工夫，根本就無法瞥見他怎樣出刀的。

其他十五人一擁向前，意欲爲同黨索償削耳割鼻之仇。

忽聞黑衣勁裝漢子大喝：「站住！」喝聲如雷，震耳欲聾。

十五人不禁懾住。

黑衣勁裝漢子冷冷一笑道：「其實我們雖非朋友，但也無敵人，錯就錯在你們既不探聽清楚在先，又無禮取鬧在後，只當在下不知汝等來歷麼？諒係西番呼延賊首麾下追風十六傑無疑。」

失去一耳一鼻老者身旁取出金創藥止住血溢塗敷，於地拾去耳鼻拭淨粘好。

那是一種最好金創藥，只要不再受震動與拉扯，一個對時必然結痂自動結合。

另一人走出點點頭道：「不錯，我等正是追風十六傑！」

黑衣漢子皮笑肉不笑道：「在下不爲已甚，你們出關去吧，呼延番酋氣數已盡，回天乏力何必徒勞心機？」

那人朗聲答道：「桀犬吠堯，各爲其王，我等十六人如不能達成任務只有一死，尊駕不過仗着一柄鋒利寶刀而已，倘以眞實武功相拚，鹿死誰手尚未可知。」

「有此必要麼？在下已向諸位言明，五行院與在下風馬牛毫不相干，而且車中乘坐更非梁丘皇妻兒……」黑衣勁裝漢子說着不禁恍然有悟，哦了一聲，道：「諒係諸位疑心車內尚有夾層，好，在下爲了免去諸位心中之疑，請自去查明。」

那人謝了一聲，右掌一揮，率先掠望套車而去。

追風十六傑中八九人身法奇快，亦紛紛接踵撲隨那人之後。

委實不愧追風之名，身法迅疾無比，輕功已臻化境。

此刻，車把式亦遠離車轅，雙手叉腰，面泛鄙夷笑意。

不言而知，兩乘套車並無夾層可容人藏身，十人面色怏怏而退，一言不發，相率離去，人影如豆，轉眼之間已消失在天際遠處。

黑衣勁裝漢子正是葉一龍所扮，剝下面上一層皮膜，恢復韓仲屏容貌。

勝太乙一躍向前，道：「少俠豈不知縱虎歸山，後患無窮？」

葉一龍道：「在下動身之前即聞川東二位前傳輩訊有人意圖刦車，立即安排障人眼目之計將刦車之人引來此處，在下本以爲他們刦車志在家母，其實非是……」

勝太乙詫道：「少俠何以認出他們是呼延番酋麾下追風十六傑？」

葉一龍道：「聞聽家師提起鎮北侯與呼延番酋相峙形勢，雙方各有良將英傑爲輔，在下猛然憶起番酋追風十六傑的形貌武功與方才相見家師所說無異。」說着微微一笑道：「老英雄說得一點不錯，縱虎歸山，後患無窮，但在下聞聽那人言說追截梁丘皇妻兒而來，此說並非無中生有，所以長綫放遠鷂，在此十六人身上尋出梁丘皇妻兒的下落，日後未必不是制伏梁丘皇一着勝棋。」

勝太乙讚道：「少俠睿智無匹，老叫化自愧不如，但老叫化不解追風十六傑爲何要梁丘皇妻兒？梁丘皇妻兒仍在可算是一件隱秘。」

葉一龍說道：「勝老英雄謬獎，在下不勝汗顏。這就是在下縱使追風十六傑離去之故，試想想呼延番酋在重兵圍困，內缺粮草，外有敵兵之下，爲何會命貼身追風十六傑，潛逃出來刦擄梁丘皇妻兒，不去請救兵，豈可捨本逐末，不顯得太奇怪了麼？」

勝太乙道：「少俠說得不錯。」

「爲此在下想到梁丘皇妻兒，呼延番酋知仍活在人世，因梁丘皇暗中久已與番酋在通聲氣也許他妻兒被番酋作爲人質，直至最近，梁丘皇知呼延番酋無法成事，因之遣人暗中相救妻兒逃出牢籠……」

勝太乙點首，甚感驚異道：「少俠猜測委實無誤。」

只聽葉一龍說下去：「呼延番酋被困，他只有最後一策利用梁丘皇妻兒解危，因梁丘皇有苗疆不解奇毒，以梁丘皇妻兒爲脅，逼使梁丘皇交出追風十六傑帶回以解困厄，殊不知梁丘皇妻兒已逃出虎口循跡追來，諒梁丘皇妻兒藏身之處必不出方圓百里之內。」

勝太乙嘆一聲道：「少俠思慮周密，無人能及，難怪敝帮天地二老向不服人，却對少俠欽佩已極。」

忽見曠野遠處三條人影如飛掠來。

正是那俏媚動人的蘋兒及黎環、烏雲飛三人。

蘋兒身形一定即牽起葉一龍，嬌笑道：「老夫人一行已入陝境，天地二老親身率領武林同道暗中護送，請公子放心。」

黎環接道：「西番追風十六傑形踪落在距此五十里外甘家堡。」

勝太乙詫道：「甘家堡？」

「不錯！」黎環道：「十六傑在甘家堡外張記客棧內，堡門堡丁似戒備森嚴，出入之人盤川査詳。」

「如此說來，梁丘皇妻兒必落在甘家堡內。」葉一龍說時，望了勝太乙一眼道：「勝老英雄似對甘家堡知之甚詳，可否見告？」

勝太乙道：「甘家堡主乃西北道上稱霸一方豪雄，名喚甘嵩，江湖上又稱摩天鳴，財雄家大，老叫化現在才明白甘嵩乃梁丘皇黨翼。」

葉一龍向黎環問道：「甘家堡僅一家張記客棧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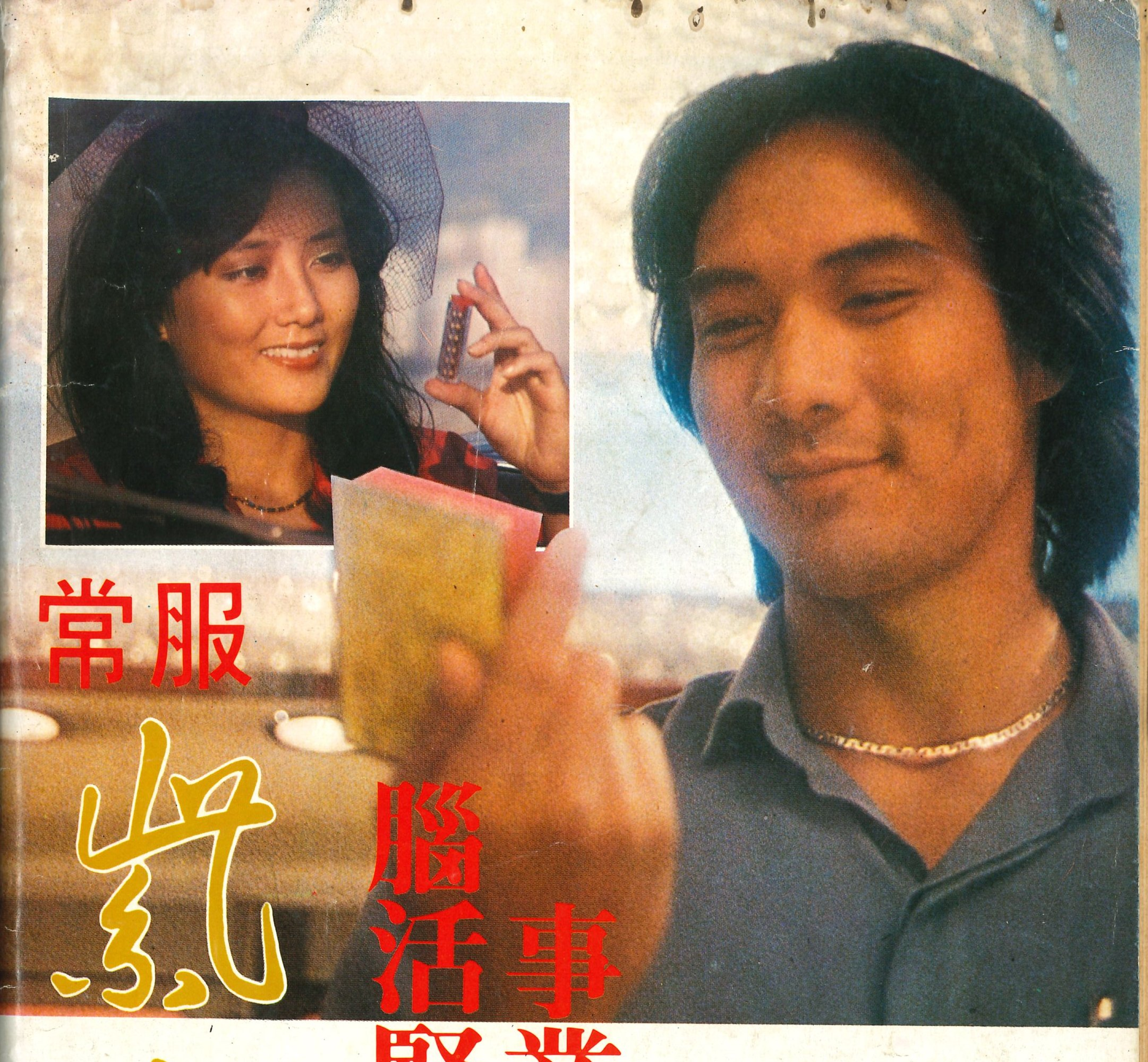
黎環想了一想，答道：「似有四、五家客棧。」

葉一龍道：「追風十六傑今晚必侵襲甘家堡內，我等決不容梁丘皇落在十六傑手中。」

蘋兒詫道：「公子是意欲相助甘嵩一臂之力？」

「不。」葉一龍搖首道：「甘嵩既是梁丘皇黨羽，他本人武功自不必說，亦必擁有甚多武林好手，鷸蚌相爭，我等可收漁翁之利。」

（未完・廿五）


常服
氣

武俠世界 第27年第22期
武林世界出版社

武俠世界,

1985 6月